旅行雜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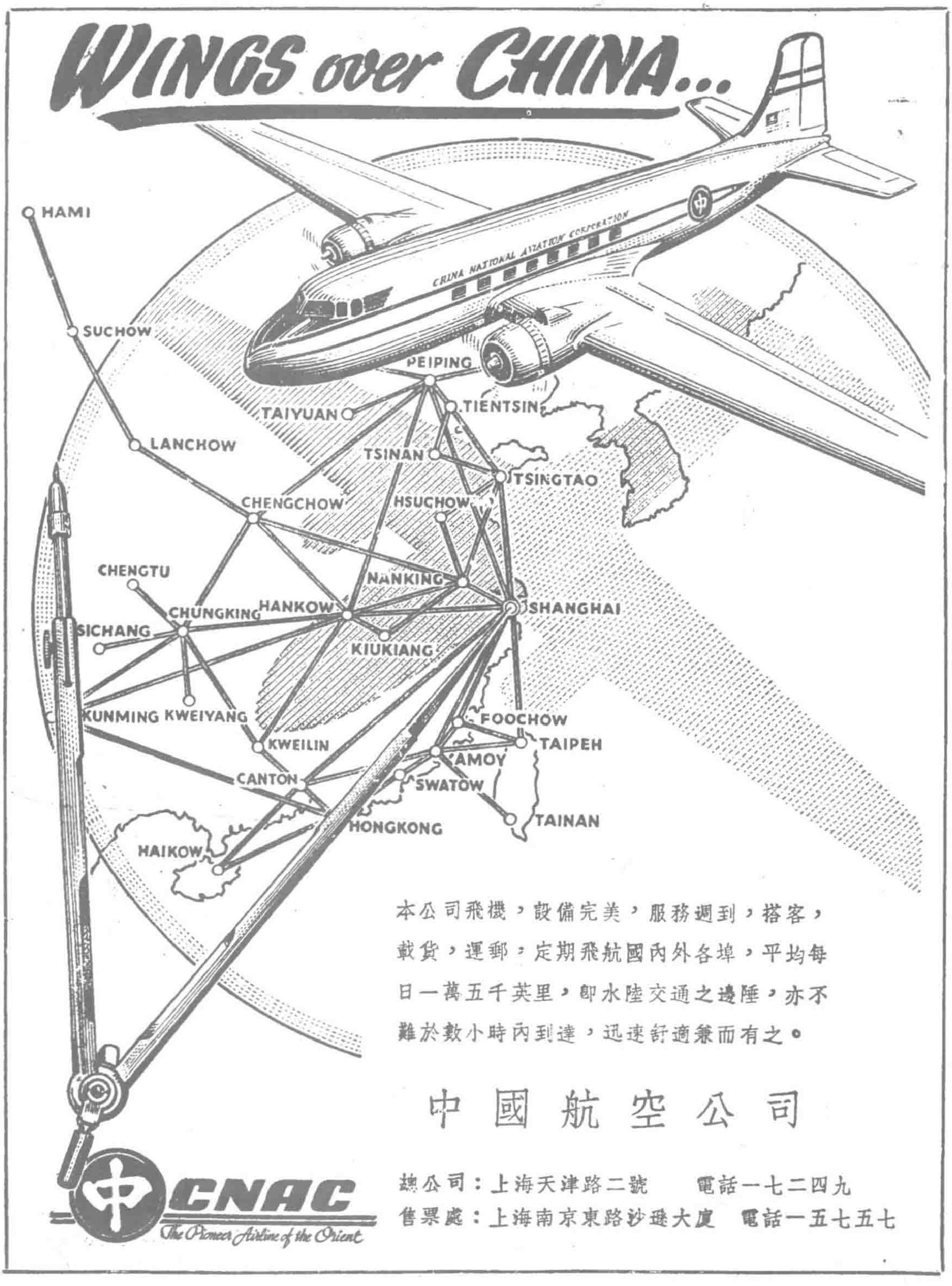


索引
MUNG TING LIBRARY
上海
鴻英圖書館
SHANGHAI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
第二十二卷・二月號
中國旅行社印行

CHINA TRAVELER

Vol. 22, No. 2 · February 1948
Published by CHINA TRAVEL SERVICE
SHANGHAI, CHINA


WINGS over CHINA...
CHINA NATIONAL AVIATION CORPORATION
HAMI
SUCHOW
LANCHOW
PEIPING
TIENTSIN
TAIYUAN
TSINAN
TSINGTAO
CHENGCHOW
HSUCHOW
CHENGTU
NANKING
CHUNGKING
HANKOW
SHANGHAI
SICHANG
KIUKIANG
KUNMING
KWEIYANG
FOOCHOW
TAIPEH
KWEILIN
AMOY
CANTON
SWATOW
HONGKONG
TAINAN
HAIKOW
本公司飛機，設備完美，服務週到，搭客，載貨，運郵，定期飛航國內外各埠，平均每日一萬五千英里，即水陸交通之邊陲，亦不難於數小時內到達，迅速舒適兼而有之。
中國航空公司
CNAC
The Pioneer Airline of the Orient
總公司：上海天津路二號　電話一七二四九
售票處：上海南京東路沙遜大廈　電話一五七五七

民生實業公司

宗旨

輔助社會　便利羣人　開發產業

總公司　重慶中正路一八〇號　電話　四一三〇六　電報掛號　〇六七四

上海分公司　上海中山東一路九號　電話　一三五五五　電報掛號　二五八〇

各地分公司　漢口　宜昌　萬縣　南京　天津　基隆

辦事處　沙市　忠縣　涪陵　長壽　江津
瀘縣　宜賓　樂山　北碚　合川
成都　香港　廣州　汕頭　紐約

乘本公司輪船

清潔　舒適　迅速　安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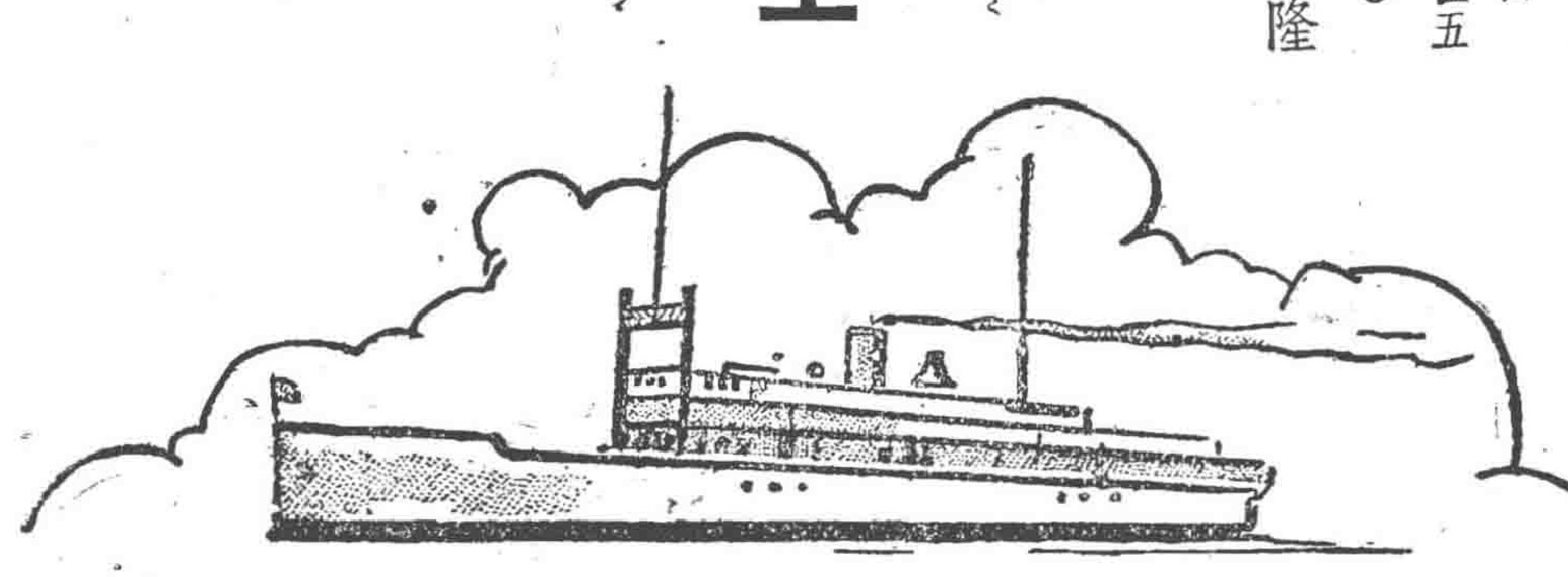
業務

機器　電水　物產　礦場　投資

航業——現有輪船九十餘艘分別行駛下列航線：

沿海：申台　申津　申穗　申港

長江：渝申　渝宜　宜漢　宜申
渝瀘　渝敘　敘嘉　渝長
渝涪　渝沙　渝合　渝唐



並代理　太平洋輪船公司業務

地址　北京路二五五號六樓　電話　一四〇二六

上海

永安有限公司

THE WING ON COMPANY

FED INC. U. S. A.

推銷中華國產

郵政信箱
第五六七號

電報
中文掛號八二八二
英文簡碼
Wing on Shanghai



統辦環球貨品

地址
南京東路

電話
九八二八二
轉接各部

永安公司為中國最完備之百貨商店，分類營業，包羅萬有，舉凡日用所需及珍奇物品，無不搜集美備，尤以貨色宏博，定價平準，務使顧客滿意。

附設

大東旅社
鸞鳳廳 西餐室 茶室
飲冰室
大東跳舞場
七重天咖啡室
永安月刊社
永安攝影室

本公司各部分列如下

‧鋪面‧
帽部　男裝部
女式部　毛衫部
襪部　手袋部
手巾部　化粧品部
藥部　水瓶部
文具部　花鳥魚部
墨水筆部　糖果部
伙食部　烟草部
五金部　燒青部
玻璃部　磁器部
茶葉部　酒部
南貨部　禮券部

‧二樓‧
綢緞部　疋頭部
毡被部　京蘇部
裁縫部　新裝部
皮貨部

‧三樓‧
照相材料部　永安攝影室
象牙部　鐘表部
銀器部　首飾部
眼鏡部　電器部
收音機部　運動部
玩具部　鞋部
音樂部　漆器部

‧四樓‧
傢具部　皮箱部

闡揚中國名勝

旅行雜誌

發展旅行事業

第二十二卷 二月號 目次

昆明大觀樓……趙德厚……封面
蒙唐娜養病記……程天放……一
渝津鴻雪重尋記……邵潭秋……七
霄壤三萬里……郭祝崧……一一
探涇水之源……洪文瀚……二一
冀東巡禮……趙捷民……二七
南疆和闐區的絲和玉……陳澄之……三一
西歐游蹤……凌蘇鳳平……三七
瑋麗的承德（美術圖景）……馬鴻瑞……五一
大觀樓訪勝（美術圖景）……趙德厚……五二
昆明的大觀樓……趙德厚……五四
敦煌行脚……程志新……五五
難爲了倫敦主婦們……伍必熙……六一
墨西哥的情調……鍾寶炎……七〇
空軍將領海外締良緣……徐莪園……七二
一路福星（長篇小說）……張恨水……七五
交通消息……八一
京滬路新訂行車時刻表……八三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二月一日出版

發行人 唐渭濱

編輯人 趙君豪

總發行所 中國旅行社 上海四川路四二〇號 電報掛號二四六四號（旅）

重慶發行所 中國旅行社 重慶中正路二〇五號

昆明發行所 中國旅行社 昆明護國路二三號

分發行所 各地中國旅行社及各招待所

經售處 上海及各埠書坊

旅行雜誌自由定戶訂購辦法

一、訂費每戶暫收國幣貳拾萬元

二、本社收款後掣給定費收據嗣後每逢雜誌出版即按期儘先寄發

三、書價以印刷地點門市售價八折優待郵費另加寄遞方法分自取平寄掛號航空航空掛號數種由定戶自行擇定未經指定者槪以掛號寄遞

四、來款將罄時本社當另開計數單以供查考俾便續定

五、凡能介紹親友加入本誌自由定戶滿十份者免費贈閱本誌一份半年二十份者贈閱本誌一份全年

六、本誌自由定戶購買本社出版書籍槪以八折計算惟以向上海本社出版科購買爲限

七、來函及匯款請書明本社「出版科」字樣以資迅捷

中國旅行社謹訂
上海四川路四二〇號

本期實售國幣五萬圓

上海證券交易所第二二〇號經紀人

浙江興業銀行

總行信託部

利潤優厚

辦理集團
證券套利

穩健可靠

本外埠分行支行均可代收

益祥輪船股份有限公司

業務：輪船運輸及其他有關業務

船舶：利民 福民 惠民 福南 福祥 建新

航線：長江南北洋及遠洋各埠

總公司：上海廣東路四十三號

電話 一四四五二 一八八五二

電報掛號 一六三四

中國唯一運油機構

承運汽油柴油火油重油桐油原油

中國油輪有限公司

運輸迅速　運費低廉

航線：長江流域南北洋及外洋各埠

本公司　地址：江西中路一一五號
　　　　電話：一五八七五

業務部　地址：中正東路十九號
　　　　電話：八八〇一九

聚興誠銀行

辦理一切商業銀行業務
兼辦外匯儲蓄信託事項

分支行三十餘處
匯兌網分佈全國

上海分行 江西路二五〇號
電話 一三四九三——七
上海市區辦事處
南京西路一一〇一號
電話 三九五八〇
西藏南路六八號
電話 八一九六〇

中匯銀行

THE CHUNG WAI BANK, LTD.

經營商業銀行一切業務
兼辦儲蓄信託

總行	上海中正東路一四三號	電話 八〇一六〇
上海分行	上海天津路五〇號	電話 一一三八八
南京分行	南京中山東路二四號	電話 二二八〇二

大新公司

上海最大最新之百貨商店
南京東路八三〇號
電話九七〇〇〇

實行不二價博取信心
裝設電動梯不勞跨步
開市中心交通便利
九層大廈高徹雲霄
國貨洋貨應有盡有
式樣新穎價格低廉
地室設飲食部快君朵頤
六樓爲游樂場飽君眼福

中電新片！全國獻映！！

監製：羅學濂　製片：裘逸葦・徐蘇靈・徐昂千

張道藩編劇　方沛霖導演

再相逢

孫景路・沙莉・穆宏主演

陳燕燕　嚴俊　徐立主演

天魔劫

韓蘭根　關宏達　顧夢鶴合演　屠光啓編演

白光・張伐・韓非主演

懸崖勒馬

・楊小仲編導・

何非光導演

出賣影子的人

吳鐵翼編劇

嚴俊・劉琦・王珏主演

七大明星聯合主演

滿庭芳

・梅阡導演・

林默予・史弘・呂恩主演

花落水流紅

・劉國權導演・


PENCIL
4H
MADE IN CHI
合記教育用品社
提倡真實高尚國貨
介紹歐美名廠出品
学校文具
敎育用品
紙張簿冊
体育用品
欢迎批發
總　社　上海河南路一八八・一九〇號 電話 15818
門市部　上海河南路一八五號 電話 97800
南京分社　南京太平路一四五號
香港分社　雲咸街四〇號

蒙唐娜養病記

程天放

我的胃病有了三十年的歷史，失眠症有了二十年的歷史，中間屢好屢發，但是抗戰最後三年却發得非常厲害。因爲那幾年物價不斷高漲，生活受到壓迫，所担任的工作，受環境影響，無法推動，而又無法擺脫；加以小孩游泳夭折，受了很大刺激，重慶氣候夏季炎熱得不能忍受，冬天根本不見陽光；積累這幾種原因，就使得我的病加重起來。但是抗戰未了，根本不敢希望休息。到抗戰勝利後，三十四年十月出席聯合國敎科文組織的制憲會議。散會後，本想在歐洲山明水秀的地方作短期的休養，但是因爲職務未辭脫，正值復員開始，匆忙趕歸。不僅沒有休息，並且受了長途飛行的勞頓，加以返國後復員工作受物質條件的限制，異常困難繁重，因此三十五年夏天，失眠和胃病都發展到頂點。南京上海的醫生都勸我非休息不可，所以在九月初我就乘學校改組，擺脫了職務。十月又奉政府派遣出席聯敎組織第一次大會。十一月中旬飛到巴黎。十二月大會閉幕，任務告終，就決心偷閒來養病了。我的養病是蓄心很久了，但是來到蒙唐娜 Montana 養病，却完全是件偶然的事。瑞士是山明水秀全世界有名的樂園，但是普通人所知道的，是日內瓦、洛桑、貝恩、盧村、朱力須、這些都市；蒙脫利、湖間、少女峯、白龍崙、聖摩立茲、大和寺、羅卡諾、魯加諾、這些避暑和消寒的名區。一百人當中未必有一人知道蒙唐娜。我在第二次大戰前，來過瑞士四次，三十五年一月又來一次， 也沒有聽人說起過蒙唐娜的勝景。這次重來瑞士，本想在日內瓦附近覓一個療養院居住，但是萊孟湖東部地位都很低，冬天雲霧重，不大能見陽光，所以就放棄了這個計劃。恰好郭子杰君在耶穌誕節前也來游瑞士。他的瑞士朋友介紹他去蒙唐娜，他就邀我同游。我們在耶誕節前夕上山，耶誕那天天氣非常晴朗，我發現了蒙唐娜風景的美麗，不下於我過去所到過的任何名區。同時在咖啡館飲可可的時候，無意中遇着了一個在聯敎組織中任職的英國女職員，她竭力誇說蒙唐娜療養院 Montana Hall 地點如何的好，設備如何的完善，引起了我的好奇心，就和子杰去拜訪院長冷許醫生 Dr.koche。洛許引導參觀全院，我們看了牠的病房，休息室，娛樂室，圖書館，餐廳，彈子房，手術室，X光室等，我覺英婦所說一點沒有誇大，就決定來此休養。但是蒙唐娜院是英國人開的，所懸的是英旗，所以華萊州的州政府就限制牠只能容納用英國護照的病人，以免和瑞士的療養院競爭。洛許醫生雖極端歡迎我住院，但是沒有方法答應我的請求。所以十二月二十七日我同子杰回日內瓦經過華萊州州治西昂 Sion 就去拜訪民政廳長特那野 Troillet 說明來意後，特那野非常客氣，立刻出了一個許我住院一月的證明信。我得了這文件，就回日內瓦收拾行裝，又到瑞士京城貝恩去渡了新歲，就於一月三日來蒙唐娜養病了。

蒙唐娜在瑞士西南部，距意大利邊境只有四十餘公里，有兩條鐵路線可以到達。一條由日內瓦啓程，沿萊孟湖向東到蒙脫利， 然後折入朗河，到了西愛 Sierre 再由西愛坐纜車登山，一共三小時半就可到蒙唐娜。耶誕前夕我來就是走的這條路線，因爲動身時已經是下午四點半鐘，所以沿途不能眺望任何風景。第二條是由貝恩啓程到布里格 Brig 然後轉車西行到西愛登山，一月三日我走的就是這條路線。那天天氣非常晴朗，由貝恩出發，經過半小時後， 就到了杜恩湖畔



雪中之蒙唐娜鎮

Thunnersee火車沿湖走了一刻鐘，湖水是那麼樣的蔚藍，四圍的高山都是積雪皚皚，加上山腰的蒼松翠柏，和杜恩鎮民居的紅色的屋頂，和淡黃的木牆，在太陽光下映入湖心，眞是一幅絕妙的天然圖畫。我在車廂裏默默無言的欣賞，只覺得車子過去得太快了，不能讓我儘量留戀這自然美景。過了斯皮兹 Spiz 後，火車進入甘德河谷中，風景又迥然不同。甘德河Kander是一條很小的河，火車沿河南下，兩旁相距不過三四十公尺就是壁立的高山，太陽照在積雪上，反射到車廂內光芒耀目，使得我不敢正視。河流雖小而速，湯湯的聲音，直摤進車廂裏來。沿途沒有都市，只經過弗魯迭更 Frutigen甘德斯泰格 Kandersteg 幾個村鎮，人口都不多，但是街道淸潔，房屋整齊，在我看起來，都有世外桃源的感想。不久就進了雷區山隧道 Lötschbery Tunnel 有十八公里長，爲瑞士著名工程之一。出隧道後就到了朗河右岸。朗河 Rhone 是歐洲有名河流之一，發源於瑞士中部，穿過萊孟湖匯入法境，在馬賽之西，流入地中海。那天我所經雖是朗河上游，却較甘德河已經寬得多，河谷也廣，兩岸山峯的距離，常常在一公里與兩公里之間。到了布里格，已經靠近意大利邊境，轉乘往日內瓦的火車，沿朗河左岸西行，五十分鐘就到了西愛。西愛是一個一萬人以上的小市，拔海五百四十公尺，在此地改乘纜車登山。西愛到蒙唐娜五公里，但是高度相差是九百六十公尺，所以傾斜度很深，纜車也走得很慢，足足要半小時。總計全程是四小時零十分，上午十一時五十四分由貝恩出發，下午三時四十四分就到了蒙唐娜。蒙唐娜是來蘇峯 Mont Lachoux（高二二〇〇公尺）山腰的一塊平地，恰好面南，東西相距長而南北則很窄。相連有兩個小市鎮，東邊的叫蒙唐娜，西邊的叫克朗 Crans。爲什麼這一點點遊覽區，會有兩個市鎮，當地人也解釋不出來，大約是由來已久了。兩個鎮的居民都不多，長期住在山上的只有幾百家人家，旅館大部分在克朗方面，一共有十二家，小規模的宿舍大約有三四十家，有三所療養院可以容三百多人，全部住滿了大約可以容千四五百人。自來水、電燈、電話、電報、銀行、郵局、一切近代都市的便利，可說應有盡有。蒙唐娜街上有五六十家店舖，一切日用必需品，書籍、報紙、藥物、冬季運動用具，乃至講究的郎金，阿美加牌的金錶，美國的收音機，都可以買得到。此外還有一家電影院，六七家咖啡館，有幾家晚上還可以跳舞，因此遊客和養病的人到此一點不感到不便利。蒙唐娜既可以避暑，又可以消寒，所以冬夏二季，遊客都相當的多，但是牠的名氣却還不及聖摩立兹和大和寺那麼大，英國人外很少外國遊客。同是風景區而有的出名，有的不大出名，也只好說地和人一樣，有幸有不幸了。

蒙唐娜的冬景眞美麗極了！蒙唐娜療養院在蒙唐娜最東端，離開街市已經一公里半，建築在一塊由山腰突出的平地上。在療養院屋頂平台遠眺，從東北到西南，可以看見五十三個高峯。其中只有七個在三千公尺以下，有三十三個由三千公尺到四千公尺，有十三個在四千公尺以上。最著名的是多母峯 Dom（四五五四公尺）懷斯霍恩峯 Weissborn（四五一〇公尺）麥特霍恩峯 Matterhorn（四五〇五公尺）和白峯 Mont Blanc（四八一〇公尺）。白峯是歐洲最高峯，在法國境內，因爲距離較遠，所以望過去反而不及其他的峯高。懷斯霍恩峯正在蒙唐娜對面，相距最近，而且峯巓又異常尖銳，所以特別見得高聳，出其他諸峯之上。這五十三個高峯圍繞着朗河河谷，如同一排高低不等的屛風。峯腰大都佈滿了深綠色的松、杉、檜、柏等林木。峯頂就都積雪皚皚，一片銀白色，太陽光照上去閃耀奪目。由平台俯瞰就可以看見朗河，由布里格起蜿蜒曲折的流來，河谷有時寬有時窄。河旁幾個鎮市，如布里格、維斯普visp，雷克leuk都隱約可見，西愛更是盡收眼底。一直向東，望見西昂，朗河才沒入山中。蒙唐娜泛東面就是登山的石路，紆迴曲折如蛇盤一般，所以纜車線只有五公里，而公路却有十五公里。沿路每隔一二公里，就有村莊點綴。一片銀白色的山地，疏疏落落佈置了幾座紅色磚牆或黃色木牆的房屋，點綴得愈加美麗。



蒙唐娜雪景之一角——圖中建築物爲聖母療養院

由蒙唐娜院向西，先經過一片森林，然後到了纜車車站，由車站再過去就是市街，過了市街就是克朗鎭。克朗人口很多，而且面積比較大，由北而南成一個傾斜的平坡。中間有三個小湖，湖旁都是旅館和私人別墅。別墅多半是木屋，不高大而精美，幾乎每一棟的式樣都不同，而且大門上牆上往往漆了各種顏色的圖畫，更加鮮艷。三個小湖夏天可以泛舟，釣魚，游泳，冬天蓋上冰雪就成了溜冰或滑雪的勝地。每次我經過湖旁總看見許多人在那裏溜冰，而且旁邊還有無線電播送的音樂。有一個湖中心有個小土坡，就成了初學滑雪的人練習的地點。我好幾次看見一個瑞士滑雪敎員敎一二十個人滑雪，其中男女老幼都有。最大的可以到五十歲以上，最小的不過七八歲。有時三四歲的小孩，也由他父母領着出來滑雪。在中國大概才學走路不久，在瑞士已經開始冬季運動了。



本文作者在蒙唐娜院病室陽臺曬日時攝影

由蒙唐娜市街向北走就是登山的道路，大路有二條：一條向東北行大約三公里，到另外一個小鎭，叫佛馬拉 Vermala 較蒙唐娜市街要高一百七十公尺，再往東半公里，到了一塊廣場，叫做克拉望 Glavan，是滑雪跳遠的終點。

我到蒙唐娜院第三日，適值舉行滑雪跳遠比賽，院內的新頓醫生和幾個護士邀我同去看觀。因爲下午二時半就舉行比賽，而我們吃完午飯已經一點三刻，所以沒有時間從大路上山，就走院旁的小路。路是省了四分之三，但是險峻極了，而且積雪在一尺半以上，我們路了別人已走的脚印上去，雪差不多深到膝蓋，一個不小心整個下半身就埋在雪裏了。有幾個地方，簡直要手足並用才爬得上去。我們走了三十分鐘，爬高了二百公尺，達到了目的地，累出了一身大汗。在這樣深的雪裏爬山，我生平還是第一次。那天觀客頗不少，聚集了好幾百人。滑雪跳遠就是廣場前舉行滑雪的人由來蘇峯頂滑下來，將轉到廣場，有一個平台，平台下面就是陡坡。比賽者到了平台，就一躍凌空而下，跳得愈遠愈好。那天的紀錄，是五十二公尺半，據說世界滑雪跳遠紀錄是一〇八公尺。比賽完畢後，我們就在咖啡館進茶點，然後到廣場東端的懸崖眺望，眼界和蒙唐娜院所見差不多，不過向西邊看得更遠而已。

佛馬拉，蒙唐娜公路中間有一條雪車跑道 Bobsleigh Run。雪車是冬季運動最劇烈的一種，車底和滑冰鞋一樣是光滑的鋼條，鋼條上舖一層木板，就是運動員的座位。座位四週又有矮矮鋼欄杆。車的前部裝置和汽車一樣的駕駛盤，使時得車身可以左右轉。車有兩種，小的坐兩人，大的可以坐四人。雪車由汽車拉上跑道最高點，然後由自己的力量滑下來。跑道愈傾斜則動力愈大，速度也愈快，有的時候可以到一小時一百公里的高速度。所以駕駛的人一個不小心轉灣時車子就可以滑出跑道以外，而後面的運動員如果把握欄杆不緊，也就可以拋出車外去。所以沒有長時期的練習，是不敢嘗試的。

一月二十日恰好舉行瑞士全國雪車錦標比賽，參加的雪車有十幾部。我和駐瑞使館武官雷光三夫婦都上去參觀。起初在跑道起點看，沒有多大興趣；後來沿跑道兩旁，跨兩尺深的雪，走到轉灣的地方。這個跑道不過兩公里長，但是有四個險峻的轉灣，雪車到了轉灣處，便可如飛機一樣的快衝過去，看的人都覺得緊張到極點。最快的雪車不過兩分鐘，就由起點跑到了終點。可惜那天初賽完畢後，決賽開始，才過去三四部雪車，就出了意外事件。因爲有一部雪車的駕駛員，沒有掌好駕駛盤，車子就躍出跑道以外，傾覆在地上，有兩個運動員受傷，內中有一個腿跌斷了。下一部車子來時，因爲跑道弄壞，又幾乎傾覆，幸而駕駛員把持得穩，滑下去了，但是有兩個運動員還拋出車外。經過這兩件事後，比賽委員會認爲跑道太危險了，就宣佈停止舉行，參觀者失望散去。光三夫婦在歸途中對我講，這種運動隨時有生命危險，爲什麼瑞士人對牠如此有興趣？我說：這個是歐美人看人生與中國人不同處。中國人覺得因爲運動而摧殘身體，或損失生命，是太不值得了，所以凡是帶有危險性的運動都很少有人幹。歐美人則認爲愈危險愈有興趣，所以一切危險運動，如同汽車比賽，飛機翻跟斗，爬雪山，騎馬跳越障礙，滑雪跳遠，雪車比

賽等，都是極危險的事，年年傷人或死人，然而年年舉行，前仆後繼。不但少年壯年人如此，連中年以上人都參加。（此次雪車比賽受傷運動員中有一人就將近五十歲）歐美人身體之強，民族健康之進步，和這些事是很有關係的。

向西北的登山大路通到馬揚Mayen高原，拔海一千七百公尺，較蒙唐娜市街恰好高二百公尺。高原上有疏疏落落十餘家人家，有兩家餐館，其中一家，前面正對着白峯，就取名白峯餐館。餐館後面是一片大森林，和由來蘇峯頂下來的滑雪道。前面眼界非常寬廣，除了在蒙唐娜所見的高峯外，還可以看見東邊懷特霍恩Wildborn迭亞布里勒Diablerets。

這幾個峯上都純粹是積雪，不看見森林，所以陽光照上去晶瑩極了。由餐館下望則光朗完全在目。幾家大旅館，在雪景中異常清晰。餐館中有一尺多長的望遠鏡，由望遠鏡中看白峯作圓錐形，由肉眼看，牠和旁的峯是相連的，由望遠鏡看，牠就聳然獨立，離開旁的峯很遠，不愧為歐洲的主峯。懷斯霍恩峯則如一個偉大的金字塔，頂上尖而下面寬，但是很陡峭的落下來，也是一個奇觀。我到此地兩次，一次和光三夫婦，一次獨遊，都遇着極清朗的天氣，在白峯餐館午餐曝日，盤桓到傍晚才下山，身體雖疲勞，精神感覺異常愉快。

蒙唐娜天氣是以晴朗著名的。據蒙唐娜院的紀載，夏季平均每日有六小時三刻的陽光，冬季有五小時半的陽光，較瑞士任何其他名勝為多。當然只是某一年的紀錄，不見得年年如此，但是我在蒙唐娜兩次整整一個月，却感覺到冬季陽光很充分。因為三十一天中有十二天是非常晴朗的天氣，自朝至暮，太陽沒有隱藏過，而且碧天萬里，一點雲彩都沒有。有太陽而不甚晴朗，常常藏在雲內，或者上午有太陽而下午陰雪，或早晨陰雪而下午晴，一共是十天。完全陰晦或整日下雪的，一共只有九天。而且更難得的是氣候的溫暖。蒙唐娜雖拔海一千五百公尺，較廬山的漢陽峯還要高，但是因為四面都有高峯，西北風完全被擋住了，所以冬季非常溫和。我在山上一個月的經驗，每天清晨起來，溫度總在攝氏零度或零下一二度，太陽一出來立刻上升。最晴朗而無風的天氣，日光下可以到三十度。太陽晒在身上可以發燒。在戶外不穿外套，走上半小時，就可以出一身汗。陰天則中午也在零度左右。只有一天早晨起來，溫度在零下八度，算是最冷的了。大多數的日子不論晴天或下雪，都沒有一點風，人家炊煙都是筆直上升，和一根煙柱一樣。有四五天有西風，但不十分強。只有一月廿五日晚，刮起了極大的東北風，風吹在樹木上如虎吼一般，蒙唐娜院的房屋都為之震撼，但是到第二天清早，又是杲杲日出，萬里無雲的晴天了。我在蒙唐娜院所住的房子在二樓東南角，兩面有窗，室外有平台，可以眺望。每逢晴朗天氣，我就在室內看見美麗的朝景。蒙唐娜因為緯度很北（比中國的哈爾濱還要更北），加上東邊有高峯，所以日出得很遲。我八點鐘起床，東方還是灰白色。到了八點一刻以後，東方霞彩出來了，南邊幾個高峯和白峯懷斯霍恩等頂尖上，照上了紺碧色的色彩。慢慢兒紺碧色彩編染的地方大起來，太陽的光芒也從東邊多姆峯後面射上半空。到了八點五十分左右，太陽如一個大火球，升過了多姆峯，射進了我的臥室。那時如果碧天無雲，太陽光芒雖隔了玻璃，還是不可逼視。到了九點以後所有峯頭都在陽光底下了。蒙唐娜院前斜坡上的積雪映着陽光，晶瑩奪目。有的時候太陽出來後，朗河河谷的水蒸氣也就跟着上來，漸升漸高，到了一千公尺左右的高度，就停止了不動。於是綿亙數十公里可以望見的河谷上面，就成了一片雲海。有時候平得如海水一般，有時又堆成高低不平的形狀，如海棉，如堆絮。山上和山下就成了兩個世界，因為山下陰晦寒冷，而山上則陽光逼人，晴暖可愛。有一次東方的雲升得很高，在布里格上空，幾乎與蒙唐娜一樣高，如果這個雲往西來，蒙唐娜也可能整個浸在雲層中，但是始終沒有向東移動。我在院一個月中，雲或在蒙唐娜之上，或在蒙唐娜之下，始終未遇見雲氣瀰漫，將蒙唐娜沉沒在雲中的時候。

不僅早晨日出時有雲海之勝，在有太陽的時候任何一個山峯隨時都會起雲。往往坐在平台上曝日，忽然看見一縷雲氣，從對面高峯山腰裏出來，停在半空，許久許久不動也不散。白峯，懷特霍恩峯，多姆峯等，更常常看見有雲氣圍繞山尖，就同少女帶了白圍巾一樣，可以佇留幾霞。小時然後散去。晴天傍晚，照例有暮煙，有晚暮煙是由各個山腰有樹林的地方發出來的，顏色淡白，質地很輕微，沒有雲那樣密，大約離山腰不遠就沒有了，一直要到日落後，才漸漸不見。晚霞更是異常明媚，晴天到五點鐘後，西天的太陽就成了赤色的火球，四圍也就起了金黃色的雲彩，慢慢兒紫，慢慢兒成了紺碧色，高峯頂上也成了紺碧色，與積雪相映，格外鮮麗，然後逐漸地淡下去，直到黃昏為止。

蒙唐娜一年中大約有五個月積雪，但是每次新雪之後，雪景就格外美麗。因為山頂和山腰的雪雖則始終不融，但是樹枝上的雪，屋頂上的雪，經過幾天太陽一晒，往往就融完了。公路上的雪經汽車壓輾，市街的雪經許多人的踐踏，都變髒了，尤在天暖的時候，街上簡直可成泥漿，公路上汽車經過，就成了兩條水溝。只有新下一場大雪，然後屋頂上都是雪，遠望成了瓊樓玉宇；樹枝上也都是雪，遠望成了玉枝瓊花。公路市街也都平了，從蒙唐娜院望出去，簡直是一片玻璃世界。初下的雪不僅美麗，而且純潔，使人對宇宙起一種聖感，人類的醜惡完全被潔白的雪埋沒了，整個的世界就美化了。可惜雪停了不

多時，就又被人獸的足跡，和汽車的車輪玷污了。有些時候，我常想一個人如果長期與雪相對，他的心境應該和雪一樣的光明純潔，一點卑污的念頭都沒有，但是這種人究竟多不多呢？

蒙唐娜白天的風景雖美麗，但是還不及月景。我進蒙唐娜院時，正值陰歷十二月中旬，十三，十四，十六，那三晚，月色都很好。尤其十六日晚上，皓月正圓，天空一點雲翳都沒有，因爲空氣乾燥，月色格外明朗。十點鐘後，院裏的人統統睡了，我將室內燈熄了，獨自坐在平台上眺賞，環境是那樣的寂靜，四週一點聲音都聽不見，東南西三面的雪峯，和院旁的森林院前的積雪斜坡，浸在銀色的月光下，眞有說不出的溫柔怡靜之美。附近的聖母療養院，白牆與月色相映如同水晶宮殿一樣。整個的世界成了廣寒仙境。那時我一人低吟東坡的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不知天上宮闕，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風歸去，又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間。」眞有羽化登仙的感想，一切塵世間的憂慮，煩惱，苦悶，一概拋到九霄雲外去了！

現在我敍述一點在蒙唐娜院中的生活。我每天總是八點鐘起身，盥嗽後就打兩套太極拳，大約需要四十分鐘，然後沐浴。浴後早餐，餐後天氣好就出外散步，天氣不十分好，就在屋頂散步，因爲屋頂陽台朝北，一部份是有遮蓋的，即使外面下雪，也可以散步。半小時後就回到室內，讀書或作文。下午一時午餐之後，就午睡半小時至一小時。起來後繼續讀書，看報，或寫信。至三時半或四時，天氣好就出院去散步，有時走到六點鐘才回來。天氣不好就在院內，和同院的人打彈子，或是下外國象棋。七時聽倫敦B.B.C.廣播新聞，有時玩橋牌，有時在室內讀書。星期六晚上則在院裏看電影。院裏規則到十時一切公共房間如圖書室，休息室，彈子房，都關閉了，但是我在室內常到十時半或十時三刻才睡。到院後因爲山上風景的秀美，空氣的清潔，所以生活的有規律，每天沒有勞心焦慮的事件，我的失眠症逐漸逐漸地好起來，安眠藥由一片減至半片，四分之一片八分之一片。四個星期中有二十二天睡足了八小時，其餘六天也睡了七小時左右。

蒙唐娜院的飲食簡單而營養充分。早晨是英國式的，麵包、牛油、菓子醬外，有兩大杯牛奶，和一碟菜，有時的是一個蛋，有時是幾片臘肉，有時是一條煎魚，大陸式的早餐就沒有這樣多了。午餐或晚餐都是一道湯，一道菜，一道甜食。這道菜包括肉類，蔬菜，以及馬苓薯。星期五瑞士全國不准食肉，就用魚。星期天晚釜則多是鷄鴨或火鷄之類。每天早餐有兩個圓麵包，中晚餐反而只有



比賽開始時之雪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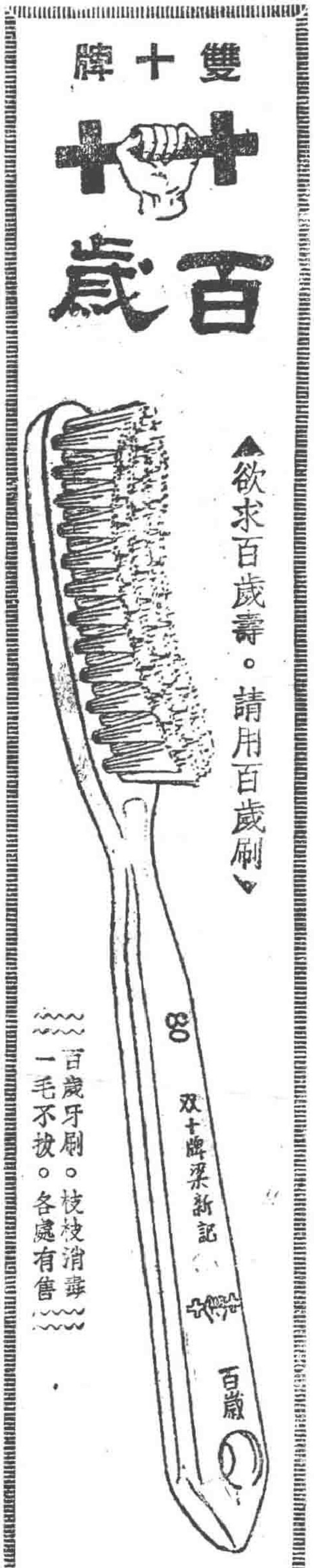
滑雪之三歲兒童

一片黑麵包，這是因爲早餐以麵包牛奶爲主，中晚餐以肉和馬苓薯爲主的緣故。除了這三餐外，早晨十一時和晚間九時半，還送牛奶一杯到各人房間來。這些飲食，在有些中國人看來一定認爲是不够飽的，但是對於我恰正好。每天除下午五時散步中間在咖啡館，吃可可和點心外不再進任何食物了。這樣有規則而簡單的飲食，使得我入院以後沒有發過胃病，便祕也醫好了，四個星期內，體重增加了兩磅半。這充分證明飲食過度，非徒無益，而且有害。中國許多人的胃病，都是由於食物過飽和進食沒有一定時間得來的。

蒙唐娜院的設備是相當完善的。一幢鋼骨水

泥的洋樓，連地下室共有七層。地面一層是辦公室，餐廳，客廳，圖書室，娛樂室，彈子房，手工室，手術室，珍斷室，X光透視室。餐廳在東南角，頗寬大可容五六十人同時進餐，一面用膳，一面可以賞覽風景。客廳可以容三四十人，住院的人，晚餐前後常常在此談天，星期六院中放映電影。娛樂室有一架大鋼琴，供人彈奏，還有橋牌，萬國象棋，乃至麻將牌等游戲品。圖書室有書籍約三千冊其中三分之二是小說，關於中國的書籍也有十幾本。手工室供給病人無事時學習手工而用，有人教刺繡，裝訂，縫級等工作。二層至五層都是臥室，每層二十間，大多數朝南，只有五間朝北。朝南的房間都有平台，可以曝日。室內裝有耳機，隨時可以聽無線電廣播。病床上裝有榻燈，可以坐在床上看書。病牀上大多數裝有鐵輪，可以自由轉動。床裏裝有三個電鈕，一個喚下女，一個喚看護，一個則爲急病找醫生之用。房間內器具和牆壁都是漆的乳白色，窗簾與窗外欄杆漆的是綠色，非常的優美調和而且清潔。院裏有三個醫生，一個是院長洛許醫生長在澳洲，現在已入英國籍。一個是新頓 Sinton 他父親是蘇格蘭傳教士在四川多年，新頓醫生就生長於四川。另一個雷德羅 Laidlow，也是蘇格蘭商人。有五個女護士都是英籍。常常住在院裏的病人總在七十人左右。假如人人同我一樣是來休養的，他們的事情，就簡單了。我進院第二天，洛許醫生詳細檢查我的心肺腹胃，並且用X光透視，驗血，量體溫，體重，血壓，驗小便，足足化了一小時半，以後每隔四五天去量體重，量血壓一次，此外便沒有其他手續了。但是七十個病人中，只有三十個左右能够自由散步，到餐廳進餐。有許多人療養肺病，長期睡在床上，每天飲食都在病榻上，晴天要用升降機連床抬到屋頂去晒太陽。這種病人就每天需要醫生診視，隨時需要護士照料，晚上值班的護士通夜不睡，恐怕病人有什麼急需。所以院裏醫生護士每個人都是很忙的。此外院裏還有一個女祕書，管一切對外通信和院中文件；一個女事務員管庶務和欵項出入；六個下女，三個男工，五個侍者，兩個廚工，一個傳達，一個助手，統共員工不過二十八個人，（職員是英籍，工人都是瑞士人。）就將全院一切事情辦得有條不紊，到處都是整齊清潔，在此處不能不讚賞英國人辦事能力之高。

同院七十多個病人中，除我以外，只有一個伊拉克人，一個印度太太，其餘都是英國人。這些英國人以工商界和家庭婦女爲多，智識階級比較少。只有倫敦財政時報 Financial Times 的特約通訊員愛因齊格 Einzig 是一個財政金融專家，有好幾部著作，其中有譯成中文和日文的。他最近寫古代幣制考，其中關於中國的有四章之多。英國民族性是冷淡，驕傲，看不起其他民族，尤其深刻地瞧不起黃種人。儘管在此次大戰中，英國在日本人手裏吃過大虧，受過大侮辱，然而戰事勝利以後，這些事都忘記了，依然是歧視黃種人。所以同院的英國人對我表面上很有禮貌，但是他們的驕傲心理，會不知不覺的流露出來，沒有方法去和他們接近。他們不但對遠東，對中國如此，連對美國也充滿了嫉妒的心理。常常對我批評美國這件事不對，那件事不對，說美國責備英國對印度對非洲採帝國主義，而自已對待黑人那麼不平等。這些都使我感覺好笑，因爲美國政府美國人民誠然有許多缺點，但是英國却沒有資格去批評，責難。因爲不但許多事業，英國較美國落後，而且沒有美國的援助，英國在二次大戰中，恐怕早已完了。同時我覺得美國民族現在還是走的上坡路，英國民族的事業是早已到了頂點，現在是在走下坡路了。一個沒落世家，看見一個新興的門第，總有說不出的悲哀，這就是英國人今日的心理。



渝津鴻雪重尋記

邵潭秋

余以民國二十七年入川，二十九年三十年教授重慶沙坪壩國立中央大學，三十一年起至三十六年秋季止，皆為旅教成都四川大學時期；三十六年秋，重慶大學國文系主任顏實甫兄四川省立教育學院院長柴斯可兄函電馳邀，來渝郊重理絃歌，主講詩詞及國學導讀；余因川大休假之期將至，特與川大當局相商，提前一年離蜀。兼以行篋之書，存庋江津中渡街科用陶業公司章堯謨兄處前後六年，蟲鼠蠹齧，損失甚鉅，屢接函報，未遑整理，遂於三十六年九秋重陽後六日搭乘西川郵政總局成渝段汽車東行；此行二度旅渝，且當赴江津理殘書，亦鴻雪前塵之重討矣！詩以開篇：

「在昔林同棄璧劬，今來王壽負書趨！生涯豈料奔巴蜀？顯學眞慙事墨儒！暫別羣鷗辭錦里，敢煩雙鵠下雲衢？秋深既望戒行李，大月還同照乘珠。」

成渝道上，余來往不知若干次，此行在深秋，龍泉驛一帶山地，青楓烏桕，著霜盡紅，淺赭濃丹，風景正自可觀。車行當日抵內江，晚宿南亭，南亭者，成都華西壩郵局局長閻君南亭所張之逆旅也，余教授華西大學時，與閻君相熟，每過內江必宿南亭，閻君棄郵服商，款洽殷拳，亦商人中之不忘舊者。翌晨天未明，即登原車渡椑木鎮河，傍晚抵青木關，司機於馬家場搭招黃魚乘客十二名之多，載重過量，兼以久雨初晴，坡路泥濘，車之後輪輪胎，遽告炸裂，不得已盡卸郵件，覓補胎行臨時補胎，約二小時復行；黃魚乘客脫鉤者甚多，司機發意外之財並不多，所苦者正規之搭客，夜行風寒；車上之郵件，多黏泥塗而已！青木關至歌樂山一帶廢屋甚多，頹垣敗壁，觸處皆是；蓋因國民政府還都之後，公務人員隨之復員，青木歌樂皆公務人員之臨時宿舍住宅，盡室西行，此猶如蟬蛻之見遺者耳！拙作鄭圃居詩，「桑海陵谷詎有窮？錦繡荒榛遞流換，」者，不啻為此詠之！譬如成都之皇城壩，昔為藩王偃息，妃嬪闞麗之區，今則荒煙蔓草，種菜其中；華西壩在二十年前為一義塚宫山，鴟嘯狐竄之地，今則絃誦清歌，豔舞間出；盛衰無常，斡運不窮，青木關歌樂山今昔衰旺之不同，亦猶是乎？第二晚宿小龍坎龍華大旅社。第三日來沙坪壩國立重慶大學，晤顏實甫先生，校舍委員會派定中信新村四號為個人住宅，宅為大小房屋四間，壘堊潔淨，地基甚高，與松林坡相埒，宅後可眺歌樂山，風景宜人；余自惟六年前客授此間中央大學，今應重大聘復來居此，訪舊尋勝，不覺欣悵累日！爰以此意賦成一詞，調寄齊天樂：

「六年曾歷巴渝道，沙坪又迎歌嘯。破帽棲塵，芒鞋踏雨，書閣鐘聲清臭。松林靜繞，正鴉背分曛，雁行銜照。尚有練江，斷霞魚尾射亭堡。　渝郊仍存紹醥。主人星散後，花叢誰掃？玉冷溪頭，煙凝渡口，城市山林猶好。新寒甚峭。惜赭盡蘿村，碧殘蓮沼。到處思量，莫嫌幽徑討！」

沙坪壩石門村至松林坡一帶，舊為國立中央大學校舍及教職員宿舍所在，今則石門歸中央工校接管，松林坡歸重慶大學接管，余六年前教授中央大學師範學院國文系寓第六宿舍，在石門松林之間，當時自撰詞集序，「周旋松林石門之間，結想島霞海月之外！」即謂此也；當時第六宿舍同舍教授，尚有海寧孫鷟若先生其人，望衡對宇，為吾至友；孫君太炎先生再傳

弟子，長於三禮及文字聲韻之學，偶然賦詩作書，亦復雋新奇古，與余定交十餘年；憶當時相見嘉陵江上，情意沆瀣，如蛩駏之相依然！君寓六合時，室中常燒燈煑茗，熱鹽茶雞子餉客，燈號五更雞，焰穗熒熒然，晝夜不熄！三十二年余赴蓉與君相別，卽不復相見；三十五年勝利後，君旋里，更就安徽大學聘，卒以三十六年七月二十一日客死安慶；君去我來，塵榻宛然！清談旣斷，素琴堪碎！誠不勝其悼哀之情，賦詩誌感如左：

「十年客路走蹉跎，再過沙坪似故村。月蕩谿聲猶入戶，煙開山色尚當門。上階欲喚曾馴雀，把釣難尋舊狎猿！可嘆孫君齋易主，黃壚腹痛比橋元！」

既來嘉陵江上，重晤羅容梓學兄於重大文字齋，憶昔舊都清華園，青春白袷之遊，一瞬二十年矣！君曾任南昌國立中正大學教務長，代理校長，今亦應重大聘任教育系主任教授，相與話舊，不覺悵觸萬端，敬贈二律：

「二十年前共賞春，戰塵黯黯鎖松筠。名園綠水今何世？舊學新知得此人！承話家山紛涕淚，追懷几硯鬱冠巾。嘉陵江上秋如畫，好好題詩數夕晨！

不到嘉陵已六年！重來吟賞續前箋！雪泥猶覩飛鴻印，雲水方溶去鷁船。德曜未臨舂杵寂，樵青雖在爨炊懸！素心如子談彌樂，得酒何須與放顛？」

舊好相見極樂，而新知見面，尤爲忻快，此旅途中彌可珍貴者也！予來沙坪壩後之旬日，沙磁道上重慶農場菊花盛放，堆金疊繡，秋色絢爛之極，偶一日上午無課，獨往觀賞；霜畦煙圃，徜徉至適，重慶農場主人及其女公子出而招迓，此女公子覿面似曾相識，自承爲予弟子，曾在成都受余詩課者，相見驚喜之至！農場主人張實父先生，其女公子，張光琬女士也。農場菊多異種，皆自成都朱氏花園中移來，五色煥耀，奚啻萬本？實父能詩工詞，早年任財政部祕書，及所得稅稅局長，長江銀行行長，鑒於世亂，自願灌園退隱，倦羽自珍，立談之間，知其學養深粹；今以光琬女公子之識介，尤一見如舊相厚，遽命光琬翦送折枝奇菊九色送到中信新村四號齋中，插瓶供養；是夕燈下細賞，歡喜讚歎，得未曾有！爰作一詞詠之，調寄滿庭芳：

「霜飽重畦，煙濃曲徑，冷光金簇雲裳。弄寒篩雨，晨露助凝妝。窗罅山蜂自打，斷魂裹粉蝶偎香。疎苔畔，幽叢迸蕊，風動小莓牆。　幽人應更瘦，落英滿手，自杵瓊霜。喜折技親送，嬌女相將。婉孌此花綻後，怕圍爐山館貧房。移燈近，膽瓶敧影，窺鏡自端詳」。

越日得實父和詞，瀏灕頓挫，大勝余原唱，附見於左，亦一時文字緣遇也：

「秋老東籬，春生晚圃，霧裏依約霓裳。小陽天好，初日照晨妝。窈窕誰來曲徑，佳客到，俊賞寒香。蕭齋靜，風生笑語，薜荔尚依牆。　開天譚往事，吳閶舊跡，怕計星霜。繼河汾絕業，高弟能將。却愧班家有女，早摳衣從學書房。新詞好，瓊瑰投我，清麗更安詳。」

江津距重慶市水路一百八十里，小輪溯遊，約八小時可到，本非遙遠；惟民生公司輪船開頭時向在午前四五時左右，而買票又在躉船上，非半夜前往洽購不可；余以三十七年元旦日假期，自沙坪壩乘重大校車入城，向太平門外江干民生輪船公司購得巫山輪船上艙票一張，於晚間子時後登輪；滿擬午前五時開船，而大霧瀰漫，兩岸不辨，直候至翌日正午十二時，始

啓椗，阻霧中無聊，戲作青玉案小令一闋遣悶：

「空江晨霧瀰漫起，遮兩岸，無邊際。樓閣五雲何處是？暗噓蘭氣，清傾鉛水，閣住盈盈淚。 誰家紅袖江樓倚，料難見，汀洲舳艫尾。寶鼎熏香龍腦細。不如閒臥，銅壺靜聽，自喚奴奴睡。」

船行約二小時頃過蝦子梁險灘。渝津水道有二險灘，一爲小南海，一卽蝦子梁；小南海於水枯時極爲難渡，蓋此處伏礁石至多，水突下如小瀑布然！怒湍激流，常至覆舟也！蝦子梁則反是，於水漲時號爲險絕，因此處有緜亘一二里之鋒利石灘，埋伏江中，輪舟之底觸之，立卽穴漏；今逢水枯，惟見棱棱石堤，浮露江面，如龍蝦之長鬚，舟行謹避之，略見搖簸而已！過蝦子梁後又二時而至魚洞溪，魚洞溪爲巴縣所屬一市鎮，村民多爲漁家。魚洞溪之名，問之船人不能知；水經注褒水條有丙穴，「穴出嘉魚，常以三月出十月入地穴」。則魚洞溪者，豈所謂魚以時入地洞，以時又浮遊於溪中乎？是日巫山船主以時晚，憚過小南海險灘，兼以銅貫驛有匪警，乃停泊魚洞溪鎮，任旅客上埠投宿。

三十七年一月三日晨五時，自魚洞溪開行，約二小時卽抵小南海險灘；巫山輪靠躉船，船主下令請乘客上岸步行，不留一人，輪上僅有領江四人及司機工匠數人而已！小南海爲江中一小石丘，其形勢如彭澤之小孤山京口之焦山，小南海之北，水深約三十七丈，湍急異常，石齒鋒利，若將甘心於來往輪舟者！在此遇險之輪，前後有名山民惠長虹三艘，溺斃乘客，達六百名以上！而此一拳之小南海，香火極盛如故，豈觀音大士慈光所不照，騎鯨捉月者，自有定數乎？余上岸呼一筏竿代步，力金一萬八千元，起坡路號稱七里，實則至多四里許！復由躉船登巫山輪。乘筏竿時，目擊巫山緩駛小南海廟北航路，四領江目注航行不瞬；聞民生輪船公司人言，領江薪俸最豐，每月實入法幣一千四百萬元，此輩領江懷中均有航路詳圖，某處水急，某處灘險，某處有暗礁，皆繪畫清悉，瞭如指掌；過險灘時必親臨指說，不得託病或請事假也。過小南海後卽抵銅貫驛，不久又過江口而江津在望矣！

江津爲余入川避難之第一稅駕所，憶民二十七時，挈室自廣西宜山來此，初住大西門外拱橋子白墨廠，繼住黃荆街五十號，當時旅津之下江人，如歐陽竟無大師，方孝遠居士，陳獨秀先生，鍾俊麟教授，章繼南校長，今則歐陳下世，方鍾遠歸，訪舊尋里，惟章繼南兄尙任陶業職業校長於中渡街而已！章君日本留學，專攻陶瓷，能出心裁，創製精瓷，不減袁項城僭居居仁堂中之名貴瓷品；所營利用窰業公司，獲利無算，自謂「用腦用手，利己利人。」洵「利用」二字之眞詮矣！余二十九年三十年間任教沙坪壩中央大學，行篋藏書，卽借度其公司，已六年矣！今來江津，主爲運回存書；在利用窰業公司整理存書一日，書籍爲鼠傷幾占四分之三！最慘重者，平津館叢書全部悉齧碎，他如水經注寧都三魏全集完整亦少，皆以移贈陶業學校圖書館焉。慨自抗戰以來，南京棄陷，余之藏書十大箱，寄存於傅厚棡十八號何兆清教授家者，片紙無存！江津之書，不過湘粵補充行篋之物，又不免於鼠牙蠹吻！何天賦我貧薄，既令其轉徙奔趨之不暇，又復奪其精神糧食益智之資乎？收檢殘籍既畢，翌日乘江輪返渝，感成一律，結束斯遊云爾！

「太乙燃藜事有無？蕓窗我愧讀殘書。縹緗早逐倭氛盡，紙墨今傷鼠齧餘！失富百城非自懷，荒經卅載不能鋤！渝津道上匆來往，差幸身虛覆蘧篨。」

霄壤三萬里

郭祝崧

我們這班空中旅行的人，得感謝這一天——自成都飛重慶的一日，一夜的狂風，把飽含暴雨的已堆積在成都上空半月多的烏雲吹起走了；剩下幾絞冰絲，陪襯着夏天的太陽，告訴人夏是來了。昨天還得穿毛衣，今天着一件薄薄的外衣，都令我有點受不住。毫無保留的，天空是很深的藍色，這樣碧藍的天，在濕度很大的成都向來是不大遇得到的。天空籠罩着的是黃色的山同翠綠的草木；山是那樣的矮，尤其距我們有一個相當遠的間隔，就覺得它一點也不高了；深可沒膝的草就從它那兒，展延到我們的周圍。我們正在南面一小坡上，我們目力所及的地方，除開這片草地外，只有橫在我們面前東西直貫草地的一條極不平坦的泥路；雨下得太大，也太久了，那路更被積水同流水浸蝕它的凹度。慢慢的，那泥路上劃出一條條彎曲的軌跡，後來直添到數不清同看不出了。不少的汽車來到這飛機場邊沿的休息處，今天據說是有兩班飛機飛重慶，所以來的人很多，有來接客的，有來送行的。時間是八時半，太陽在很高的地位了，地面的溫度與空中的溫度相差得很大，積水被蒸發成一層輕霧，像是高山上的炊煙，升不起去，只貼着草，浪來浪去的。離起飛的時間還有半小時，可是還看不見飛機，因爲飛機要從重慶來，再回到重慶去。

飛機是十點半以後纔由重慶飛出的，因爲天氣壞得很，據說等飛往北平上海的飛出去後，就更惡劣了。從重慶來的乘客大都穿有雨衣同毛衣，他們告訴來接他們的人，不是說天氣太壞，就是說太冷；因此我又不得不把早已脫去的呢外衣拿上，這衣服是支加哥一家服裝公司作好出售的，呢子雖厚，但在紐約波斯頓那些城市裏，夏天都用得上，想不到在成都重慶也用得上。十二點一刻，機師發了一通電報到重慶去問了問氣候好轉沒有，不到五分鐘，他就叫我們上飛機。同飛機的差不多半數以上是華西大學的敎職員同本屆畢業同學：担任敎職員的有我同彭吉人醫師，他是華大眼耳喉鼻醫院的院長，到美國去研究的；我是到京滬平台各地方旅行；同學們有些回家省親，有些到南京同北平任職。



抗戰期中，四川出兵四五百萬人，傷亡重大，地方人士爲表揚功烈起見，恆樹立銅像於成都，計有五六座之多，此爲無名英雄像。

飛機在烈日之下，很快的就升起到空中了。她笨重的向南飛去，飛過一片田野，越過一條河，下面就是中央軍校；不久，就看到華西壩了，右前方是無線電台、痲瘋病院，後面是金大留下的學生宿舍西齋，下面正是碩大的新醫院。接着從右邊飛去的有牙科大廈、坎拿大學校（金女大的宿舍）、護士學校宿舍（從前的華西協中宿舍，後來中央大學敎員宿舍）、華英大球場（有不少的人在這裏出過風頭，威爾基華萊士同勞森英國工黨政府陸相都在這裏接受過萬千聽衆的鼓掌。）赫斐院（一個樣式很古老的堅實建築）、華英大學院（我在這裏舒適的住過四年）。鐘樓同生物化學兩大廈與育德大學院遠遠的不大看得清。

呵！平淡的四川大學也來到面前，從來我們都覺得她距華大相當的遠，如今又覺得她們是那麼的親密的挺在一起。錦江的左岸有一株喬松，那就是我們故居的標識，在成都是找不到幾株這樣高的松樹的。我們離開望江樓——一般人都說是薛濤的故居，就算是離開成都了，我們看不見高聳的崇麗閣——望江樓圍內的一座建築奇巧的八角亭，就看不見成都市區了。

自錦城飛到陪都

我歷來往返蓉渝間都是採取空航的，只在去年春天去的那一次，因爲民航機接連出事，纔改坐汽車兩次，所以這一段航路我非常熟習。從前，那是十二年前了，由重慶到成都來，是要繞道川北遂寧的；順着嘉陵江去到那裏，再向西直飛到成都。後來改爲直線前進，不再有很大的曲折，這一次自然也是走的直路。

照農曆，端午過了三天，已經是仲夏時節了。田裏的禾苗已到三耘，晾過秧窠，長得非常秀茂。機身下面全是綠色同白亮亮的水，有時那水反射出一朵耀眼的花。無數的水溝，無數的房屋，疏落的散布在四野，非常單調，要不是險峻的龍泉驛山脈迎面衝來，那眞會令人昏昏睡去的。機身遽然拉高，高到看到平原上的房子已是一個小黑點，公路只像一條屈曲的細蚯蚓；等臨到山頭的時候，我們又可以分得出那些路上的、天井裏的人，是男的或是女的了。飛機停止拉高，已是橫過山脈一半以後的事；那時飛機在幾條雲的上面，這雲是我們離開成都平原進抵山地纔發現的。

接着不斷有小的雲朵闖來，它們把太陽光遮着了，使得黃綠相間的山野，投上一塊塊形狀不規則、距離又不整齊的陰影。這些陰影投射在下面山嶺房屋竹樹上，一會兒顯得是凹的，一會兒顯得是凸的，又一起一落的，很像是水在波盪；牠們這樣的動作，實在是告訴我們那些山是立體的。本來龍泉驛山脈非常陡峭，有一次，太陽已快落下西面雪山裏去了，我飛在這山上面，



成都望江樓相傳爲薛濤故居

看到那些矗立的山峯就像一根根向上的釘子，山脊就像剃刀的邊緣。今天恰恰是正午，太陽正在頭頂，光線投射在山的四周，完全是一幅平面畫攤放在地上似的。雲朵越來越多，越來越大，也越來越密，向下看來，大地彷彿是一張棋盤，滿佈着白子和黑子。先前雲是在下面，忽然一大團跑來把飛機包起，機身振動了幾下。後來機身陸續闖進不少的其他的雲塊，振動了很久，顯然的飛機又在爬高了。

等待鑽上雲層，在那濃密的積雲空隙中，偶然看到一座城市，我們無法判斷那是簡陽資陽或者樂至。離開那一瞥所見的房屋之後，我們的眼睛不再與陸地接觸。機身在雲海上面不到一百尺，雲濤的輪廓——灰色的邊緣，可以看得很清楚。飛得太高了，天空已得很暗的藍色，太陽掛在上面，好像是那黑夜的月亮，只比月亮耀眼些。雲海反射着很强烈的光線，遠處的只覺得是太白而已，近處的我們必得半睜着眼瞼，纔敢正視它。反射的光線造成機艙中的不安，睡去的人爲它刺開了雙眼，醒着的人早已在用各種方法遮掩玻窗。平靜的雲海，突然捲起狂濤，有好幾塊地方動盪不寧，有幅起成一座高山的，有低陷成一窪大湖的；高山永恆的聳立，湖泊一霎那門便被填滿。高山隔我們很遠，只感覺得它們比我們還要高。隨着到達丘陵地帶，飛機在許多高低不平的山丘間穿行；穿行得很久，最後穿入一座山頭，從此就不再看見藍天。機艙內的光線更耀眼了，因爲有些人是不願掩住窗戶的；窗外是白茫茫的，有時連翼尖也不容易看清楚。

算時間，應該到重慶了，可是仍在雲霧裏飛。又好些時間，紅燈亮了，叫大家拴好安全帶。飛機是在向下沉了，繼續的沉；光線慢慢的暗下去，暗到連報紙上的字看起來都吃力。忽的飛機又在爬高，高到上面又白得耀眼了，才停止爬。接着又是一沉；沉了又升起；在廿分鐘內共升沉了三次。看樣子是在找機場降落，這三次可能是方向不正確，所以沉下去又起來了。第四次怕是成功了，下沉的時間要長些，下面更黑暗，慢慢的白色全部散盡，只留有一點在我們視野的中心，那是一座白色的房子，周圍全是暗黑色的森林；突的山頂的一間很小的房子，僅僅是獨立在飛機又急劇的拉高，發出牛般的吼聲。又在霧裏了，飛機再沉下一次又升起後，保持住平穩的飛行高度。紅燈熄了，已經快兩點，隔正常的航行時間已超出半小時多。

又過了幾分鐘，紅燈又亮了，還沒拴好安全帶，飛機已經穿下雲層，低低的貼着一條河向西飛行；後來知道這河就是長江。經過幾度轉彎抹角，飛到木洞，對江北，到重慶上面，轉過鵝項頸，降落在珊瑚壩。

一段不平凡的高空飛行

航空公司通知我們七月一日上午五點三十分鐘趕到飛機場，不待天亮，很多乘客就跑到珊瑚壩去了；慢慢的東方纔發白，輕霧籠罩着山城，江上映着朝霞，景色還算艷麗。與旭日同現的是航空公司的人員；但是直到七點左右纔有一架飛去北平。飛上海線的是五十三號機，有幾個人要修理引擎；八點多鐘，兩具螺旋槳都在轉動了，飛機在跑道上滑走了兩三分鐘，突的左翼那具螺旋槳停止旋轉，於是飛機又被人推到跑道旁邊，拆開來再修理。機場上已熱得很，人們很像熱鍋上的螞蟻，個個都不安的一再詢問航空公司人員，究竟要什麼時候纔飛得成，所有的回答都是不知道，只叫我們等。九點半鐘，有一個胖子來向大家宣佈，說十時過可以飛，但是只能飛到武昌，請大家準備在武昌過夜，當下有人反對，胖子說這是處長的決定，由不得大家。十點半鐘，美籍駕駛員同其他兩個像是駕駛員的中國人，與修理飛機的人，聚集在機翼下面談了一會，急促的走來，告訴乘客今天不飛了，希望大家再在重慶快樂的過一天。我們鬆了一口氣，各人提了自己的手提包，趕到河邊去搭船。

第二天的早上六點三刻，我們飛上天空了，河水已淹沒跑道的南端，後來聽說七月三號起，飛機都是在九龍坡起落的，在六月廿五以前同廿八到三十也在九龍坡起飛的，恰好我們來去都是在珊瑚壩上下，不然要麻煩許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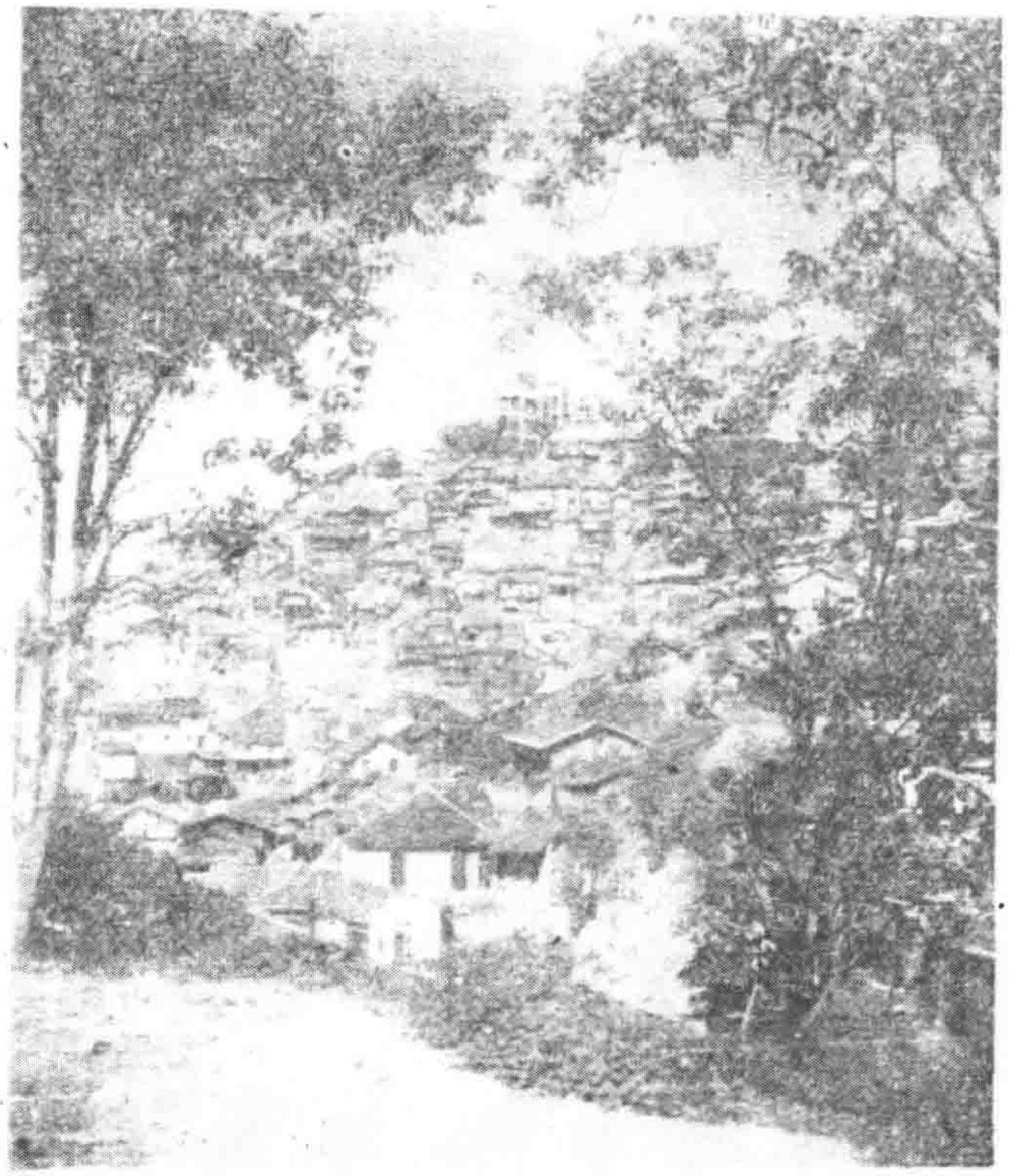
我這次是坐的左側雙人坐位的最後一列靠窗的一個位子，同列是一位同漢口家裏度暑假的重慶大學學生；飛行的最初一點鐘，都花費在同他的談話，直到他受不住高空飛行——已極近三峽地區，顯得有些暈眩時，我纔有充分的時間去欣賞地面上的美景。與由成都到重慶是一樣的，空中是一絲雲都沒有的；地上籠罩着輕霧，有好些地方，太陽光還達不到，於是除卻黑白兩種强烈對比的顏色，是不容易找到黃同綠的，更不要提起紅色

了。江北縣以東那片土地，像是一方台地，上面堆着土堠，很矮而上端又不平坦的土堠。飛不到二十分鐘，那些土堠漸次的高起來，飛機在長壽——長江邊一座小小的城市——以東，脫離開長江，達到高山地區，只偶爾很清晰的看到那紅色狹窄的河流兩三次。紅色的長江在這山地間確非常顯著；山是長滿着暗綠色樹林的，密密的把耕作物同房舍都擠得沒影沒踪了；荒廢得比我們理想中的荒山還要孤寂。

一個不大合理的事實擺在我們的面前，山忽然高聳起來，長江的影兒都沒有了，但是山上的樹木少了些，地面上也滲雜些翡翠綠和鵝黃的顏色，房屋也多到難得數清。該是巫峽附近了，雲慢慢的多起來，開始還是疏疏落落的可以望得見下面，有些村莊還相當的大，一條乾涸了的河道，在羣山間造成很深的河谷，把山崖浸蝕成壁立的，那一半截連草都沒有生，河底堆積着巨石。

飛機在相當長的時間內，一直向上升，機內漸漸冷起來，大家忙着加衣服；我也帶有厚外衣備用，可是並沒有打算用它。玻窗上蒙上一層水汽，只有抽出窗口上端的氣筒，放進冷氣來纔能夠驅除盡，那樣又太冷，同機的人都不喜歡那樣做，不得已，我只有時時用手帕去揩拭，手一接觸到那玻窗，它是冷冰冰的，多碰到幾下，還有刺痛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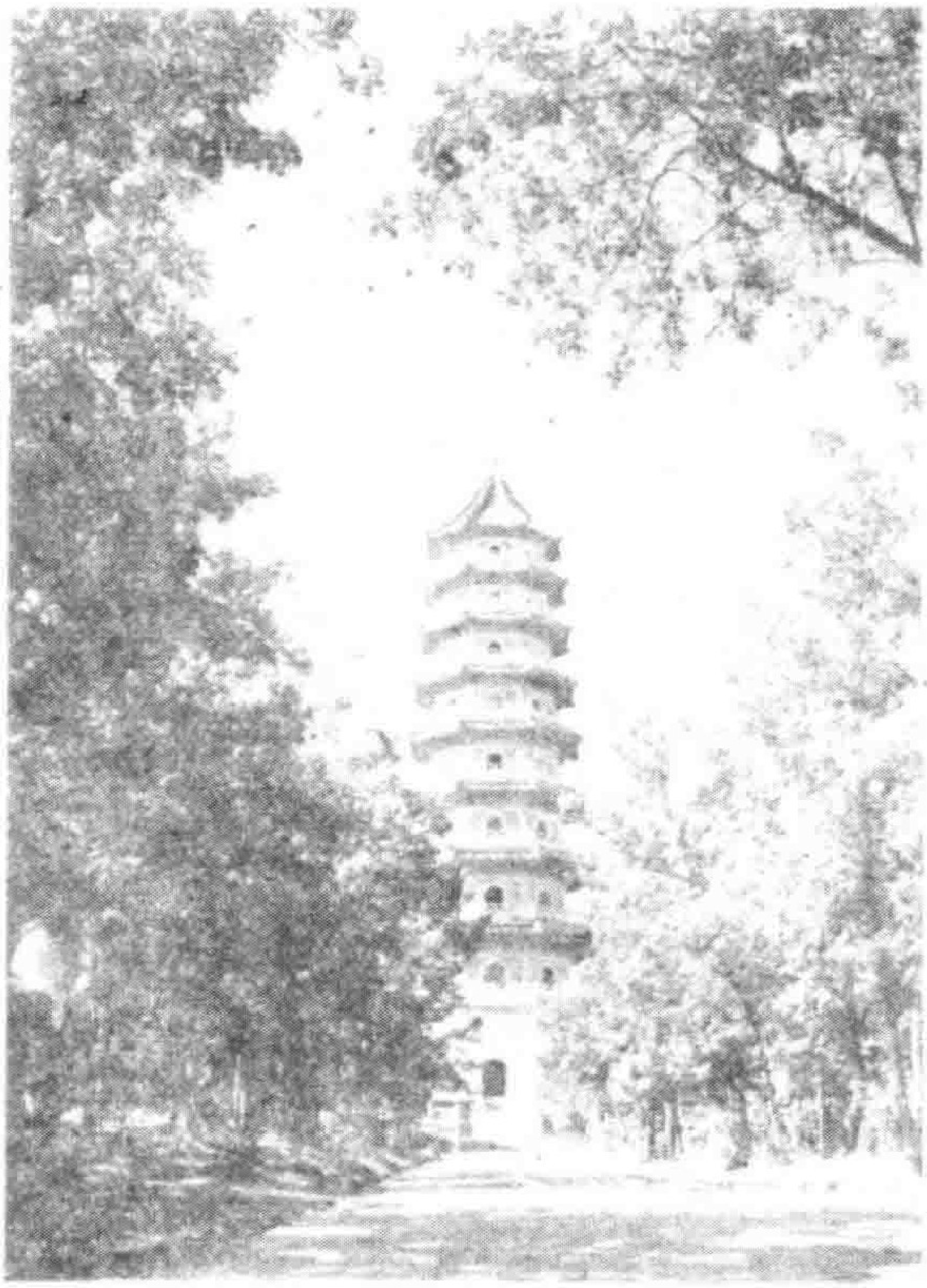
依時間算路程，我們正走到湖北恩施南邊宣恩同咸豐兩縣間，可不知航線是不是順這條直線走的。飛機已飛到密集的雲層上面很久了，前些時北方有一座山峯伸出雲頂，有三五個山頭，它比飛機似乎還要高些；假如此刻我們正在宣恩，那麼那山就應該是利川西北的齊岳山；再往北恰對四川的萬縣。離開雲海——這海上一平如鏡，水波不興，同成渝間那海子的凶濤惡浪不同；下面已是鄂西丘陵地帶，那一程雲路，正蓋住三峽地區，正正符合一個曲牌名字——巫山一段雲。


山城重慶之一角

丘陵過去是沼澤，那時已跨過江陵沙市，隨地是些湖泊港汊，情形與江南不同，這裏的陸地——大半是耕作地，全獨立在水中。水是黑色的，深一點地方是淡綠色；陸地周圍的水是黃綠色的，從那上面些黑色條子正與陸地上的阡陌相對，我們可以斷定是農田被淹沒了。沿長江邊有河堤，但是堤埂後的湖水也是紅色的，因此我覺得這些地方很危險，還沒有到伏汛秋汛，農田已經被淹，河堤已經進水；剛到南京上海頭幾天內，我就對好幾位新聞界的朋友提到過，果然在一個月，湖北鬧了水災；我同程中，在飛機上看到一片廣大的地區被淹沒了，像一座了無涯際的大海，僅有些高山高樹同較高的房頂露在水面。

順着一條河流，從它的大小看來，該是漢水；漢水是條先西東再北南再西東流的，最後一段從潛江到漢陽入江是東向的，飛機與它偕行是在彭市楊林集段。一度脫離漢水與長江並行，瞬間就可以看到武漢三鎮。三個房屋密集的地區，分在三條江流的中間夾住，一個比一個大；大的一個是紅房頂多，立刻可以決定是漢口，飛近更容易看到那裏有很多的高房子，自然證明先前的決定是絕對正確的。過於貪戀漢口的景色，竟把原來打算尋覓的黃鶴樓鸚鵡洲都放過了，只瞥見蛇山一眼，那是飛機降落在空中急轉的時候。漢口機場作了軍用，民航機停在武昌，這一次我們這架飛機在此地停留了五十五分鐘，快十一點了又再飛。武昌機場不算大，每天來停的飛機卻不少，大凡滬昆滬渝線的飛機全要停這兒，平渝滬蘭也有停的。早上到飛機場太早了，幾乎每位乘客都沒有吃早點，空中便餐因重慶氣溫高，鷄肉牛肉有點腴臭，桃子有蟲，我只用了一塊蛋糕同兩個三明治。食量大的人顯然對這稀微的乾糧，不會滿足的，同機有四位軍人同一個外國人（共有三位外籍乘客），他們最後也把不新鮮的鷄肉牛肉撕來吃了。如今下了飛機，而且又要停半點鐘（機場方面這樣宣佈，實在停留的時間超出了二十五分鐘），自然要設法找食物了，何況還有一半路程呢。這問題在休息站解決了，那裏連什麼東西都有着買，糕點麵食、西菜，我怕反胃，不敢點麵同菜，只再要了兩客火腿三明治，一份咖啡，幾個蛋糕。怕反胃，飲用咖啡似乎有點不適宜，它或許能使腸胃過度興奮，不過我此刻感到有點疲倦，三點鐘的高空飛行，加上幾夜晚不能安眠，我為了不放過窗外的風景，不得不歡迎一杯咖啡。

我們又向九江飛去，路上只見些河流與湖泊；就在這些水面上飛行，很快的又在九江降落下來。這一點鐘的航程，悶熱得人發昏，機場更熱，又無休息處所，只得站在機翼下躲避烈日，好在風大得很，差足解一點暑氣。機場上長滿深可沒膝的草，臨風傾側，前浪盡後浪的，從機上鳥瞰，與從雞鳴寺看玄武湖近處完全相似，誰知道這蘆葦叢藪之地，竟會是飛機場。在重慶上飛機



南京靈谷寺革命將士紀念塔

的人，在漢口下了一大半，漢口只上了一兩位，在這裏又把人裝滿了。起飛後，順着長江飛，先看到石鐘山，又看到馬當同小孤，鄱陽湖也遠遠在望。飛機顫簸很大，大得令人難以置信，更令人難以保持住心裏的鎮靜。叫大家束緊安全帶的紅燈開了十多下，然後長時的開着了，一個中國機師出來告訴大家氣流不正常，但是不要緊，他倒了幾杯水給幾位老年人同婦女，又同到駕駛艙去了。我明瞭這是遇到「航空知識」上的「頭風」了，狂風向着飛機的正面吹來，於是風機的前進受到阻滯，發生了振盪。駕駛員努力想爬高，幾度到達雲層上空——很稀疏的雲塊快速的向西南飛行，突然又遽落下去；最後他們放棄升高的企圖，保持一個相當低的高度，貼着水面飛行。

走了樣的安慶，其實是和縣，和縣對岸是采石磯，南宋有一位四川仁壽縣的文人虞允文在這裏打破完顏亮的美麗的迷夢，大大的搯了這位率領全金國的兵馬要去聞杭州桂花香的侵略者的雅興。此後飛機從未遠離長江。機上的紅燈又發出光亮，（上次照明後是何時熄的，我不知道。）機身已進入一座荒涼的城市，全是高低不平的山坡，房屋少得可憐；接着一些寬闊的大街，街房也是疏落的散在兩旁；轉彎飛臨一帶房屋櫛比的鬧市；又彎出了城，遠遠的看到國父陵墓，翠綠中的白色特別顯明，藍色的房頂反射出耀眼的陽光。玄武湖中的荷花吸引去我的注意，致使天文台從我的眼中溜過；明孝陵及靈谷寺的高塔順便看到的。

努力建設這偉大的首都

到明故宮機場來接的有老同學鄒成鑄兄同供職國防部的郭林上尉；一會兒，羅旣張兄（他任下關軍運辦公處主任參謀）也帶着兩位副官來了，一同由中航公司休息處轉到央航公司休息處去等我的堂弟，他乘的是央航由昆明飛重慶再飛上海的飛機。我飛到南京是午後二時半（重慶爲一時半），除去休息飛行全時爲五時四十分；央航機不停九江少飛了一點鐘。前面在武昌說的值得伸舌頭的事情，就是在這兩個休息站發生的，我們有四個人在中航站內用了四份冰淇淋，七個人在央航站內用了七瓶可口可樂，花費十三萬元到十六萬元，與上海的價錢比起來，豈不嚇人聽聞。此次行程中，我所用過的冷飲以台灣的冰淇淋最便宜，每份不過國幣四百元，南京的最貴。

在一個半月內，我往來在京滬道上幾次，爲了敍述方便，我把每一次都合在一起作一個籠統的敍述，以後在上海台灣同杭州都是如此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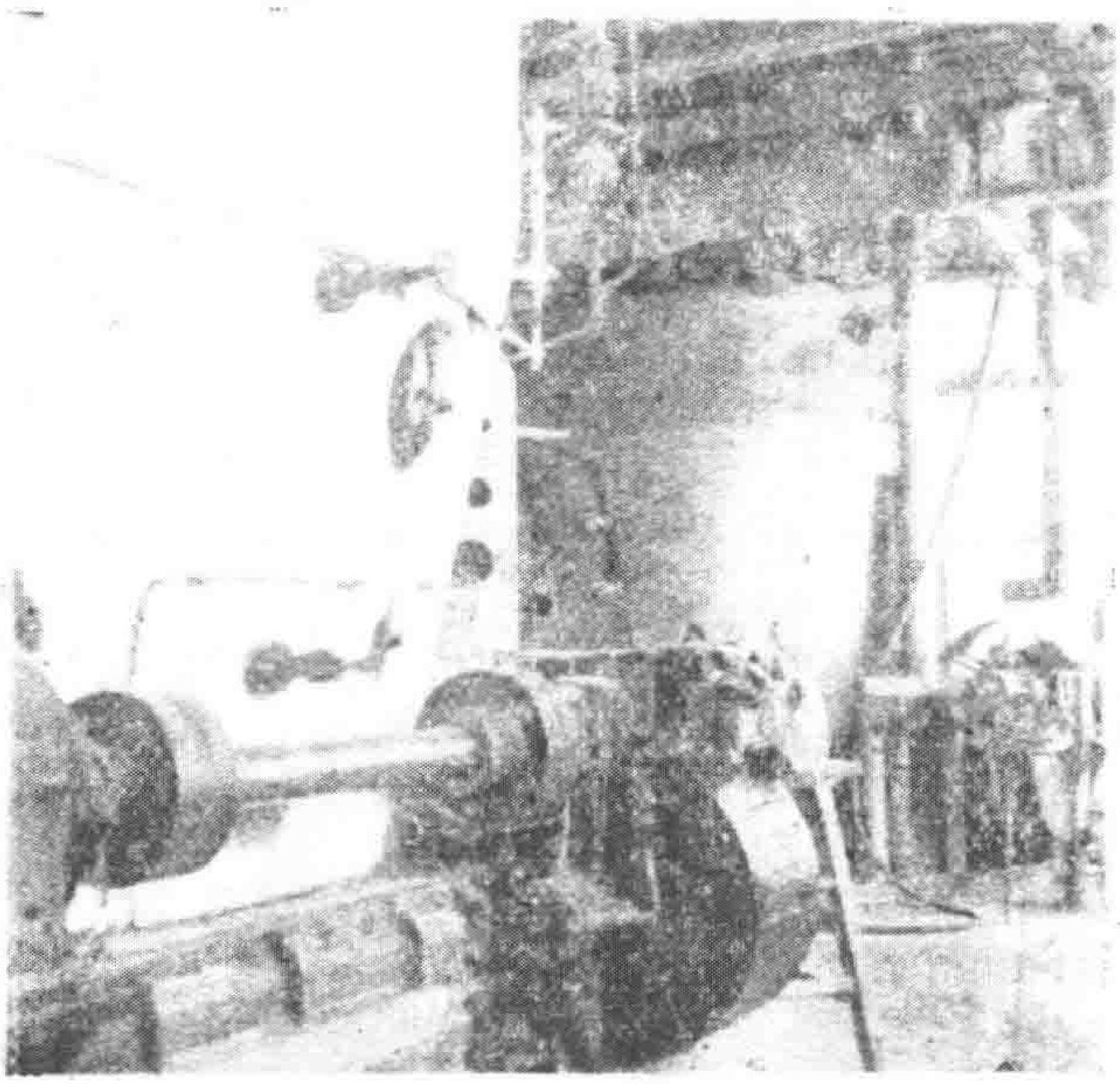


南京玄武湖之風光

南京之爲世豔稱，全是由於古人對「六朝金粉」的描述，使後人爲她沉醉。我們讀到「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台煙雨中」、幻想她是怎樣的幽靜閑雅，讀到「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痛感這裏又是怎樣的荒淫浮薄；我們從歷史上，從樂府詩中，看到了六朝人的豪奢、遊樂、頹廢、墮落，毫無一點生氣，有的只是柔媚苟且；好在這些惡蹟，爲明太祖一掃而空。不久南明同太平天國的荒淫又掩沒明太祖的成就，如今只有待我們去努力了。

五九—一四二

現在我們在南京所看到的，除開國父陵寢同天文台外，二十年來的建設夠平凡與貧乏了，何況還遭受永遠不可忘記的侮辱與損害呢！今天我們在首都所見到的，仍然只是六朝同明代，離開這些勝蹟，我們又什麼可看可談呀！我們先說六朝吧，整個南京都還是那一時的舊樣子呢，六朝人在平地打起這座城的基礎，建設她，補養她，還把她留下給我們；石頭城、秦淮河、烏衣巷、莫愁湖、鳳凰台、瓦官寺、朝天宮、石觀音菴（蕭帝寺）、周處讀書台、玄武湖、郭璞墓、台城、雞鳴寺、臙脂井、覆舟山、雨花台、幕府山、蔣山、清涼山，這些都是南京第一等勝蹟去處，它們都是因六朝人物而得名的。剩下的燕子磯、鼓樓、報恩寺、方孝儒墓、白鷺洲公園等等全是與明代有關的。



永利公司硫酸錏廠內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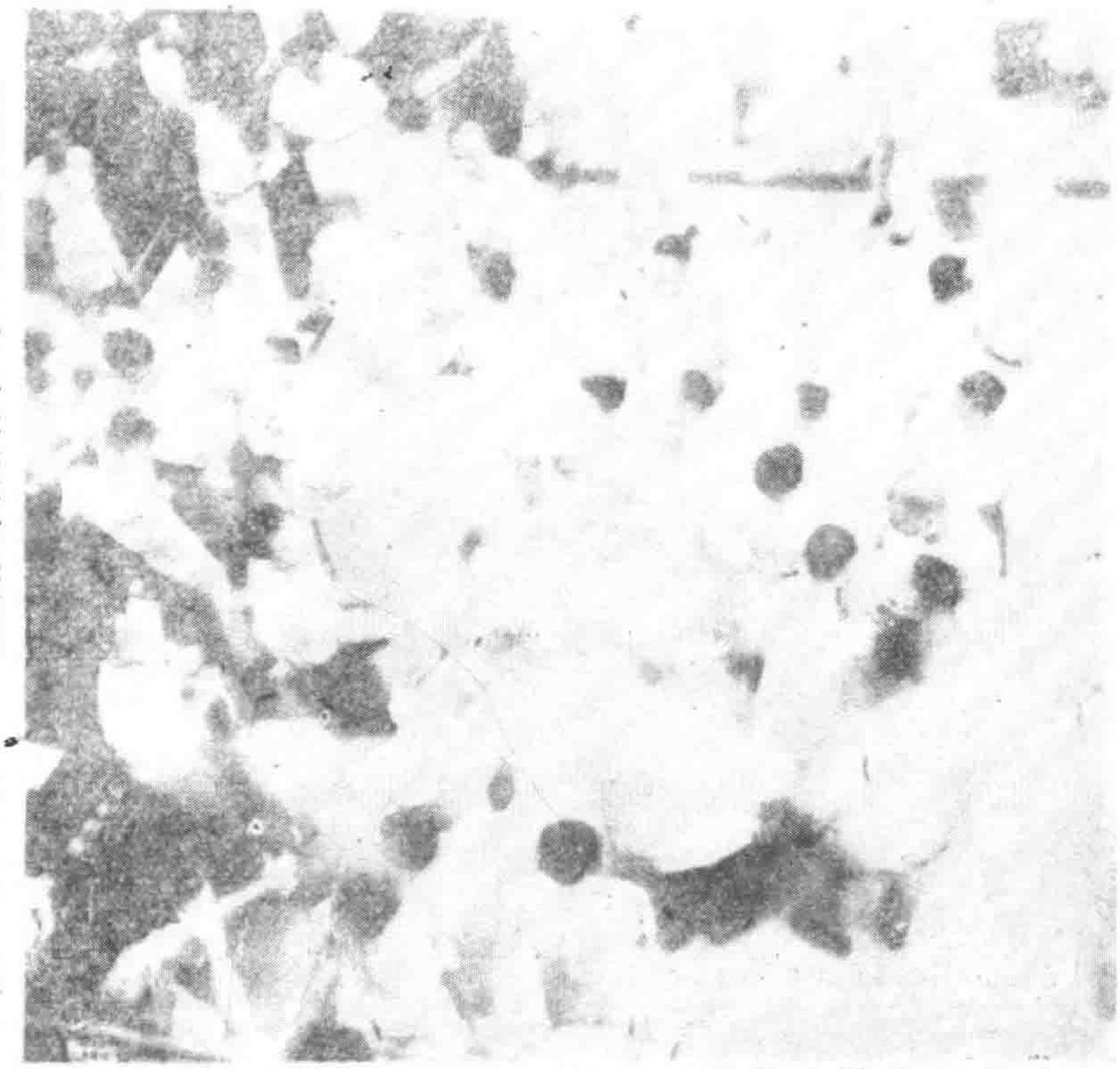
最爲我們憧憬着的自然要數秦淮河。理想中的秦淮河該是兩岸垂楊，間雜桃花牡丹，紅樓掩映萬綠之間，樓頭思婦，秋千姹女都是不可缺少的，一江綵船，歌吹沸天，還有岸旁酒家，如日本台灣那樣的有下女陪酒，還會唱各種詩歌咧。可是這在今日不得見了，正如大家懷念曲江賜宴浣花遨頭一樣，眞正的美人已不可得，江流也汙濁得可憐。杜牧之李商隱他們見到的，可能已不及六朝繁華，侯方域同復社諸公子留連的地方，也定不是杜李所憑弔的舊蹟，但那時的風流，如今已成絕響，今日在這一帶的遊樂完全是一股子粗俗氣；幾十隻設備簡陋木船在汙濁奇臭的河裏，根本不是「桂舟復容與，江上可采菱」的景況；裝模做樣的歌女在擁擠得連氣都透不過來的茶樓上唱些鄙俚戲曲，與柳麻子說書李香君度曲，只留得一二個至多十來個人聽的淡雅，更不可以道里計；再加夫子廟，一切醜惡都在這兒暴露完了。十年前，我曾爲俞平伯先生那篇美麗動人的鐙光槳影秦淮河所喚起希望，也給無情的現實所破滅。

在南京只有兩個去處，留得住人；一處是莊嚴肅穆的陵園，一處是明秀冲澹的玄武湖。陵園那大片土地，值得以一天的時光去仔細的遊覽，我這次到南京，共總去過兩次，一次是大晴天，一次却是大雨天。陵園的佈置、道路、房屋都非常的美麗修整。但是我覺得有幾個缺點應當改正：第一是樹木多，花草少，要能在路旁土坡邊雜植些唐菖蒲、石蒜、百合，坡上同陰濕地植鳶尾，墓道兩旁柏樹下植鬱金香，豈不更美，這般花草又是多年生的，又不要施肥，種下去後根本就不再管牠，過四五年翻種一次，結果更好。路旁土坡上樹木太密，應當隨時抽取，留下必需的，那樣樹木容易長高長大，區內從前的古蹟應當加以保護，並且使他們顯現出來，尤其不可故意掩蔽，如像四方城——明太祖神道碑坊。我不贊成在陵園區內有私宅或所謂官邸出現，須知陵園是中華民國同她的國民用以紀念創造者的，不是修來供任何活人享受的。謁陵者不應由警衛强迫三鞠躬，俯首默念比普通形式值得採取；還像同棺槨根本不該禁止攝影。

在南京的十來天當中，有一天我最滿意了，那晚上我在玄武湖中盪了五六個鐘頭，羅旣張兄之外還有王烈光李伯勤兩兄，他們都是陸軍上校，王從無錫來，李從九江來，他們在抗戰一開始就參加了戰鬥，我們已有十二年沒有見面。這天氣候很好，黃昏時候吹起風來，紫灰色天空抹上紅霞，東方有彩虹陪襯，湖心很多小舟穿行在荷芰蘆葦間；我們就在這當兒上船，直向諾那塔方面划去。諾那在十六年前曾到過成都，聞我家鄉居奇花異木甚多，特輾轉託人要求參觀，如今活佛圓寂多



上海西區鳥瞰



上海交易所之場面

日，我們園中花木也因三十二年夏天降霜氷凍三四日，大半枯死。入夜後不久，西方天際有雷陣，電光閃爍，雷聲隆隆；東方又踴出一輪明月，把全湖映成灰白色的；湖邊螢火四散飄浮：我們在船上聽着湖中款乃聲息同笑語，談着往事，並且涉及各人十二年來的遭遇。迨夜闌人靜，我們方舍舟回華僑招待所旅居。

一個充滿矛盾的熱鬧世界

無論是在南京是在上海，人們都告訴京滬線上各勝蹟地方，都今非昔比了，所以我沒有打算專程個別拜訪，預備日後返川等飛機票時，再各地去逛一天。那知後來一天比一天熱，熱到一百多度，又加以飛機票很快到手，連向朋友辭行或有買一點東西的時間都沒有，也就把他們拋下了，好在空中車上也看到一個輪廓。江南風景向以山明水秀見稱：水秀則有之，山明恐未必，依我看來，江南根本沒有山，所謂山，不過一兩座比較高一點的土坡。江南的明媚風光，完全是「水」，離開了水，便一切完事；可是她有了水，也就該她稱豪了。隨處都是陂塘，彼此又是溝通的，塘中蒔有荷菱，兩岸又樹有垂柳，牛車風車水上水下掩蔭着。塘中溝渠中帆船甚多，水面非常窄狹，一艘帆船就佔去三分之二，有些更小的溪溝，剛剛容納下一隻船，船舷旁就是陸地。水幾乎是不流動的，河身又迫促，濫泥深，水草網羅，不能撐篙同打槳，只得搖櫓與招風。內地許多省份——四川更顯著——行船，恰恰與此相反，原因是在水流急速，風日少而暴烈。農村人家全居住水濱，用艇子爲主要交通工具，所謂「艇子搖煙七里塘」、「門前一片空塘水」等詩句，詠得十分的恰當。

上海完全是秀麗江南以外的一個天地。

最近一位美國最大時裝雜誌的編輯，環游世界走到上海，有人問她對上海的印象，她說「熱鬧，熱鬧得了不得！」她用熱鬧這兩個字一定是相當正確的，因爲她經常的住在美國各大城市，又去過歐洲南美同亞洲的孟買、香港等大都市，她的提出熱鬧一辭給上海，一定是上海比那些城市都要熱鬧點。可惜她到上海，正值天氣熱，人們活動減少，物價暴漲到購買力極度減小的時候；上海的熱鬧，她只看到一半。

上海的熱鬧，的確比去年減低得多，據說我初去時（七月）也比五月差很遠；實際上她表面上顯出的熱鬧，比她眞該享受的熱鬧還要高出得多。上海完全是一個充滿着矛盾的外强中乾的熱鬧城市。這是一個最大的矛盾。上海的熱鬧，全是建立在商業上的，但是現在上海的商人怕把商品賣多了，他們認爲貨品越賣得少，蝕本也就越少。從前商場的現象是大生意大賺錢，小生意小賺錢，無生意就不賺錢，今天翻轉了天地，變成大生意大蝕本，小生意小蝕本，無生意算是賺了錢。

上海商業之所以如此，並不是商品成本比內地的高，內地的也是由上海運去的，而是由於兩個原因：第一是在現在中國敗壞了的經濟制度之下，再生產的成本，高過上一次商品的售價一倍或一倍以上；其次是雜用開支高過商品成本一倍或一倍以上。後面所說的雜用開支，包括房租呆息、店夥薪金、伙食、捐稅等等，這些每一項都是一個很大的開支。我敢於担保，四大公司把他們的房子生財頂出去，把所得的金條子拿來放每月二角的利息，他們每月的所得，定比目前每月售貨的本息要高上若干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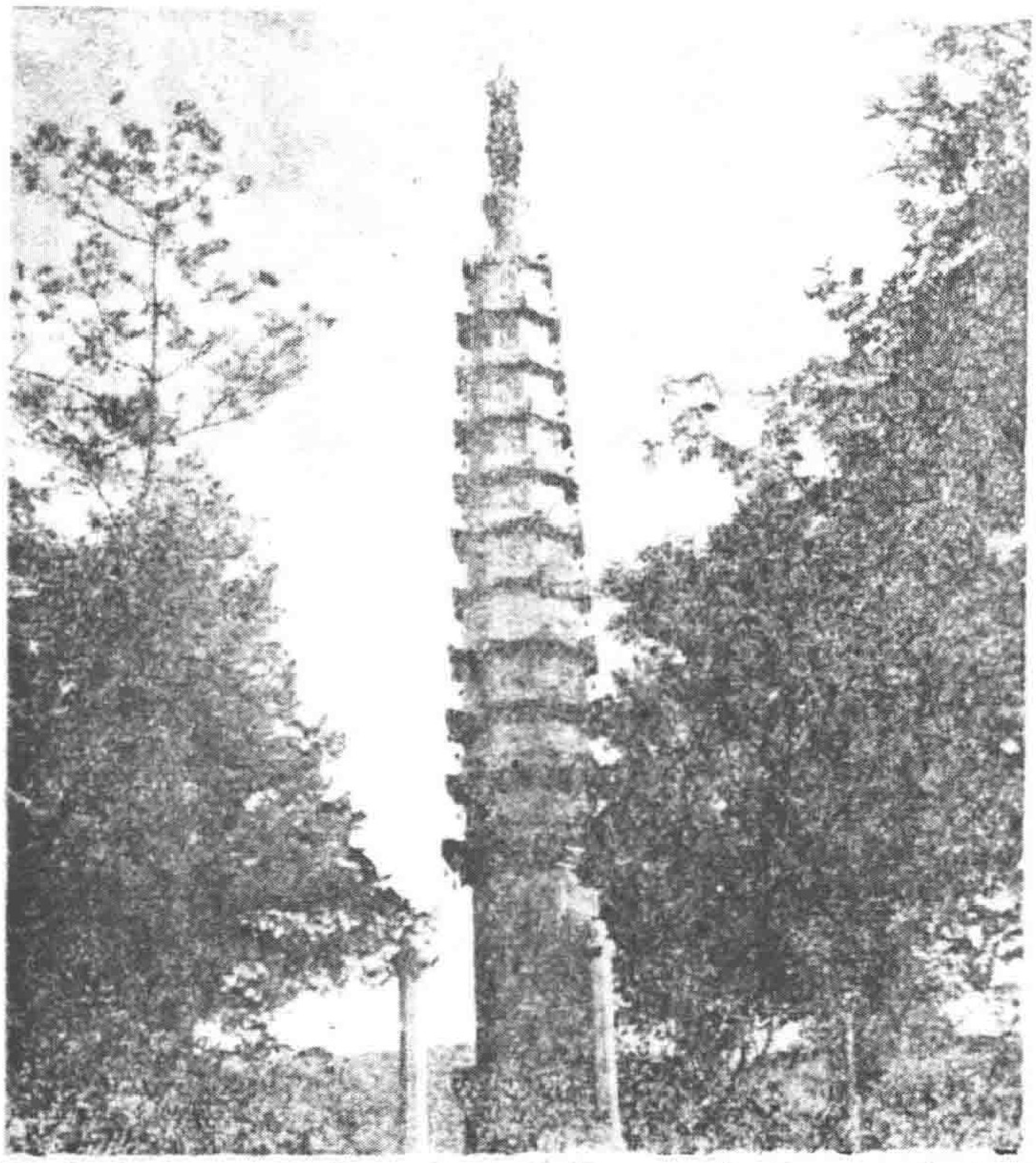
上海是世界罪惡的首都；誘拐、盜刼、欺詐、自殺、兇毆、狙擊、賣淫、販毒，層出不窮。爲甚麼有這些事呢？因爲外地人不斷到上海來，來到上海的人，又生活不下去，於是幹着無法無天的勾當，聽說在上海的四百多萬人中有四十萬女人，正式的或祕密的，眞實的或變相的，在以身體養身體。那嗎爲甚麼還有人不斷的擁到上海來呢，這裏既是這樣的不易生活？告訴你，這就是矛盾同熱鬧所造成的，也是造成矛盾同熱鬧的。只要有一技之長的人都可以在上海有生活下去的機會，不然也可以有以犯罪爲生的機會，別的地方這幾乎是不可能的。

在這鬧熱的城市裏最鬧熱的地方，沒過於證券交易所了。我去過那裏，早上一早就有着男男女女的，排着兩道人牆，依次進大門，依次上電梯，到九點鐘都還排有很長很長的一節。我是從側門進去的，根本用不着排隊；那天很熱，排隊的人們，流着汗，煽着扇，站在烈日之下，喊着熱，場內只見密集的白色物體在動；由樓

下望見去，多成了一些黑點子；白的是人的衣服，黑的是人的頭髮；此外甚麼也看不見了。起先場內是相當的平靜，每個人安詳和平的在說着話，我們除了感覺得有點像蜂窠被打破了的嗡嗡聲外，就沒有其他的想法了。有人說某一種平靜，實在是暴風雨前的平靜，在平靜醞釀着暴風雨；這裏的平靜就是這一種平靜。暴風雨的來臨是不定期不定時的，來時一股狂飆，或是一聲迅雷，一閃奇突而又眩得人半天看不清楚世界的電光；這裏却是定期定時的一響電鈴。只要「鐺鐺」一響，「嗡嗡」已成「隆隆」，再加上「悉悉索索」；漸漸能聽出些「喂！喂！喂！」與「哦！哦！哦！哦！」。人們像為匈牙利狂想曲或威廉退爾的輕騎兵所迷惑，就如眼鏡蛇看音樂的迷樣，用着華爾滋圓舞的身段在場內轉來轉去。在幾座櫃台前，站着四五十個人、一二十個人，不停的揮舞着手，頭昂向天花板，口張得很大的叫嚷者，雙足不是蹬就是跳。人數一多了，都在叫都在跳，和池塘邊水田角的青蛙咯咯的叫跳不休。一切都瘋狂了。你看：黑板上的每一個數字尚未寫完，就又擦了改寫，不是變小就是變大；叫代理人經紀人的電燈差不多全亮了；跳的人也跳得更高；轉的人也轉得更快。你再聽：電話鈴聲已是一帶串的，慢慢的使耳朵習慣，不再聽得出了；講電話的人已感到聲嘶力竭，不得不換人來作接力賽；在櫃台前狂喊的人，我們幾乎找不到適合形容的字句，除非用落水的人的救命的呼聲。

這一股狂瘋，完全是生活！生活！生活！生活所迫使的！有許多人在這一陣狂潮過後，突然在幾百萬人中出現了，也有在中間失去了蹤影；這就是漲停了板，跌停了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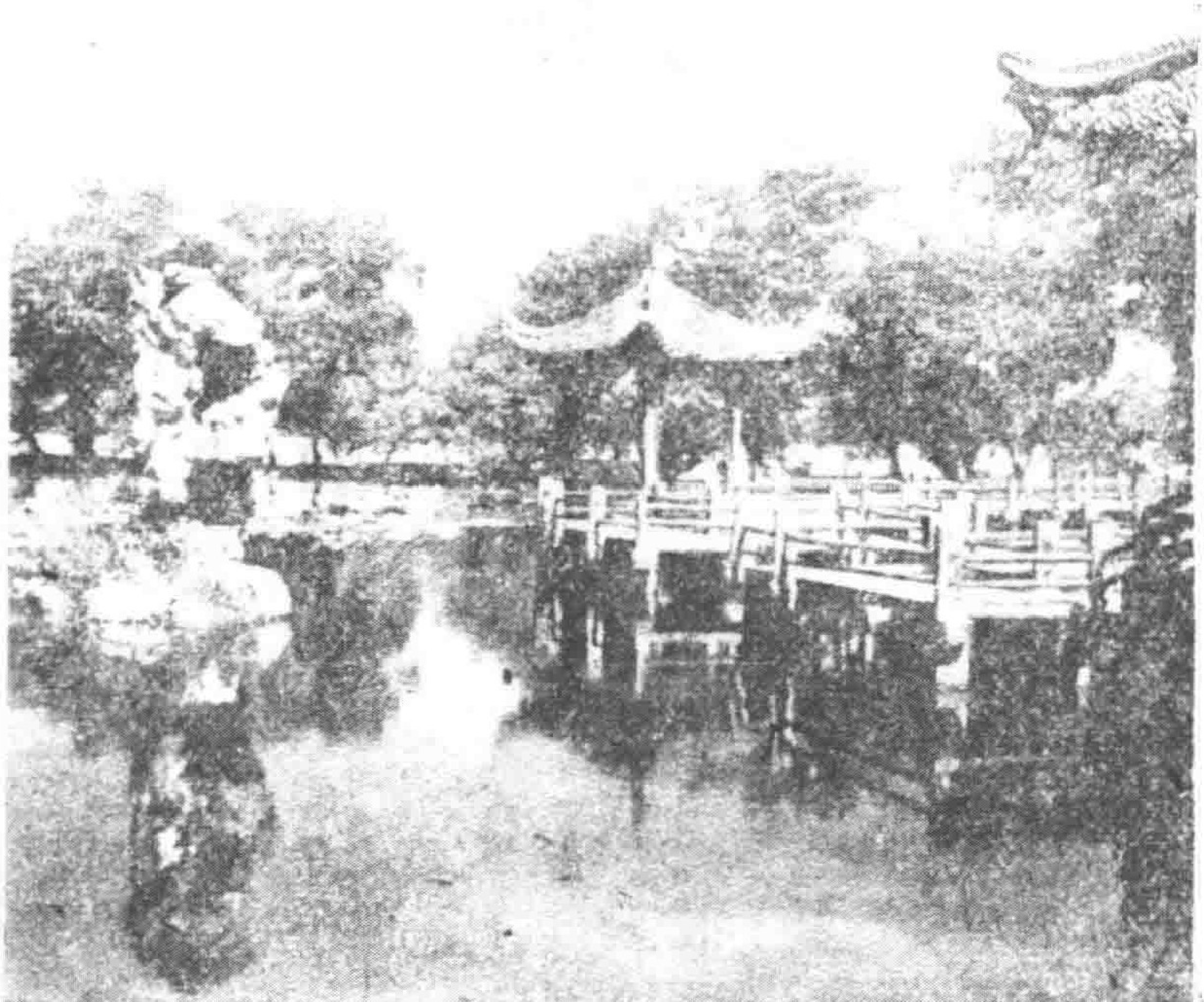
在上海，有錢的人過的是西洋生活；沒錢的人過的是中國生活，此外不容易找出其他的嚴格的分別；就連國籍、老幼、男女、善惡：：都沒有界限。



杭州西泠印社

西湖確是值得留戀的

杭州也是一個偏安的國都，也是以豪華綺麗出過風頭，在這一點上，同南京完全無二。杭州的黃金時代是在唐宋：在唐代，為詩人薈萃吟哦之所，北宋初年也是這樣子的，頂有名的處士林和靖就人居在此，南宋建都在此，完顏亮曾經在欣賞名勝的藉口下，興傾國之師南侵。杭州的最大功臣是錢鏐（所謂吳越武肅王的，至今西湖還有錢王祠壽祀他），有了他建築的海塘，江水海潮方得不浸蝕土地，西湖的繁華因而保持至今。北宋些



杭州西湖小瀛洲



雕塑極精工之西湖各寺佛像，此為靈隱觀音

東坡守杭又繼唐代詩人白樂天，連接西湖中的土堆成功一條平坦的道路。杭州的盛時期，是宋孝宗以後迄于宋亡；我們從歷史書中看到當時場市之多，交易之盛，風俗之奢侈，人庶之繁華，恐怕歷史上找不出第二個例子。我們再仔細的分析從前及近年杭州的繁盛，幾乎全是為了有一個西湖，要是沒有西湖，白林蘇王等大詩人都不會在那兒流連。

西湖本身確是值得留戀的，不幸她也被俗人汚辱了；湖中濫泥，從沒有人想到要淘深；湖邊也築起一道水泥牆；我怕在數十年後，西湖會變成上海的蘇州河黃浦江，兩岸洋樓聳峙，中間一蕩濁而臭的湖水。要想西湖返回她那天眞樸實的境界，如像台灣日月潭那樣，已是根本就不可能的事了；更嚇人的是竟有人要想把南京的玄武湖變作西湖第二。

西湖永遠値得自傲的，不是她能趨時，有着洋樓巨廈，而是有那樣的名士義人忠烈奸慫來點綴風景，讓人們指點出這是林和靖的舊居，這是白蘇常遊之地，這是岳飛滿懷忠貞畢命之所，這是蘇小小的香巢，這是施全刺秦檜的橋；頂有趣的是我們看見了葉守一罵秦檜的靈隱寺，濟顛（道濟和尚）運神木煨狗肉的淨慈寺，白蛇為許仙生許仕林狀元的斷橋。

狹隘與庸俗是西湖寺廟的缺點，佛像塑製的精緻，是她蓋過別的地方的。最大的靈隱寺也比四川中等的廟宇為小，比起成都的大聖慈寺文殊院昭覺寺來，那簡直是不可想像的懸殊；南京的鷄鳴寺上海的邑廟也小得可憐，鷄鳴寺及不到四川一個頂小的廟宇，峨眉山一百多座寺觀、都比它大。靈隱大雄寶殿前那一根電燈桿同每一所寺院大殿上的賬房櫃檯，以及「廟餔子」的美名雅號，都令人聽着要發笑。

淡妝濃抹總相宜的西湖是唐宋時代的，至少也是每年春天始有那種美景，在今天——尤其是夏天，西湖可美，而且還熱得很呢。整個西湖湖心同湖沿晝夜都是溽熱的，比上海至少要高五度（白晝）到十五度（夜晚），所以西湖決不能稱為避暑的地方。涼爽的石屋烟霞黃龍紫雲諸洞，須登山始到，路途之間很熱，由此靈隱寺外的飛來峯冷泉亭段林蔭就成了躲避熱浪的聖地，陰暗的龍泓洞一線天也就塞滿了人。本來韜光菴也是一消暑地，可惜滿山翠竹為日本兵砍了，不僅景色大減，涼爽也大異了。靈隱羅漢堂的被焚也是一樁令人歎息的事，聽說火是人放的，這些人簡直是西湖的罪人，値得清查出來把他們投入湖心的。

西湖已是相當的破敗，加以人為的損壞她的美麗，可遊之地更少。據我認為眞正可以一遊的不過小瀛州、後湖、西冷印社、靈隱、諸洞、三天竺，玉泉虎跑不必去，到九溪十八澗更一種浪費，這一類的山澗，到處都多的是。平湖秋月適宜夜晚在那裏喝茶，不過略嫌繁囂；最好還是將近黃昏，泡一壺茶，沖一碗藕粉，乘着晚霞，把船蕩入湖心，直到夜靜，搖向劉莊附近荷葉叢中，或是裏湖靠孤山一面，默坐凝想幾小時，無論有月無月都是很有趣的。

西湖也產幾種食品，旅客決不可放過，那是價廉物美的蓴菜、藕、菱角、藕粉，同售價特別昂貴的上品龍井（幾十萬一斤）、醋魚、蟹、湖鰻、江鯽。可以攜走的有天目山的鳳尾筍尖同筍衣，兩者都以有鹽的為佳，用來點湯，比甚麼都鮮美。

回程中所見的美景



錢塘江畔之六和塔

回程搭的是中央航空公司的飛機，飛行速度似乎要快些，由上海飛重慶全程只飛了六小時。我們搭這架飛機是由滬經京漢渝去昆明的，是最早起飛的一架；那時太陽冒出地平線不久，大上海的電燈尚未全滅，一層塵霧蓋住街旁，只有最高的幾幢大廈伸出塵霧之外，我看見的大廈是四公司百老匯國際同外灘。朝曦渲染下的上海，那一霎那，確是美麗異常的。

滬京航線偏向鐵道的南面，行經的地界就與鐵道所經縣市約略不同。整個途程中，地面的風景都是非常美麗，清秀嬌艷四個字絕對稱得起。淺綠色的水渠內種植不少紅白荷花，在空中望見，只見紅點白點同綠點子。田內晚稻的新綠。太湖反射着陽光，好似一面金屬的鏡子。下面的山更顯得低矮，拿它們同川康雲貴皖浙的山比，這不過是些土墳；去年華大校友戴天放醫師所乘的飛機會在晴天下撞山失事，眞是不可思議的事。這一次看見的中山陵比上次要好看得多了，一片清新之氣籠罩住整個陵園。飛機還從天文台的上空掠過，前些時原打算要去參觀的，後來聽說李曉舫師已離開那兒就沒有去。

在南京上了些乘客便直飛赴武昌，不去九江，航線便不與來時相同，這次走的地方是皖中巢湖以南地區。皖中的高山很多，地形也最複雜；山多半是石灰岩，黃色同白色參雜着。最初經過的山要低些，上面散着多而密的民房。山漸漸高起來，房屋也漸漸的稀少。經過北峽山地區後，飛機上升得很高，一直到黃山以東方始下降，全部地區中，幾乎看不到什麼人家。道途間右方有一座很高的山嶺，恐怕就是天柱山；天柱山附近的山岩與巢湖附近的不同，有斷岩峭壁，森林也茂盛些。越過崇山峻嶺，飛機降低高度不久，突然見到一座大湖，湖口有一隻民生公司的輪船，當時我很詫異，要說是宿松以南的茅湖感湖都不對，鄱陽湖更不像，自東徂西的飛機，不會由北而南呀。我打開地圖也辨別不出來。過去又見到一邊從飛機右側貫向左側的一條大河；大河的前面又是一座渺無涯際的湖泊，看起來比太湖還要大些。同時降陸的紅燈已經明亮，快到武漢了，仍看不出究竟是甚麼湖。等到飛機降得很低，方看清楚湖中有許多露出水面的樹木房屋，纔明白這些便是水災區域。在武漢的東面都有水淹的痕跡，整個區域需要半個鐘頭纔飛得過，可見受災的慘重了。後來看到四川水災區域比這更廣，但是兩次水災中，成都平原只積水三四天便消了，不像湖北的水淹了一個多月，還不見退。

回程中，巫山地區沒有一片雲，很清楚的望得見下面。在武昌飛出不久，就與長江分了手，並沒有看見三峽，可是行經的地區，風光已是不錯，甚至可說是全部行程中，所見到的最美麗最巍峨的山景。從飛機上下望，高聳的山上，有着密邇的草房同瓦房，小小的十來家集中在一處的村店也不少，情形比浙江山地同皖中山地好得多。據我從機上經一小時的目不轉瞬所看到的，最高的地帶，每相距三里約有一人家，十里有一村；較低的地帶，不到一里就有一人家，三五里有一村落。森林也不多，許多地方都是梯田同雜糧地。最高那一帶山地的山嶺，西南面壁立千仞，岩石赭紅相間，有水蝕黑跡；東北是陡坡，坡上有稀疏林木；山頂是磐地，滿生着草，這紅壁不到的山嶺，所生的是新鮮而嫩綠的。岩壁下凹多是山澗；有一山澗，形成很深一條峽谷，自此而南，曲折宛轉。將來國家富强了，可做美國例，建立起若干國家公園，這三峽地區很可以成一個。

最後一小時行程的地面風景與來時所見無異。飛機降落在九龍坡機場，這是一個小而凹凸不平的機場，以這樣的機場來起降民航機，我們不能不懷疑到航空公司交通部是否顧及乘客的安全的！



探涇水之源

洪文瀚

涇河，為黃河一大支流。但發源的地點，至今已淆混不清！地志云：『涇水出原州百泉縣笄頭山』。山海經云：『數歷山之西一百五十里，曰：高山。涇水出焉。』平涼崆峒山後，有一小峯名，笄頭山。後人就誤指為這是涇水的發源地。

這一座沒有什麽希罕的山峯，為什麽會披上「笄頭」的尊號呢？這也難怪。因古籍上曾載過『黃帝西至崆峒，登笄頭』的話，後人就將崆峒、笄頭拉在一起，變成了孿生兄弟。單以崆峒山來說：國內以山名崆峒，共有七個之多。因此，平涼郡志，就這樣說：笄頭山，在平涼縣西四十里。以形名。黃帝西至於崆峒，登笄頭，與崆峒山相連。』崆峒山志則云：『笄頭山，在大小馬騣山的西南。高而清幽。巖端有巨石，相互依倚，遠望若笄。黃帝西至崆峒，登笄頭。即此。郡國志云：平涼、有笄頭山。史記、漢書皆為雞頭山；金史、羊頭山。皆誤。由笄西南折，峻嶺逶迤。下屬，被以修林，紅碧間植若纈繡，至麓寺止，是為前峽。即古笄頭道，通隴右。最險隘。』

清代武全文，迷惑於古藉的紀載，且誤以平涼的笄頭山，為涇河水源，洋洋灑灑的，作了一篇涇源辨。（見固原州志，及新編化平縣志。）還引地志，和山海經的說法，加以一番攷證。

查武先生的涇源辨，起初，以古人所指稱的水源，作一番很詳細的分析。結果，認為笄頭山，只距平涼四十里，似不當以此為源，故又循山度勢，循流攷源，認百泉之水，於勢為最順。他在這一段結論中，雖未明指那是涇河的正源，但無形中却已以笄頭山為源流了。後查平涼縣志所載的涇河源流，又與武全文的大著，同出一轍。惟敘述略較詳盡。志云：『涇河，在縣西南笄頭山，發源有二支：南支，出崆峒峽中，曰：前峽；北支，出老山，曰：後峽。合流至縣城西北里許，疏為利民渠，以分流溉田。』

登崆峒尋笄頭山

我於七月八日，至崆峒山小住，曾根據志書所載，探訪涇河發源地的笄頭山，得悉是在崆峒山後面。待我由崆峒山頂，——馬騣山。下坡，登笄頭遠眺時，不覺有些失望了！

這座笄頭山，雖矗立於綠樹蔭濃的山海中，但，一點也不雄偉，一點也不峻拔，東西斜伸，餘脈與大小馬騣山銜接，我當是崆峒前、後峽涇河的分水嶺。俯瞰深溝，綠樹蒙茸，既無飛沫的白浪，亦未聞轟隆的水聲。如果這座小山，就是涇河源頭的話，那麽，從崆峒山脚下蜿蜒的流水，在枯水時期，不當有十二秒立方公尺的流量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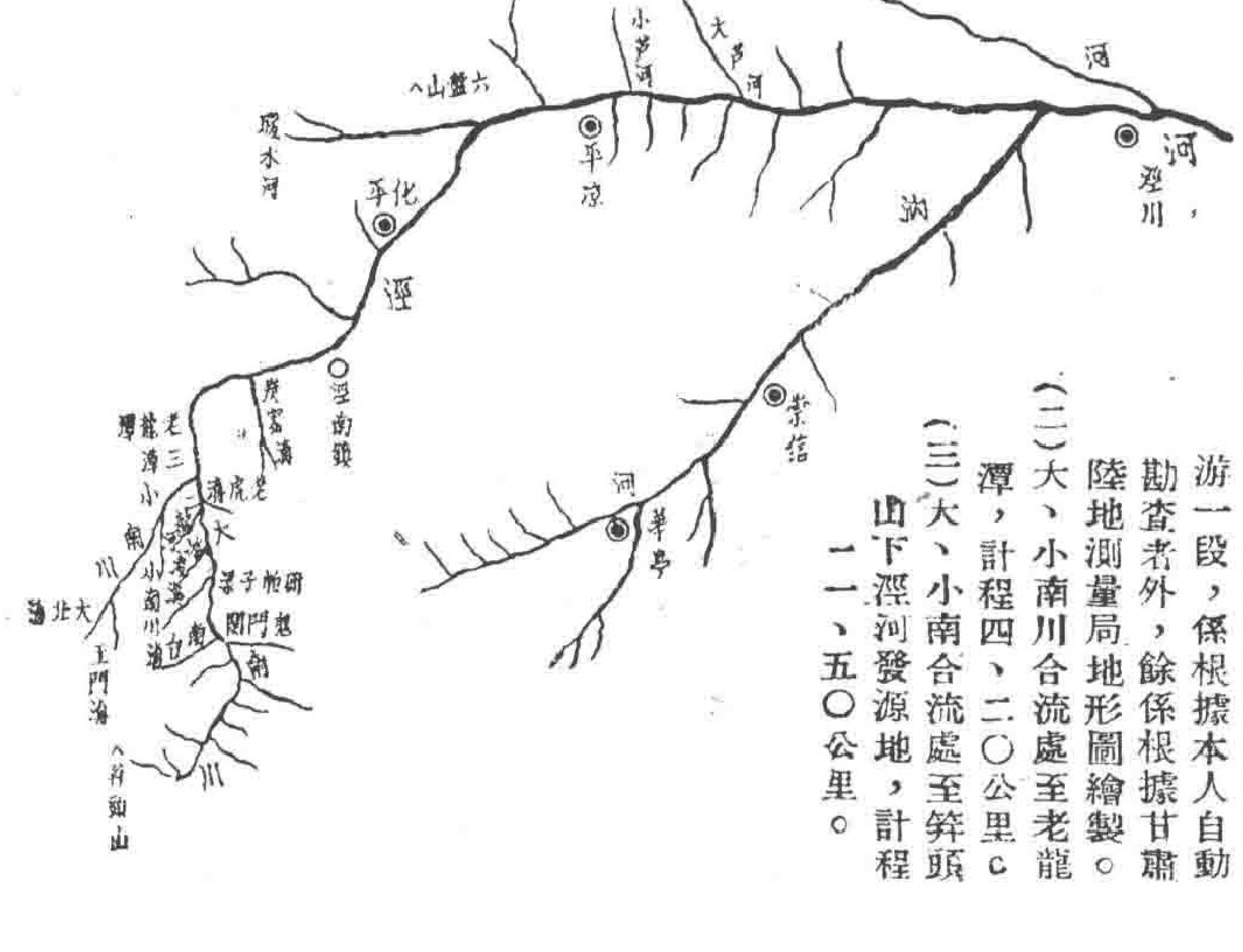
武全文的涇河辨，立刻給我一個很大的失望！我只好跑去問廟上的老道，和山下的老農，涇河水源，究竟是從那裏來的？他們却衆口同聲的說：是在化平的老龍潭。從這邊走去，還有八、九十里。繼問老龍潭的地方，是否也叫做笄頭山？則云只有崆峒山後的，才叫笄頭山。

十三日，我由崆峒山，騎毛驢到化平縣。化平，即古時的百泉縣。舊城在今城西三里。現尚有遺跡，可資攷證。

我下榻於縣府後，又詢金縣長，涇河水源究竟在什麽地方？他亦說是老龍潭。距縣城二十里。去平涼一百二十里。據曾經親自到那邊的人說：水是由潭底冒上來的，亦有說是由巖洞裏流到老龍潭的。

我對涇河的水源，得到一個比較正確的概念後，又向金縣長，借來一部新編的化平縣志，以供參攷。內除武全文的涇源辨外，尚有清乾隆五十八年胡紀謨所撰的涇水眞源記，和同治年間通判曾麟綬所撰的涇源記。這兩位作者，也和武全文一樣，曾攀崖扳壁，千辛萬苦的，親自前往勘查。他們勘查的，是否正確，且待以後再談。

涇河水源系統圖



說明：（一）本圖除老龍潭上游一段，係根據本人自動勘查者外，餘係根據甘肅陸地測量局地形圖繪製。
（二）大、小南川合流處至老龍潭，計程四、二〇公里。
（三）大、小南合流處至笄頭山下涇河發源地，計程一一、五〇公里。



由石槽中流奔頭潭的飛瀑

●到涇北訪老龍潭

以上所述曾經親自勘查過涇河水源的三位作者，其所見到的水源，竟遠近不一。武全文以距平涼四十里的笄頭山為源，胡紀謨以距平涼一百二十里的老龍潭為源，曾麟綬以距平涼一百六十里的馬尾山為源。我遍詢當地的耆紳，則均指老龍潭為源；再詢老龍潭裏面的情形怎樣？附近的高山，有無名稱，則均瞠目無以對。由此看來，古籍所載的笄頭山，不是早告失蹤了麼？

涇河，在歷史上素負盛名，古人曾一再詳言其發源地點。但近代前往探源的人，已找不到那個地方！他們為窮究其源起見，多不辭勞瘁，不避艱辛，躬自前往探溯，且各有新發現，蔚成今日源流的大觀，誠令人驚奇不置！

甘肅陸地測量局，於民國二年所測繪的全省地形圖，該是最可靠的吧。我抽出涇河水系的地形圖一看，亦是以老龍潭為涇河水源。我想：他們既會實地測繪，水系分明，應該不至再令人有任何疑問發生。但據作者攜該圖至各縣實地對照結果，深覺地名、方位、水系、以及地形，均有很大的錯誤，我對圖上指繪老龍潭為涇河水源一節，已不大敢相信。為欲揭破涇源這一未解的大謎，決親自至老龍潭跑一趟。

十一日上午，又蒙全縣長備佳肴款待。渠對我老龍潭之行，甚為協助，且希望能有新發現。當郭專員於日前過此時，囑能將勘查所得，報導於社會，藉正觀聽，並糾正一般典籍所載的謬誤。

飯後，與金縣長略談片刻，即準備登程。蒙派合作指導員石懷壐君同行，以便沿途照料。盛意拳拳，至以為感！

出東郊，跨上壯馬，策騎西南行。約十里，不覺已抵涇北鄉。至鄉公所，石君請鄉長派了二名自衛隊兵，導往老龍潭。隨帶步鎗二枝，以便狩獵。石君云：老龍潭附近，常有豹、麝、野豬等出現。我聽到以後，非常高興。希望此行除勘查水源外，能狩獵到一些野獸，享享口福。

離涇北鄉，西南行，沿途村莊稠密，樹木濃蔭。有時，翻過一座帶形的小山，又進入另一青葱的平野。在這平野中，總是很有規律的，安排一條與山嶺平行的小河。河邊有叢林，一些農舍，點綴其間，令人心曠神怡！

在這景色秀麗的山川中，行約二十一里後，不覺已抵白楊村。從這邊踰澗南行，漸近叢山。

繼行二里，沿溝西南上，經南營村，忽見漪漣澄碧的涇水，已瀠繞其旁。潺淙的水聲，銀白的浪花，相互奏着美妙的樂曲！

蜿蜒在前面的小徑，漫漫地高上去，繼續走了一段路，涇河已與我們隔別，淙淙的水聲，彷彿像夢境一般的被打碎！那知行了二里半路後，又回到清澈可愛的河畔。測得該地流量為每秒一．四五立方公尺。

溯流而上，羣峯削峙，山泉懸湍，水聲鼎沸，殷殷若雷。化平古稱百泉縣，或許就是這個緣故吧？

從這邊前行六里，山形逐漸緊迫。石灰岩和礫岩，相互層叠，蔚為奇觀！再進，危崖夾峙，須援石扳崖，形勢十分險要。這時，只好捨騎步行，留測工在外面看守牲口。

走過一片滿積鵝卵石的沙灘，由這沙灘爬上一座鮮有人行的山谷。其間雜樹蒙茸，荆棘叢生。走到坡頂，再沿一條陡直的山坡，帶走帶溜的下去，忽見匹練前橫，幾疑無路可通？那知走近河畔，竟有一縷曲徑，隱現於淒迷的亂草間。披草覓徑，溯流而上，經一清可鑑底的水潭。長八公尺，寬六公尺。旋入峽谷，兩岸危壁插天，綠影倒懸，暗無天日。水由石灰巖構成的深槽中，奔湧而出。槽寬八十公分。流珠滾滾，波光如練！舉目尋流，徒見崖壁，不知水所自來？大自然造化之妙，誠出意外。難怪當地的人士，要把這老龍潭奇景，列為化平名勝之一。

從槽旁歷堦而上，裏面的景色，較前愈加幽暗了！這時，惟見白浪滾滾，崖隙濺珠，迷霧深濃，槽旁曲磴，半為浪濤所噬。我緊傍崖壁，踏着這石磴，走了二十餘公尺，循峽南轉時，河槽已慢慢地寬闊起來。再上，旁有另一水潭，寬二．七〇公尺，長八．五〇公尺。清可鑑底。測常水深度，約為一．七〇公尺。水歷石堦而下，飛沫四濺，聲喧足底，令人不可逼視。

從頭潭南進，已是絕路一條。這時，自衛隊兵，均觀望不前。我爲欲一覩老龍潭究竟，就以前身緊貼岸壁，扳石而進。崖下石層，因受流水冲蝕，略容趾足。石君見我不顧一切，冒險前進，亦偕自衛隊兵，魚貫而入。忽見飛瀑下傾，潭水迴旋，白浪飛沸，深不可極。這一個水潭，即是被一般人認爲神秘的老龍潭。亦卽俗稱的涇河腦。

這回，我們在老龍潭邊，見到水面上飄浮的木箭，和崖壁插着的布條。布條上用墨筆寫着幾句經語。這無疑地是化平的回敎徒，在禱雨時所留下的一點遺跡。

我在老龍潭邊，做了一些簡單的測探工作。事前，在涇北鄉公所借來的一條長繩，被當作探測儀器。繩頭綁在一根很結實的木頭上，另一頭繫了一塊大石頭，沉到潭心的底層後，量得平常水深，平均四．五〇公尺。容水量約一六〇立方公尺。

事實告訴我們，老龍潭的水，並不是由潭底冒湧出來，而是由山峽裏飛躍進去的。這當然不能認爲是涇河腦，或涇河的水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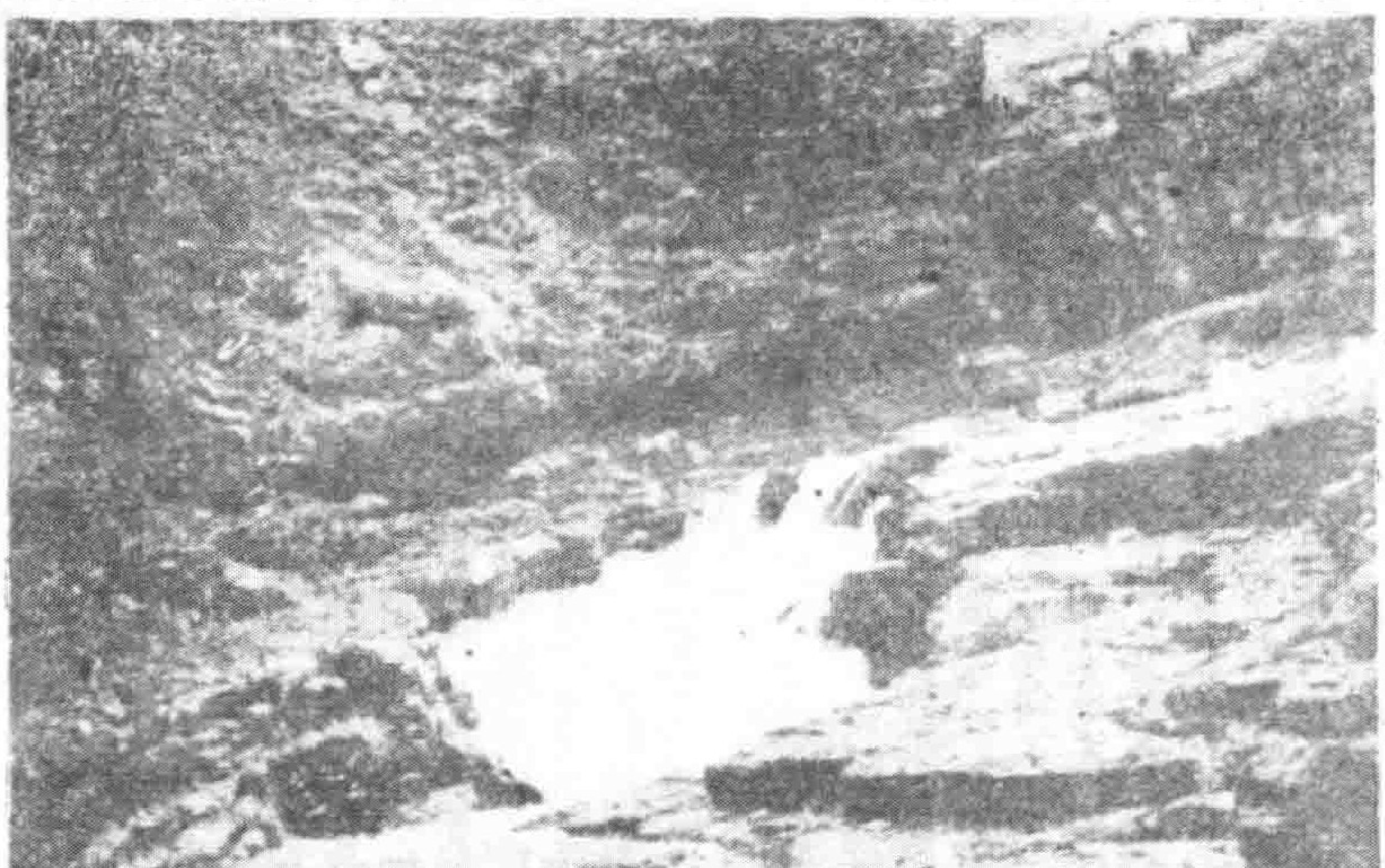
再看看老龍潭的上游，仍是重巒叠嶂，危壁插天，溝水揚波激湍橫衝直突，擠躍潭內。從這峽裏再望進去，中裂一線，光彩照人。使我們知道裏面的山形，已比較開展。同時，也使我們明白涇河的水源，還是有相當距離的。

我想沿着河濱，向前走去，那知東西夾峙的巉岩，無徑可通。欲涉水以進，又以苔深石滑，恐着足不慎，反被急流擁入潭內，葬身龍腹？然明朗的峽谷，却又在前面不遠的地方，向我招手，向我微笑，所以，我又恨不能馬上躍進她的懷抱！

爬過一塊突出河心的高大岩石後，站在潭邊的人，已見不到了！轟隆的水聲，也從耳邊逐漸地消沉下去。不久，又渡河而右，遙見前面是一條波平浪靜的小河，兩岸危壁削峙，形同天塹。地層係石灰岩，泥扳岩，和礫岩所構成。故在這削壁下面，偶然也可發現成片的沙灘。灘上，長着濃密的灌木，和草刺。我們從一處被水流嚙蝕成階級狀的崖邊，進入河灘，竟爲叢林所阻，無法前進！有時，雖可由林藪中鑽出去，但橫在眼前的，又是原來的那條小河，使我們非下水不可。河底滿積由山上坍崩下來的卵石。測其水深，由一五──五〇公分不等。我由河中，溯流而上。劉德江因跌足難行，不覺已落後數十武了！

沿途除了流水礴在光潔的卵石上，發出一些碎屑的聲響外，寂靜得彷彿連自己脈膊跳躍的聲音，也可聽到。我們默默地向前走去，覺得那悠悠南流的水，仍是非常暢旺，一時是不能到達源頭的。翹首仰望，黑雲滾滾，似欲挾雷雨以俱來？萬一山水暴發，到那裏去逃命呢？且行且思，不覺又走了三里多路，漸聞轟隆的水聲，我當是涇河源流了！走近一看，原來是一道懸瀑，下匯爲潭。即第三潭。積水不深，清可鑑底。惟觀懸瀑下墜的水量，仍是相當的大，後面有大山橫亘，水是由石竇中流出的呢？還是上面另有一條小河呢？無從判斷。當時，我想爬到山坡上，看看那邊的情形，那知兩岸土石，甚爲鬆浮，偶一着足，即隨土下溜。後詢自衛隊兵，他也不清楚。據說：二潭以上，從沒有人敢進去。所以，裏面的情形，至今還沒有人曉得。我在這邊，旣窮其技，只好悵惘地出去了！

離開老龍潭，走出峽口，看看時間還早，就想爬上山頭，繞到三潭後面去，看看河源的情形。但據另一自衛隊兵說：到後山去，往返有二十多里路。水頭還要遠。究有多少路程，因無人


被認爲神秘的老龍潭

去過，是沒有方法知道的。只好決計到涇南鄉後，詢明途徑，和河源的遠近，再往勘查。

騎上牲口，順流而行。沿途景色，甚為秀麗！至北面河後，渡河而南。河床寬放，滿佈石礫，約寬二千餘公尺。當地農民，多於河畔，鑿渠引水，裝設水磨。轆轤之聲，不絕於耳。渠旁，水草叢生，綠樹高聳，白鴨浮沉。置身其中，幾疑此身是在江南呢？

經過幾個寂靜的村莊，一叢綠蔭，忽閃出幾間屋角。自衛隊兵說：那就是涇南鄉。當即勒馬加鞭，飛奔前往。不一刻，已進入市肆。一些頭戴平頂白帽的回教徒，莫不投以驚奇的眼光，注視這裝束不同的陌生遠客。走到街道的盡頭，就進入那新建的鎮公所下榻了。



溝水訇然下墜的第三潭

探南川到鬼門關

在鎮公所裏晚餐後，當地鄉鎮民代表，和保、甲長，均聞訊而來。我對他們沒有什麼話可說，乃詢問關於一些涇水源頭的情形。

但，那幾位地方「首長」，還是以老龍潭為涇河水源！當我告訴他們老龍潭裏面，還是有水流出來，須找那流出水來的地點時，他們却又說，裏面的山溝很多，東一股水，西一股水，去找那一條好呢？我笑對他們說：我要找源流最遠的一股。

這時，鄉鎮民代表馬長富先生，忽蹲到地下，口講指劃的，詳述三潭以內的水系。他說：最主要的有三股。即大南川、小南川，和玉門溝。這三股水匯合後，經乾海子，流入老龍潭。我又問那一股的水量最大，而源流又是最遠的呢？他答稱是大南川。我再問大南川的水，是那裏流來的？答是鬼門關。我又問他，是否親自去過？水是怎樣流出來的？答沒有去過，只是聽人說的。

機會總算不壞，保長忽和我談起鬼門關的情形來。他說：今年三月間，曾和這邊的自衛隊兵，前往剿匪。裏面的森林，非常繁茂，野獸也多。我們追到鬼門關後，土匪已逃進深林，不敢窮追，只好回來。我問：那裏面能否騎牲口，他說林深草密，連單人都不好走，還能騎牲口麼？

我對三潭以內的水道系統，得到一些線索後，就決計前往鬼門關，實地勘查。鎮長和鄉鎮民代表等，則勸我切勿冒這危險。

鎮長見到我的態度，非常堅決，同時，石君又在旁邊盡力支持我，他和馬代表等，已不大好意思再加勸阻。允派隊兵兩名，嚮導一名，護送前往。站在一旁的隊附，聽到這句話後，就對我們說：山裏的土匪，通常總有七、八條鎗，我們只帶兩條，似乎大不妥當。我當即表示，可不帶任何武器。因較貴重的物件，除一只手鎗，和一只小型照相機外，別無財物。如遇土匪，任憑處置，想來總不至有生命上的危險。他們聽到後，亦以為然。於是，就這樣決定了！

從涇南鄉，至鬼門關，聞說往返達有一百里。從南貸進去，就是關山。沿途沒有村莊，可進飲食。我和石君商量途中的給養問題。他說：明天不是集期，鎮上只有饅頭好買。我說：明天早上，就買些來當野餐吧？

鬼門關奇險萬狀

十七日晨，大家都起得很早。石君打發自衛隊兵去喂牲口。匆匆漱洗後，各進了一大碗燴麵片，準備登程。買來的饅頭，已塞滿一提包，午餐當無問題了。

謝謝鎮長的幫忙，派了那位老練的馬代表來當嚮導。隊兵把牲口拉到門口後，一行五人，就朝着那綿亙不盡的關山走去。行近山前，見路徑崎嶇，就捨騎徒步。牲口則由隊兵拉到附近的村莊裏去寄放。

我和石君隨着馬代表入炭窰溝，又沿溝爬上一條陡坡。沉重的吁喘聲，伴奏着皮鞋在地面的摩擦聲；一陣陣的熱汗，從每一個毛孔裏被排擠出來。待爬上這粗沙層構成的山頭時，微風送給我們一陣清涼的感覺！

立在山頭上，見隊兵蠕蠕而行。待其行近山脚，我們即以手向其示意，然後朝着叢山走去。不久，已可望見大南川和小南川二股水流。下坡，入行峽谷，三里許，二水匯合為一，蜿蜒北流。小南川一股，水量較大，擬即循此溯流而上。惟據馬代表說：這一股水，是由三小股匯台

的，卽小南川、玉門溝和小北溝。小北溝這一股，也就是曾麟綬誤指的涇源。這三股水流，如分別測量，均小於大南川，途程亦較短，自然不是正源。我在這邊，測得小南川的流量爲〇・六三秒立方公尺；大南川爲〇・三五秒立方公尺。大南川的流量，雖不及小南川，但爲着這是正源，我就決由大南川溯流南上。現枯水時期，水面寬度，平均僅有五公尺。洪水時期，可增至八十公尺。河畔的窄狹平原，在清同治年以前，有耕地，有房舍。回亂之時，盡燬於兵！今在一些深林亂草中，還可見到一些頹毀的牆垣，和荒廢的壠畝。沿途寂無人行，景象倍覺淒涼！

細察河床兩岸，多屬變質岩。自大、小南川匯合處，前行二里許，老虎溝水，自東入注。聞溝中毒蛇特多，一般樵夫，均不敢進去。溝裏，有一座圓柱形的石崖，直冲霄漢，遠遠望去，彷彿是一座斑斑駁駁的古塔。

再上，右匯二龍河，和冰凌溝水。由此前行，川原漸窄。兩岸層巒夾峙，雜樹叢生，景色奇幽，令人不忍離去。

大南川，這條河流，不僅是涇河的正源，且是化平、華亭兩縣的界線。河西屬化平，河東屬華亭。繼前行一里半，研帕子梁水，自西南入注。梁上雜樹，與地爭隙。山勢從西北蜿蜒而南，直逼河沿，造成鬼門關所特有奇險！途中遠望，惟見叢山環抱，彷彿路徑已絕，無從攀登？我們姑以試探的心，繼續南行。二里半，經馬山羊。路旁榛莽中，尙存短垣三、四。過此，轉向西南行，約一里，至鬼門關。我從一條林藪中的小道走上去，覺得此間，確極險要！躲在深林裏，可以遠瞻行人的蹤影，誠有「一夫當關，萬夫莫敵」的氣慨！

關後，有一個廣大的平原，東爲河沿的嶙峋高山，西爲陰森森的叢林地帶，南面不遠的地方，則是緊束的羣山，知涇源距此已不遠。略事休息後，擬卽繼續溯流南行。馬代表和隊兵，却面有難色。且云，水就是那山裏流出來的，已可望見哪！上面沒有什麼好看，我們還是趁早回去吧？我却堅欲窮究其源。我指着前面的山麓說，我要到那邊看看涇源的情形，和附近的地形，但我不必爬上山去。我說完以後，就拉他同走。兩名隊兵，竟偷懶沒有進來，我不管他，只是一直朝前走，而且是愈走愈興奮！但看看路旁的流水，覺得並沒有減少，想涇源一定還很遠，特加快脚步，向前奔去。爲着這深山裏面，久無人行，已沒有固定的途徑可循，只好逢水涉水，逢沼躍沼，或披荆而行。沿河的溝澗，雖也有好幾道，但馬代表均說不出它的名稱了。

我一方面奔走，步計里程；一方面又以指南針測量方位，繪製水系。這工作雖然很忙，但我覺得有趣！馬代表也看我自找麻煩的忙得有趣！然而，不愉快的顏色，終於在他臉上浮現出來。我趕緊前去安慰他。我說：山坡上有一間草房，你走得實在太辛苦了！我們到那邊燒些開水，食些饅頭，休息休息，就一同回去吧？

我異常艱辛地，從一座草深沒頂的山坡爬過去，再經過一塊滿長黃花的油菜地，才走近那草房。我在外面不斷地呼喚，竟沒有一些回響，暗中覺得很奇怪！走進一看，除四壁外，空無所有！就連忙招呼馬代表，毋須再上來。待我從這邊爬下坡時，鬼門關內外的水系，已草草繪製完畢。但涇源是怎樣流出的，還是不清楚！如繼續向前走去，又不知還有多少路程？想想從這邊回涇南鎮，往返已是八十餘里。何況我們至大、小南川匯合處後，還須順流而下，看看三潭邊的飛瀑，並測量這一段水程，預計時間已不多，只好望着歸途，悵惘地走去。

返回鬼門關附近，見二名自衛隊兵，悠閑地坐在河濱，當催促同返。過二龍河後，各蹲河濱野餐。每人分到大饅頭二隻，掬水爲飲，與趣盎然！

回大南川，和小南川相會處後，兩名隊兵，以精神疲憊，均要求先行回去，當卽允許。

隊兵去後，我們就順流而下。兩岸隙地，滿佈荆棘，無法插足，只好逕行水中。我於路旁，拾到一株被砍的小樹，卽拽引而行，以便探測三潭的水深。約四里半，漸聞澌湃的水聲。至則礁石稜稜，波濤洶湧，以爲已達三潭？那曉得這僅是一個灘險而已！

流到這邊的水，因兩崖緊束，土石下崩，礁石散置，致水深不一，行走其中，倍感困難！我們乃另想辦法，由河畔攀緣崖石而行，忽見危壁摺叠，怪石羅列，勢甚嵯峨！崖下一潭，清可見底。我把拽來的樹幹插下去，測得水深爲一・八〇公尺。潭水衝崖而出，汩然下墜是爲第二潭。

在這邊閑眺一些時光，就扳崖而退，旋躍河中，溯流而上。行約里許，從右岸一道小徑登山，覓途至南營。

略事休息後，我和當地一位老紳士，談起探源的經過。他聽到以後，非常興奮。原來他在數十年前，是時常到那邊去採樵的。因此，他對一些小溝，小澗，都記得非常清楚。當我詢問涇源究係從那一座山底下流出來的時，他就肯定地對我說，是華亭的桃帽山。東坡脚的水，流入涇河，名涇河腦；西坡脚的水，流入海子。枯水時期，是一個死湖。我對他說，曾深入鬼門關約八里路的地方，不曉得涇源還有多遠，看看時間已不早，只好趕緊出來！他說，還有八里路。我聽到以後，欣喜和失望，竟交織於腦際。

飯後，我又問起桃帽山以西的情形來。他說：那邊全屬莊浪地界。如上桃帽山去，除這邊外，在華亭十二堡，或店子峽，都可以的。

我想：從這邊經鬼門關，到桃帽山去，因種種關係，已無從達到目的，將來只好由十二堡或石橋入山了！

尋到源頭桃帽山

十八日早飯後，和一些新識的友人握別。騎上另一頭壯馬，望着東南角上走去。

我的計劃，是欲從十二堡到桃帽山去，故決定今晚住華亭縣屬的山寨。

沿途景色，甚爲秀麗。行約六里，踰一山梁，進入華亭縣界。這一條路綫，是與老龍潭以內的涇河平行。綿亙於涇河東面的山嶺，歷歷在目。陽面的森林，已被砍一光。現僅存留一片蒙茸的牧草。甘肅各縣，如不設法普遍造林，則十數年後，這種草山，亦將不保。

在平川走了一個多鐘頭，大約有十六里的途程吧？已到十二堡的街上了。看看這邊的居民，盡是回教徒。而鄉公所離此尚有十二里路之遙。由這邊入山，覺得有些不方便，決定到山寨後，再作打算。

二十五日，由華亭起程赴莊浪。爬上關山頂，佇馬俯視，見四週山巒，莫不齊伏足下，一一獻態呈奇！像這樣鬱鬱蒼蒼的林區，還是旅甘八年來，第一次見到呢！

爲着山徑陡削，騎行迂緩，就下馬順坡急奔。至店子峽，炊煙四起，暮靄蒼茫，勉食一碗麵條後，就忙於和保長，及盤查哨長，商洽入山的問題。

二十六日，兩名盤查哨兵，護送我至莊浪縣屬的石橋時，當地的盤查哨，忽表示這邊可以派兵護送入山，無須他們代勞。我爲避免探源工作完竣後，再回店子峽去搬行李，特請石橋哨兵，代雇伕子，運送過來。

由石橋到桃帽山，往返約五十餘里。爲免途中就延起見，特於二十七日晨，煮了十幾雙鷄蛋，買了一些鍋魁，充作途中的午餐。

天空是一片陰沉，西南角上，細雨霏霏，滾滾的黑雲，正不斷地向東北角上飛來。我爲欲把握時間，還是不顧一切的，於早飯過後，策騎望北而行。三名哨兵，全副武裝，緊隨於後。行約五里，進入山溝。溝中遍長黑色的野菓。農婦數人，立於樹下，邊採邊食，狀甚甜美！目睹此情，乃下騎摘食一些，覺得別有一番滋味。

沿溝走進一個有兩條溝水匯合的地點後，就循右面的大溝東上，旋登大山，約行五里，有一村莊，高掛山半，山頭有雄壯的堋堡一座，地名段李子溝，屬華亭管轄。由此向桃帽山走去，盡是上坡路。騎馬爬山，沒有走路快，就捨騎徒步。馬匹則暫寄保長處。

走到一座山頭，我平生未見的璚麗景色，一幕一幕的，在眼前展開！晴碧無雲的南天，放射着萬道金光，照着羣巒。羣巒上的濃鬱林木，受着陽光的洗禮，益顯得蒼翠鮮明！眼前却籠罩一層薄紗！山下的景色，模糊難辨；涇源在那裏，更是無從偵悉！及風起霧散，一個豬肚形的水潭，忽由山脚湧現。其色碧綠，溺而不流，深不可測。哨兵稱爲湫頭。這時，我猛然憶起南營紳士的話來，想涇源距此已不遠了？

向北望去，山頭很是別緻！在兩個饅頭形的山巒間，還夾着一個小圓峯。哨兵忙對我說：那就是桃帽山。我看起來，却像個斧頭。這或許就是古人所稱的斧頭山。當出紙筆繪製附近地形。

爬上山頂，舉目四矚，除西南角上的湫頭外，沒有見到任何溝水；看看北面的山，又比這邊還高，對剛才哨兵所指的桃帽山，難免發生懷疑。因沿途會聽人說：桃帽山是關山裏最高的一座大山。再以事理來推測，它既是涇河的發源地，無疑地是關山裏一座最高的大山。我就很自信地朝着北面的高山走去。將近山頂，忽見前面又是一座更高的山，山凹裏照樣有個水池，但不及前次見到的大。繼踰嶺，涉行叢草間，狂飈大作，白雲亂飛，整個雲天，彷彿要沉到大地上來了？這時，氣溫驟降，百草戰慄！我身上雖穿一「茄克」，亦已有衣不勝寒之感！加以高山空氣稀薄，呼吸又感困難，然我們並不畏縮，仍抖擻精神，繼續前進。

遙望山頂，還有一段途程，我們且背風坐下，定量分配帶來的鷄蛋，和鍋魁，以作午餐。餐後，各人分頭採食野楊梅，以佐消化。

我爬到一個高岡上，環顧羣山，鬼門關，和十二堡附近的山巒，忽閃入眼底。這時，我斷定前面的高山，決非涇河發源之地，就以視綫，移向右面的山峽，從一些深可及肩的草叢中走去。我忘記草裏有毒蛇，也忘記深林裏有匪徒，我只是抱着一顆追求眞理的心，不斷地前進。有時，雖有尖銳的石塊，劃破皮肉，但我未曾有過痛楚的感覺。偶一回頭，兩名哨兵，已落後得很遠，很遠，獨有班長仍在後面緊緊追隨！

待我爬上一個雜樹叢生的山坡，並從這邊跳進寂靜的山谷後，忽見一道小河，潺潺北流，我知是涇河，不覺手舞足踏。循流而下，行十里，抵先前勘查過的地點，與舊日足跡「會師」了！

感謝上蒼的護佑，感謝化平、華亭、莊浪各界的協助，讓我兩度深入荊棘滿佈的匪區，仍能平平安安的出來，完成此一艱鉅的工作，使涇河水源的謎，從此被揭破，並得大白於天下。在個人生命史上說來，又何嘗不是值得紀念的呢！

我在那「會師」的地點，用一種簡單儀式，向上蒼和一些曾經協助我的友人，默默地敬致感謝之忱後，就溯流而上，尋覓涇水開始流動的一幕，跑到山脚，沒有泉源，沒有洞穴，只見這河流與山脚相切的鵝卵石，這才使我想到涇水外流，是由礫岩層內，匯合各股潛流後，再晝夜不停地流出來。再外匯各股山水，破峽而去，造成神話般的三潭奇景，供一般人們的讚嘆，賞翫！

從這邊西北上坡，卽桃帽山。至此，才證實涇河確是發源於桃帽山；亦卽古籍所稱的斧頭山。

冀・東・巡・禮

趙捷民

像我這樣一個在後方辦文化工作八九年的人，走遍了西南、中部以及沿海各省，雖然兩袖淸風，也很幸運的能北返了。回到北平，匆匆的看了舊日的師、友。又打算到冀東的故鄉看看家人，家人分散到各地。所以我在冀東跑了三個地方。但也並未能到我眞正的故鄉。

一、唐山

唐山不但是冀東的大都市，同時也是河北省的大都市，那是一個工業區。表面一看，比八九年前更繁華了些！街上的人更擁擠，商店也不少。實在也是假的繁華，大概因爲四鄉不靖，唐山增多了些難民。

大旅館也比從前增多了好些，除舊有的裕豐飯店，北洋飯店之外，又增加了國民飯店，唐山飯店等等。這些飯店多是兩層樓，很整潔的。頗似安南海防的建築。我就暫時住在唐山飯店。

街上的行人，聽口音也都熟習，大概有好多熟人，就是因爲離家久了。有許多人見面也不相識了。在一家商店裏見到二舅，也蒼老了很多，頭髮、鬍子都蒼白了。見面很驚訝！他也不大詳細我家中的情形。似乎只知道我弟弟在灤縣車站工作。二舅也算是一個能人，毫無家庭觀念。當年曾在兩湖、江、浙一帶鐵路上工作廿餘年。因爲脾氣古怪高傲。老了在唐山一人流浪。又令我記憶起四舅，二舅的弟弟，也是脾氣太怪的一位。二十七年死去。從前他們無事就在我家住着。這年頭兒已不容易再下農村了。

在唐山的大街，最繁華的要算粮市街同新立街，中間隔一條北寧路。商店的貨物，是應有盡有，門面也够堂皇。不過街道狹仄些，三輛汽車幾乎不能並列，這也是一個缺點。便宜坊等商店的燒雞，仍在擺滿着。唐山燒鷄是最有名的出產。因爲作法好，滋味好。價錢公道。同山東德縣燒鷄一樣出名，也許名還高些。

小山是最好玩的地方，也是最雜亂的地方。飯館、戲院、卦攤、妓院都有，頗似北平天橋，不過規模略小些罷了。本來在唐山飯館吃飯相當便宜，尤以吃北方人最愛吃的餃子。現在因爲時候不同，價錢也高了。最特別的飯館女招待很普遍。據說唐山市臨參會女參議員田女士曾親身訪問妓女及女招待，希望她們改業。可惜沒有善後辦法。

京戲院、電影院也有幾處，以天娥戲院最大。另外有許多評書館。那裏的特別戲院：有評戲和灤州影戲，都是冀東各縣特有，也最能叫座的。評戲俗名蓮花落，也叫落子。詞多俚俗。常演「馬寡婦開店」,「高成借盟嫂」等。灤州影戲是用驢皮彫成細緻的人,在晚上演唱的。彫刻技術太精，不怪外國人同雲岡石佛共尊爲東方最高的藝術。作者多年未看，還坐下看了一次「鐵丘墳」戲。唱的不算太好。從前的名影人，張繩武、苗佑芝，周文友等似乎多老成凋謝了。這種影戲確有高尚的藝術價值，比昆明，四川的粗笨的皮人影戲則高妙多了！

另外評書館，雜玩也很多。同時增了不少擺地攤的。賣日本書的一堆一堆的用秤量亂紙賣。其中頗不乏有價值的書。因爲唐山是工業區，大家當然不注意書。何況是日文書。人們一定以爲日本敗了，他們的書一點也不中用了！

唐山缺乏一所較大的公園。只有一個鐵路公園，在車站對過。範圍太小。裏面有抗日陣亡將士紀念塔。有假山，有許多花草。水和樹木都缺乏。據說每年春天、夏天傍晚，許多遊人都去市東南角小池塘邊去玩。這時那裏紅男、綠女非常熱鬧。賣東西的小販，也來參加。大家來看荷花、蘆葦，並聽柳林中的鳥鳴。還有些名士一類的人們，在那裏下象棋。他們用的是石桌，坐的是粗磁座位。像一個一個的小缸，夏天坐着非常涼快。

紡紗廠、南廠、洋灰窰、開灤礦等工廠，大部在開着工，每天聽到嗚嗚的汽笛響。高大的烟筒直入雲端，黑烟籠罩了唐山市。偶然的機會去市北華新紡紗廠，訪一位舊日的先生。門前站着五六位武裝的警察，戒備森嚴。進門後，看到廠裏規模的宏大，正遇見許多女工下了班，她們排了隊，如同大學女生下了課一樣。因爲那些女工，年歲輕，裝束的也很樸素摩登。由此也可見到她們的待遇確是比較好的。走了相當時候，才到了住宅區。從某先生的口中更知道在廠裏工作的不易，因爲待遇稍好，受人排擠。管理材料負責認眞，被許多想貪污的人怨恨着。

至於學校也都開學了。國立唐山交大土木工程學院在市西南角。大門上的金字「交通大學唐山學校」仍在很淸楚的掛在上面。範圍也很大，雖然許多兩層的樓房多舊了，但還相當整齊。該校歷史很久，畢業生在我國交通界很有地位。河北省立唐山中學規模也不小，市內爲初中部，市外有高中部。據說市內是勝利後接收的日本小學地址。校址距交大很近。可惜勝利以來，校長人選迄未得人，有的因貪污去職。有的不過維持現狀。另外有教會立的豐灤中學及淑德女子中學，市立中學等。小學也不少。以開灤小學，扶輪小學，市立菜市小學，市立第二家庭小學設備較完善，也比較有名。

市外的名勝有鐵菩薩山，在市內可以望到山上的廟。到廟會期最熱鬧。唐山（即市北山）有姜興本的墓。墳之大同於昌平縣明十三陵。墳在山頂，墳前有碑一面，上寫「後唐姜將軍興本之墓」。此人應是追隨薛仁貴征東的大將。隋唐演義上也提到此人。該山也出大塊石，可以築牆基，結實而美觀。冀東人築牆、蓋房都來買。還有在市內可望渣子山，那是由煤灰堆成的大黑山，由此也看到開灤礦煤的產量了。每天有小車上上下下，看看十分有趣。

唐山的土著人民，在冀東他處人看起來是最壞的，投機、取巧，欺壓良善。此次我因爲離鄉久了，回來看到那些人，雖然仍有些厭煩。但並不像從前那樣討厭他們了。

二、灤縣

我因爲想去看看久別的弟弟及母親，又匆匆的乘北寧路火車去灤縣。灤縣離唐山九十里。坐火車一小時可到。在新站下了火車，感到很是陌生。因爲巖山的塔，還很清楚的望見，才確定這不會錯的。後來才知道日本人在戰時把灤河鐵橋又修了一座，因爲舊的橋過了保險年限，怕有危險。同時改建新站，火車過新站停，舊站偏涼汀就廢了。新、舊站相隔二里。舊站偏涼汀仍熱鬧。尚有一家戲院。

在新站見着了弟弟，一別多年，大家當然很喜歡！弟弟已變成成人了。現在車站工作，似乎也很會辦事了。早變了我離家時的孩子脾氣。我離家多年的歲月，把整個的家務全交給了他，也眞難爲了他。同時知道母親在稻地鎮，我預備同弟弟一齊去看母親。

新站朱鄉長對我特別恭敬，認爲我是抗戰英雄或是南方飛來的。我很慚愧！自己不過是在後方辦過幾年文化工作的人，並沒有什麼值得人們高看的。由此也可看到故鄉人們的誠懇。他特別請我吃飯。令我也不好推辭。

新站的建築也有點似舊站。不過人家較少，商店也不多。似乎是建設不久。不過警察所，郵局都有。駐軍也不少。有幾處碉堡，完全戰時景象。

匆匆的到城裏也去過一趟，去看看兒時的同學、朋友。新站距城裏約四里，比舊站近一里。可惜公路保護的不好，都被大車走壞了。交通用具是人力車及毛驢。新站的趕毛驢的除去城裏，也東南去樂亭，北去盧龍。（本地人仍稱永平府）。他們爲了掙錢，也不大管路上的安寧不？

因爲時局不靖的關係。灤縣集日改在北門外。從前「一南、三北、六東、八西、四、九亂穿」的集期，（就是每月逢一，爲南街集日，逢三，北街集日，其他類推。逢四、九兩日各街都是集日）。現在都沒有了。集日還算相當的熱鬧。多買賣農村土產品。賣牲畜及猪的也多。昌黎縣的水菓，也以此爲集散地。

在北門外也可以看到地震的慘象。省立北關師範（即灤縣師範學校），已是被震的破爛不堪。女生部早改組省立女師，遷往昌黎，此地只餘男生部。抗戰勝利以後，所派校長與唐中同樣的不得人，也因爲校長貪污起風潮。作者生長冀東，深知冀東人民文化較高。但多忠實、服從。如唐中，灤師反對校長風潮，必使學生最不得已而出此。一旦思及桑梓教育，也令人悵惘不止！

城裏的商店較少了，顯得格外凄涼、冷落。灤縣爲冀東大縣，冷眼看去已失去八年前之繁榮。也令人感歎不已！原因確是爲了天災人禍。經了八九年敵僞的壓迫。又遭遇了殘酷的地震。這時四郊仍在瀰漫着戰火，怎能使她不蕭條呢？

先父一手創辦起的縣立中學，大部房子也在地震下犧牲了，正在鬧着經費恐慌。聽說西關又立了匯文中學，因爲時間關係，也未得去參觀。縣立師範是先姑父一手創辦的。長校多年，頗有建樹。不幸被敵僞驅逐，抑鬱而死於北平。後來該校被敵僞解散。這時有人正籌備復校，也苦於經費無辦法。

原來八年前的城裏是有電燈的。現在也沒有了。城內的住戶也並不見得少，大多數是來自四鄉的難民。城裏也駐了軍隊。四門崗衛森嚴。

無意中翻到一部新「灤縣縣志」，大部抄自舊「灤州志」，可作參攷。惟該志修於羣魔亂舞時代，有陳逆曾栻等敍文。恭頌屈逆玉燦等德政文，以及其他編纂者妄給其父兄作賢人傳，甚爲無聊？更可感歎我縣少數文人的無骨氣！

本來灤縣郊外有很多可玩的名勝地方。作者曾於本誌第十八卷第二期桂林版發表「憶灤州」一文，敍述的很詳細。應該故地重遊一下。因爲時間及環境的不許可。就惆悵的同弟弟離了那裏，重回唐山。記憶裏新站一夜四郊的槍聲。我們住的院子裏有許多損壞了的破機器。據說那院子是日本人的小工廠。曾在開始開伐城南鐵石山鐵礦。勝利後，灤縣第一任縣長接收了，工廠停了，機器壞了。物資沒有了。還有灤縣沿海柏各莊一帶，有日本人經營的數千頃稻田，今天也無人能去參觀！

三、稻地鎮

唐山、稻地鎮相距十八里，本有唐柏公路（唐山到柏各莊）通過。近年公路損壞。由唐山到稻地，只能坐毛驢車。稻地與開平、倴城、榛子鎮，共稱灤縣屬四大鎮，簡稱開、稻，倴、鎮。當年都是最熱鬧而富庶的。

當唐山未發現煤礦，交通不便的時候，稻地商賈雲集。該地南通渤海，北通豐潤，西通蘆台，東通灤縣。水道有陸河通帆船。商店也多，人口也多。我的外祖家就在那裏。我的母親因爲時局關係，於近年才住在我的舅母家。

在那裏見了母親，母親又高興又難過，神

情有些發抖了，眼睛在落了淚。顫抖的聲音說：

「可回家了，十幾年啊」！

我看到母親的臉上多了縐紋，頭上增了許多白髮。我難過、沉默，心裏想：——媽媽！我是個不孝的兒子！我終於說：

「媽媽！您顯得年歲大了！」

母親對週圍的人們說：

「只要他回了家，一個錢也沒有掙回來，也好！」

這使我多麼感動啊！只有自己的母親原諒兒、女，我這次還不就是一個錢也沒有掙回來？

鎮上也蕭條寂寞多了。自從唐山商業繁盛以後，該地商務爲唐山所奪，早就一蹶不振。經過多年敵僞壓榨，又兼勝利後的戰爭仍未停止。大商店已是少得可憐。現在集日改到河南。天一晚，四門緊閉。鎮上地方大，人口多，也有許多碉堡。碉堡上站了地方團隊。

陸河隔稻地爲河南、河北，河上有許多小板橋。河的水勢相當大，雖至寒冷的冬天，仍不易完全凍結。過去渤海一帶農村來唐山的人，此地爲必經之路。據說二十七年冀東剛起遊擊隊，大概此種隊伍與共黨有關。本地人稱作「紅軍」，當時陸河有僞軍把守。曾誤殺許多過路農人。尸體投在陸河，十分殘酷。河上有大紅鐵橋一座，供大車、汽車及行人通過。壯巍仍不減當年。

稻地有富戶兩大家，一爲田家，是軍人家庭。一爲耿家，是道地的農村富戶。從前都是田產多，商店多。住宅建築似小城一樣。現在也不像從前了。我的外祖家也姓耿，是耿家富戶的另一支。當年是該鎮第一家富戶，財產無數。在民初沒落了。爲田、耿兩家代替。據說有過這樣兩件事：

遠在清朝，我母親的曾祖父，經商成功。買了舒家一所大院落。據說該大院落當年很凶險。總鬧鬼、狐，無人敢住，院裏荒草長同人高。如有人胆大敢在裏面睡覺，半夜一定被人扔在院裏。但老先生喜愛該院落建築的偉大。一定想買。因爲從前人最講命運，在事前帶了自已的七歲兒子（我母親的祖父）去到那裏睡覺。買了點心，哄着小孩吃完先睡了。老先生便倒鎖門走了。臨走時心裏默念着：假如我們有命住這所院子，就讓孩子安穩的睡吧！

果然第二天早晨老先生很早去看，孩子仍舊安穩的睡着。老先生高興極了。以爲這孩子命大，就買了房子，安穩的住下來。

我母親的祖父也是一位最能經營的好人，後來家業發展最大。一年他在街上看見一個賣字的窮讀書人。非常的同情他。於是同那人結爲朋友，叫他住在家裏，努力苦讀，以備參加科攷。結果該人果然不負期望。赴北京趕攷，連中三元，得了狀元。這人就是河北南皮人張之萬。直到現在我外祖家還有張之萬親手寫的字畫。我的外祖曾中武舉，壯年早逝。只有我七外祖在廣東曾作過官。

這兩件事蹟，在稻地鎮及附近農村仍廣泛的流傳着。像兩個動人的小說，其實不是小說，確是北方的實事。

在清末庚子之亂的時候，那裏也有一段遺事。該鎮因爲挨近北寧路（從前稱京奉路），義和團失敗後，八國聯軍幾乎都過稻地。日本兵吹了笛子。德國兵面孔紅紅的，槍械最好。曾有該鎮幾個流氓，愛惜德國兵的步槍，趁他們不備，偷了十棵。德國兵發覺了，欲用大砲毀滅該鎮。引起許多人再逃難。後來經地方人說合，找到了失槍，物歸原主。並賠償麵粉三車，德國兵才滿意的走了。這眞是當年雙方不大光榮的小遺事。

稻地附近，土地很肥沃，完全是黑黏土。每年出產高粱、大豆、棉花很多。更出產大白菜，最是細嫩好吃。本地人稱作「西菜」。是比樂亭東菜而說的。鎮外散步，可以看到北方農村郊外的美麗。簡直同於上海中山公園。

那裏住民聰明、秀麗，講話聲調很像北平國語，相當的好聽。不過也有少數人比較奸狡，也許是挨近唐山的關係。特別出產食品有粉胳扎，（黃色細如粉，成塊）。熬菜、十分好吃。細糖，一盒一盒的，酥而可口。賣油條的小孩子，把一筐油條頂在頭上，自然的走着；喊着，並不落地一根，也算技術。

我就這樣的回了一次不是家鄉的故鄉。簡直有點像京戲的「四郎探母」呢！在北平的同事們也這樣說。

大江農林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China Trading & Farm Supply Corporation

★業務範圍★

一　農產品及農業生產所需物資之進出口貿易事業

二　辦理農業生產及農產品加工事業

進口部——經理世界各大工廠出品

一　農業器材

榨油機　礱穀機　碾米機　曳引機　清花機

軋花機　機器犂　機器耙　抽水機　打包機

脫粒機　播種機　採柑器　噴霧器　中耕機

軋草機　收割機　撒粉機　孵卵機　保姆器

馬　達　引　擎　鋸木機　磨粉機

農場乳牛場蠶種場園藝場各項消毒冷藏等設備

二　種子—蔬菜種子　花卉種子　林木種子

三　殺蟲藥劑

地力斯　砒酸鉛　農用D.D.T.　除蟲菊

砒酸鈣　硫酸銅　殺草劑　巴黎綠

四　肥料——硫酸錏　氯化錏　蒸製骨粉

五　木材——洋松　柚木　檜木　枕木

出口部——骨粉　花邊　四川手工銀器　農村手工業品　台灣福建茶業　各種維紉針

服務部——代客設計農產工廠解答各項農業難題

總公司：上海(〇)甯波路四十號上海銀行大樓二一六室

電話一〇五一二　電報掛號四四八七

南疆和闐區的絲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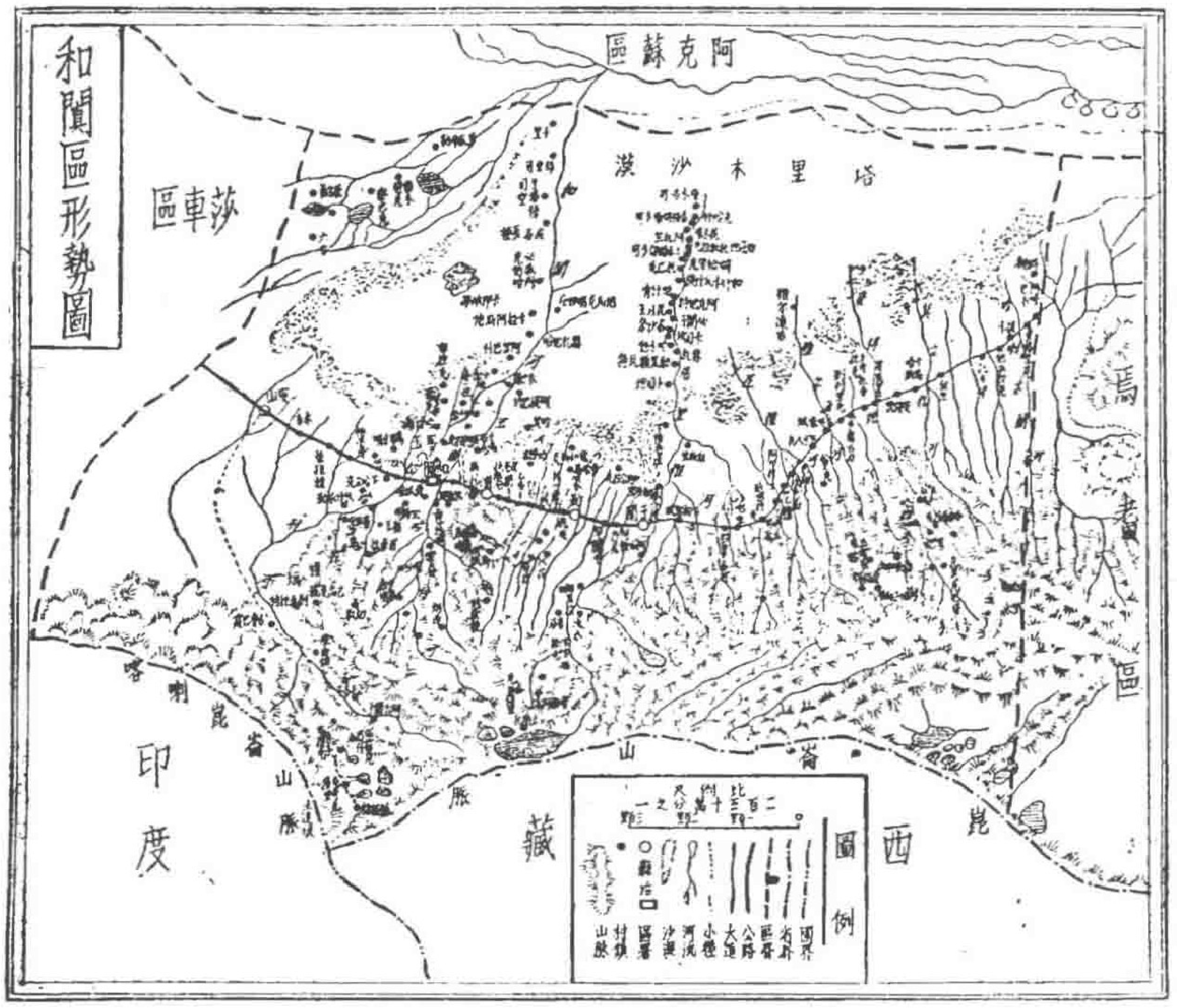
陳澄之

自古享名的和闐區

新疆的第七行政區是和闐區。這是中外古今史乘備載的一塊盛產絲玉的樂土。直到如今，和闐的絲玉，依然是舉世聞名。

我還記得由疏附經英吉沙，沿着塔克拉瑪干大戈壁的邊緣，直奔莎車、澤普，渡過玉河，折入葉城，皮山而抵和闐，整整的走了十天。但在這十天當中，一點兒不感覺到行旅的勞頓，足見南疆大沙漠上連貫的沃地，景色異常，引人入勝，祇有值得留戀，而很少重複枯寂之煩，甚至於走在大沙漠的邊緣，高山隱約，平陸茫茫，四野黃沙，空遼無邊。別是一番滋味，心頭油然，動中思靜。越不可得，越悟生之了了，死之平平。

今日和闐的繁華，遠不如册籍中之所載述。不要以爲古人對和闐的紀敍過甚其詞，而實在是地理環境的變遷，致和闐逐漸荒落。所以這地方無論在那一方面跟喀什噶爾比較起來，莫不是令人有瞠乎其後之感。所幸者產玉之名不衰，絲繭之美依然！步入和闐使我最興奮的是山水不凡，人物清秀；而使我最痛苦的莫過於言語不通，文字不識。



和闐區所轄縣份及其人口與耕地統計：

地名	人口	耕地面積(畝)
和闐	117,919	386,407
于闐	78,005	362,693
墨玉	143,802	462,782
皮山	50,553	585,101
策勒	61,804	361,438
洛浦	113,059	356,482
民豐	30,467	187,067

和闐各縣縣名釋

今日和闐區首縣，也就是行政督察專員公署所在地，和闐縣，乃是古于闐。這一點筆者在前面已經提到過了。

今日的于闐縣，本名克里雅 Keriya，其實照維吾爾語文的本音讀起來，應當是「克勒抵雅」，其意義爲「期其來而未來」。漢時扜彌國地，又名甯彌，東漢拘彌。這就是高居誨行紀裏的安軍州，也就是唐代闐城。

克里雅是自古以來聞名遐邇，和闐河上的六城之一。所謂和闐六城就是今日的和闐，伊立齊；今日的于闐，克里雅；今日的墨玉，哈喇哈什；今日的策勒，齊爾拉；今日城巳廢圮而祇是兩座村莊的玉隴哈什，另一處村莊塔克。這些城市在歐亞文化交流的史乘上，其繁榮與昌的紀載，令人神往；但足跡至此，方知牠們與整個世界的往返，隔絕巳久，通道巳阻，繁華巳逝。

墨玉在和闐西，本名哈(喀)喇哈什 Kara Kash，濱哈喇哈什河。「哈喇」或「喀喇」在維吾爾語文中的意義是「黑色」；「哈什」是「玉」。墨玉之名據此而命。哈喇哈什河就是高居誨行紀裏的「烏玉河」，足見和闐一帶在第十世紀石晉時代以前，巳早爲國人所熟知而嚮往了。

皮山縣，古皮山國也。就是唐西域記裏的斫句迦國；後魏書裏的蒲山城。在設置縣治之先，這裏是固瑪回莊，設縣後並未築城，至今無城。「固瑪」乃固拉哈瑪 Kulakhama的縮譯。而「固拉哈瑪」仍然是音譯正讀的促音。如果這值促音譯從「圖古勒，哈瑪爾」，則是蒙古語文的「小犂牛．鼻」的音譯；若是「呼拉瑪」，這就是「帕爾漫」，乃維吾爾語文「召集居民」的音譯。究從何族語文音譯而來，未獲確證，未敢斷言。然有一點可以提供者，以南疆地名多從維吾爾語文音譯而來。

策勒縣位在于闐、洛浦二縣之間，易言之，在克里雅河 Keriya Dariya和玉隴哈什河 Yurung Kash Dariya之間。這就是唐時的坎城，縣城濱齊爾拉河 Chira (或Tchira) Dariya。其實「策勒」(舊時亦有譯作「齊喇」、

「努喇」、及「車呼」的）乃是「齊爾拉」的異譯。「齊爾拉」是維吾爾語文「引水人境」的音譯。

洛浦位在策勒之西。漢和闐國地。故多樂普回莊。自西元一九〇二（光緒二十八）年，置縣無城，析和闐東境玉（瓏哈什）河以東十五莊，于闐西境一根闌干以西二十三莊為治。所謂「玉河以東」的玉河，就是高居誨行記裏的白玉河，也就是今日舉世聞名產玉最盛的玉隴哈什河。「玉隴」為維吾爾語文「往取」的音譯；「哈什」是「玉」。世人至此，可以「往」河中任意採「取」那寶光燦爛的美「玉」。

民豐在和闐區裏是最南、最新、位在羣山之中的一個縣份。境內山中有唐代名之曰次城的塔克努喇；古人往來西域視之為畏途的皁窪勒也在民豐境內，實則是賽圖拉。當地人民至今仍習用土名。「塔克」乃維吾爾語文「地在南山中」的音譯；「努喇」同「策勒」。至於「皁窪勒」是維吾爾語文的詛咒詞「消滅了吧」的音譯。

馬可波羅心目中的忽炭

東走長途葱嶺邊　平開沃野是于闐
六城煙雨生金玉　雞犬桑麻世外天

一般人認為西出嘉峪關外，祇有和闐區是安樂富庶之鄉。其實新疆南北皆富，而南疆之富，當首推和闐，而今日南疆的商務之繁不在和闐，而在喀什噶爾。但和闐之富自古迄今，經過若干時代的變遷而不稍衰，這是我們對和闐這地方始終關切的道理。人們在今日一提到和闐便會想到牠過去的煊赫。在馬可波羅的遊記裏的和闐是這樣描寫的：

——忽炭 (Cotan (Khotan)) 在東方和東北方之間，廣八日程。臣服大可汗。居民皆崇拜摩訶末。境內有許多城市集鎮。最繁華的城市，也就是國中的都城，名叫忽炭。故其國亦名忽炭。各種出產皆豐富，產棉花極多。又產蔴苧及五穀。有許多葡萄園，良田，同花園。人民靠買賣手藝為生，皆懦怯不好戰。

馬可波羅來自西方，不識玉石，所以他沒有記敘到和闐的美玉。

南疆和北疆的風土人情即所謂人文上有着顯然的異別，同時在地文上我們也注意到一個極大的不同：北疆諸水皆西流；而南疆之水如塔里木河及其上源的葉爾羌河，喀什噶爾河，阿克蘇河，和闐河等莫不東流，南疆文化自古類乎內地，不能說這不是地文、人文融洽相向之徵。證諸古籍，中國自遠古即知有和闐西藏，即擁有其地：

「飯之美者不周（不周山在崑崙西北）之粟，陽山（又山南日陽崑崙之故）之穄」——呂氏春秋。

「崑崙之邱，或上倍之，是謂涼風之山，登之而不死；或上倍之，是為縣圃，登之乃靈，能使風雨；或上倍之，乃為上天，登之乃神，是謂太帝之居」。——淮南子。

「有蔡誕者，自云被謫至崑崙。問曰：『崐崙如何』？答曰：『不問其高幾里，要於仰視之，去天不過十餘里。』」——抱朴子。

人事滄桑，山水依然

中國遠古籍著關乎和闐一帶的紀載近乎荒玄，但早知悉確有其人其地乃是事實。和闐境內脈屬崐崙的高山峻嶺，確實不少。

在于闐、和闐的南面，有一座高大著名的穆斯塔格山 Muztagh Mountain，高達二三、八八五英尺。到和闐區去的旅人，走在沙漠的邊緣上，往往以這一座高山來辨別方向。同時在喀什噶爾之南，喀什、和闐兩區之間也有一座高山，高達二四、三八八英尺，也名之曰穆斯塔格嶺 Muztagh Ata。若干怪異的故事和神話，多半是憑藉着這兩座高山幻想出來。這是世界上最艱苦，最崎嶇的山嶺。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裏把這一帶的山路描寫得很逼眞。

——其山險峭，峻極於天。自開闢以來，冰雪所聚，積而為淩，春夏不解。凝沍汗漫與雪連屬。仰之皚然莫覩其際。其淩峯摧落橫路側者，或高百尺，或廣數丈。由是蹊徑崎嶇，登陟險阻。加以風雪雜飛，雖複履重裘，不免寒戰。將欲眠食，復無燥處可停。惟知懸釜而炊，席冰而寢。……

這一段紀載倒是實在的，即「穆斯塔格」一字在維吾爾語言中，亦作「冰」字解。凡是研究中亞一帶宗教變遷史實的，多半對和闐的興衰感有很大的興趣。佛教、回教都曾在這裏發生過或正發生着信仰的力量。早期甚督教也曾傳佈至此，但據 H. Cordier 的考證：直到目前為止，和闐境所發現中古時代基督教的遺物祇有一件，那便是 Grenard 攜帶回去的銅質十字架一具。

和闐的荒廢，不始於今日，遠在二三個世紀以前就被荒廢了。古波斯的一位著作家說得很明白，他所說的這條路，後來祇有馬可波羅走過一次：

——昔日從忽炭至契丹者，十四日可至。道上城村相望，行人無須伴侶，仰附商隊而行。今日則畏喀爾木 Kalmaks 人，放棄此道，改行之道約須百日程。（註：此間所謂的「改行之道」就是後來的貢道。）

無人問「金」

和闐之名，自古已聞。據「西域釋地」載：

——回人呼漢人曰黑台，和闐即黑台之訛。

又按諸「乾隆府廳州縣志」載：

——和闐即于闐，回人呼漢人為赫探。漢任尚都護西域，嘗遣其人衆於此。和闐回子皆其遺種，故回子呼之為赫探，城和闐，赫探之對音也。

黑台、赫探，以及忽炭、屈丹、谿旦、兀丹、斡端、五端、渙那、于遁等莫不是和闐的對音。和闐在今世裏固已荒廢，而仍為世人所樂道，樂道其金、玉、絲織。

世人竟知阿爾泰是新疆的金山，蘊藏數量驚人，但不產塊金。而內地人有時見到整塊的新疆的大瓣金，乃採自南疆。南疆金鑛多聚集於于闐、且末一帶。其間金脈隆起，發源於葉爾羌，而茂蔓在于闐。

于闐東一百六十公里外蘇拉瓦克山，俗名大金廠，更向東行至卡巴山，此地在且末西南，距且末祇一百三十多公里，俗稱小金廠，都是產金最多的礦地，可惜採金的工作在今日是停廢着的。又于闐東南的阿格塔克山和西南的宰列克山，近在半世紀前，都曾發現過大瓣金，而今亦復無人問「金」！

這一帶山中產金的砂層，據專家的勘探，竟有厚至三四尺以上的。同時在這些砂溝裏，如果發現有大小礫石混雜其間，乃是產有瓣金的象徵。清末開採之初，每年繳金達三千五百七十兩之鉅！南疆可謂富矣，況其富

不止乎此。也因為南疆在沙漠的沃地上富厚得異乎尋常，人民生活容易優渥，生活優渥，社會安定，一般人無需乎過份的工作，便可以無有凍餒之慮，所以南疆各地的社會可以說是平靜無波，即有風吹草動，亦復是受了外面刮來了風，草才動的。我們覺得與其喻和闐一帶得天獨厚，永慶昇平；不如說他們由於得天獨厚，反而安閑無為，萎靡不振了！

和闐玉

和闐昔于闐，出玉素所稱，
不知何以出？今乃悉情形，
石蘊山含輝，耳食傳書生，
其實產於水；在石亦溷名。
未治斯為璞，卞和識其精。
設云隔石識，怪幻乃不經。

在和闐時，我曾到因產玉而聞名的哈朗奎山去逛過一趟，此山又名昵蟒依山。玉並不產在山上，而是出在山傍的玉隴哈什河裏。這便是唐書上所紀載的玉河：

——于闐有玉河，國人夜視月光盛處，必得美玉。

新疆在民國十八年齎送到南京作國璽的那一塊和闐玉，便是採自玉隴哈什河的子玉之一的石包玉（子玉祇有石包玉和野人耍兩種，質至佳而產至稀，貴在此），古代所稱的「趙氏璧」是也。

據 Trigault 說「此地是一名城，商人商貨皆輻輳於此。商隊之自 Kaboul 來者，止於此城，復組商隊，進向契丹。……其貿易之物，價值貴重者，僅有 Jaspe（碧玉）。較貴者產於和闐河中；採之之法，幾與採珠人沒水求珠之法相同」。

Timkowski 描寫和闐的玉石，有這麼一段：「玉採於河中。塊大者對徑約有一尺，小者僅二寸。其重量有至十二磅者，其色不同，有白如雪者，有綠如翡翠者，有黃如蠟者，有紅如銀朱者，有黑如墨者，若羊脂朱斑，或碧如波蔆，而金片透露者尤為貴」。

我們平時在內地見到的和闐玉，即毋岩，即縞瑪瑙 Onyx。亦即是俗名硬玉 Nephrite 是也。此物盛產於亞洲內陸及西伯利亞，惟和闐一帶所產者色質出衆，因而名焉。

玉河考

一般人都說，玉石之產於水中者較諸產於山中者優美。古今著述論及玉者莫不是這樣主張的，惟「西域水道記」曰：

宋太祖建隆二（西元九六一）年十二月，于闐王聖天遣使貢圭一，以玉為柙；玉枕一。……又開寶二（西元九六九）年，遣使直末山來貢，且言本國有玉一塊，凡二百三十七斤，願以上進；又貢玉欘刀。……又大中祥符二（西元一〇〇九）年，其國黑韓王遣回鶻羅斯溫等，至天聖三（西元一〇二五）年，又遣使羅面於多來，貢玉鞍轡、白玉帶等方物。（宋史外國傳）。

單就宋代來看，已可概見中國對於和闐玉石的珍視了。宋建隆二年于闐王李聖天貢圭以玉為柙時的使臣曾說：

——國城東有白玉河，西有綠玉河，次西有烏玉河。每歲秋水小後，國人取玉於河，謂之撈玉。史記、漢書皆載于闐水中之多玉石。至梁書「諸夷傳」始稱和闐「有水出玉，名曰玉河。周書異域傳的紀載就更詳細了：「城東二十里，有大水北流，號樹枝水。……城西十五里，亦有大水，名達利水，與樹枝俱北流，同會於計戍。「樹枝」實應作「樹拔」，「首拔」。這就是梁書所謂的玉河，也正是高居誨行記中的白玉河，正是現在的玉瓏哈什 Yurung Kash 河。而「玉瓏哈什」乃是突厥語文「白玉」的意譯。按諸「一切經音義」卷之二曰：

——「頗梨」——西國寶名也。梵言塞頗胝迦，亦言頗胝，此云水玉或曰白珠。大論云：此寶出山石窟中，過千年，冰化為頗梨珠，此或有也。案西域暑熱無冰，仍多饒此寶，非冰所化也，但石之類耳。胝音竹尸反。

據 Eitel 所著「中國佛教手册」Handbook of Chinese B lddhism 說，「塞頗胝迦」乃是梵文 Sphātika 的音譯，亦譯為「婆致迦」，或「頗胝」，或「頗梨」，乃是佛家七寶 Sapta ratna 中，第四寶，實際上就是 Rock-crystal。

所以我們敢擬定首拔、樹拔(枝)乃是 Sphātika 的簡縮音譯。而且可以說白玉河正是現在的玉瓏哈什河。又從 Rockhill 氏所著「佛教徒之生活」The life of the Buddha 一書所記關乎和闐的史實，亦有 U-thengyi Shel-tchab。依照文字，Shel-tchab的原義是 Crystal，而所指的正是玉河。

Rockhill 書中的 Shel-tchab 又作 Shel-tchu，



和闐的婦女生活

——石夾玉，玉夾石，欲求純玉無瑕者，則在絕高峻峯之上，人不能到。自古迄今，著名貢玉都是採自水中的，絕高峻峯之上是否有無瑕純玉？未便斷言。

當然不是音譯。再證諸 Rémusat 在 Histore de la Ville de Khotan 書中雖譯爲 Chu-tchi，但還是「樹枝」的音譯，而實係「樹拔」之誤。

綠玉河何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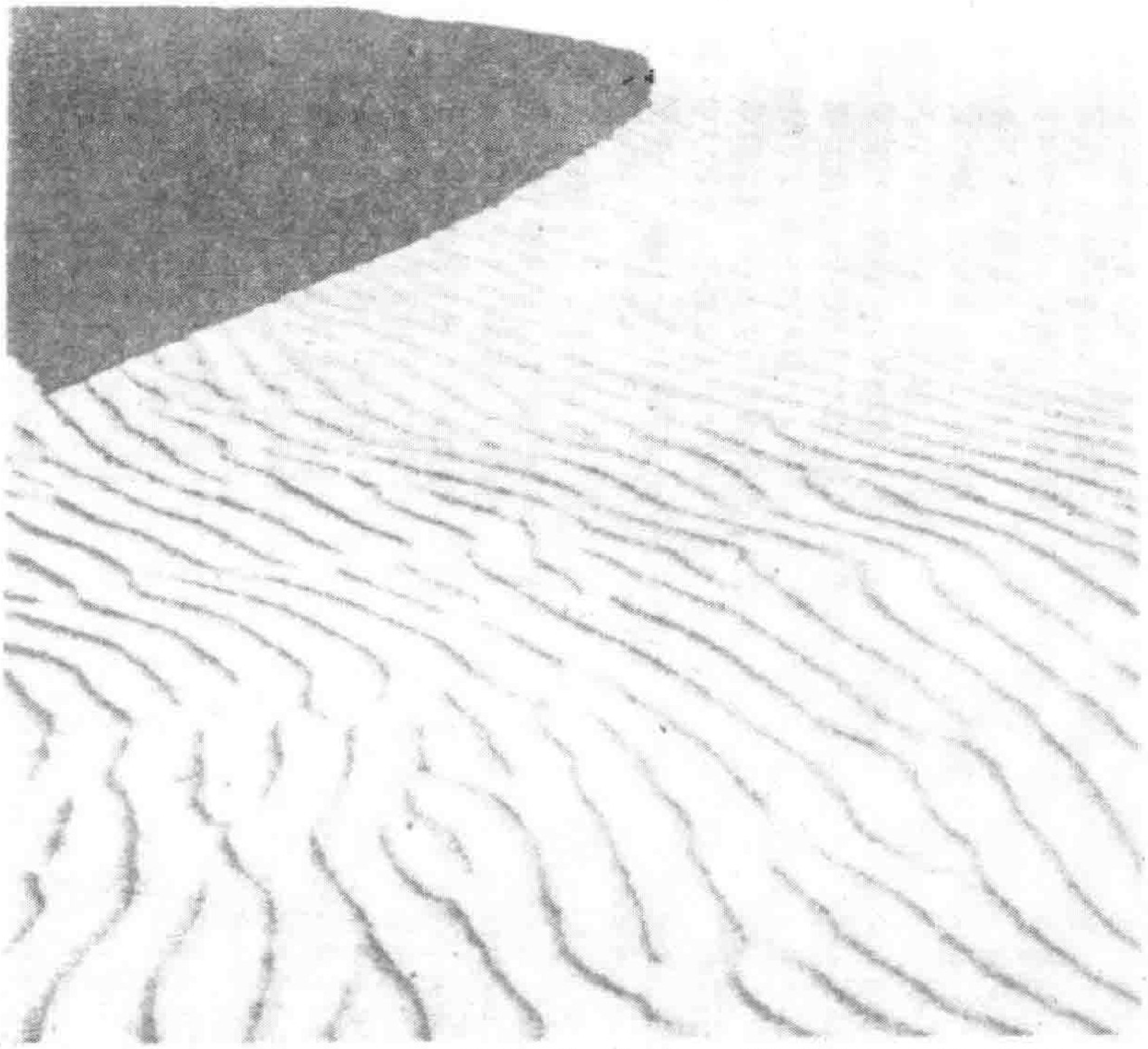
文獻通考、高居誨行記等書紀載，和闐一帶有玉河三條：白玉河、綠玉河及烏玉河。白玉河我們旣認爲是今玉瓏哈什河，烏玉河爲喀喇哈什河。綠玉河何在?或卽今之卑窪勒水?同時西域記中但言白玉、黳玉，不言綠玉，和今之玉瓏哈什及喀喇哈什正相符合。卑窪勒水在喀喇哈什河之西，而玉瓏哈什河和喀喇哈什河之間並沒有別的河道，且玉瓏哈什和喀喇哈什兩河至和闐城南，越過依勒莊卽合爲一水，這正如魏書所載，樹枝(拔)，達利二水相會。所以今日一般學者多半主張綠玉及烏玉都是喀喇哈什，然則綠玉河與烏玉河是喀喇哈什河相互稱謂之詞?根據周書、北魏書的達利水，宜乎觀作喀喇哈什河。達利在于闐國之城西，綠玉河也就是在城西，經如達利水亦卽綠玉河的話，所謂達利可能因綠玉而得名。也許達利乃佛家七寶之一 Vaidūrya 的縮譯。據「一切經音義」攝大乘論瑠璃註曰：

——吠瑠璃也，亦云毗瑠璃，又言鞞頭梨。從山爲名，謂遠山寶，遠山卽須彌山也。此寶青色，一切寶皆不可壞，亦非煙熖所能鎔鑄，唯鬼神有通力者能破之爲物。或云：是金翅鳥卵殼，此寶鬼神破之，以寶與人也。

後人或將鞞頭梨之「鞞」字省略，而作頭梨。頭梨，達利音近。按 Vaidūrya 在拉丁文爲 Beryllos；在英、法文爲 Beryl；在馬來文爲Baiduri及Biduri原係希臘文之 Βήρυλλος。在 Prakrit 則謂爲 Velūriya。此乃綠色或青綠色而堅硬非常的寶石。在 Yule and Burnell 增訂版 Hobson- Jobson中Pliny對此寶石的紀載曰：

——色碧如海水，質硬可與 Emerald 相爭。

此種寶石的產量稀少之至，而且祗有印度出產此石。和闐一帶並不產此，因爲佛敎傳說中謂之遠山寶，如遠山卽須彌山，則此寶卽可能附會於發源崑崙山，而產在玉河裏的綠玉。



塔克拉瑪干大漠——沙漠和陡阱

于闐產的多是磲子玉，普通的玉石大半是磲子玉。磲子玉色，或青或白，質多雪翳，少溫潤，于闐東南和正南郊的流水山、覺可沙依山、和烏魯克蘇山，都是產玉著名的山。當地的人把這三座山，統名之曰磲子玉山。山麓之下略爲鑿取，卽可得玉，此一帶石卽是玉，玉卽是石，俯拾皆是，所以磲子玉的價値不高。可是有時採到大的，重逾千斤，也就是希世之珍了。

磲子玉在和闐、于闐一帶又名裕勒阿里克玉。因爲採玉的人，多半在農閒時，來自裕勒阿里克那和外國接壤的邊地。他們所採得的玉多半賣給邊外的外國人，再由外國人轉售到中國的平、津、京、滬、漢、日本，美洲和南洋，而獲大利。

南疆最美的玉，也就是子玉，多產在洛浦縣鐵蓋列克山的西北麓的兩塊沙灘上，這就是自古以產玉聞名的大胡麻地(玉塊大質粗而無皮)小胡麻地(玉塊小質硬而色白)。筆者至此，已是冬末春初時份，遍地沙阜，而到處有泉，林木傍山，小屋成行，這都是採玉者的住處，當時十屋九空。過去取玉於河，所以有撈玉一說，如今的玉都是從水涸了的深沙裏挖出來的。

繒絹之鄉

和闐不但是玉國，而且是沙漠裏的繒絹之鄉。青山碌水，桑蔭遍野。內地採桑飼蠶是女人家的事；而在南疆卻是男人家的專業。

關於絲織、飼蠶、植桑是怎麼由內地傳絲到南疆，又怎麼由南疆而傳入大秦(意大利)及歐西各地，在很早以前的本誌上，我已經提到過了。

在唐代以前，和闐南疆一帶還不知道植桑飼蠶，但早巳愛羨中國內地的絲絹。蠶桑之傳入，是有着一段很有趣味的紀載：

——昔者此國未知蠶桑，聞東國有此，命使往求。東國君祕而不賜，嚴勅關防。毋令蠶桑種出也。

瞿薩旦那王乃卑辭下禮求婚。東國國君有懷遠之志，遂允其請。瞿薩旦那命使迎婦而誡曰：『爾致辭東國君女，我國素無絲棉蠶桑之種，可以持來，自爲衣裳。

女聞其言，密求其種，置帽絮中。旣至關防，

主者遏索，惟王女帽不敢檢。遂入瞿薩旦那，止鹿射伽藍故地，方備儀禮，奉迎入宮。

陽春告始，乃植其桑；蠶月旣臨，復事採養，初至尙以雜葉飼之。自時厥後，桑樹連蔭。王妃乃刻石爲制：不令傷殺蠶蛾，飛盡，乃得治繭，致有違犯，神明不祐。

蠶桑在當初之傳入和闐，遠在唐代，或可能是如此祕傳的。奇怪的是爲什唐書及其他古籍，竟不詳載其事，而今世之研究和闐史者反而爭譯此文。

今日和闐絲繡紡織依然華美富麗，但以交通梗阻，墨守成規，沒有科學的薰陶，也受不到時代的改進。然而和闐絲織至今保持着優異的地位，苟予以改良，必更受世人之愛羨。

和闐拾遺

路過皮山時，由牛角山下行。牛角山就是唐西域記裏的「瞿寶餕伽山」；「瞿寶餕伽」乃是「牛角」的音譯。按諸西域圖志，牛角山卽皮什南，而「皮什南」急讀則爲皮山。牛角山的形勢相當險峻，山峯兩起，巖隙四絕，兩峯之間，原有通道，名曰石門，至今墜巖掩塞，旅者必須繞道前進。這裏流傳着一段又是近乎怪異的故事：

——牛角山巖有大石竇，近者巖墜，掩塞門徑。國王興兵欲除墜石，黑蜂羣虱，毒螫人衆，以故至今石門不開。

皮山東北二十五公里莊桂雅地方，土人俗呼破城子。這便是漢皮山國的國治所在。筆者至此，但見檉柳樺木成林，樵子砍採其間，曾爲外國考古家光顧過若干次，但如今往往仍可掘得古代銅器錢刀；而荒蕪之象，萬想不到這沙地下埋藏着古代文物。

于闐城外七八公里處有利刹寺故址，據聞有一石韡，印有足跡，說是辟支的脚跡。再往南走十幾公里有贊摩寺，說是乃當初羅漢比邱盧旃爲其王造覆盆浮圖的所在。二者是否可靠，一則行色匆匆。再則無此研究，姑妄記之，不敢有所言。

塔克拉瑪干沙漠邊緣地帶多鼠，鼠大如蝟，毛色異乎內地，走入沙漠，有時見到形似墳墓的沙邱無數，其實這都是沙鼠的洞穴。



關於玉瓏喀什河也有着一段神話，倒是變有韻味的。

——河西北流，國人利之以用溉田。其後斷流，王深怪異。羅漢曰：『是龍所爲耳。宜速祠求，當復昔利』。祠祭河龍，忽有一女，凌波而至，求選大臣，以爲配偶。大臣入河，履水不溺，濟乎中流，麾鞭畫水，水爲中開，白馬浮出，負一旃檀大鼓。懸城東南，若有寇至，鼓聲先震。河水遂流，至今利用。歲月浸遠，龍鼓久無。舊懸之處，今仍有鼓池，側伽藍荒圮無僧。

于闐城東一百公里有一尼雅莊，深以爲尼雅莊或卽因尼壤城而名。由此東行入沙漠，便是英國斯坦因發掘過的，唐辨機記載過的尼壤城的廢墟。再城東卡牆廢垣乃漢沮末國城。我均未得暇一走，至今引以爲悵。

回到迪化，有人告訴我：和闐出侏儒、但我在南疆時獨未注意及此。又說近邊深山中，時有長了尾巴的野人出現。確乎？我亦未見。

唐順宗時，此間曾貢却火雀；履水珠；常堅冰；變晝艸。詢諸和闐長老，都莫明其妙。

南疆男女無論冬夏總是戴着小圓頂帽子，我前面已經說過，這是回教徒的儀俗。今見八紘譯史中另一說法：

——隋大業中，遣使來貢。云：其王姓王，字卑示。錦帽金冠，髮不令人見。俗云，見王髮，年必儉也。

十二世紀初葉（宋徽宗大觀中），朝廷因從于闐求大玉，他們便遣使奉表而來。這表中文字相當有趣，是正史上所不載的，特錄之如下：

——日出東方，赫赫大光，照見四天下，條貫主何舅大官家：你前時要者，王自家用心力，只爲難得似你尺寸底。自家已令人兩河去訪。纔得似你尺寸底，便奉上也。

在結束和闐的紀述時，筆者提供一首描寫于闐古國風光，情況與今相若的詩：

阿耨山前三玉河，
月光盛處璞墻多；
織成花蕊斕彩舞，
牛是彝歌牛漢歌。

西·歐·遊·蹤

凌蘇鳳平

余於去年六月間，以外子奉派赴瑞士參加第十四屆國際鐵路會議，隨同赴歐旅行，所有一切經過及到歐途程，已由余寫爲『由上海至瑞士』一文，載入三十六年十二月份旅行雜誌。茲將到瑞士參加會議及順道至意國、比國及法國遊觀情形，續爲本文，俾成完篇云。

我國派遣出席國際鐵路會議之代表，計：外子竹銘及由國內同來之洪君觀濤，鈕君孝賢；與由英倫同到歐陸之王君景春，朱君世衷，均已於六月廿二日來抵開會地點之呂森城；朱世衷並偕同其夫人梁綺英女士同來，均同住一旅館，代表團有此數人，殊不寂寞。

六月廿三日星期一爲國際鐵路會議報到之日，廿四至廿八則爲會議之日期，余隨外子及各代表於廿三日上午赴會議廳報到，會議廳在呂森鐵路車站之右旁，車站爲舊式，而此會議廳則爲新式建築，爲呂森省之省議會地點，地臨湖濱，前有噴水池，水高噴數丈，甚爲美觀。會議廳內正中大室一間，爲會員註冊辦事之所，會員報到，即塡寫各項表格，領取證章及一切印刷品；又會中所有參觀遊覽以及音樂會等票證，逐日發給，所有會員眷屬均一律享受優待；會議廳中間爲大會堂，其兩旁皆爲辦事地方，凡拍發電報、寄信、購郵票以及兌換銀錢、訂定火車坐位等，均無不備，瑞士當局籌備此會，實極盡其週到之能事。余等到時，見有各國代表紛至註冊，形形色色，至爲熱鬧，約費半小時始竣事。

午間無事，約伴至街市一行：呂森爲瑞士古城，地臨湖邊，街道整齊而淸潔，肆店與旅館甚多，而不過於繁鬧。順步至鐵路展覽會參觀，此會亦爲瑞士政府所設，以創建鐵路已有百年，特將百年來之進步，製爲圖表模型，供人觀覽。其中以新式機車、客車、及重要工程之模型爲多；又有一車場模型，設有號誌、橋樑、山洞等，並有車一列由指導者撥動電鈕，列車即開行，兒童圍觀，目不轉瞬。

是日下午五時半，大會籌備會特邀請各國代表及眷屬在會議廳作酒點之會，俾各國人士於正式大會之前，得以彼此相見，初步認識，用意至善。是日到者：有大會各主事人與各國代表男女凡五六百人，我國代表亦全體出席，我國女賓則有朱世衷太太與余二人，鬢影釵光，極形熱鬧。報館記者乃紛來照相，正在談笑方濃之際，正中舞台驟然揭幕，則有瑞士國軍樂隊數十人，衣極鮮豔之紅衣，排列整齊，起而作樂，雄壯中帶有和悅之音，至爲可聽。樂凡數作，興盡而返。是日下午國際鐵路會議之理事會開會，推舉大會職員，外子被推爲大會副會長及第四組主席，此會每屆主持者多係歐美人士，我國得選爲主席，主持一組之討論者，尚以此爲首次，各國代表紛向外子道賀，尤以東方各國代表，更爲興奮，大有與有榮焉之感。晚間我國各代表集會商討開會一切事，余與朱太太則商定於代表開會之時，另自參觀學校家庭或加入其他會員眷屬之團體遊覽。

六月廿四日國際鐵路會議開幕，國際鐵路會議係發起於一八八五年，每數年在各國輪流舉行一次，兩次大戰時期均停開，此次爲第十四屆，亦即二次大戰後之首次，故各國參加者頗爲踴躍，計參加者有三十餘國家代表三百餘人。開幕之日，眷屬均參加，連同來賓等不下五六百人，外子坐於台上副會長席，王博士景春坐於理事席，余偕朱太太同坐。開幕時首由瑞士國家鐵路總裁即本屆大會會長以法語致詞，次由瑞士國總統以德語致詞，再由國際鐵路會議會長即比國國家鐵路總裁以法語致詞，皆譯作英法或德語，由譯者宣讀。原來瑞士地方雖小，而用德法意三種文字，其中以德語爲最多，法語次之，意語較少，一切文字功令及公告皆用三種文字，會中以不少英語人士，故以英法德三國語言爲通用，意文則從略云。余與朱太太僅參加此開幕禮，以後會議即未前去。

是日下午會中招待組招待女賓爲 Rigi 山之遊，此山與呂森爲一湖之隔。余偕朱太太同往，在旅館前面登遊湖汽船。此船乃專爲余等備者，船上有茶點招待，有樂隊合奏，山色湖光，益增興趣。未幾抵彼岸，已見有一輛紅色美麗之遊覽上山車在此等候，以備來賓上山，余等上岸魚貫入站，至站即上車，此車與前上少女峯者相似，緩緩爬行，約半小時抵達Rigi山。山高一千八百公尺，山之最高處，設一旅館，設備華麗，由會在此設茶點招待，甚爲精美。來賓在山隨便遊

覽，或至小肆購紀念品，遊興已闌，隨衆乘車下山，仍乘汽船返城。

睡獅廳聽音業　廿四晚瑞士當局邀赴郊外為音樂之會，余夫婦及洪鈕兩君，朱君夫婦同往，地在近郊林木中，地方清涼幽靜，懸崖下就山石雕刻一大睡獅像，背部橫插一劍，據云：此為瑞士昔年為鄰國侵略之一紀念。是晚音樂極佳，另有一女音樂家獨奏豎琴，聽者多甚贊美。

參觀瑞士中等家庭　余及朱太太以代表開會甚忙，余等無事，乃向會中招待處表示欲參觀一中等人家之家庭，以資借鏡。會中欣然為之接洽，六月廿五日早，會中派來一女職員 Mossimann 女士來寓導余等至一普通鐵路職員某君之家庭訪問：此君夫婦二人，有兩女孩，其一六歲已入幼稚園；其一四歲；男子在鐵路服務已有二十年，每月入息五百瑞士法郎，每月房租即付一百法郎，所住之屋為其丈人所有，但亦照常出租金，西人習俗不因親戚而有所假借。屋子不大，客廳一間佈置甚精，置有鋼琴、收音機、沙發數張，書架上雜陳書籍，壁上挂有幾張名畫，地上鋪有美麗之地氈；飯廳一間，中置長桌一張，碗櫥一座；睡房二間，佈置均簡單整齊而清潔。余等不獨登堂入室，即室內之衣櫥、抽屜，女主婦均一一揭開，任余等觀看，但覺男女大小之衣服鞋襪，均襲什整齊有序，如在商店然。此外廚房浴室均一一領余等入內參觀，祇覺其清潔整齊，與大旅館內無異。蓋一家事無鉅細，一概總由主婦親自主持操作，不用僕人，故能使家庭康樂，反觀我國婦女，多以宴安就樂為事，家政一一委之婢僕，廁所廚房多為一室最不潔之處，安能引外人入內一觀耶？余等參觀既竟，主人殷勤未已，特留晚餐，兩小女欣然為燃小燭，蓋彼俗有貴客至或遇節令，方燃燭以代電燈也。飲饌不豐而精美，皆女主人所烹調。餐畢閑譚，女主人以余好油畫，特贈余畫本一冊，余則留贈杭州檀香扇一柄，男主人復親自雇車送余等歸寓。

參觀瑞士學校　六月廿六日復由會中女執事者來約陪余及朱太太同往參觀呂森之一國民小學：此校有幼稚園及小學二部，房舍建築甚佳且頗宏大，極合於學校之標準，樓舍凡三層，一半作幼稚園之用，幼稚園與小學隔離，出入另走他門；另有草地玩具，專供幼稚生遊戲；教學與教材與我國大致相同；其稍異者，我國幼稚生教識字；而瑞士則在幼稚園時期，一概不教識字，而以圖辨別，如各人衣帽之挂處，則以鷄或兎之圖畫粘於壁上，以作個人記號。幼稚生上課時間為上午十時至十二時，下午二時至三時。此屋下層之又一半作健身房及勞作室，健身房之設備甚完備，有跳高、跳遠、攀高、翻鋼條等，另有籃球排球之室，地板上一按，則左右各出有兩圓鐵條，由地板上升高為排球挂網之用。旋至第二室，壁上排列挂衣架及置物架，為學生挂雨衣或大衣之用，下格則為放雨鞋雨傘之用，每人均指定一架，不得錯亂。復轉至第三室，則係小浴室，每室裝有蓮蓬頭，為學生運動完畢沐浴之用。又有第四室類似一小游泳池，四週置一公尺高之彈簧皮，壁內放尺餘厚沙，余初以為此或為游泳池，為初步訓練童生游泳之用，後由校方領導人解釋，以男生性好鬥，且在此世界未臻和平之時，應從小即有此格鬥之訓練，且在教育原理上爭鬥原非惡事，只在其適當，故有好鬥學生，許其在範圍以內格鬥，使不致有身體上之危險，此亦余所意想不到者。後轉至第五室，乃男生作木工之用，室內小桌椅及書架之屬，均係學生所自製。旋至第六室為男生作石膏工作之處，各生製有人像獸像等。第七室則為女生縫紉之室，各女生正在車小衣褲及織打毛綫衣等。教員領導指示甚為耐心，所有學生成績，至結業時，一概由學生領回家中。

樓之第二層，三分之一作診療室，有內外科及眼、耳、喉、鼻科，醫生、設備甚齊全，對於學生健康非常注意，每生入學時必須經醫生檢查體格，尤注意於學生牙齒，每一學生均以石膏打牙齒模型，以後逐年檢查，注意其生長情形，為之修補或較正，故每家兒童送入校後，學校即負起一切責任。二層樓三分之二，全作低中年級課室。第三層則全作高年級課室。瑞士全國皆行強迫教育，小學為八年制，其第八年等於我國之初中二，此八年即為國民教育，書籍筆墨概由公家供給，每個小公民，必有享受之權利。至於小學每班人數，不超過三十五人，上課鐘點為每日早上九時至十二時，下午二時至四時，每星期祇授課五天，星期日及星期六下午不授課，而授課數日之中，尚有半日，係由教師陪同參觀，或遊郊外，或赴游泳，皆由教師指導，故全國兒童幾皆能游泳。校中課程，皆教師解決困難，從不要學生帶書回家溫習，又無體罰，故全國學生皆天眞爛縵，自由發展。學校教師多溫和可愛，耐心任勞，視學校學生如其自己兒女，不放棄絲毫責任。適余等參觀至三年級課室，見有學生數名，教師指導吹洋簫，余詢之則謂有性近吹簫者，教師另抽時間指導之；遂囑學生檢五綫譜曲合奏一闋，音調清越有趣，拍子準確，余聽之甚為感慨。年才八九歲之兒童，各事能訓練至如此有紀律，多賴教師之負責，我國初等教育應改良之處，誠至多也。

百年歷史火車遊覽　今年為瑞士國創建鐵路之一百年紀念，瑞士當局特照一百年前之古式機車及客車仿製一套，在鐵路上短程來往行駛，俾國人得以觀摩或乘坐；我等係為國際鐵路會議而來，因之亦能免費乘坐。此列車計有機車一輛，頭二等車各一輛，三等車一輛，機車為舊式蒸汽機車，車身小而烟囪特高；客車陳列亦相當華麗，但無電燈，僅設有油燈，每車僅坐十餘人；而最奇者車上執事皆着百年前古裝制服，且

留較長鬚髮；所用車票亦係古式；此車在呂森郊外較僻靜地段行駛，爲程亦僅十餘公里；車開行時沿途民衆聚觀，尤以兒童興趣爲濃厚，此種紀念，亦極有意義。

各國代表之酬酢　此次大會，東方各國代表以印度爲獨多，此外則爲埃及與我國，他如暹羅、安南亦有三數人，衣裝形色各有獨到之處；以同來自東方，情誼較爲親切；於是在開會期中，相互爲午餐之敍，藉聯情誼：計印度代表首先發起，並強調中印兩國人民，居全世界人口之半，如能團結，對於世界大事可以左右；嗣埃及代表請客，最後由我國代表回請，並及東方諸國家代表；外子獨舉杯水爲祝，引用我國君子之交淡如水之語，祝大家保持君子之風，情緒頗爲熱烈。至瑞士會中當局，對我國代表之遠道前來，亦至興奮，曾由籌備會名義，單獨約我國代表及眷屬於會後同乘船赴 Burgenstork 再上纜車登山之高峯，此地風景絕美，詩人畫家多來欣賞，主人男女招待余等在一美麗之旅店晚餐，賓主興盡而返。



意瑞邊境之小村店

大會宴會　六月廿六晚國際鐵路大會舉行晚宴，地點在 Festival Pavilion，到會會員及眷屬來賓共凡八九百人，男穿禮服，女曳長裙，極盡繽紛之致。余夫婦席位皆在上座，後排爲表演台，坐既定酒肴雜陳，即有瑞士服裝女子八人，手提花籃排列而入，向各來賓贈送禮物，男賓贈小鬧鐘一座，女賓則贈各式別針一枚，另有糖果一包，及瑞士各種郵票一本；少頃又有女子來各贈女賓以香醲之玫瑰花，於是衆賓爲之欣然。嗣由大會會長及瑞士副總統致詞，忽而音樂大作，有兒童一羣，各持各國國旗一面由大門魚貫而入，我國國旗居第四位。座後表演瑞士國鄉村歌舞，台上佈鄉村之景，雜以牛羊男女結隊歡歌載舞者不下二三百人，規模之大，與趣之烈，爲生平所未覩，至夜深始散。

會後遊覽團之組織　會中事前規定，會議既畢，有數日遊覽團之組織，共有六組，所經路程不同，余等以已遊少女峯及日內瓦，則擇東南方向一組，以此組所經多山路，我國代表等欲一觀其偉大之工程也。惟時王博士與朱君世衷，均因倫敦公務甚忙，未克同去，於余等動程之日，彼等即趁車赴法轉英，朱太太亦隨同返英，余驟少一良伴。六月廿九日余夫婦及洪鈕兩君與會中國組諸君約五六十人乘車離呂森，當日下午抵達呂加諾 Lugano，住在會中指定之旅館。原來會中對於此次遊覽，早有所組織，所有四日行程，每人僅納瑞士法郎一百，一切食宿旅行，均包括在內，甚爲方便。是日天氣稍熱，余以日來疲於酬應，故到旅館稍事休息，即放棹湖中，蓋旅館即在湖濱，環湖皆山，西南山上，見有纜車轆轆上下，林壑蔚然，湖中風景，有似西湖。湖上盪槳及游泳者乃大不乏人，瑞士國土雖小，而較大之湖則有二十一處，小者更不勝數，其爲世界有名風景區，非偶然也。

六月三十日早，隨會衆齊集車站，是日乃改乘瑞士國郵車沿公路出發，此郵車係瑞士國郵電部所辦，所以補鐵路交通之不足，名爲郵車，實則一極大之遊覽客車也。車凡五輛，每輛坐約二十人，座位舒適，而車頂可以捲開，便於眺覽風景。早八時離呂加諾僅半小時，即出瑞士境，入義大利境。路沿 Como 湖而行，以係遊覽性質，不須驗護照，僅由管事者向義邊官員報明人數，並在車後放行李之處，暫爲鎖起，車即放行。瑞義邊境公路甚狹，僅約五公尺；且極彎曲，山坡上下，崎嶇可怕；未幾至小鎮 Menaggio 小停，執事者指稱此爲義大利黑衣宰相墨索里尼事敗被捕之處。蓋當義大利戰事着着失利，墨相政府巳解體，墨氏因逃至此地，意欲由此逃入瑞士，不料在此爲人所發覺，拘而執之，即與其情婦在此不遠被殺云。

在義境公路行約三小時又復入瑞境，抵小村 Sciora 時，適中午，即在一鄉村小店午餐，極饒風味。飯後繼續前行，逐漸登山，公路迂迴而上，山上松柏甚多，山峯多積雪；未幾抵 Malola Pass，爲一分水嶺，高一千八百餘公尺，在此休息，並眺覽山景。旋下山，行半小時抵達 St.martz 城，城沿湖邊，四山環繞，地方淸靜非常。余等

所住為Suvretta 旅館，極為宏偉而精緻，房間甚華美，店主人以斯時遊客尚未盛，特為余等多開一客廳一間，使旅者極為舒適，晚間當地社團，在另一大旅館招待，賓主極歡。

七月一日早隨衆至車站乘專車一列，南行至 Alp Grim 遊覽。此路係商辦，路軌一公尺，車輛設備內容，大致與國有路相同，沿途風景甚佳，火車迂徊而上，愈上愈高，山上皆雪，雪上因遠地風沙吹來作黃色，陽光甚大，故天氣尚不甚寒，至Alp Grim 最高處，高約二千公尺，附近望見諸峯，皆在四千公尺左右，吾人在此下車，稍作盤桓，此地已距義邊不遠，由此南望路綫下山即為義境，旋乘車下山北返，午過 Puntmraie 下車轉乘纜車上山，山勢甚陡，十五分鐘抵山巔，在此中飯。此地高二千四百餘公尺，遠望諸高峯多積雪，天氣驟寒，下山返Stmoritz，步行街市購紀念品以歸。

七月二日早乘火車離 Stmoritz 由此沿一溪澗而下，地勢極陡峻而迂迴，鐵路左旋右轉，經過山洞高橋甚多，有數座山洞乃係在山內旋轉一週而出；至於洞跨洞，橋跨橋，亦見有數處，此殆為瑞士國鐵路工程最鉅之一段，為在國內所未見。午到 Chur 城，為一省會，新舊建築皆極精，其中教堂一座最古，謂有一千餘年歷史，余等在旅館聚餐，此為國際鐵路會議最後一次之餐敍。餐畢即各分散，故午餐飲饌較美，並有代表致詞，表示謝意，餐後分手，各道珍重。余夫婦等四人，則繼續乘車至 Hurich 換車至伯爾尼，即瑞士之首都。下午五時許到達。時我國駐瑞與公使南如在日內瓦開會，由使館王參事家鴻夫婦至車站迎接，住車站對面之瑞士大旅社。瑞京地方不大而街市較所經他城市為繁盛。外子及洪、鈕兩君仍逐日訪問鐵路當局或參觀，余則在寓稍息。有時由王參事太太導往遊觀，至是瑞士之遊告一段落。

遊瑞感想

瑞士在西歐為一小國家，與德、奧、意、法為鄰。論其面積不及我浙江一省，而其地五分之三為阿爾卑斯山地。能耕種之平地極少。人民共約四百萬餘人，尚不及上海一市之多，且民族複雜，多半用德國語言文字，一部份用法文，小部份用意文及其他文字，政府公告及一切公共地方之公告，皆須用德、法、意三國文字。因英美來客較多，故英文亦頗能通用。以此複雜之民族介居四大國之間，而能建立民主國家。百餘年來，國內不見兵戎，兩次世界大戰，保持中立，此次世界大戰，歐洲各大國備受損害，而瑞士獨獲得和平與繁榮。國內糧食出產既不足，更無煤、鐵、油之工業主要原料，而近百年來獨以精細之工業製造，見稱於世。重工業方面雖煤鐵無不仰賴於人，而機車製造如電氣機車、煤氣機車，獨以精巧受他國之歡迎。試驗儀器之最精密者咸稱瑞製，小工業尤以鐘錶之製造著名於世。言鐘錶者莫不以瑞製為良，來瑞者亦莫不購鐘錶以歸。至於小手工業則以手巾最為精美可愛。音樂器具亦極多。凡此皆瑞人以其他天然條件不如人，遂轉而於精美發展，事事引人入勝，爭取地位。即如全國天然資源極少，原為一貧瘠之邦，乃富有風景與水力 風景方面所難得者為山不算極高而多常年積雪，地不大而山湖到處都有，大者二十餘處，小者不可勝數。有此湖山之勝，再加人工之培養，交通之方便 於是前以為窮鄉僻壤者，今皆變為避暑勝地。無處不有極清潔舒適之旅館與飯館，全國業旅館者約為人口百分之五，旅館佈置精美與招待之周至，他國無與比倫。由於風景之美與設備之好，每年吸引遊客極多，博得大量外匯，增加人民經濟水準，不可勝計。由於水力之富有 故到處皆有水力發電廠，因本國無煤，遂以電力供鐵路運輸之用，不特成本低廉，且行車較速而清潔。以電力代價低廉，人民皆用電力炊爨，不燒柴木，因此林木可以保全。此皆瑞士之特色而值得吾人健羨者。

瑞士民族雖複雜，但組織國家百餘年，所有原來操德、意、法語之人，皆已脫離其祖國而共同團結。民性多和藹可親，因其國為世界公園，各國遊人衆多，故其人民已視外國人為故常，並無國籍與種族之歧見。凡來遊瑞者殆無不便之感覺。瑞士因富風景之美，故鄉村與家庭均極整潔。女子在歐洲國家中雖不以貌美著稱，但由於戶外運動之多，故體格極健碩。惟女子在政治上無甚地位，並無選舉權，此頗為不解之事，亦可見凡事重在事實之表演，不必徒有其表也。

意大利觀光

余等在瑞士遊觀既竟，以意大利近在比隣，且聞意國戰後恢復頗速，外子等攷察交通，遂一同由瑞赴意。七月七日早，余夫婦及洪、鈕二君仍乘瑞士國營鐵路火車由瑞京出發，未幾穿行山洞，長十四公里餘，因係電氣火車，故洞內並無不適。出洞不久抵瑞義邊境之 Brigg 城。由此換乘臥車，余夫婦兩人一包房，甚為舒適，在 Brigg 停約一小時。瑞意兩國驗照及海關人員在此上車，所有檢查等手續，均在車上辦理，不須旅客下車。車開後不久，入一極長之山洞，在阿爾卑斯山下，長約二十公里，半在瑞境，半在意境。聞此山洞為世界最長之鐵路山洞云。出洞則為意境，逐漸下山，風景與瑞境不殊，而地方之整潔，人民之康樂，較遜多矣。聞意國北部曾為德軍久據頑抗，戰事猛烈，故沿途所見房屋及鐵路車站橋樑，破壞甚多。吾人在意國鐵路上旅行，覺車行速度甚快，惟因修理橋樑，故偶有慢行；有時亦沿便道而過，所有戰時被毀各種建築，皆在積極修復之中。

是日下午三時抵達意國北部大城之米蘭。此

站規模極其宏大，站屋以雲石建築，而站之前面則炮彈之痕纍纍，似爲當年戰事之目標，致美麗之柱石及石像，多被毀損。以火車在此須停留二小時許，乃出站步行街市，沿大街建築多甚偉大，而被炸破壞之房屋亦所在多見。是日適爲星期日，商店不開門，乃信步至城中心一遊，乘電車返火車站，乘原車續行。

七月八日早八時抵達羅馬車站，驅車至我國大使館，拜訪于大使焌吉。由彼接洽，住於Haslei旅館。余等以爲意國戰後凋敝，旅館必亦不佳，乃此旅館則極爲近代化，與歐洲他處所住旅館風味不同。聞此館曾爲美軍修理居住，近始遷出云。我國大使館爲一宏麗之建築，內部皆爲雲石裝飾，具有富麗堂皇之致。在我國駐外使館中，首屈一指。于大使焌吉與外子爲初次相識，却極健譚好客。余等到羅馬適值非列濱國副總統季里諾氏偕其子及女遊抵意國，由于大使在館設午宴，邀余夫婦作陪，此外有美國駐軍統帥及駐意各國使節夫婦多人，席間賓主談笑風生，非常熱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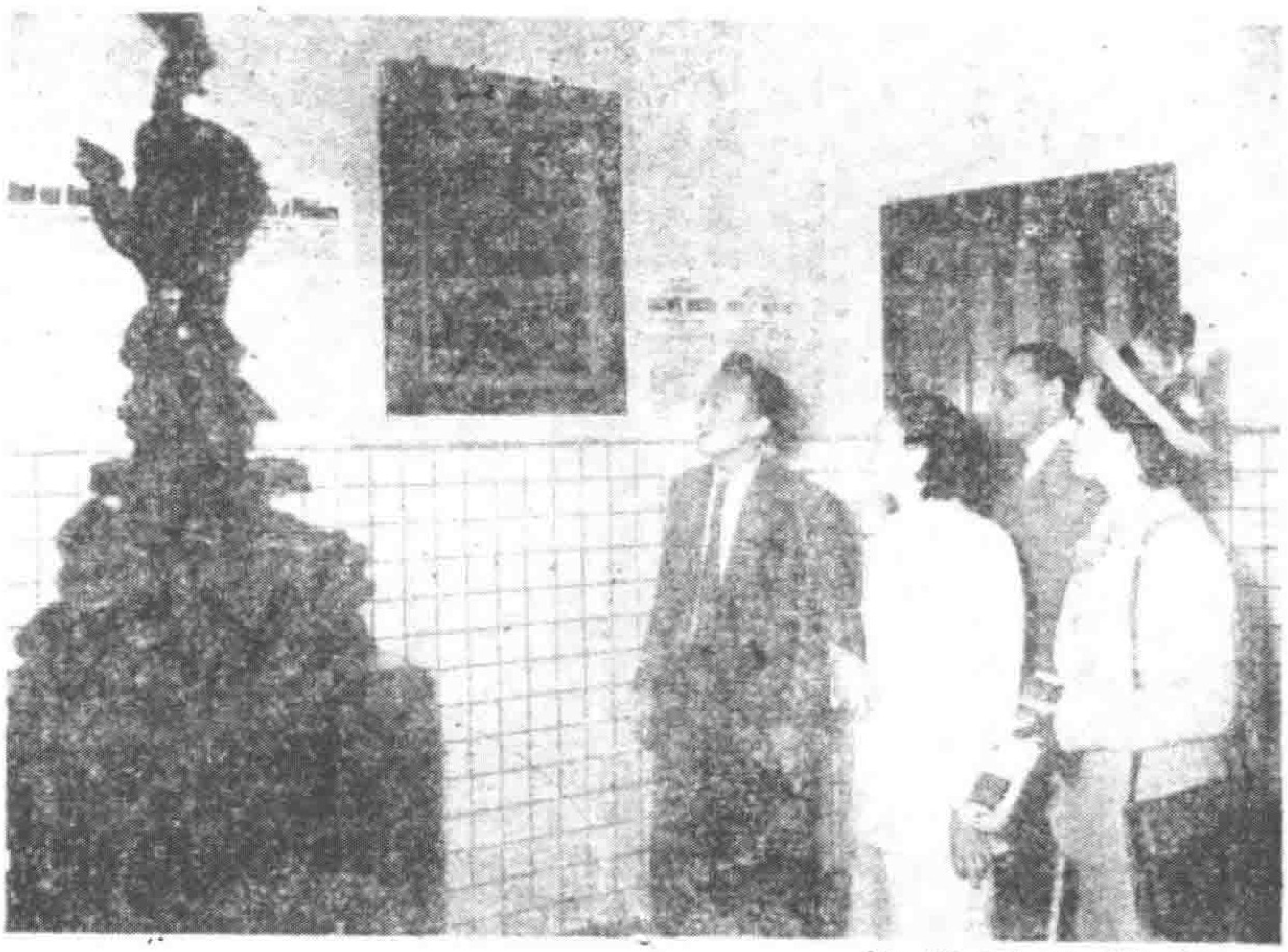
余等在意數日，外子及洪、鈕兩君仍終日出外參觀或訪問，余則偶陪同前往，或由使館秘書張君嘉瑩及朱君爽齋夫婦引導遊覽各名勝。羅馬爲歐洲昔日大帝國故都，素以雕刻、美術、油畫、音樂著稱於世，余習畫與音樂，故來意興趣亦在此。梵蒂岡教廷博物館極爲大觀，其中油畫院與雕刻院，眞美不勝收。聖彼得教堂宏麗莊嚴，爲意想所不及。天主教規極嚴，來此瞻仰者，衣冠必須齊整，余衣短袖之衣，爲門者所拒，不得入。後借張君西衣披上，始得入觀。聞昔日對於女子之不穿襪者，亦加拒絕，嗣以戰事期間，物資困難，女子穿襪，頗爲不易，遂弛其禁。教堂有一門曰聖門，數十年始開一次，開放之日，遠近教衆前來，咸以得入爲榮云。聖彼得教堂內幾全爲雲石所構成，聞建築費時前後幾一百年，結構與雕刻之美，實足驚歎。壁上大幅油畫，余方讚賞，而張君謂此非油畫乃係五彩瓷磚所砌成，細視果然，歎爲工絕。此外，由四壁以至屋頂，幾無處不是雲石雕刻，無處不是五彩砌畫，間亦有油畫。至於玻璃窗亦皆由五彩小塊玻璃砌成各種宗教圖案，余雖非天主教徒，但自幼即在天主教學校肄業，故對於教堂裝飾與儀節，亦稍有所領會。教堂內另闢教室，陳列教皇寶物，購票方始得入，稍事瀏覽，計在堂內已二小時許矣。

一日余隨外子參觀鐵路復興展覽會，此係政府所辦。所有戰時破壞及戰事結束後兩年來之修復工作，製爲圖表與模型，方知意國當時因參加戰爭，爲盟國空軍所攻擊破壞其交通路綫，嗣德人據意國北部頑抗，遭受盟軍海空軍之轟擊，而德人敗却時，又復自動肆加毀壞，故鐵路所受損失之重，尙在我國之上，而意人於投降之後，銳意復興，首注意其交通幹綫之恢復。余等由瑞來意所乘列車，已係電氣化，車中極爲舒適。沿途除因修橋稍事停車或慢車，其餘皆走快車速度，每小時七八十公里，據意國當局謂，現在鐵路有百分之八十已告恢復，其努力亦未可輕視也。

羅馬雖經戰事，而市內破壞則並不嚴重。今已熙熙攘攘，不復見有戰事陳跡。商業街道，頗爲繁榮。意國在歐洲以產絲著稱，故絲織品有價廉物美之妙。此外，音樂、書籍、樂譜、油畫本及油畫材料極豐富，爲之選購數種。意大利與中國交通甚早，東西兩大古國之文化交流，已有數百年歷史。即如意國之養蠶繅絲，有謂係馬可波羅傳自中土者。意大利食物亦頗與我國相似，味亦似近，謂傳自我國，亦有可信。于大使每日午晚兩餐，必邀赴有名餐館，所選食品，亦復新奇而精美，或在郊外總會，或在近郊林間，或在其使館內，其烹調各有佳妙之處。羅馬素以音樂戲劇著稱，現值夏季，天氣較熱，原非歌劇最盛之季節，幸適有蝴蝶夫人Malame-Butterigiz 大歌劇，正在表演中，于大使特約余等及使館同事夫婦作陪，前往參觀。地係露天劇場，利用古建築所改造，能容聽衆六千餘人，雖係露天而歌聲極爲清楚。此劇係描寫一美國軍官在日本戀一下女而加以遺棄，主角體胖碩，絕不類日本女子，而聲音清越，大有繞樑之妙。聞高音唱者多爲較胖碩之

意國古城 Floruce





參觀比國學校

女子，此則兩美不能兼備耳。

我國在意使節除駐意大使外，尚有駐教廷使館吳公使經熊博士，為外子舊交，相見甚樂。吳公使家人多在此，吳夫人兒女衆多，媳婦亦在意，一堂稱盛。余等曾在館午餐，並攝影留念。

余等由羅馬北返時，意國交通部以專車相送，因得在古城Florence稍停。入城，至市中心遊覽古敎堂及各建築物，有古色古香之致，惟車站建築乃最新式，為意國所罕見，古城而配以摩登車站，似較不倫。專車開至米蘭為止，在此一宿，遇我國領事某君。翌日，仍乘通車返瑞京，總計在意僅四日，時間較為匆促而能得一見歐洲古國大都，瞻仰其宏麗之建築，並得與國外同胞多人聚會，至感滿意。意國戰後雖努力復興，而經濟困難，物資缺乏，是以人民生活情況，亦頗艱苦。吾人由瑞入意，同車人士輒告以行旅須格外小心恐防偷竊，而意國城市街上亦多乞丐，惟貧者甚貧，富者亦甚富。目前國家改建共和，自須有一番之努力，意國在軸心國家中為最早投降及最先與盟國復交之國家，現雖尚有一部份盟軍之駐紮，但大致已復常態。我國僑胞在意較少，交涉事件不多，但商務關係與文化交流似尚須開展耳。

比利時小駐

七月十一日，余等復返至瑞京，在此整理行裝，調取銀幣，稍事休息，並為兒女等購衣物數種。十三日午間，由瑞京乘車赴比國，下午三時許到巴城，即前來此所經之地，以在此換車，尚有時間，乃至街上散步小飲，在巴城換車赴比。余等在瑞京未及購得臥舖，僅在頭等車上屹坐，開車以後，不久入黑，余等以為此列車必挂有餐車，故未携帶有食品。後始知並無餐車，而沿途各站皆無食物或飲料可購。至夜九時後抵達Metz站，稍停，洪鈕二君奔下車站，購買麵包，乃因未備購物證，竟未購得，僅購到熟鷄子數枚，匆匆返車，幸免在陳之厄。晚上在頭等車廂內和衣而睡。半夜經盧森堡入比境，瑞比執事為驗照及行李，叩門數次，幸手續不麻煩，二時以後，始稍入睡。

七月十四日到達比境不魯捨爾，時中國駐比金大使不在比，由代辦瞿君常來接，住MetroPole旅館。外子在比雖無甚公務，但因中比邦交，素來和睦，而比國鐵路公司又有投資我國鐵路之歷史，故外子認識比國人士頗多。比國駐華大使時正在比，故余等一到比京，瞿代辦已將五六日之行程及節目排定。比國鐵路公司駐華代表雷納夫婦時在比京，彼等居華有年，對余等之來，更殷勤招待。雷納夫人華語不甚佳，而英語則流利。凡外子參觀或訪問余不參加時，則由其引導作別項活動。余等到比京之日，瞿代辦夫婦在大使館為鷄尾酒之會，到比國朝野人士及在比各國使節夫婦多人，並與使館人員及其眷屬一一相見。安凡爾城我國領館廖領事夫婦亦在座。越日，使館又設晚宴欵待，所有館中高級人員夫婦均參加，並遇由巴黎使館來比公幹之趙秘書夫婦。

歐洲夏季多為休假之日期，博物院圖書館等均少活動，比京亦然，雷納夫人原擬陪余至大博物院參觀，及門知已休假。後轉至一王家博物館，陳列各種石像雕刻及名人油畫，雖不特別精美，亦頗值得細觀。

余在比思參觀其學校之設置，因由雷納夫人與敎育部接洽，由敎育部派一秘書陪同參觀市立中心小學。據云，此校學生較為貧苦，時亦因夏季放假，未能親睹學生上課情形，僅由學校當局領余等參觀各處，並解答余之問題。比國國民敎育制度與瑞士大同小異，亦係強迫敎育。校中設備如健身房等，較之瑞士所見似稍遜，然已非我國所可及矣。此校附設有托兒所，夏季並不休假，因得從容參觀，托兒所辦理甚佳，凡在附近此城兒童之父母出外工作者，皆有托寄兒童之權利。兒童大小，分室區別，皆有護士為之管理。每早八時許，由母親送兒到所，即由護士為之試探體溫及檢查身體，施以沐浴，其與我國習尚最不同者，兒童在二三歲至四五歲時，夏天不令其穿褲，任其在草地活動。休息時，只以柔軟之背心加於上身，或蓋以薄被，使其自小有耐寒之訓

練。每日飲食，皆由所配合適度營養之食物，家庭所負担之經費亦不多，歐洲各國對於兒童皆極重視，國家所負担兒童敎養之經費極重，故爲父母者負担並不重，而爲兒童者則覺幸運也。

我國與比國商務關係，殆以隴海鐵路最爲重要。聞當時建築此路，係向比國公司借欵，其時尙在前清末年，有沙度 Jadot 氏兩昆季均居華多年，參與平漢與隴海之建築，沙度長兄回國後，迭任要職，嗣任比公司總裁，經已物故，其弟現爲比公司總董，年已七十有四。聞余等來此，甚爲興奮，殷勤招宴，並請與我國有關人士男女賓客作陪，飲饌甚豐。桌上以細紙砌成中比兩國國旗，此老極健譚，爲述其四十年前在華故事。對於隴海路情形，尤爲熟悉，表示仍當竭力幫助隴海路之復興，情意極爲優渥。

余等在比，除參觀外，應酬宴會無虛日，而興味最濃，情誼最厚者，厥爲比國交通部長 Van Acker 夫婦之宴。是晚被邀者，除余夫婦外，爲洪、鈕兩君及瞿代辦夫婦。此外，則爲比國國家鐵路總裁、總董、及各鐵路主管等，男女濟濟一堂，其中有不少爲在瑞士國際鐵路開會所認識者，在此見面，遂不感覺生疏。交通部長屬社會黨，曾任國務總理，彼即席致詞，盛稱中國首先抗日，對於同盟國貢獻至大，盼望中比更能合作，恢復繁榮。外子以英語致答，中雜數句法語，賓主極爲歡洽，譚笑至午夜始散。比國在我國雖有經濟關係，却無外交野心，故中比邦交素睦，而人民之交友與往還亦衆。比國向來在歐生活較低，故昔年國人來此留學者至衆，今則稍稀矣。


荷比邊境之風車

余曾參加外子等安凡斯海港之遊，由比京乘汽車前往，一路風景甚佳，先過 Malin，外子等至鐵路機廠參觀，余則由廠中派人導至街市遊覽。小小城市，極爲清潔，又有大教堂，莊嚴可敬。比國城市，大多類是。旋復乘車至安凡斯，由商會會長等招待，先下遊艇至新港，參觀碼頭及活動橋設備，時適有輪船一艘在此裝機車八十輛至中國。在遊艇餐後，開回城市，至市府參觀，由市長出來招待。下午五時，我國駐安凡斯領館領事在館爲鷄尾酒之會，到有各國領事及商會人士，晚間乘車返比京。

七月十八日，余等會結隊赴比國海濱遊覽。比國海岸與英倫相隔，僅一海峽之遙，但海峽天氣少佳，不能望見。余等在 Place Albert 海濱散步，此地已近荷蘭，男女遊客在此休假者極多，地方之繁榮，全由於此。余等由此駕車沿海濱西行，見德國在戰時所建築之所謂大西洋長城 (Atlantic Wall)，號稱由荷蘭連接至西班牙，所以禦英及盟軍之由此登陸反攻者，現比國正征用德俘爲之拆除。於至 Ostenl，則見地方破壞甚劇，殘屋危樓，到處皆是，現似在積極恢復中。蓋比國海岸僅此一帶地多沙灘，最宜海水浴，在此休假男女極多，皆穿游泳衣，或在海濱游泳，或在沙灘上晒太陽，而兒童尤爲活躍。歐人夏季休假多赴海濱游泳，以皮膚晒得愈黑者愈爲驕矜，見者必羡其曾經休假及海水浴，其風尙如此。國家因此經營地方之一切設備，旅館林立，藉以吸收他國遊客之外匯。余等由 Ostend 逕返比京，中經 Bruge 城小停。此城一部份極古，中有運河多道，通以小橋，扁舟放棹，其風景與蘇州相似。離城十公里有修道院一所，我國前任國務總理之陸君徵祥在此修道多年，近榮任院長，時適聞其抱病，未往訪問。

比京雖不宏大，而街道清潔，近郊林木甚多，無論在城在郊，偶一散步，至足欣賞。比京僻處尙有一小名勝爲遊客來此所欲一覩者，即小便銅人是也。外子昔年來此知其所在，乃導余等往觀，在狹小街道之一隅，立一小孩之銅像作小便狀。最妙者身披衣服，據聞此像所衣衣服，時常更換，或穿陸軍制服，或穿海軍軍服，或爲便裝，或爲古衣，冬夏亦各有不同。附近小肆多製爲類似之小銅像，余爲購數種，備爲兒女等解頤。

巴黎游覽

七月二十日，余等與比國告別，乘下午四時快車在比京南站出發，前往巴黎，此爲由比京至

巴黎最快之車。比國當局送來免費乘車證。余等四人據包房一間，附挂有飯車，在車上食飯。由比入法，過境手續甚簡單，入法境以至巴黎，快車中途不停。晚八時正到達巴黎北站。由比京至巴黎距離，與京滬相若，而快車僅需四小時，可稱甚便。車抵站後，我國駐法錢大使及旅歐之汪君一鶴、駱君美輪來接。巴黎旅館雖多，而華貴者太耗費，較賤者又嫌僻靜。余等所定之旅館為威爾斯親王旅館，地在喬治五世大道，與我國大使館同一大道，取其便也。旅館共有三房，余夫婦居其一，洪、鈕兩君居其一，中隔一客房，可以辦公會客，設備極為舒適，而取費不算太貴。至是，余等又已抵達歐洲一大都市矣。

余等到巴黎，首先赴我國大使館拜訪錢大使夫婦，錢大使在外交界蜚聲有年，年雖近六十，但如四十許人，為洪鈕兩君早年在法同學。錢夫人和善可親，操法語甚流利，允為引導參觀，並囑隨時到館譚天或休息。使館為我國政府自購之產業，地當衝要，頗具規模。館中有孟參事鞠如及王秘書思澄，皆為外子舊友。外子等到法之後，照例一張數日節目單，即為擬定，由錢大使陪往訪問及拜客，而余興趣之所在，則為法國之美術及油畫。

七月廿一日，錢夫人導余參觀羅浮油畫院，此地為昔日皇宮之一，今則闢為世界首屈一指之畫院。其中名畫，美不勝收，各室巡禮，兩腿已酸，尚不及全院四分之一。下午，錢大使夫婦約余等驅車為『楓丹白露』Fountaine Bleau之遊，地在巴黎之南約六十公里，林木極盛，且遠離市廛，頗具鄉村風景。余等止於一鄉村酒店小飲，並驅車入林內一遊，外子等以月來奔波疲乏，欲得一清潔可以休息之處，俾得整理報告，錢大使以為此間甚佳，而洪鈕兩君則以為此地過於幽靜，來此有同修道，遂一笑作罷。晚間，錢大使在館請吃中國飯，同座遇吳君秀峯、包君華國、及蕭君夫婦，錢大使之大小姐及四小姐均在座，譚論風生，到巴黎之第一日，深感滿意。

余等居巴黎數日，外子及洪、鈕兩君仍終日訪客或參觀，余幸居大使館附近，而錢夫人及兩女公子均堅邀同赴遊覽，故每日遊程亦甚緊湊，計數日中會遊覽之處，特摘要記之如下：

埃浮鐵路　高矗於巴黎城中，高約三百公尺，購門票乘電升降機而上。升降機分二層，第一層較大，至則為大餐廳，可在此眺覽及飲饌，地方甚寬闊。由此再登第二層升降機，機身較小，塔亦愈上愈瘦小，至則已達塔之一半。由此再上，則祇可步登，無機可乘矣。塔係鐵架所築，上層為風所吹，稍有擺動，由此下望，行人如蟻，汽車如小玩具，遠眺風景，甚為佳麗。蓋以巴黎街道整齊，房屋壯麗，而四郊復多林木，洵為歐洲一美麗城市也。巴黎城中心為一河流所穿過，而跨河建橋，不下數十座，每座形式，各有不同，為城市生色不少。

臘人院　前在倫敦會參觀臘人院，甚饒興味，聞巴黎臘人院更有可觀，因與駱君美輪前往參觀。入門，見有警士數人作守衛狀，幾疑為真，細辨始知臘製。院內亦列有世界各國要人臘像，多甚酷似。有一室以鏡多面鑲於牆上，復以紅綠燈配合，加以折光關係，人入室內，祇見身化萬千，五光十色，甚為特別。男女老幼，觀者甚衆。又一室則有種種幻術，花樣甚多，頗具心思，引人入勝。

凱旋門及無名英雄墓　巴黎有一大街名Champs Elzsee，寬闊整齊，兩旁多大建築，至為宏偉。在街之東部中間，矗立一鉅大之凱旋門，圍以圓路，而十條大街道，皆由此分出，殆為巴黎城一莊嚴之處。門之外表多石刻，拿破崙昔年之戰績。旁有門，可由此登高眺覽，但見車輛經行如貫珠，行人熙來攘往，一片太平景象。回憶德人侵法，法國投降，德人長驅進入巴黎，才幾年耳，凱旋門之下，復有一無名英雄墓，乃第一次歐戰以後法人取一無名士兵之屍骨埋葬於此，中嵌一銅器，火炬長燃，遊人至此，輒為依徊而後去。

拿破崙墓　巴黎城中有一偉大建築，則法國一代之雄拿破崙葬於此。一日，由錢大使夫人陪余前往，入其內堂，中以雲石作圓欄，憑此下望，則拿翁之雲石棺柩置於正中。在堂之後部，另購門票，可至下一層參觀四週之石刻。有導者逐一加以說明，皆拿翁故事，不甚記憶。墓內尚有拿翁當時之功臣大將陪葬於此。拿翁之妻聞係奧國公主，當拿翁戰敗時，其妻偕其子逃入奧國，至拿翁臨終，亦未得歸。法國革命，奧國妒之，將其子深閉奧國宮中，外事不與聞。未幾以肺病死，死後復不以其遺櫬歸還法國。此次二次世界大戰，法國戰敗，投降於德，德國為欲得法國人心，遂將小拿破崙之遺櫬，由奧國送返法國，亦置於拿翁墓側，拿翁有知，當不孤寂矣。

凡爾賽宮　七月廿七日為星期日，是早同外子及洪鈕二君借鐵路公司汽車往遊凡賽爾宮；宮在巴黎之西南約廿餘公里，為路易十四世所經營居住。內有王室教堂、大客廳以及各大居室，陳列極珍貴之油畫及地毯。大廳一間所懸大幅油畫，多係歷史繪畫，極其偉大而精緻。第一次歐戰結束，盟國各代表齊集巴黎，召德國降將在此簽訂和約，美國總統威爾遜會親臨主持，所用之桌及筆墨等，均尚保存陳列。會幾何時，法國興亡，已迭見矣。宮外花園向以美麗著稱，惜為時尚早，未及等候一觀噴泉夜景。

除上述諸地外，余並於暇時至聖母教堂Petit Palais, Pathion, 及幾處油畫院及人體寫生院參觀。

觀劇　巴黎戲劇有名於歐洲，來此觀風，自不可不看。某晚，錢夫人及四小姐約赴Folies Bergere觀劇。此劇院所演為短篇喜劇，重在美觀

與音樂之配合，而無甚劇情可觀。佈景與衣飾，則頗新奇。有數幕女演員多露其上身，體態美妙，以吾國舊道德言之，似不覺大雅，惟在法國視爲故常。聞此類戲劇多係外國來法遊覽之人欣賞，凡外來遊客到巴黎者，必到此一觀，至巴黎本地人則却不常到云。

巴黎尚有國家音樂劇院Theatre Nationale即OPera，夏季本非良好之季節，但斯時幸尚在演唱中。錢大使特向教育部商洽定得最好之包廂座位，由錢大小姐陪余同往。據聞此劇院之戲劇皆由教育部檢定，唱演人員亦係專門學校訓練出身，故音樂跳舞，均屬文明大方。觀劇之人亦都穿着整齊。是晚歌劇抑揚可聽，極爲優尚，午夜始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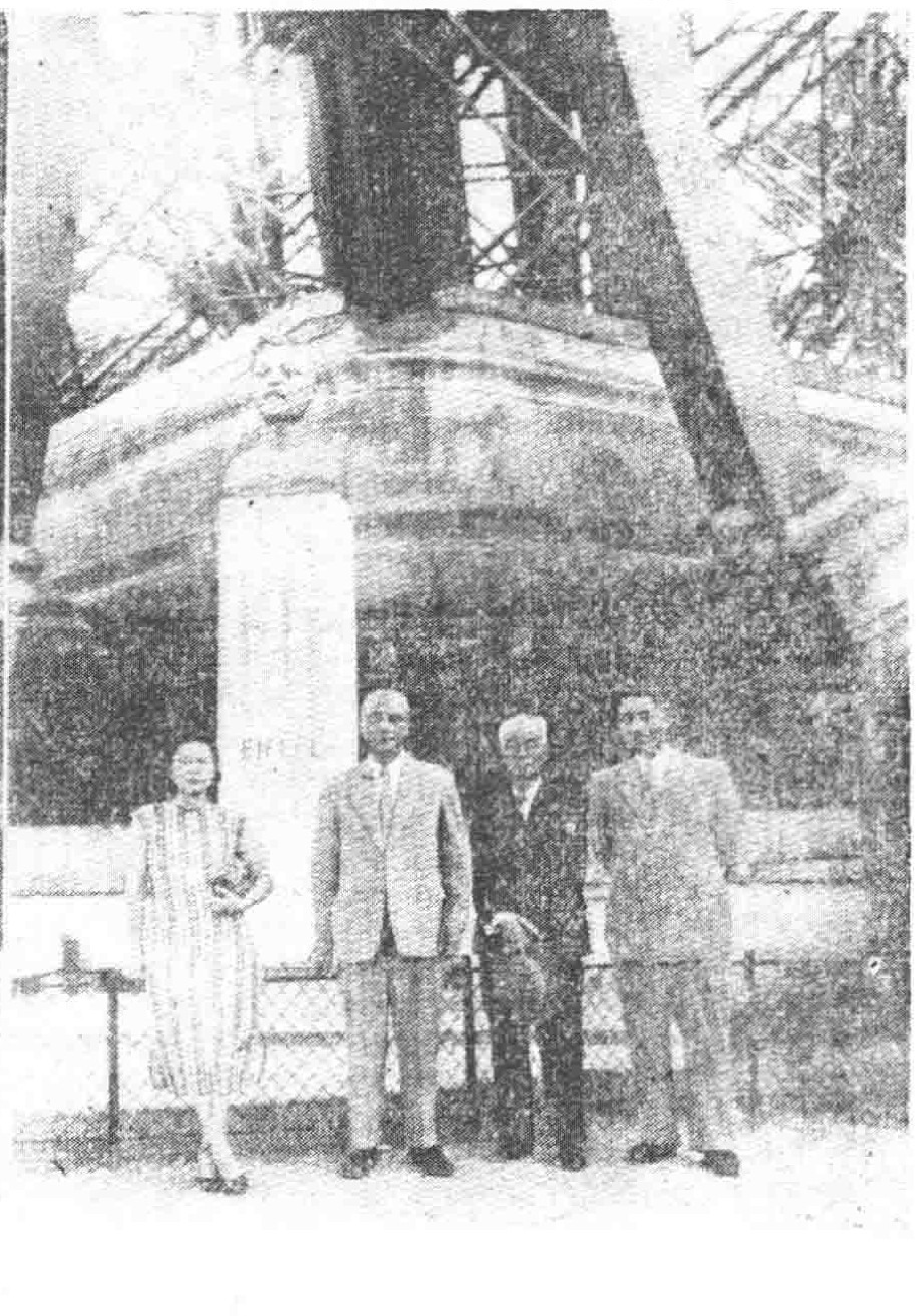
巴黎酬應　外子此次來法，並無直接接洽之公務，惟法國在華有不少經濟關係，其中有關鐵路者亦不少，故到法以後，照例與此邦人士亦有一番周旋。錢大使在巴黎外交界中爲前輩，我等到法，曾由其邀請交通部長、海外部長、國家鐵路公司各主管以及中法銀行諸要人晚宴，俾外子得與此間人士認識。而法國方面之邀請，余亦參與其列者則有交通部長Moch氏家中之午餐，莫氏似爲一老練之政治家，其夫人在美未歸，由其媳出任招待。不拘束形式，頗有家庭風味。莫氏自己能駕駛飛機，每日公畢，常赴機場駕機爲樂云。又一次法銀行界邀在郊外晚宴，男女十餘人，中多曾到我國者，賓主甚歡。

巴黎一般風物　巴黎爲法國首都，夙以繁華著稱，此次大戰，德軍侵法，法國未加抵抗，德軍不血刃而進入巴黎，故巴黎未遭毀壞。及德國敗降，駐巴黎之德軍亦未破壞，故巴黎不見有如倫敦之戰事遺跡。現今市面繁榮，惟經濟仍屬困難，糧煤短缺，而外表則熙往攘來，歌舞達旦，不減昇平之象。巴黎街道整齊，建築美麗，公共建築，尤爲壯觀，洵不愧爲大都會。余等在此祇數日，僅能得其大概而已。至於巴黎商肆之多，則余所經各地，無其右者。錢大使夫人曾導余至幾間百貨大商店參觀，其中化裝品一項，幾佔一樓之全部，每一牌號或製造廠之出品，如香水、香粉、唇膏、肥皂等各據一方，如展覽會然。每至一處，則侍者徧示各種香品，塗於顧客手上，俾顧客得以從容比較選擇，如顧客喜歡自行擕配，亦能爲之，而不使其轉告他客。余等至此部參觀，但覺花多眼亂，雖亦效人取試數種，究不能辨其孰優孰劣，祇隨意購備數種，留供回國轉貽親友，取其易帶也。

法國人民大抵喜自由活潑，與英國人民之持重傲岸者不同。余獨恨不諳法文，而法人善英語者亦不多，故所遇法國友人多不能直接交譚，未免可惜耳。

温泉游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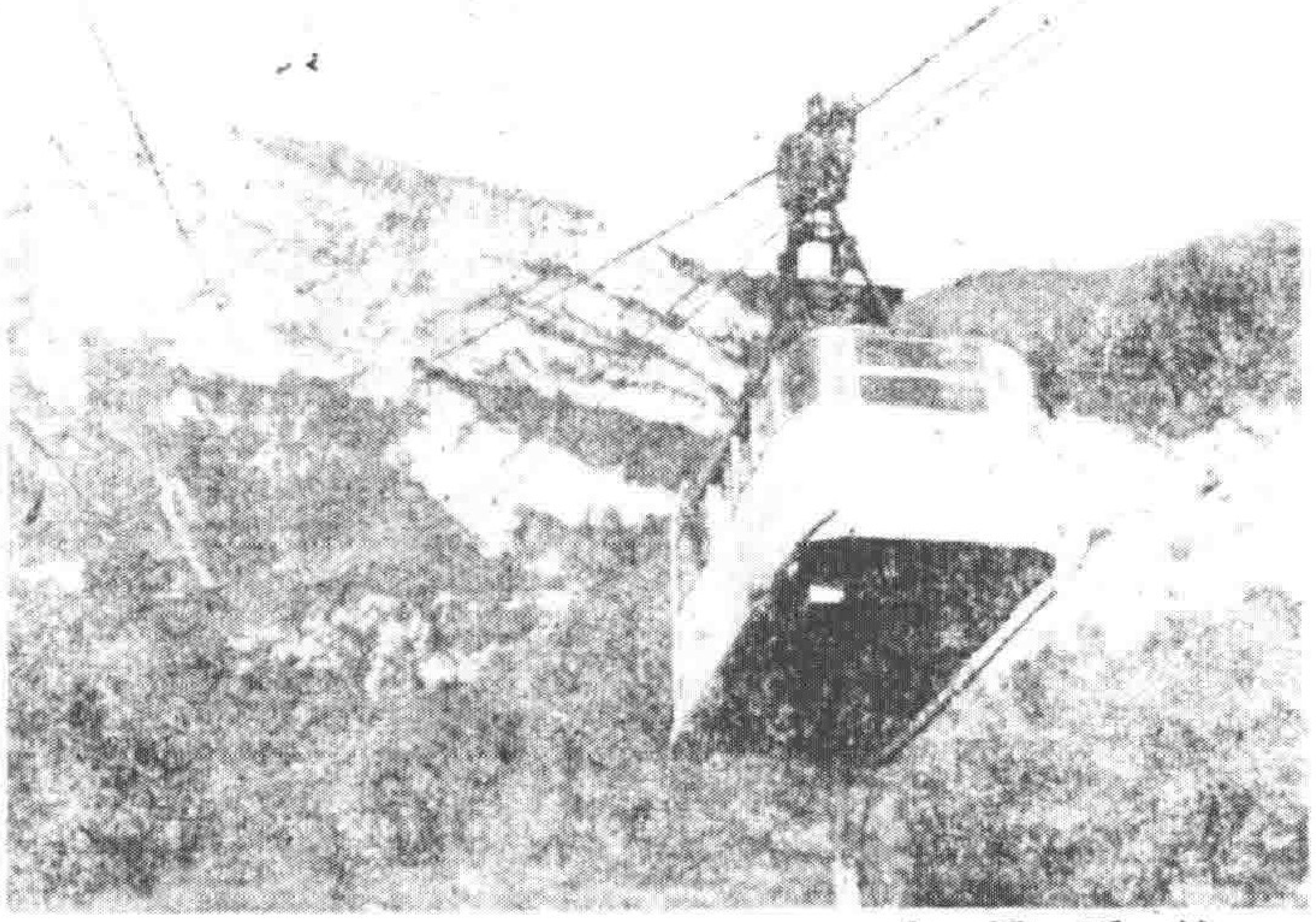
巴黎埃浮鐵塔下



作者與錢大使夫人攝於巴黎拿破崙墓前



巴黎在七八月間原為休假之季節，公私機關人員，多離巴黎赴鄉間休息。錢大使正擬赴法國南部溫泉（Aix les-bains）休假，藉以療治其風濕病，以余等來法，遂遲遲其行。其時外子等以在歐參觀考察所得資料，思在歸國以前，加以整理，乃相約同赴溫泉，藉避城市之塵囂。錢大使先行，余等一行，則因交通部長莫氏邀往參觀哈佛海港 he Haure，特派其私人飛機由巴黎飛赴哈佛，參觀畢，再乘原機飛赴溫泉附近之機場。此機甚小，僅容六客，余等於七月二十八日先赴Orig飛機場參觀一周，由交通部次長兼民航局長引導說明，然後登機起飛，莫氏曾囑咐飛機師繞道至盟軍在法登陸之處，環繞一週。余等遂在此具歷史性之大戰場上空，得一鳥瞰，尚見有破壞之船及臨時船塢之船隻五六十艘。稍頃，在哈佛港之臨時機場降落。由來接之人引上一汽油船，在內外港繞行一週。此港在戰事期間毀壞甚重，房屋被炸毀一半以上，良好碼頭，亦多破壞，以工程太鉅，現距修復尚遠。旋至乾塢參觀，在修理中之德輪自由號，由船長出來招待。此船五萬六千餘噸，為昔日航行大西洋首出一指之巨艦。午間回城，由港務局長、商會會長以及縣長市長等設宴相待。五時仍乘原機飛赴法國南部之Chamfery，轉乘汽車赴aix les-bains，其時錢大使已在其所住之 Shlend旅館為余等定好房間，共進晚餐，相見欣慰。



法國纜車

七月廿九日起，外子與洪、鈕二君相約以上午半日整理報告，下午半日休息或遊覽，即日開始工作。余在寓無事，正藉此得稍休息，縫補一月來旅中之針綫工作及補寫未完之日記。午餐既竟，酣睡一小時，時戶外陽光正烈，不能外出。午後四時，錢大使約同驅車至湖濱遊覽，此湖名Lac Bourget，周圍五十七公里，四面皆山，風景與瑞士相似，蓋已地隣瑞境矣。湖濱男女遊客及游泳者甚衆，惜余未帶游泳衣，否則亦必作一次下水禮。余等在湖濱一帶盤旋，至六時始返抵街市，復眺覽一週。此間有一溫泉，設有一規模宏大之浴室，且有專門醫師多人，專為客人治療風濕之症，其治療方法全係溫泉浴及按摩病者，不用服藥，不用打針，遠近男女來此治病者甚衆，法國醫藥界於此亦自鳴得意，而此鄉村小鎮遂得藉以繁榮。余等曾往探其泉源，源在溫泉浴室之後，鑿為深洞，源在洞之底部，地方豁朗，鍾乳下垂，泉源溫度約在攝氏四十度左右。錢大使來此專為治療風濕，每日前往，有醫師為之指導。外子及洪君亦偶往一浴。此間旅館係包飯方式，所住雙人房帶有浴室，連同飯食，每人每日三千佛郎，較之大城市為廉。



作者與錢大使候纜車上山

七月三十日，余上午在寓休息寫信，下午錢大、使洪、鈕兩君同約余等驅車至纜車站，乘纜車上Mont Revard。此纜車係一懸空吊車，與在瑞所乘沿鐵軌行駛以鋼纜牽引者不同。山高一千五百五十公尺，此車吊至半山時，稍有搖擺，下視使人心悸，即西方人士亦有不敢下望者。是日天

氣候比昨日為風涼，加以升高更為涼快；祗山巔，則有旅館之設置。在此小飲，遠望法瑞邊境之大雪山，西望 Lac Bourget 湖，徘徊一小時餘，攝影數張始下山。

七月卅一外子寫報告畢，下山洗溫泉，余在寓無事，開窗遠眺，只覺此地極清靜，而不至於偏僻。日來無應酬，祗有游息，極感愉快。下午又由錢大使約赴 Ann cy 遊覽，距旅館約三十餘公里，過此約四十公里即為瑞士之日內瓦，由法赴日內瓦者多取道於此，故往來汽車極多。Annecy 為一清靜小城，與瑞士地方相似，居民二萬餘。城外有湖，即為 Ann:cy 湖，在湖放棹及游泳之男女甚多，亦一避暑勝地也。余等至八時許始歸。

八月一日上午至街市散步，天氣甚熱，未敢遠行。午後陽威已殺，復結伴驅車至離寓三公里之 Gorges du Sierroz 遊玩。此地為一小河，甚狹，而兩岸極陡。兩旁林木叢生，幾蔽天日，炎夏到此，殊覺風涼。河中僅容一小舟，可載數人，沿河而上，約一公里餘，清幽絕俗，有如武陵人之探桃花源。至上游舟止處，則為瀑布急灘，在此登岸，則已在一旅館之內。女主人出饗冷飲，並謂此地雖小，而歐洲帝王已有八人曾來此小駐，歷舉英女王維多利亞、希臘國王、比國王、荷蘭女王等於某年某月先後光臨，亦足稱豪矣。去此復登車，行十餘公里路，經鄉村小徑，甚為曲折，風景清美，使人留戀。登山至 Lachambotte 則又一旅館，建在 Lac Bourget 湖濱危崖之巔，在此小息，並付錢借用望遠鏡，飽覽湖山景色，至夕陽在山始歸。



法國南部

八月二日早，余在寓整理遊記，外子於午間下山，再洗溫泉，云此地有一治療風濕專家，今日在此請客慶祝其本季到此已醫過第一千個病者，估其收入，洵可觀矣。錢大使每日赴溫泉醫療，而每日下午必邀余等出外遊觀，其興緻殊不弱。是日下午，復驅車邀余等繞 Lac Bourgdt 湖而行，至湖之對岸，止於一古教堂 Abby Hautcombe，其地為十二世紀時意大利人所建。建築及雕刻，均極精美，內有一女像端坐莊嚴，旁立女童，所有女像所穿之手套及女童所穿之絲襪，均雕刻精細而酷似。聞此地昔時原屬意國，意某王之後嗣亦葬於此。晚間錢大使在寓為余等餞別，並邀本地市長及警察局長作陪，海外部長 Motet 之子亦在此。席間談及阿根廷總統夫人正在法旅行，明日到此遊玩。據云，總統夫人昔為電影名星，衣飾甚為華美，此次旅行歐洲，攜帶行李二百餘件，衣箱即有八十件，隨役人員中有理髮師一人，因夫人頭髮每日裝飾不同云。余等惜以時間關係，不克多留，致未克一睹此美人為可惜也。

由法返英

余等旅歐，至今已經月餘，外子公務，粗告畢事，因國內工作較繁，不能在歐多留，遂定八月八日仍乘BOAC水機東歸。原擬就近在法國馬賽上機，乃經接洽後，知此機不在馬賽停留，仍須返英上機，於是拼擋一切，再為赴英之計。八月三日乘車離 Aix les Bains，錢大使親至車站送行，余等在歐期中以居法為較久，而最近數日中屏除煩囂，稍事遊息，眠食舒適，對此避暑勝地，頗有不願即去之態。是午乘車出發，攜有泉水數瓶，以天熱車中半日已飲罄。晚八時許返抵巴黎，仍住上次所住之旅館。翌日，至大使館向錢夫人及其兩小姐辭行，結束在法未了之事。八月四日午間赴巴黎北站，乘特快車離巴黎，錢夫人及使館諸君親至車站送行，不禁黯然。時同車離法赴英者，除余夫婦外，祗有洪君觀濤，因鈕君擬候其公子乘船東返，故未同行。由巴黎赴海濱之車甚快，車亦甚適。下午三時許，即至 Calais，上船渡英倫海峽，五時一刻，到英南岸多維爾。渡海一段，風平浪靜，一抵英國，天氣陰涼，不似在法之熱。由此換車，即晚到維多利亞車站。王博士、駱君美輪及朱君世東夫婦，均候於車站，計離英月餘，今復歸來，甚覺愉快。

離英以前，尚須辦理回國各手續，幸均簡易。八月七日午飯後，余等三人齊集倫敦之航空站 Airway Terminal，其時鄭大使天錫、段公使

茂澗、王博士景春以及駱君美輪、朱君夫婦等均來相送，情誼可感。所有行李掛號等手續甚簡單。三時上BOAC之大客車，沿公路直赴Poole，公路為程一百二十英里，所過風景佳麗，大足欣賞。半途復稍停茶點休息，七時抵達Poole。入公司所辦之Harbour Heights Hotel，地方精美而幽靜，窗外望見海濱，是晚好好休息，準備明日登機返國。至是歐洲之行告一段落。



作者在開羅使館與何公使夫人(左)及張參事夫人(右)同攝

遊歐雜感

余等在歐，為時共僅兩月，凡經英、瑞、意、比、法五國，走馬看花，所見所聞，實覺有限，而在此短短時間，經歷幾個政治民族言語地理不同之國家，乘坐飛機、火車、輪船、汽車，探視城市、鄉村、海邊、山嶺諸勝，誠不易得。余所感覺最深者，乃人民一般程度之高，與社會之有秩序。戰後各國均感經濟困難，而政府與人民均能一心應付此艱難局面，皆為我國所不及。歐洲之復興與善後，皆以恢復交通為先，今大致已與戰前相近，其他復興工作，遂較易於推進。就旅行而言，車船之方便，旅舍之舒適與週到，實感滿意，吾人以來自遠方，語言不甚通達，亦毫無不便之感。余未至美國，中美邦交，原至親善，惟聞國人之旅美者，常受歧視，然余等旅歐，則概無此感。余等所觀察歐洲各國之學校及其家庭，覺其整齊清潔與認真，我國人有急起直追之必要，尤覺吾國宜實事求是，不可徒效人之外表，虛有其名。至於遊歷地方，則風景最佳，莫如瑞士，飲食之美，以意大利為最。人民風尚則城市繁華，民族奢靡，莫如法國。勤儉刻苦，可推英比。我國留學生對英國曾有三句話，謂英國飯菜淡而無味，英國女子面孔冷而無味，英國天氣陰沈而無味，可謂盡情刻畫矣。余等在歐，深得各處使領館之協助，與各位大使公使之竭誠招待，鄭大使之豪爽，錢大使之週至，于大使之好客，尤足表現我國外交人才之盛。余尤感不安者，為旅英法時得鄭大使與錢大使兩位夫人之特別招待，助余等接洽各事，並陪同遊覽，增加旅行興趣不少。尤其錢夫人對於余之無旅外經驗者指導各事，均不憚煩，洵可欽感。

歸國紀程

八月八日早六時半即起，八時乘車赴水機碼頭，辦理手續（1）購BOAC旅行支票，備途中零用。（2）查驗護照，辦理出口手續，報知所携外幣。（3）海關檢查行李，均甚簡單，外子在碼頭發電數通，一致南京，一致香港，托友人代訂由港赴滬之機位，因此機祗到港為止也。八時許上機，機名Portmarnock，與來時所乘者一樣，同機共十六人。九時起飛，天色極佳。十二時三刻過馬賽上空，下午四時許抵達西西里之Augusta，住公司所備之客舍。余等來時，僅在此停一小時，此次在此一宿，並趁早至街上一行，僅有小街一條，似係曾被炸毀而重建者。屋僅一層，居民多貧苦。此地近熱帶，驟覺酷熱，夜間須下蚊帳，方能入睡。

八月九日早，飛離Augusta，午抵非洲北岸，即盟軍與德軍惡戰之處。沿岸而行，下午二時許抵開羅，此間時間原與倫敦相差二小時，因倫敦夏季提早一小時，而開羅並未提早，故當地時間却與倫敦相同。公司接客至躉船上之水上客舍，外子電話中國使館，知何公使鳳山抵埃已數日。未幾，何公使驅車來接至使館休息，並至城中商業街市巡禮。晚在使館中進餐。是晚宿水上旅舍，天較熱，旅舍內有小肆雜陳各物，余選購手提皮袋一具，價廉物美。

八月十日晨，何公使鳳山夫婦及張參事啓賢來送行，並餽余等當地所產杧果及衛萄一簍。八時四十分，飛過蘇彝士運河，嗣又飛越死海與來時同一航綫，惟今日地面有沙風，故下半段路程

較多波動。是日適為余初度之辰，午餐既上，洪君光昆為呼酒小飲為樂，並吃何公使所送鮮果，機上生活，誠不惡也。下午四時許，抵達 Bahrein，住於公司所備之客舍，時天氣酷熱殊甚，幸室內有冷氣，閉門不出，尚不覺苦。此間地方甚小，並無市面。晚飯後余等吃何公使所贈之杧果，同行者甚為羨慕。

八月十一日八時許，由 Bahrein 起飛，一路天氣甚佳，沿波斯灣南行，在機上午餐。下午三時到達 Karaehi，由公司大車送至公司之客舍，即來時所住之處，初以為此地必定甚熱，乃下機後，甚覺涼快。以時間尚早，乃雇汽車入城，至熱鬧市街，入各商店參觀。此地為新城市，故無甚古建築可觀，但街道較為清潔。據聞印度城市以此城比較清潔云。街上見有牛一二隻或三四隻，自由行走，聞印人之奉印度教者，皆奉牛為神物，不但不食牛肉，即在街上亦敬禮之，初到者頗引為異。時印度正籌備獨立，將於八月十五日實行，各方皆在準備中。所可惜者，整個印度將分為二邦，一為印度，一名為 Pakistan，而以 Kaiachi 為首府。惟印度兩派爭鬥甚烈，且互相殘殺，而 Pakrstan 一邦轄地並不銜接，重要地方及資源則多在印度一邦云。由旅舍至城，約十一英里，汽車來往及在城停留約一小時，共費二十五盧比。

八月十二日早七時，飛離 Karaehi，略有雲霧，機中稍有波動。機長至客室閒譚，謂常年西行逆風，東行順風，故東行較速。下午三時抵加爾各答，外子友人吳君來接。同乘其車至公司指定之大東飯店居住。因為時間尚早，共乘吳君汽車至市區各處遊覽。據吳君云，印人之奉印教者與奉回教者衝突日益劇烈，因去年回教徒攻擊印人，印人死二萬餘人，現印人報復尋仇，死傷屢見。雖數日之內，兩邦分治，各行其是，但結果如何，尚不可知。現加市每晚七時即戒嚴，不能外出。余等見街市兵士持槍巡行，如臨大敵，頗有戒心。

八月十三日，早三時許即起，因今日飛仰光稍停，將續飛曼谷也。五時乘公司大汽車離旅館，此間早晨四時起解嚴，但余等所經路上尚有三道鐵絲網，僅容一車出入，並有軍士看守。六時許上機起飛，十時三刻到達仰光，在站茶點。半小時後，仍上機續飛，下午二時一刻到達曼谷。由公司大汽車送入城市，住於 Trocadero 旅館。此間天氣悶濕，時下陣雨，由碼頭至旅館，中經市街，見中國人甚多，商店亦多係中國人所開。外子探問李大使鐵錚已返暹，乃與之通電話。少頃，李大使之女公子似萱女士乘車來接，同至大使館與李大使一家相敘，再由李大使陪同至市內各主要街道及公共建築參觀，見街道清潔，極有規模。暹羅華僑有三百餘萬人，曼谷一地，即有六十萬，主要商業均操在我國人手中。華僑學校有數十所，即中學已有六所，華文報館九家，華僑以潮州人為較多，較大事業為經營米、木、橡樹等業。是晚在大使館晚餐，水果紛陳，多所未見。

余等由英返港，雖與來時取同一航綫，所經地點亦同，而有一特異之點，則來時所經未歇宿之處，此次回來，均宿一宵。除 Karachi 來往歇宿外，來時所歇宿處，回時却未重複，是以西西里、開羅、Bashra、Bahrein、Karachi 加爾各答、仰光、曼谷等地，均有一宿之緣，而當地風光，除仰光外，皆稍事遊覽，此則為偶然可喜之事，非預定也。

八月十四日早六時許，即由曼谷起飛，天氣不熱，精神舒適。暹、緬、印一帶天氣每年自三月起即熱，四五兩月，大抵為最熱之季，而八月却較涼，九十兩月又較熱，五至九月則為風雨節季，雨水較多。本日因氣候關係，不直取香港航綫而直向東飛出安南海岸後，始轉向香港前進。故來時航綫跨過海南島之西北部，而回程則僅見東北一隅。下午一時半抵達香港，完成 BOAC 由英至港全程。此次需時雖七日，但行程甚順利，途中天氣亦佳，每日出發與到達，大致都按預定時間，不似去時之晨昏顛倒。到機場時，有友人多人來接，送入旅館。外子立刻為多位同事所包圍，提出許多報告及問題，待其解決。行裝未解，已開始工作，在國內辦事，亦良苦矣。是時，港中友人已為余等訂定十五日飛滬之飛機，翌午即乘中航公司霸王號，下午抵達上海龍華機場，即晚乘夜車返京。翌早抵家，大有僮僕歡迎，稚子候門之感。回憶兩個半月歐洲之行，今後將永遠不忘也。





普陀宗乘廟之一角。廟仿西藏布達拉都綱法式，工程宏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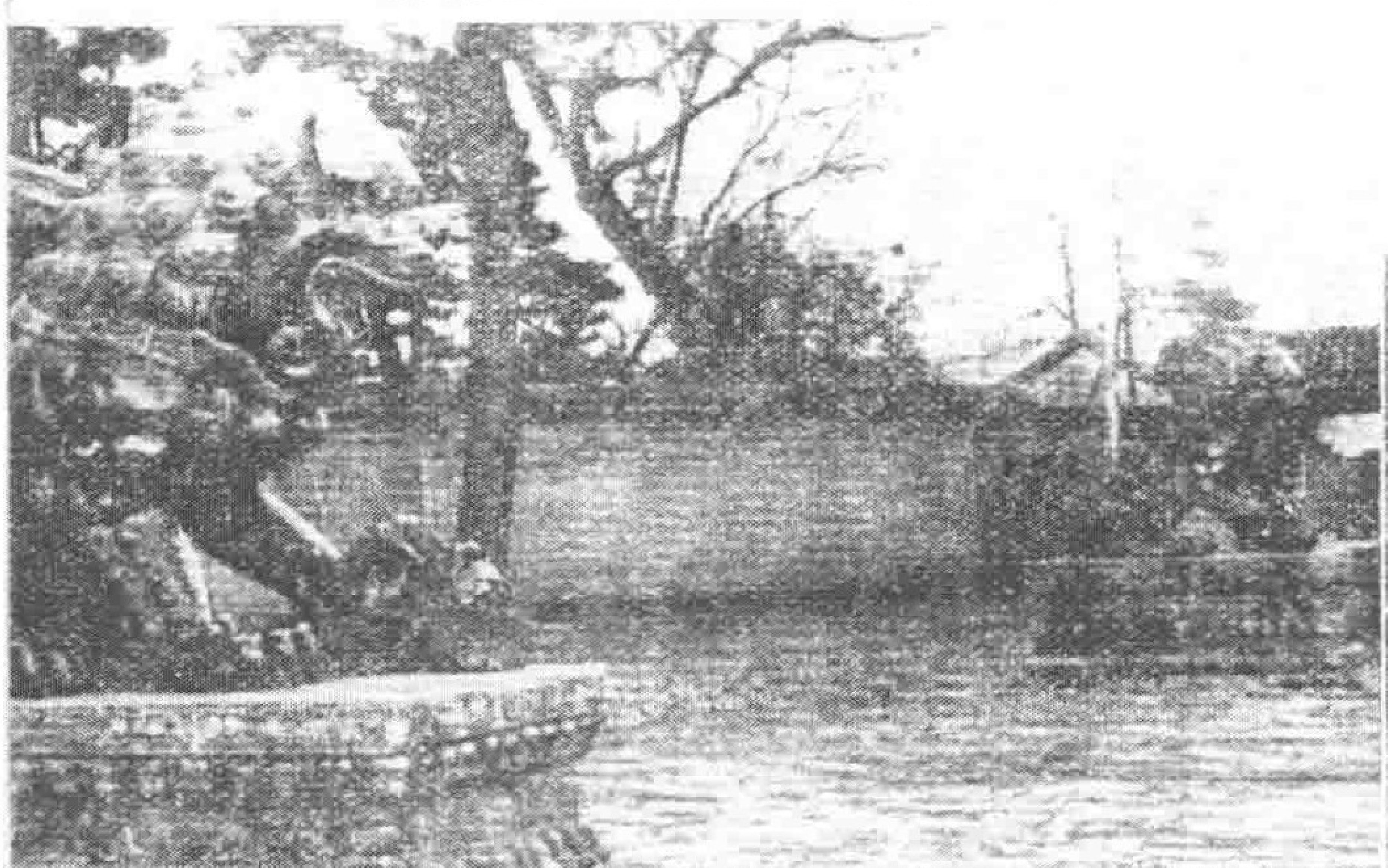
避暑山莊外苑

瑋麗的承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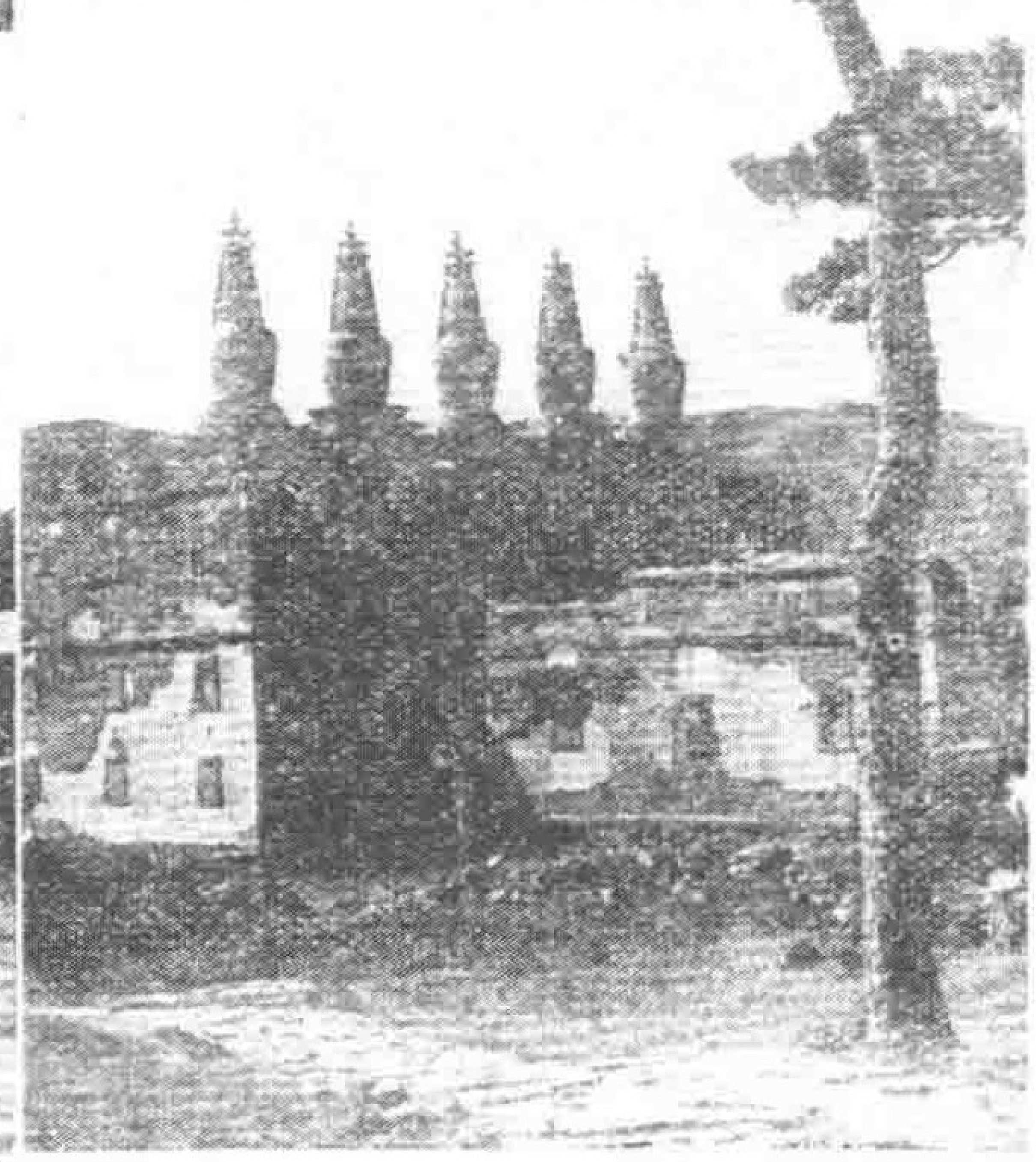


大佛寺（卽普寧寺）千手千眼觀音之頭部，高七丈二尺，爲一整木雕成。





避暑山莊門前之銅獅。



大觀樓訪勝

趙德厚 自昆明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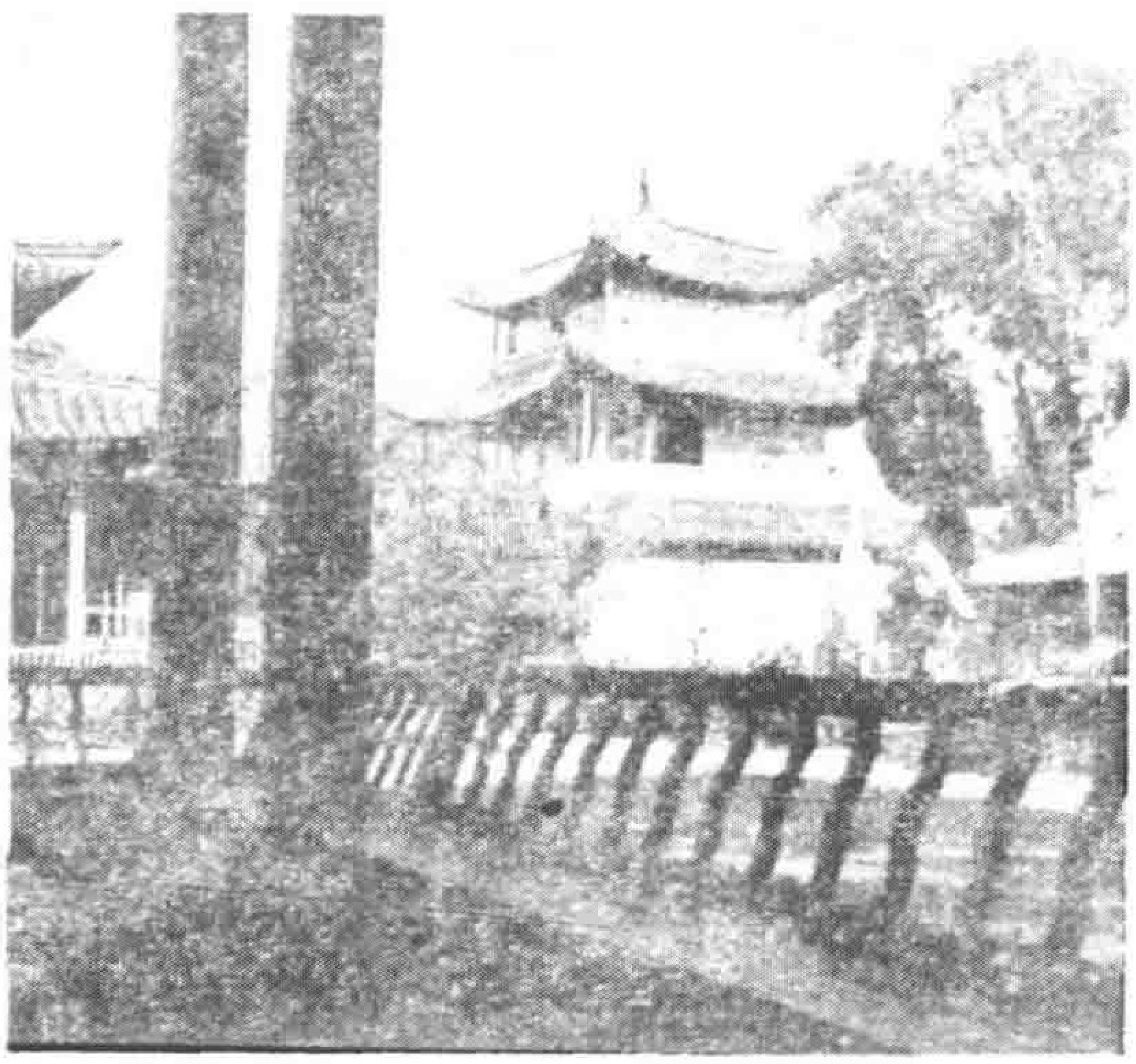
⇩黃昏泛舟之情調





⇧大觀樓全景遠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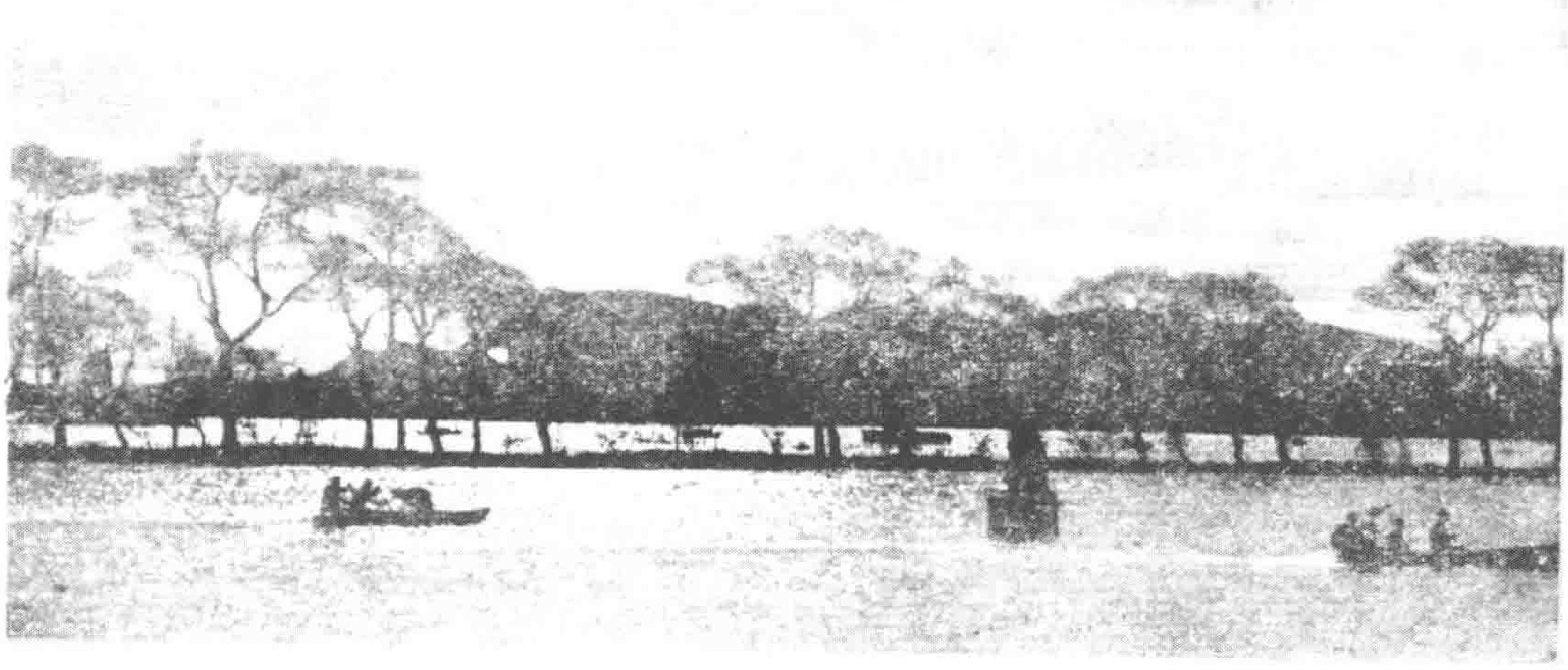
⇩樓閣參差巍然相望



⇦戀愛橋畔風光



⇩從大觀樓遠望昆明湖和西山



昆明的大觀樓

大觀樓，距昆明市城邑五里許，位於滇池上游，風景佳麗，其規模氣象，與黃鶴岳陽諸傑互相頡頏。每當春秋佳日，騷人鉅公，緇流羽客，鷄林遠賈，鳳閣名姝，莫不買舟載酒，游止其間，考諸史蹟，三百年前原屬淺渚荒丘，逐為後人開拓者，明末楚僧乾印結茅於此，講經演佛，聽者甚衆，復募修一觀音寺，遊客日多，遂成名勝。清康熙二十一年，巡撫王繼文，拓茅港池，建樓三層，顏曰大觀，復於周圍添築外堤，夾種桃柳，面臨滇池，遠浦遙岑，風帆烟樹，擅湖山之勝。登斯樓：俯三州，帶六河，左金馬，右碧鷄，見夫深黃淺碧，則滄桑之點綴也；漁燈上下，蝌舍差參，則村落之遠近也；風帆葉葉，隨波濤而出沒者，則漁舟賈船之往來不絕也；至若陰雨晦暝，洪波湧起，勢若萬馬奔騰，則千奇百怪之變幻，不可得而窺測也。其後經布政佟國襄相繼建湧月亭，澄碧堂於其旁，樓閣壯麗。民國十二年闢為公園，修築道路，遍植樹木，規模愈加宏大。

大觀樓易名大觀公園，佔地約數百畝，外環翠堤，內建高樓，西山綿亙，峙立若畫，五百里滇池，奔來眼底，不啻為滇南第一名勝。公園中最為遊客所仰止者，唯大觀樓，樓高三層，以年久失修，禁止遊人登覽，淸布衣孫髯翁撰長聯一副，膾炙人口，為樓之史地寫照，自茲大觀樓之名，遂傳遐邇矣，茲錄長聯如次：

「五百里滇池，奔來眼底，披襟岸幘，喜茫茫空闊無邊，看東驤神駿，西翥靈儀，北走蜿蜒，南翔縞素，高人韻士，何妨選勝登臨，趁蟹嶼螺洲，梳裹就風鬟霧鬢，更蘋天葦地，點綴些翠羽丹霞，莫孤負四圍香稻，萬頃晴沙，九夏芙蓉，三春楊柳。

「數千年往事，注到心頭，把酒凌虛，嘆滾滾英雄誰在，想漢習樓船，唐標鐵柱，宋揮玉斧，元跨革囊，偉烈豐功，費盡移山心力，儘珠簾畫棟，捲不及暮雨朝雲，便斷碣殘碑，都付與蒼煙落照，只贏得幾杵疏鐘，半江漁火，兩行秋雁，一枕淸霜。」

相傳聯成若干年月，有總督阮元者，認為孫聯有不妥處，力加刪改，如上聯中一段易為「東驤金馬，西翥碧鷄，北走長蟲，南翔羽鶴……」於是全城大譁，遍街貼貼子，以打油詩譏之曰：

「韮菜蘿蔔葱，阮煙哥不通！塗改大觀聯，笑煞孫髯翁！」

此事迄今昆明人士尚能歷歷如數家珍，蓋名作既成之亦不易，而舞文弄墨，咬文嚼字之輩，枉費心機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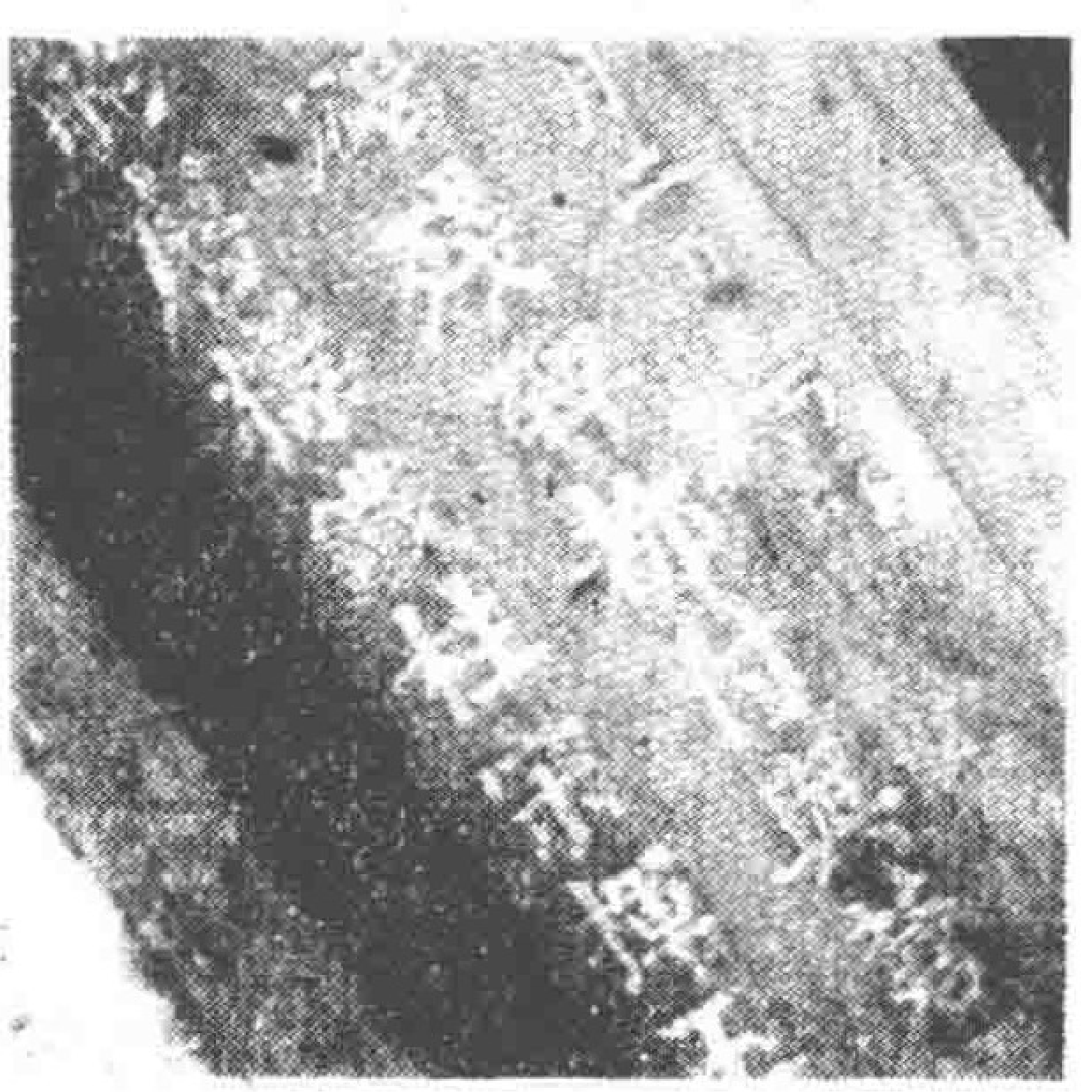
大觀樓之長聯尚有「風景喜無邊，覩當前依然見鷗眼渚靜，雁落沙平，魚躍川澄，萬象天曠，芙蓉放而藜花參，柳絲垂而蘆葦繞，淡淡濃濃，情堪入畫，羡此際江鄉綏靖，水國雍熙，檣櫓化作文明象，流連勝概，伊可樂也」「刼灰沈已久，懷往事怎禁得浪怒灘鳴，濤翻海泣，潮回石滾，峽倒瀾狂，鐘宿吼則蛟宮鬧，蟹嶼傾則螺洲頹，洶洶湧湧，勢有難遏，念今日舟楫安詳，樓船休息，兵氣銷為日月光，追慕豐功，誰弗頌焉」諸聯，與孫聯比較，若隔天壤，故迄今沒而不傳。

園中立有前雲南省長唐公繼堯之銅相，高距戰馬，挺姿天際，昂首遙瞻，猶是當年鐵馬金戈百戰疆場之雄風，遊大觀樓者，莫不趨前以資景仰！按唐公為民初發動護國之役，取消帝制之主要人物，民國之有今日，唐公之功績實不可厚非也，唐公曾上書．國父，為護國之重要文獻，亦為滇南人士引以為榮之義舉，書曰：

「中山先生道席：中國數千年君主專制，荼毒人民，我公以旋乾轉坤之手，建熙天耀日之勳，革除專制，還我民權。方謂永享共和，與歐美各先進國齊驅并駕，胥世界於文明。乃梟雄竊柄，大盜移國，會設籌安，欲行帝制，舉國靡靡，誰敢抗顏。繼堯自入同盟會以來，受我公革命之訓導，義不苟同，秣馬厲兵，待機報國。雲南全省人民，亦復義憤塡膺，誓不與此賊共視息（指袁世凱）。然而雲南地瘠民貧，兵單餉絀。長沙子弟，雖仗劍以先來；壇水師干，等孤注之一擲。所幸四方豪傑，具有同心，茲特派李伯英等二人，代表駐滬，祇與各方面同志，周旋接洽。竊盼我公登高一呼，俾羣山之皆應；執言仗義，重九鼎以何殊。一切機宜，隨時賜示，總期早除袁氏之大憝，復我民族之自由，馬首是瞻，共成義舉。

民國四年十月唐繼堯頓首。」

園中亭榭頗多，可謂十步一樓，面濱昆池，極為淸雅。外堤有一石橋曰戀愛橋，以每當淸晨傍晚，或月明之夜，男女雙雙，約會談情之目的地，故膺如是之佳譽也。水中立有石塔三座，彷西湖之三潭印月，若把昆明湖比西湖，淡裝濃抹也相宜。園內由市府出租小艇，供人遊泛。每至盛夏，乘小艇泛舟至水雲鄉間，在天然之湖水中游泳，或月上柳梢頭，攜愛侶泛舟湖濱，或約二三知己，縱酒高歌，亦快事也。（趙德厚）



敦·煌·行·脚

程志新

八月卅一日是我到礦的一週紀念日，一週年原應是我東歸的時候，但我恰在這天出發到遠在甘青新三省邊界的古城敦煌去游覽，心裏帶一份喜悅，帶一份惆悵，但畢竟是難得而且有意義的旅行。

那天早晨，細雨籠罩，大霧迷空，南方和西北的遠山，都已沒在煙霧裏，但大家都確信這惡劣的氣候，不會影響我們的行程。八時正，一輛麥克載着我們十七個人和行李，駛出檢查站，在灰色的戈壁裏前進。果然，上空的雲層愈走愈薄，到火燒溝上甘新大道時，紅日臨空，逼着大家把身上的雨衣、大衣、絨繩衣，一件件剝下來。心頭的沉重，也隨着次第消失。

甘肅省自嘉峪關以西，除幾個城市的近郊外，不是硬質的戈壁，就是細軟的沙漠，也偶有幾處富有鹼性鹽質的草地，但都是荒無人煙之區，望去一片浩闊，完全是沙礫。其中僅有夏間能生長一些低矮藹色的駱駝草，往往數百里內，毫無人跡。一條公路，兩條車轍壓過的平行綫，直伸到遼遠的天邊。我們到敦煌的路，差不多全部是沿着祁連山走的，南方蜿蜒起伏的山峯，像一座屏障，而高處殘留的白雪，在炎夏的烈日裏，更映人心田。



甘新大道，自玉門以西，卽大漠一片，杳無人烟，自此通安西，越星星峽至新疆，全屬戈壁。上圖爲玉門城外甘新路畔所植立之醒人路碑。圖中東北卽去安西大道，通安西有古玉門關，尚有陽關在敦煌西北，蓋此處尚非邊疆，猶須從此西去也。

有志青年到邊疆去

嘉峪關外第一個城市是玉門，離老君廟七十餘公里，越過了長途的戈壁，望見前面有綠色的樹木，眞像航海發現大陸時一樣愉快。西北的夏郊，像江南的春暮。公路兩旁是參天的白楊，綠色的田疇，小溝裏潺潺的流水，這些極平淡的景色，在我們看來，也是出奇的美景。這樣不到十公里就是玉門縣城，城極小，祇有一條街上有些商店，賣着 煙，布疋及一些日用品，其中不少是美國貨除馬立斯香煙外，還有各色的玻璃木梳，放在滿是黃土的街道上，有些不調和的樣子。隨手問問價錢，倒不比酒泉的市價貴多少，但好像沒有什麼人購買似的。美國貨深入中國腹心，好看，便宜，但中國人民的貧苦的購買力，實在還是力所不逮的。玉門的街道門面，看去很整齊，標語極多，可是當局在市容上，曾下過一翻功夫， 城外甘新大道旁矗立一座三角形的尖碑坊，寫着「有志青年，到邊疆去。」八個大字，最爲觸目。蓋寓此處尚非邊疆，猶須向此西去，有志青年，盍興乎來！

由玉門去安西一三四公里，又完全是戈壁，大家覺得很沉悶，但在這荒無人煙的戈壁上，看到了一種非常偉觀的自然現象，值得一提。當我們的汽車在沙漠中疾馳，紅日臨空，反射得非常炎熱的時候， 突然發現前面不遠處一片波光水影，其中有山，有樹木，有小島，非常逼眞，非常清楚，正奇怪沙漠中何來大海，但當汽車開到前面時，這一片浩洋的大海，就不知去向了。剩下的仍是荒蕪的沙漠，連一點水也沒有。但在更遠的遠處，又可以看見另一片海洋，才知道這就是所謂「海市蜃樓」。是日球將別處的大海反射到沙漠上給予人眼的一種幻覺，這一定要在非常平曠的地方才遇得到。我們一路由玉門而安西，過後又由安西而敦煌，祇要有陽光時， 隨處可見，眞是自然界的奇跡。

人皮鼓的故事

在玉門安西的中途，有一個驛站叫橋灣，那裏祇有寥寥幾間小旅店和一個軍營，四周盡在戈壁中，但在公路南邊可以看到一座殘敗的城堡。車停下來，司機告訴我們，這裏有一個人皮鼓，人皮製成的鼓，後來更知道還包孕着一段很動聽的故事。聽說在清朝康熙年間，一天，皇上突然做了一個夢，夢見在西北荒涼的沙漠裏，長着僅有的一顆樹，樹上圍着一條玉帶， 他覺得很不祥，所以派人到西北尋訪。到了橋灣，見沙漠裏果然長着一顆樹，樹上掛着一條草繩，他以爲就是玉帶的徵象了。回去報告之後，皇上立刻命令在這裏修一座小城，城內要五臟俱全，有皇城的

形式，以爲鎮壓，並派了一位大臣來管理。孰料那位大臣非常貪污，剝削小民，當地人民恨之入骨，忍無可忍，一天羣起而殺之，並剝其皮，做成鼓，放在本地廟裏，以爲後來者的警戒。我們穿過了這個破敗沒有一個人的城堡，到處找尋這面富有意義的人皮鼓，原以爲這鼓一定是面大鼓，和普通廟宇裏的一樣，但結果在河岸的一座很小的地母廟裏找到了它，才知道不過是一面小鼓。直徑還不到十吋，大家都很失望，而且有些不相信是人皮做的。一個年邁的廟人指着鼓上的皮紋和毛根給我們看，說這是頭髮，這是面頰，隱約有些相像，姑妄信之而已。廟壁上留着不少過客的題詩，大都是罵貪官枉法的。這故事寫給今日的石壕吏看看，也可以讓他們知道人民的力量，到底不可輕侮的。



敦煌附近山中，有游牧民族凡二，一爲韃子，即蒙古人，一爲哈薩，後者較前強悍。彼等常攜一小袋乾糧，即可在戈壁中支持七八日，攀崖跨嶺，一騎如飛，其歸化者時進城採購鹽、米、麵及布疋。圖爲城中之哈薩首領，後有駱駝。

向西又經過了幾個荒蕪的驛站，就是安西了。安西在甘新交通上，是南疆北疆的分路點。由此西北行，過星星峽不遠即到哈密。北去可達迪化。如果西南走一一九公里是敦煌，通南疆和闐于闐等地，就是修造不多年的南疆公路。安西雖然是交通的要衢，但在商業上，並不繁榮，從城郊的田野看來，比玉門還荒漠，但城內的街道比玉門要寬大整齊些。中國農民銀行和甘肅省銀行的門面，造得很現代化。旅館祗有一個新運招待所，但住不了許多人，我們都借宿在西門口的縣立簡易師範內。當地駐軍很多，軍營前漆着鮮明的戡亂標語，非常觸目。河西一帶，在政治上是非常單純的地方，但自酒泉以西，酒肆茶舖，無處不見衣草綠卡其的軍人，愈向西北愈甚。大概因爲自外蒙古獨立以後，甘肅失去屏障，河西已成邊防要地的關係。

一年一陣風

那天晚上，大家攤開舖蓋，合住在縣立簡易師範的一個教室的地上。簡師的原址本來是孔廟，設備簡陋之極，簡易二字，名符其實。我們住的教室是兩廊之一，至聖先賢的牌位，固已不見，窗上的紙也都沒有了。一夜風聲呼呼，沙塵拂面，那夜月光很好，想起離家愈遠荒涼愈甚，會不會如期歸去？輾轉不能入寐。安西本有風城之稱，聽說大風四季不絕，一年祗括一次。這一次風從今年秋天一直要括到明年夏天才停歇一個很短的時期，可見風的厲害了。

第二天早上因爲學校八點要上課，教室裏不能久留，一早起來，把行李堆上汽車，就向敦煌疾駛，豫備趕一百多公里到那裏吃飯。這一條路完全是沿着祁連山脈的山脚走的，因爲不久以前下過雨，公路兩旁沒有排水的深溝，路面全給在地面上亂流而下的大水冲壞了，顚簸得非常厲害。路的南面是山，北面是沙漠，除中途五十公里處有一口苦水井外，一路一點水都沒有的。我們早就打聽到這樣，所以車上帶了十加侖的水桶，以備汽車水箱在必要時應用。想不到在這樣缺水最嚴重的地方，汽車上的水箱漏了，因爲路崎嶇不平，漏水的情形，愈來愈嚴重，起初十多公里補一次水，後來每三公里就需要加一次水了。那時候過苦水井已有二十多公里，離敦煌還有二十多公里，水桶裏的水完了，汽車水箱沸騰着，就祗好在一個非常荒漠的山坡上停了下來。

沙漠裏取水的經歷

這時恰在午後一時左右，太陽晒得皮膚發燙，早晨一些東西沒有吃，肚皮早空了，唯一的辦法祗有勉強開到敦煌，想法修理，或打電報回去派車救濟。但要開到敦煌的先決條件，必須找到一些水。從車上舉目四望，在北面的大沙漠裏，發現不遠處有一個湖，湖面很大，一片水光，決不是海市蜃樓。雖沒有一個人，想來總可以找到一些水的。筆者和一位同事跳下車，還有一個司機的助手，帶了一個五加侖的汽油桶，向湖邊走去取水，看看湖很近，以爲不久就可到的，想不到愈走愈遠，愈走愈長，那一片湖光還是在很遠的前面。最初走的是砂礫地，後來慢慢的威

了草地；長着各種不知名的荊棘和雜草，最後變成濕土，脚走一步陷一步，細看地面，敷着一層白霜，用手指取些一嚐才知道是鹽。那前面的湖光；也都是乾涸的鹽，沒有水。三個人躊躇起來，走了這許多路，回首看汽車已經看不見了，想不到沒有一點水。沒有水，汽車無法開動，天漸漸會夜下來。難道眼看着大家在沙漠中過夜麼？附近有野獸，有野蠻的哈薩人，而我們連一枝步槍都沒有，種種可怕的幻想，都浮上腦際。結果決定還是朝湖邊走，雖然是乾涸的鹽湖，但湖中心總可以有些水的。到了湖邊，地面盡是白鹽，和泥土結在一起，土濕，無法走到湖心去。徘徊到幾次，才在湖面找到一個小潭，敲破了表面結成的鹽層，露出一些水來，歡喜若狂。明知道是鹽水，而且濃度很大，滴在衣服上，立刻蒸發成白的鹽班了。但不能不取些回去，希望汽車能勉強開着走。但取水在技術上也非常困難，潭太淺，桶放不下去，祇好用雙手捧，慢慢地捧滿了五加侖。幸而車上跑來找尋的大隊同人到了，輪流着抬回去，結果這水因爲太鹹沒有用。另外微倖遇到一輛駛過的商車，向他們要了一點水，汽車慢慢地開着走了，渡夜的恐怖消失。不到沙漠的人，想不到水的可貴，這找水的經歷，會永銘在筆者心頭，終生該忘不掉的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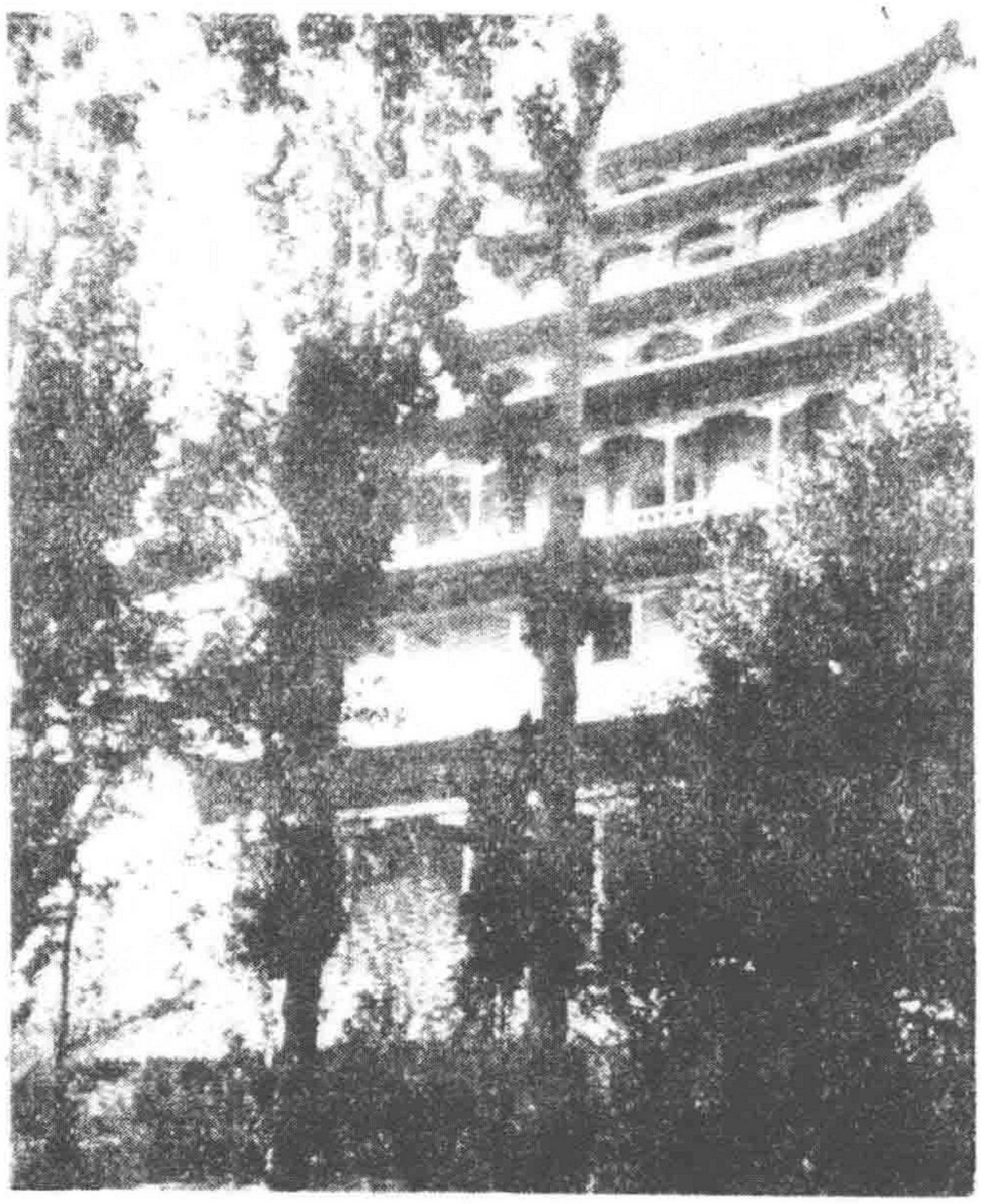


千佛洞藝術研究所大門

途中又找了幾次水，因已抵敦煌近郊，所以沒有發生困難。敦煌得祁連山的水利，阡陌交錯，農作茂盛。將到縣城時，水汪汪的田裏長着水稻、棉花、喬麥，到處是矗天白楊包圍着的田莊，果實纍纍的梨園。溝裏流水潺潺，置身其間，和江南分不出什麼兩樣。最奇怪的是一條公路，分隔着兩個世界，南邊還是寸草不生的沙漠，北面就是樹木濃蔭的田野了。可見西北最重要的還是水利。有了水，沙漠不難變成綠洲的。

敦煌是水菓城

敦煌的縣城很大，氣魄雄偉，進縣城給旅客第一個印象是古色古香的建築，街道，牌坊，城樓，都和內地的老式建築一樣。市街上的商店還沒有現代化的玻璃樹窗，一律是櫃檯。櫃外還有一條門廊，廊中放着幾張黑漆的長凳，可以讓顧客休息。這種誠樸純古式的東方街市，恐怕在別處很少見的了。敦煌是甘新青三省交界處唯一的大城，附近山中有韃子（蒙古人）哈薩等游牧民族。郡設於唐代，現在的城是清代新建的，大概是有意讓西北邊疆小民族看看大朝文化的意思。



大佛殿正面　樓高九層，內有最高之大佛。

雖然是一個大城，但找不到一家旅館。我們藉柴達木盆地調查隊隊長周宗浚先生的幫忙，借宿在青年團的後院。兩間破落的廂房，泥地，沒有門，又沒有窗，但大家把舖蓋一攤，也就勉強住下來了。最傷腦筋的問題是吃。敦煌街上，我們所見到的，祇有一家叫做長江食堂的飯館，也是敦煌最大的一家飯館。我們第一天去的時候是下午七時，到那裏一看，滿座全是軍人。掌櫃的向我們說：「什麼都沒有了，不賣了！」我們走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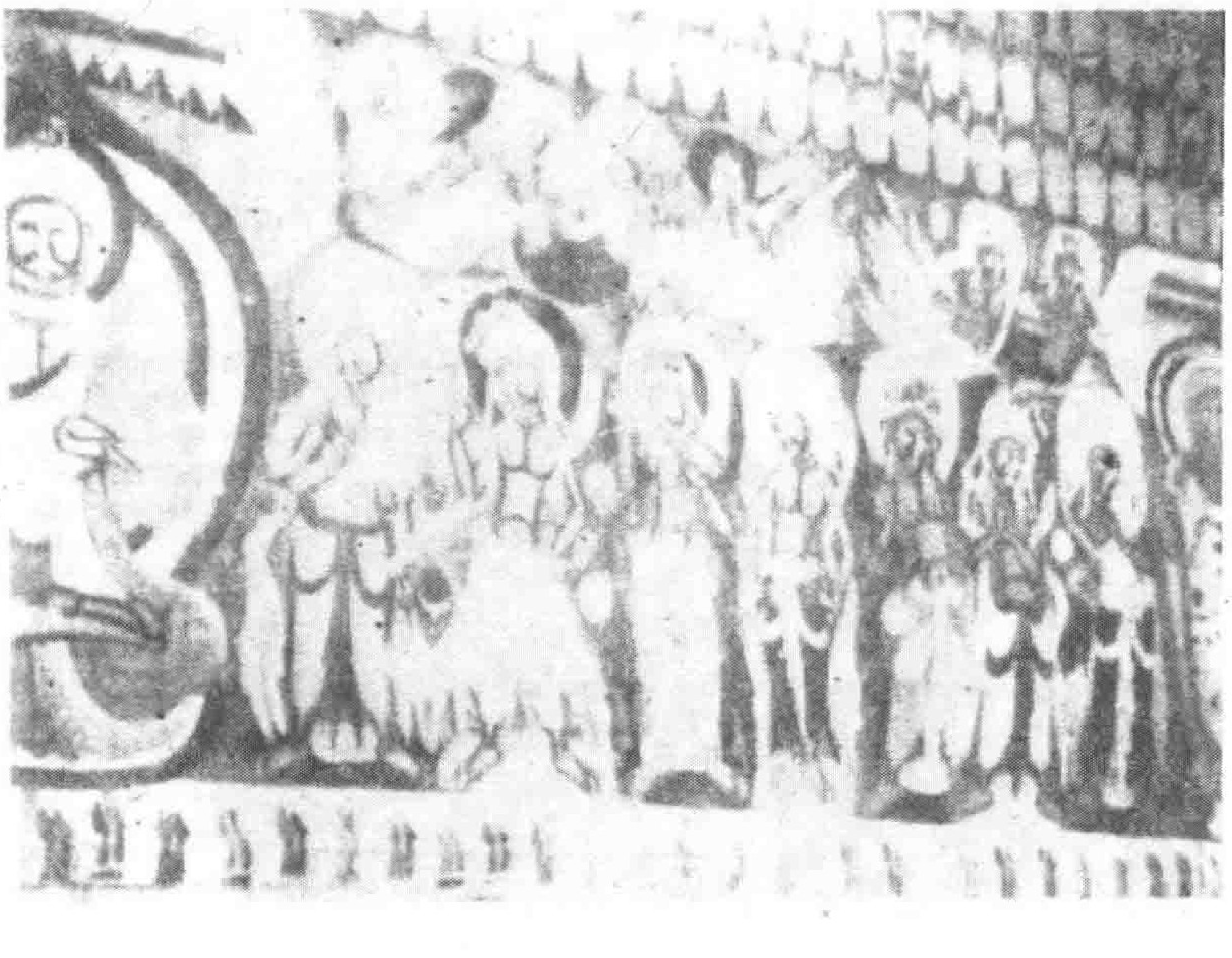
大佛殿之大佛

了城廂，雖然賣菜蔬的很多，但找不到一家有飯吃的地方，祇好買些掛麵，回去借人家的鍋子，煮了充飢。以後又碰到好幾次，雖然先給了定錢，晚到了些還是吃不到。到後來我們遇到當地的代理縣長，他派人去關照了，才沒有再遇到困難。天下眞有不賣飯的飯館，在敦煌總算遇到了。

敦煌是西北產水菓的名城，我們到的時候眞是吃水菓的好季節，滿街都是水菓。哈密種的甜瓜稱哈密瓜，本地產，和眞哈密瓜完全一樣，每個不過二仟元。梨、桃、每百不過伍仟元，便宜之極。哈密瓜橢圓形，皮作青藹色，有一條條極細的碎紋，甘美無比。敦煌附近瓜地菓園每年產的瓜菓極多，當地消費量少，交通不便，一時運不出去所以都採下來藉日光晒成瓜乾，陸續運出去銷售。哈密瓜乾可以做宴客時的甜菜，是西北的特產。此外，杏乾和葡萄乾也很出名。新鮮的葡萄，顆粒很大，淡綠色，透明而晶瑩，一口吃下去，核都沒有，那種甘鮮之味，東南人絕對嚐不到的。水菓城的外號，敦煌可以當之無愧。

月牙泉

九月二日早晨照豫定的行程應該去千佛洞，因爲汽車正在接洽修理，無法行駛，所以改去月牙泉。泉在城南鳴沙山中，離城十里許，大家步行外，還帶了二輛大輪的牛車同行。出南門走過了不少濃綠的田莊和菓園，越過一片浩闊的戈壁，到了鳴沙山麓，月牙泉就在這山峯的背面。這座山非常奇怪，完全是極細的細砂堆成的。據說東西橫亘一百餘華里，沒有一塊石子和泥土。人可以從很高的山頂上滑下來，不虞受傷，而非常痛快。月牙泉作月牙狀，就在這沙山之中。水很清，面積很大，池中長着蘆葦，還游着一羣野鴨，池畔有一座很大的廟宇。我們在一個傍湖的廳上坐下來，泡了兩壺茶，剖開幾個帶來的哈密瓜，一路的疲倦却已忘掉。善泅的同伴跳下去游泳，不會游的都在池邊洗足，大家不想回城了。月牙泉據敦煌縣志記載，古稱渥洼池，漢武帝元鼎四年秋，有天馬出自渥洼池中，這話雖不可信，但池的四周都是沙山，想像中大風一括，沙都掉在池中了，兩千餘年來不被埋沒，這道理大家都想不明白。據他們在附近探勘地質的人員說，這種純粹由細沙堆成的山脈在別處也少見，也許細砂下面還有石頭，也許都風化而成細沙了。



千佛洞北魏壁畫

千佛洞

回城，汽車的水箱已經在南疆公路局焊好，隔夜買好了食粮和菜蔬，次日一早就出發到千佛洞去。千佛洞古稱莫高窟，在城東三十五里的三危鳴砂山之間，汽車去，不過二小時。石窟坐西面東，開鑿於削壁上，比櫛相聯，和蜂房一樣縈隔着。窟前有細流一道，流向北去，所以窟前長着很多白楊，看去並不荒漠。這裏在以前本來毫

無管理，路過的人，任何人都可進去，所以破壞極多。抗戰期間政府爲保存先民遺跡，卅二年已在那裏設立了敦煌藝術研究所，隸屬於中央研究院。作整理分類以及研究發揚的工作，洞外已築有圍牆，非先經所方許可引導，不能隨便進去了。

我們先見了藝術研究所的所長常書鴻先生，安置了住宿的地方，在參觀洞窟以前，先請常所長在會議室內將千佛洞作一個概略的講述。千佛洞的建造，開始於符秦建元二年，（公元三六六年）經兩魏，隋唐，五代，宋元各季的增修，才有現在的規模，以唐朝時候最盛。現存的洞窟共計六百多，有壁畫和塑像的，總計四二七個。石窟的內容，以佛敎藝術爲主體。塑像和壁畫，從技術作風來說，可以分成三個不同的階段：兩魏俱有原始粗野之風，著色用筆雄健壯麗，樸實古拙。塑像中並有印度陀羅曼作風的現象。隋唐的作品，顯然已高級敎化，線條厚重，鈎勒靈活，色彩富麗，形態豐滿，其寫實逼眞的程度，非千佛洞其他時代可以比擬。五代和宋元的作品，用色筆調平淡，同一模樣，重複配製，但其圖案特質，亦有可取之處。各洞窟已先後經過三次編號，第一次是英人伯希和編的。第二次是畫家張大千編的。最後一次是藝術研究所根據張大千的編號而再編的。洞窟內原來還存着不少經卷，其中一五一洞就是光緒二十六年王道士發現的藏經洞，但可惜其中重要經卷，手蹟等寶藏已在光緒三十二年（一九〇七）爲斯坦因，伯希和分別攜去，現存在倫敦博物館。這是我們民族史蹟上的一個恥辱。抗戰勝利，我們已列大國之林，政府應該設法交涉，使它物歸原主。



（西方淨土變）爲佛經中之一部，圖示我佛坐華麗宏大之殿中講經，四方聽講弟子出神之情狀。

多少土方和材料

下午所方派了一位研究員張先生領着我們在各洞參觀，我們一行多數是學工程的，對於藝術大多是門外漢，更因爲洞窟多，走馬看花，僅不得什麼。洞窟以大佛樓爲中心，樓內有一個身高九層的大佛，人的高不及他一個足趾的厚，張先生說這大佛本是唐代的，經清代鳩工修理，已失去本來藝術的面目，僅見其高大了。洞窟大小不一，牆壁四週頂端都滿佈壁畫，中有塑像，北魏的畫像漫畫一樣，都是粗線條，印象最深刻。唐代塑像的細膩，壁畫的靈活，大家才眞的體會到中國的文化，是有深厚不可及的基礎的。大的洞窟有大禮堂一般大小，光是挖掘，需多少土方的工程？牆上細密的壁畫，又得多少人工？應用的材料，光顏料一項，紅黃綠俱全，又得多少財力？不是偉大，又該用什麼辭句來形容呢？這些洞原都是當時的有錢人出資修造的，他們有的是客商，有的是當地的達官富豪，大都在特殊的情形下許了願。譬如商人經此去西域，向菩薩許願，說如果平安歸來，賺了錢，一定在這裏修一個洞窟供奉，一旦他眞的賺錢回來了，覺得菩薩有靈，所以不吝巨資，經營大洞。有時在壁畫中還可以發現出資修造者的姓名。這在他們的出發點上，雖然是迷信，但從此留下了中國先民文化的遺跡，功德匪淺了。

藝術研究所內還有一個展覽室和一個陳列室。展覽室內懸掛着十多幅所內各研究員臨摹的壁畫，比原來洞中的清晰，都是各代代表作，玲瑯滿目。其中有好多幅是常所長女公子沙娜小姐的作品。這位小姐才不過十六七歲，而繪圖的天才，有勝乃父，前途未可限量，大家都贊賞不絕。陳列室內都是各洞收集來的塑像，經卷和手蹟。有一個乾的將軍手和公主脚，是在掩沒的洞中發掘出來的，經過多少年還沒有變形，有註解，都有考據。

研究所附近樹木成蔭，環境清幽，加以佈置得法，別出心裁，從遠道來的，都有如歸之感。可惜美中不足的，這裏的飲水都有鹹味，沒有濃茶葉不能入口，大家都吃不慣。我們在那裏住了

一夜。第二天下午就原車進城了。途中巧遇狂風，沙塵揚成大霧，眼睜不開，汽車幾乎迷路。回到城裏，大家都喘不轉氣來。筆者來西北已逾年，但這樣的大風，還是第一次遇到，是千佛洞給我們最不能忘的一個回憶。

初中畢業的匾額

敦煌有一位首富張家，號稱張百萬，因為以前和礦上有些關係，在臨走的前日，請我們到他東門外的莊內吃飯。莊很大，建築陳設富麗，果名不虛傳。最使我們奇怪的是他家庭前的二塊匾額。我們原以為他家祖上有什麼功名的。仔細一看，還是民初所立。一個是賀他家什麼初級中學畢業，另一個是賀什麼師範學校畢業。初中畢業足以渲耀親族鄉里，在我這是第一次見到實證，當地的教育程度，可見一般。敦煌現在有一個省立初級中學，是全縣最高學府，設備簡陋不堪，學生不過一二百人，升學必須遠道去蘭州。建設西北，開發邊疆，教育的普及，實在不能忽視的。

一個夢？

我們在張家菓園痛快地吃了一次新鮮的水菓，買了不少哈密瓜和桃梨，帶了七八卷在困難條件下拍就的軟片。第二天清早，就出發回礦了。途中，大家閒談着這次旅行的遭遇，有贊揚，也有貶毀。但對於交通的不便，旅客住宿飲食的困難，無不縐眉。有人問：「還有人願意再來敦煌麼？」大家都說不可不來，不來不知中國的偉大；但不可再來，再來歷盡途中艱苦，毫無意義。一位同事沉默良久，突然說：「我願意再來的，祇要一天，敦煌已築有鐵路，可以直通上海。」

開發西北，水利第一，有水利，沙漠可成良田。但交通的重要，更不在水利之下，交通便利後，一切工作容易進行。自敦煌起的祁連山中的礦脈，最有希望的是石油。我們盼望在不久的將來，從千佛洞可以看見附近山中的井架，沿着山，從南疆來的一條鐵路直達蘭州，還有一條油管和它平行着，把老君廟和河西待開的油田連成一片，那末敦煌的水菓可以用冷藏車運出去，上海好藝術的人，要到敦煌看看壁畫，也就輕而易舉了。

這會是一個夢麼？

茂昌股份有限公司

CHINA EGG PRODUCE CO., LTD.

Packers & Exporters of Egg;
Frozen & Other Egg Products;

Manufacturers of Ice; Cold
Storage & Warehousemen

Head Office: 60 Nan Zing Road, Shanghai.
Telephone: 40050

營業：
蛋及蛋品製造業
冷藏及機冰業
堆棧及運輸業

		地址	電話
總辦事處		南潯路六十號	四〇〇五〇
滬北	運輸部 蛋廠部 堆棧部	黃浦路二三九號	四〇〇五〇
滬北	冷藏部 機冰部	閔行路五十號	四三三一八
滬南辦事處		中山東二路一九六號	八〇一七〇
滬南	堆棧部 冷藏部 機冰部	十六鋪楓涇街六，八，十號	八五二五七 八六九九六
滬東	堆棧部	楊樹浦路一六九〇號	五〇八一〇

五九一一八八

拼凑·排隊和織補

難爲了倫敦主婦們

佛蘭茜斯詹姆斯著

伍必熙

倫敦家庭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特點是，一把茶壺，一個壁爐，一隻貓兒，和一兩本如何重建倫敦的書籍。這個世界上數一數二的大都市，在戰後充滿了鄉村的氣息，是我所見過的大都會中最「家庭化」的一個。

許多美國通訊員都特地到英國來居住探訪，像我和我丈夫一樣，而我們最注意的新聞却是關於鞋子，白菜，船隻等等的消息，以及國王的種種。

每一個倫敦的主婦，在經過幾年戰爭後到現在，都有一肚子的話要說，而都是關於牛奶、麵包、雞蛋、鹹肉、和排隊的故事。她們的任務，可以簡括地用一句話來表示，那便是「在非常情形之下，盡力求取正常的生活」。

戰爭時我曾在華盛頓工作過，經過配給的生活，亦領略過物品缺乏的滋味：沒有白塔，祇有一點點肉類，星期六時搶着上雜貨店，以及乘坐擁擠不堪的電車等種種情形。但是到了倫敦以後，這以前的一切都不足道了。在這裏住得愈久，我愈欽佩英國婦女渡過戰時和戰後這些日子的勇氣，她們經過了七年的「拼凑」度日的生活，還得在今後的日子中繼續這種「拼凑」的境況。

在英國料理家務與美國有一個主要的不同點，便是美國人大都住在大幢的公寓中，而英國人大都愛好有一個獨處的屋子。所以倫敦多的是兩層樓的小屋子，很少大規模的公寓。那些小屋子，在戰前已大多缺少各種現代化的設備，經過六七年戰時的失修和破壞後，其陳舊落後的情形當然更爲顯著。現在若能有一個現代化的公寓房間，甚至一所活動房屋，已是極爲可貴的事，倫敦人士雖然一向喜歡獨處的小屋子，亦將趨之若鶩了。在今日，巨大的屋子已成爲人們的累贅，因爲操家役的工人極少，而燃料更不易得。所以有些大屋的主人們，都放棄了一所碩大的屋子，而住在旁邊的小屋中，或住在昔日的馬廐中。倫敦西部許多歷有年數的大廈，都被隔成一間間小臥室供人居住，若不如此，便祇有空着任它朽壞，雖然今日房屋奇荒，但竟有這種情形。今日的倫敦人在尋覓房屋時，最着重的便是安適和便利省事，而不顧到氣派與清靜。因爲要顧到氣派，便需要僕傭來維持，否則便必須親自操作大量的家事。我們所住的屋子，離著名的海德公園不遠，是二層樓的一大間，一切便都在這裏進行，炊膳時在一隻小電竈上，洗臉盆便放在碗櫥架上。我們也像無數的倫敦人一樣，在拼凑度日，充滿着希望地等待天亮的日子來到。

我和我丈夫在一九四六年六月初來到英倫，那時這裏正舉行勝利後的大慶祝。在慶祝會的遊行行列中，最受大衆熱烈鼓掌的便是家庭主婦們的一列。我便想到也許在戰時生活中受打擊最重的還是這些家庭主婦們。幾個月後，我聽見英王在國會致開會辭時說：「各位大臣們都覺得我們國內的許多主婦在



倫敦主婦購買蔬菜的情形，旁邊的小牌子寫着「沒有任何水菓」。

這住食缺乏的幾年中都受到特別煩重的負担」，這時我已能體會到這話的眞義，因爲我自己也嚐到了一點滋味。

排隊已成爲社交中心

敦倫排隊購物的行列，已取公共酒店("Pub")的地位而代之，成爲戰時英倫最主要的社交中心和造成團結力的地點。一向保守拘謹的倫敦人，在購物的行列中打破了他們的社交障礙而成爲融和的一片。每天上午的主婦們的行列，已成爲二十世紀裏新的社交中心。會朋友，討論政治問題，說長道短，都在這兒進行。

最近有一位女子向法院提出與丈夫離異的告訴。她的離婚理由是「她認爲不值得爲這個丈夫每天辛苦地排隊」，這話看來好像滑稽可笑，其實是不無理由的。好的是現在軍隊中已在復員，有許多以前應徵入伍的商店職員，都絡續地回到店中來服務，所以排隊的情形已不像前幾年那樣嚴重。好像在買魚時大多祇要等上五分至十分鐘便行，在戰時期中，有時要站上幾個鐘點。目前最長的行列，是中年商人排隊等候晚報，和職員們在上下班時排隊等候公共汽車，以及最近許多婦女和少數男子排隊購買玻璃絲襪。

現在出外購買食物時，我仍舊要每星期排隊一次，那是在購買特別稀少的東西，或是大家愛好的東西，諸如橘子、檸檬、文旦等水菓，和上等的番茄。而星期六在麵包店門前，總是要排一次隊的。出售水菓的常是街上推小車的販子，所以排隊購買時，常不免觸犯當局的治安條例，有一次，一個擺香蕉攤的販子，因爲他的營業妨礙交通，所以連人帶車被警察押着到警局去，結果那長長的一列等候買香蕉的人們，也跟着前去，希望他能够立刻釋放出來，使他們可以購到了香蕉再回家炊膳。在排隊買物時，每個人的位置是不能被侵犯的。若有想越格搶前的人，便被認爲「非英國化」。某天早晨，我看見一個羞靜的女孩子，一個黑臉的長期遊客，和一個爽直的英國女子排在一家食物舖門口。舖中的職員，在疏忽間越過了那女孩子而和那黑臉的女子交易，後面的女子見了便說道：「哎，先生，你不應該這樣，那位小姐是第一個啊」！店員因此不得不道歉了事。



〔右圖〕嬰兒可獲得橘子汁和魚肝油。

〔下圖〕倫敦又回復到以物易物的時代，農民以胡蘿蔔易取皮鞋。

親自提籃各處跑

店舖中職員增加之後，排隊的次數可以減少，但一般主婦們倒反而覺得若有所失。因爲排隊的行列，減少了她們的寂寞，而且在心理上可以分担一些她們所受的艱苦。當我看見兩個英國主婦在一家了無顧客的店舖門口排起來時，我雖不免嗤的笑了出來，但却能够了解她們的心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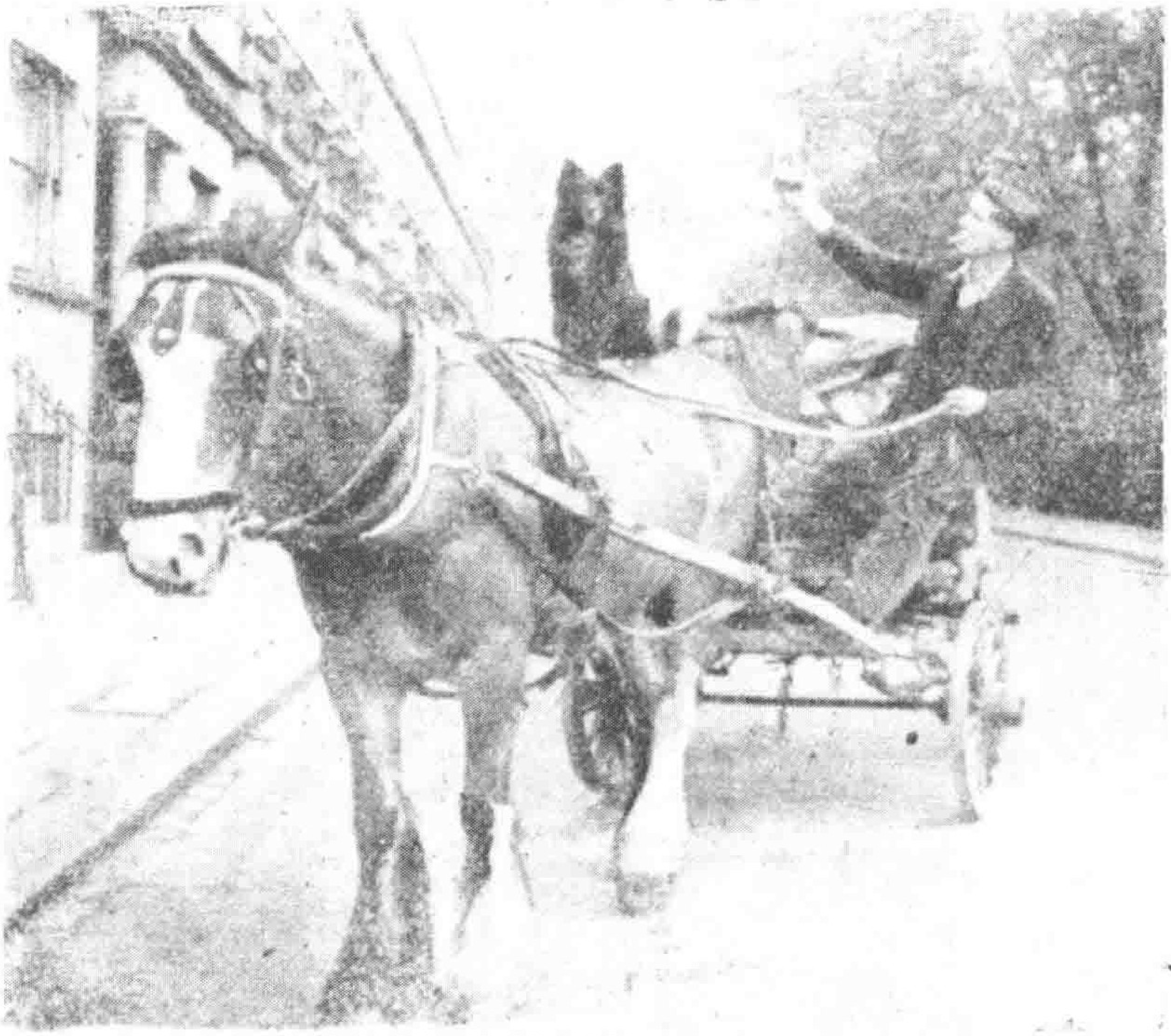


每一個倫敦主婦都認爲倘若政府能配給每一件物品，包括玻璃絲襪在內，那末她們便可以不必費去這許多時間來排隊或尋覓食物。在主要的食品中，雞蛋、糖、菓醬、鹹肉、白塔油、麥其淋、豬油和乾酪是配給的。每一家的主婦可以在她最熟識的店舖中登記領取。在這種配給制度下，一方面商店中不致將所獲得的物品出售於黑市，另一方面，主婦可以不必在一清早趕着前去，能省却不少麻煩。而且配給的物品價格公道，白塔油每磅二角八分，羊肉每磅三角，鹹肉

五九—一九〇

自一角八分至四角二分，雞蛋每打三角半，領牛奶時則不能任意揀選店舖，必須在最鄰近家中的牛奶舖裏登記。配給處說得好：「太太們，目前換一個丈夫，要比換一個牛奶商容易得多」！茶葉、肥皂、糖果、罐頭食品、以及麵包、麵粉、蛋糕等亦都有配給，但不必在指定的店家去購買，可以用配給證在任何具有這些貨物的店家獲得。

雖然倫敦的配給制度已辦得極完善，可是購買食物仍舊要佔去主婦一日生活中的不少時間。我們有一位女友，是一個中等家庭的主婦，在她估計之下，每天購買家中六個成人的食物，要花上兩個鐘點。其中大約有三十分鐘是在魚舖和蔬菓舖外排隊所花，其餘的時間，大多耗在從一家店舖走到另一家店舖的步行上。因為倫敦絕少大規模的各貨雜陳的市場，每一家店舖常祇經營一類東西。所以買麵包時要上麵包店，拿牛奶時上牛奶舖，買鮮菓蔬菜時上蔬菓舖，肉舖賣肉，魚舖賣魚，茶舖中賣茶葉和咖啡，買罐頭食品則要上洋雜貨店。這些店舖中，祇有少數給老主顧以電話購貨的便利，一般主婦都必須親自提着籃各處的跑，最多騎着自由車上街。



賣木柴者，駕着馬車沿街叫賣。

走了十二條街

就以我自已為例吧，在早晨吃完了粥，茶和菓醬土司的早餐後，我便離家去購買牛奶、麵包、青豆、胡蘿蔔和一星期一次的「基本配給」：以及醋，芥末和罐頭的橘皮布丁。順便到肉舖裏去溜一下，看看有什麽東西可以買到。我的牛奶舖是離家一條街的Peter's，到了那裏之後，要等上三五分鐘，讓先我而來的兩三位顧客們買好，才能拿到我的半品脫牛奶。然後我要花上一分鐘的時間，撫摸一下店中的那隻狸花貓，說幾句話。（這隻貓是Peter's店中的商標，顧客們都要撫摸它一番，所以我也不能例外。）接着便和店員說一聲「你好」再上行程。

接着我去買麵包。其實這一家牛奶舖中和其他幾家牛奶舖一樣，都兼售麵包和數種罐頭食品。（可是沒有冰淇淋！）但是我為了要買一種作點心的特別美味的盆司小麵包，所以不辭辛苦地跑到另一家麵包店去；要向北行三條街再向西一條街。在一九四六年七月以前麵包沒有配給時，買麵包的行列最多祇有五六個人，交易很快的便進行完畢了。在初實行那繁複的配給制的幾個星期中，工作大大地遲緩下來，到日久習慣以後，才又好起來。我到了麵包店中以後，又費了五分鐘才出來上肉店。從麵包店到肉舖有二條半街，這家舖子是我在仔細挑選後才揀中的，因為那個老闆笑容可掬的原故。可是那老闆說：「對不起，非利牛肉要到下午才有，──也許」。所以我便決定打道回家，順便上蔬菓店和雜貨店。

我最熟識的一家蔬菓店在向南的一條街上。我一邊轉着彎，一邊忖度着「他那裏今天大約有橘子可買」，因為我看見排隊的行列從店門口一直延長了約十五碼之遠。假使不願排隊的話，我可以到向東三條街的另一家蔬菓店去買青豆和胡蘿蔔，否則便要在這條長龍中排着等足足半個鐘點，來買一磅青豆和一紮胡蘿蔔，當然囉，再加橘子。有時也許要排上三刻鐘，亦不算一回事。

我揀定的一家洋雜貨店，正在回家的路上，所以不必再跋涉。當我走到時，已有一兩個顧客在那裏，好在店中有四五個職員。這裏雖不用排隊，可是要從配給簿上剪下配給證，再將各項東西秤好包好，又至少要費十五分鐘。買雞蛋最簡單，（若是有雞蛋的話），憑每本配給簿買一隻。（孩子，懷孕的女子，和一部份病人可以多得些）。所以那些半餓的老母雞若是不脫班的話，我們便可以在星期日早餐時吃到一隻雞蛋──這是一件大事情！

茶葉每人每星期二兩，必須先秤好，放在紙上包妥，再剪下配給證。橘皮布丁是按「點」(Point)購買的，每罐四「點」。所以在購買時，必須斟酌一下，究竟買它呢，還是買沙丁



倫敦市民列隊購買焦煤，以充燃料。

魚，或鳳乾無花菓，或是罐餅？應得的配給糖是早已包裝好的，可是鹹肉還須秤過再包。白塔，麥其淋，和豬油，都已切成一個小方，每證一方，所以祇要按配給簿的數目計算塊數便得了。醋和芥末都毫無問題，因爲不需要配給。這樣一來，二十分鐘又過去了。

這樣的一天，還算運氣不壞。買兩個人的食物，共花了一個半鐘點多一點兒，從離家到回來爲止。其間共走了十二條街。如果再要到肉店裏去一次的話，便再要多走幾條街。

除了一星期一次的主要配給品以外，我每天都這樣地巡行一週，一星期有六天如此。以前在華盛頓時，我常一次買好一星期中需要的零星雜物，放在電氣冰箱中，以防萬一。但今日的倫敦，仍很少見到任何冰箱。這裏的天氣冷得可以，屋內與屋外亦相差無幾，所以主婦們都覺得冰箱雖然可愛，但却並不十分需要。而且倫敦人雖在這罐頭食品工業突飛猛進的時代，仍繼續持有他們的信念，要每天買新鮮的食物，而不願買罐頭食物來貯藏。在我看來，他們若能一方面買些食物來貯藏，另一方面建造大規模的必需品商場，再多多製造罐頭食品，那末一般主婦便可以省却許多時間與精力。

回到了曾祖母時代

一九四六年夏秋之間，倫敦舉行了一次盛大的展覽會，叫做「英國能做的」展覽會，在維多利亞·亞爾勃博物院中。一般主婦都蜂湧前往參觀，甚至要排隊站立四小時才能進入會場。裏面陳列的各種新式器具和設備，的確使人目迷神眩，而在看到掛着「專供輸出」的牌子後，尤有可望而不可卽之嘆。

有一件事最使我感覺興趣的，那便是展覽會中有一部份陳列着一幅曾祖母時代的雜貨店圖。一位穿着十九世紀初期衣飾的曾祖母，拿着綫袋，牽着隻狗，張着洋傘站在一家零亂無秩序的雜貨店門外，圖旁的牌子指明着「過去時代」。我心中暗笑，在離此六條街以外的那爿我每天光顧的雜貨店，今日還不是完全和曾祖母時代一樣？他的門口寫着：「洋酒茶葉莊，首創於一八八二年」，也許這爿店還是那老闆的曾祖母手中所開設的，傳到現在還沒有一絲更動。可是這並不是說倫敦的洋雜貨店都是這樣，有許多是相當新式的。他們裝着白色的大理石櫃台，陳列貨物的架子也清潔而有秩序。

大約是由於傳統的原故，倫敦的雜貨店除了出售各種「基本配給」品之外，還兼營鹹肉的配給。鹹肉並不歸於肉類內由肉舖配售，而在這裏購買。英國的鹹肉味甚佳美，但在戰前，英國人卽不能稱心地吃到，現在更成爲求之而不可得的一項。火腿則已是記憶中的陳蹟了！

包裝技術的高明

洋雜貨店中又出售各種按「點」購買的製成食物。每人每月得二十八點，這二十八點可以用之於餅乾，通心麵乾，蛋粉，或罐頭的青豆，水菓，肉類，魚類，以及布丁，水菓乾，甜粉凍和乾麥粉等食物。我們認識一位最近從軍隊中復員的青年朋友，他從未嘗到一般平民配給生活的滋

味，所以在拿到了新的雜物配給簿以後，一股腦兒拿到雜貨店去，問店員可以買到些什麼。據說那店員給了他兩罐沙丁魚和一包麥粉，叫他在星期六之後領到下一次配給證時再去。他的話也許有點過火，可是英國的主婦們對於她們的「點」都十分注意的，因此常常在購買煮熟豆或是熟通心麵時猶豫不決，這是千眞萬確的事實。至於按點購買的食品，雖然有許多在英國包裝，但都標着美國的牌子或商標，罐頭肉類，則大多來自美國。

店員的包裝技術極爲高明。餅乾放在紙袋中以後，將兩角揑起，袋兒轉上幾轉，即生出了兩隻小耳朵，這是傳統的包裝法。大部份粉質的東西，雖用紙袋裝盛，但茶葉和咖啡都平放在一張紙上，然後將紙圈起來包牢，不用繩或任何東西黏住，而不會脫落。半磅糖也像這樣的包在一個紙捲裏面，不漏一粒出來。這種包裝的技能，想來一定要經過長期的學習才能如此熟練。（在我國，這種三角包似的玩意，實在是家常便飯。——譯者）

肉不少，魚鋪特別多

蔬菓店在出售蔬菜及鮮菓外，常兼售鮮花，所以這些店舖頗有田園風味。這裏的甜菜一項，是在煮熟了以後出售的；荸薺多的是，而且價廉物美；桃子極貴，被視爲上品水菓，每隻自一角至三角不等，視大小和出售的季節而定。

蔬菓店中有時將難得有的食品留着給老主顧們。我雖然在到倫敦以後，祗在兩家蔬菓店中交易，但是仍不够資格，所以不能買到難得有的文旦。這些文旦，祗有眞正的老主顧才能買到。這一點也可以表示英國人對於知交的專一與忠誠。

肉舖中將新鮮的牛羊肉類等陳列在店門前顯著之處，直到賣完爲止。肉類的四周，圍着火雞蛋和鴨蛋（每枚五角），間或有雞、鴨、或火雞，和其他禽類如野鴨鴿子等陳列出來。有時則在牛羊肉旁邊，圍着一圈兎子。罐頭的鹹牛肉等，則放在櫃子後面的架子上。本來憑每一本配給簿每星期可以買到二角錢（約一磅）的新鮮肉類，和八分錢鹹牛肉，但最近的緊縮運動，將這限制又減少到每星期每人一共購買二角錢的肉類。有時候可以額外買到一點不受統制的心、肝、腎之類。另有幾種不常見的食品，如牛羊的心、肝、肺等製成的蘇格蘭肉布丁等，亦不受統制。天氣暖時，（在八十度以上）肉舖中即不將肉類陳列出來，而掛出一塊牌子來，寫道：「爲



前年冬令煤荒時，倫敦公共浴室大都被迫停閉。後來改用油類爲燃料，纔恢復了業務，倫敦人趨之若鶩。



主婦們出一角美金，可以到公共洗衣作去洗衣，這裏兼具電熨斗和烘衣室。

服務顧客起見，本店在天暖時將肉置於冰上，以保新鮮。」

倫敦的魚舖特多，而且外表都相同，魚是不受統制的。這裏的魚舖前面，沒有門窗，早晨開始營業時，便將店面全部捲起，所以幾乎在露天下工作。有一部份肉舖和蔬菓舖，也是如此。魚舖中的魚，都陳列在店門前傾斜的大理石版上，這樣可以使溫度降低，保持魚的新鮮。魚舖中也出售冰，所以要買冰便得上魚舖去。許多魚舖中放魚的石版，或在戰時被轟炸所破壞，或已敲碎，但是政府中不允再給他們新的石版，所以不少賣魚人都嘖有煩言。倫敦是著名多魚的，這裏有各種大小不同的魚類，但是人民在已往的六年多之中，幾乎六天之內有五天吃魚，所以也覺得厭了。尤其是英國人的燒法不行，他們祇將魚在水中煮熟，然後浸在淡而無味的白醬油中吃，這樣當然更容易吃厭了。一般主婦吃厭了魚，都將一星期的配給肉類放在星期日作「團圓菜。」有幾個魚販子現在也兼營些雞、鴨、鴿之類的家禽，也許他們也知道倫敦人對於魚已膩到如何地步了。



倫敦發給配給證的辦公室。

紙張在英國仍極爲缺乏。政府對大的百貨商店，祇配給包裝衣服等物件所用的紙張。食物舖中，祇有在包裝溼的食物，或粉粒狀的食品時，才有政府配給的紙張。所以我們買肉時所得的包紙，總是某一雜誌或報紙的一頁。有不少店舖中還討好地說：「我們總出最高的價錢，買最乾淨的報紙來用。」

總而言之，在食物方面言，我覺得最需要的，總是那「本星期最短少」的食品。這完全是心理上的原因所造成的吧！

戰時編織、戰後織補

今日在倫敦購買各種雜用物件，亦是家務重任之一。衣服配給的嚴厲，使許多主婦們，將所有的空餘時間花在織補的工作上。不久前，一位英國婦女說：「戰爭時我們倒還編織，戰爭後我們却在織補了。」在織補之外，許多使用不必配給的物質作原料的縫製工作，都恢復起來。氈，羚羊皮，羊皮等原料，都被用來製成手套，拖鞋，等用品。每一個成年人每年可得五十張購衣證，孩子的配給證較多，視年齡不同而各異。所以做母親的常必須有通盤周密的預算，使全家能得到溫暖的衣服，漂亮考究當然不能兼顧了。一套男子的衣服要二十六張購衣證，女子的夜服需十八張。皮鞋視價格不同而有多少之分，每雙自五張至九張。人造絲的絲襪每雙一張半。所以最上等的成衣舖中也常寫着「專改衣着，整舊如新」等字樣。

除了新婚的夫婦有特別多的抹布外，其他主婦也要在這衣服配給的限額內打算。要買一床被單，需六張到十四張配給證。所以一般人都着笑話解嘲道，商務委員會主席的被單，也破得不堪，所以睡着後，他的兩脚可以從破洞中伸出來。

長時期的緊縮生活，使倫敦的主婦很少其東西可買。家庭用具都供不應求，祇有平底鍋和其他幾種廚房用具有足够的供應。新的傢具更是鳳毛麟角。要買新的傢具、不但要有優先購買證，和備有現欵，而且要尋覓到一家有新傢具出售的店舖。在舊傢具店舉行拍賣時，想買的人們從清晨五點鐘即開始排起隊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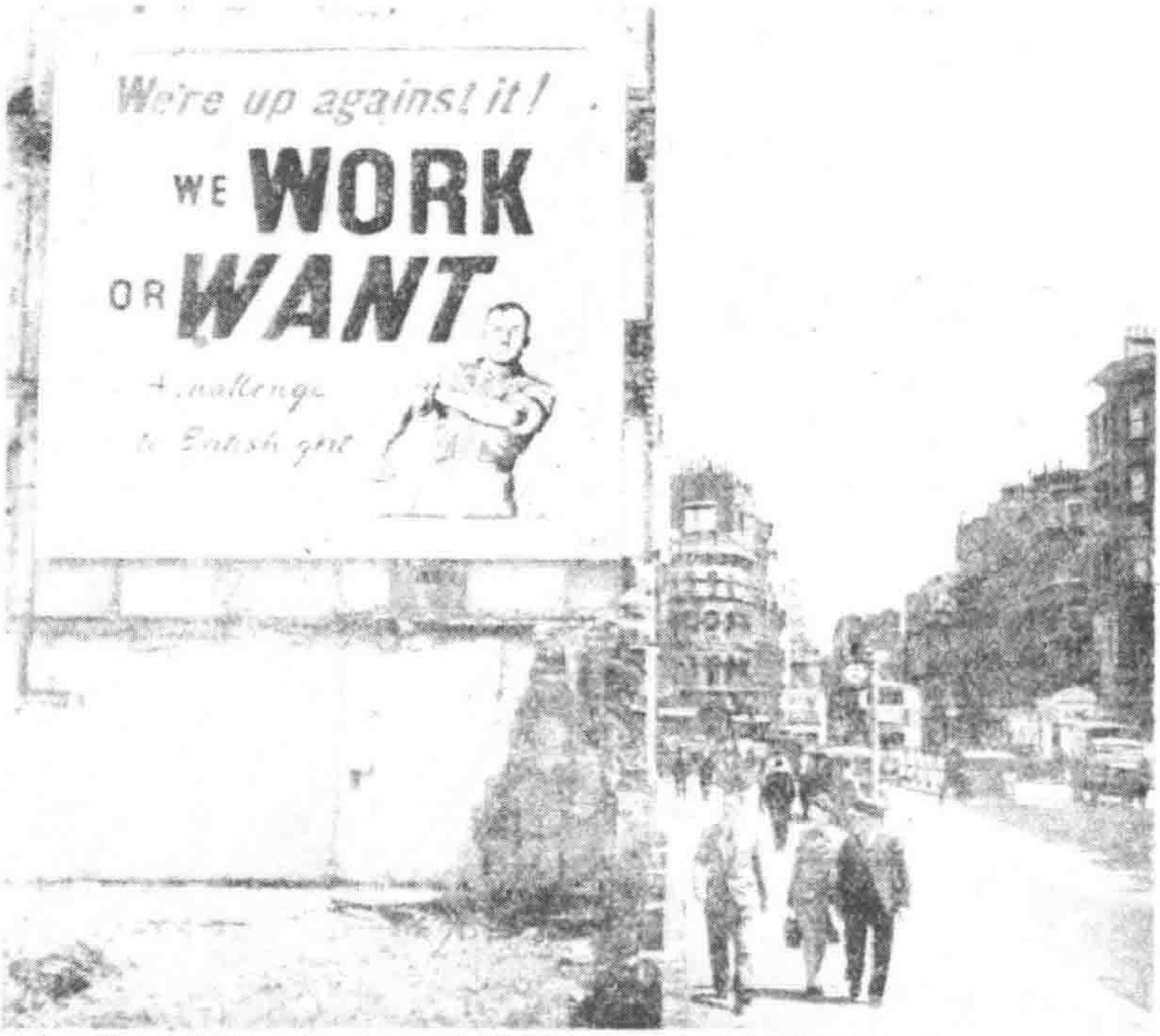
飲料店(Soda fountain)在這裏很難見到。像魚舖那樣半露天的「牛奶吧，」出售茶，檸檬水和其他菓汁汽水，以及三明治，小蛋糕等。他們雖有各種「牛奶飲料」的名稱，但今日的情形已不像昔日牛奶豐富的時代可以任意使用，所以「牛奶飲料」亦不過徒具其名而已。在牛奶配量最少時，每一成人每星期祇有三品脫。零售的冰淇淋祇有在街上推小車的販子處才有得買。英國人稱冰淇淋爲 Cream ice，或 ice，而不稱 Ice Cream。

許多商店的玻璃櫥窗都在戰爭時期中被震碎了。所以現在有很多店舖中都用紙版或木片釘住，中間留一小方玻璃。這樣一來，使這些店舖中顯出一種隱祕的氣味，好像他們有東西藏在裏面不願出售似的。

五九—一九四

午後到處一壺茶

在倫敦比在其他地方肚子容易餓些，因爲氣候嚴寒，又不易有火爐，使人們不得不進一點食物或喝一點熱的飲料以維持溫暖。所以在冬天時，我們便在熱水壺中泡茶飲，或在爐子上放一壺水煮咖啡或煎茶來解寒。英國人每天下午要進茶和點心，我雖然盡力抑制養成這習慣，但總不能成功。在倫敦，一到下午四點鐘，你便可以很明顯地感覺到暮氣沉沉的情景，整個倫敦好像被一塊大石頭壓住了一樣。在這數百萬人預備吃茶吃點心的當兒，所有的工作都因此滯緩下來。每一間辦公室或起居室中都有爐子和茶壺，或者便由一個熟練的工役，跑到鄰近的茶舖中去拿一壺茶來。連修馬路的工人，也放下了工作，拿出他們的煤炭盆來煮茶，或者派一個工人做代表，提了一隻筒上茶舖去買茶。最近我看見一個工人用氫氧吹管發出來的火作煮茶之用。出差汽車的車夫們，將車子開到設於較冷僻的馬路上的公會會所，停靠下來，吃一壺茶和一點點心。茶舖和咖啡館，以及在夏季時公園內方場上的露天茶座，都擠得容納不下，甚至要排隊等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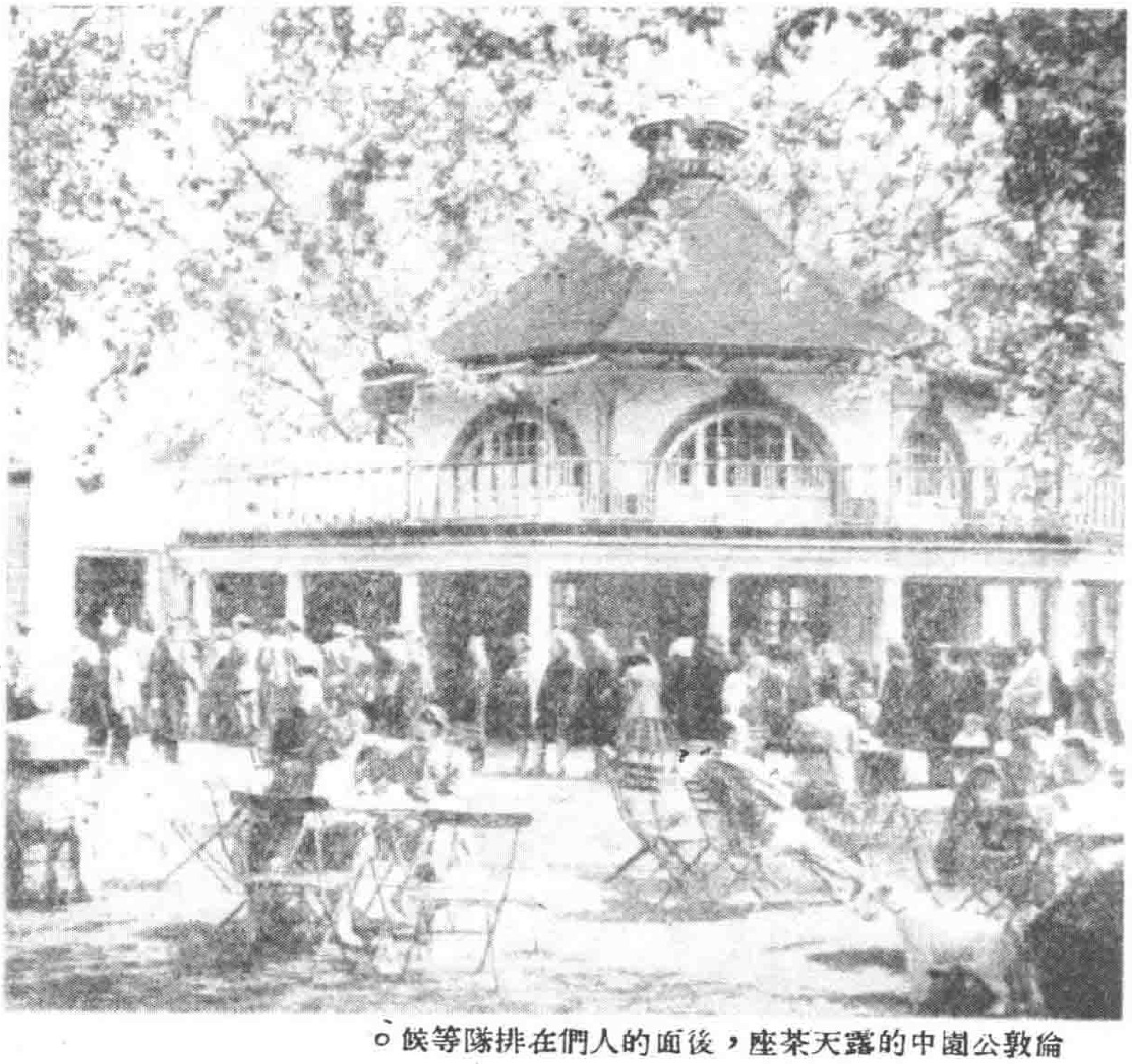


巨大的標語圖畫，是用來激勵英國人加緊生產，以渡難關的。

漸漸的，時間過去了。無數噸的茶，水、和麵包，白塔，菓醬，蛋糕，都經過喉嚨而消失了。而倫敦居民的精神也煥發起來，再繼續完成一天的工作。

要一塊揩布也不容易

在倫敦生活，要使衣着整潔，也需要費去比普通更多的時間。在這裏，洗衣的工作的確成爲一個難題。肥皂缺乏，人工又缺少，煤烟蔽天，而且空氣潮溼得厲害，種種都是不利的條件。若將衣服送往洗衣作去洗，又要過很久的時間才能洗好。一位來英的希臘代表說，他的髒衣服若用飛機裝回到雅典去洗，再送回來，還比送到當地的洗衣作中去洗要快。有一個時期，倫敦的主婦們送去洗的衣服，要等六個星期才送回來。現在雖然不需這樣長的時間，可是要常備有整潔的衣服，仍不是一件易事。最奇怪


倫敦公園中的露天茶座，後面的人們在排隊等候。



一對在倫敦的美國夫婦於浴盆上進早餐。

作的是，在前年冬天燃煤特別缺乏時，洗衣作的工作倒反而加快了。

因為天氣特別潮溼，連要得到一塊揩碗碟的乾布亦不容易。所以英國人有一種特別的發明，那便是在櫥房中裝一個碗碟櫥，可以將碗碟烘乾，或者有一個裝在近火處的烘抹布的架子。在這裏時，我常常希望過一下美國那陽光和煦天高氣爽的日子。可是事實上連我們的羊毛衫也濕濕地不能乾燥。

倫敦的主婦們若是要使屋子整潔，便必須不憚操作親自動手。所以一般主婦們在用勞力操作了這樣長的時期，而又不能獲得僕傭後，都竭力希望在重建倫敦時，所蓋的新房屋，能夠設計得祇需極少的勞力與操作便能保持整潔的一點。

雖然戰後的倫敦，有許多人在談論、或在夢想，或在發表閱讀關於這種簡單化房屋的言論，但實際化的建築家們深深地知道，即使有一天他們能建造這樣的屋子，那壁爐，碗碟櫥，和貓狗的臥處等傳統特點仍將保留而不會廢除。至於現在，則許多倫敦人都和我們一樣，放棄了那大壁爐而使用一隻小電爐來代替。雖沒有多大的暖氣，但也過慣了。其實那一部份仍在使用壁爐的人們，又怎能使屋內溫暖呢？他們也祇是得一點心理上的安慰罷了，反而使倫敦天空中的煤煙更多一重。

倫敦是永不會被厭倦的

倫敦的地位將永遠維持，這是毫無疑問的。我在這裏的時期中，曾和許多主婦談過，她們沒有一個懷疑到英國會不會戰勝這種困難。

倫敦的主婦都極有禮貌極能合作，與我在華盛頓見到的爭奪擁擠的情形迥然不同，值得令人敬佩。也許一部份是由於那時的大轟炸所形成，因為在那「今天不知明天」的危險情形下，人們都以最好的態度對待他人。也許這是這偉大城市中市民的傳統特性。其實人生在世能幾何時，何不在與人交往時和睦禮讓一點？在公共汽車上和售票員說一聲「謝謝」和「請」，使人多麼高興！在這裏的店舖老闆，常常將某些美味的食物留給老年人，將多餘的水菓贈給孩提，當



焦急的倫敦人士在觀看房屋的招租紙。

我看到倫敦的主婦們所表現的有禮和合作的精神時，我深深覺得，能在一個大團體中和睦友善地相處合作，實在是人類最高的生活藝術。

我們在倫敦已住了一年半。在這時期中，雖然無煤可以生火，蔬菜常常奇缺，衣服用品可望而不可即，但我們仍能安然度過這日子。英國文豪約翰遜說：「當一個人對倫敦感覺厭倦時，他對生命也一定感覺厭倦了。」我們的生活雖受種種限制與困難，但我們對倫敦還未到這樣厭倦的程度。

五九—一九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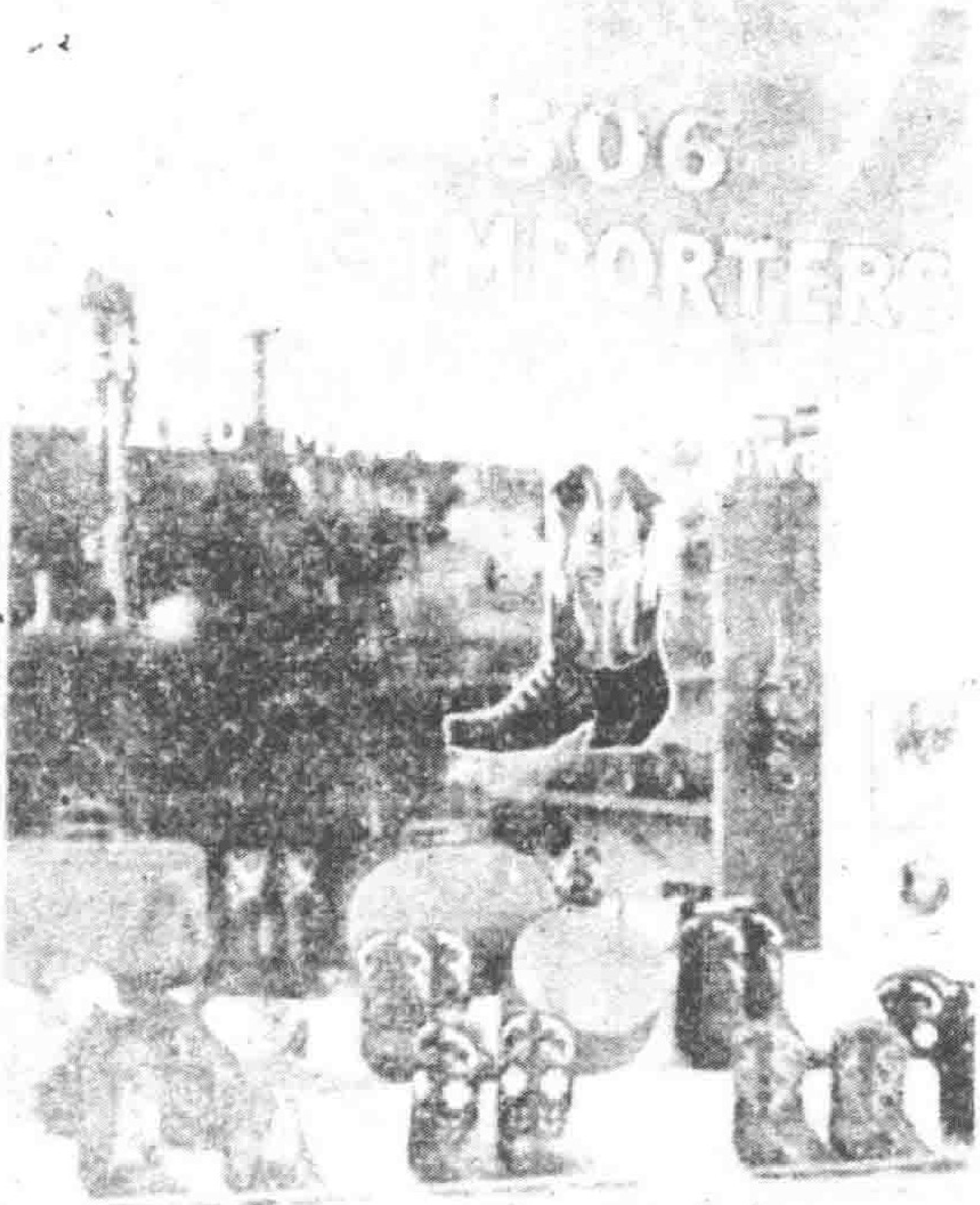
墨西哥的情調

到美墨邊境

鍾寶炎

十月五日下午，筆者在洛山磯搭南太平洋鐵路公司的火車，離開了姹紫嫣紅四季如春太平洋沿岸的加里福尼亞洲，向美國南部進發；沿途由滿眼青翠的景象而逐漸變爲一片片岩石荒涼的原野，土壤瘦脊，樹木零落與我國津浦路一帶不相上下。火車進入阿利仲納省時除了見到高達數尺的仙人掌外，儘是荒蕪的田野，參差不齊的野草長滿了拓荒的場地。風吹動了野草像是迎客般的不斷的低着頭，那兒見不到赤足的農夫和裹頭的農婦，偶爾有着幾個穿着西部服裝的牧童，騎着馬飛馳疾奔地來往，趕着牛羣隨時顯出了他們的驍勇與機警，路旁難得見到幾間簡陋的平房，和小型的煉油工廠。工人們也大多衣衫襤褸，和美國大城市中所見的迥然不同。

爲了要觀光神祕的墨西哥，筆者就在美墨邊境厄爾配沙域(EL Paso)下車，此城雖不甚出名，却是美國南部的鐵路中心；是至墨西哥，紐澳倫，密士西比，芝加哥等處必經之地。與墨西哥抵隔一橋，更是美國邊境上一個重鎮，所以在如此荒涼的平原上能建起新型的城市。



櫥窗內陳列之美國西部牧童皮鞋

下車後往車站附近舊金山街上的一家綠樹旅館(Green Tree Hotel)去投宿，不料進門就大吃一驚。原來裏面坐滿了許多戴着闊邊呢帽穿着西部服裝的雄糾糾狠巴巴的彪形大漢，在打牌，喝酒；用着嘶啞的喉嚨叫着笑着。烏煙瘴氣，昏天黑地的，其情形正如美國電影中所搬演出來的一樣——一個酒吧間或一個小旅館，裏面集中了許多掘金者，和冒險家，聚在那裏享樂，奸淫，爭鬥。——此時突然有一個鼠頭獐目的人(事後知其爲該旅館主人)不分皂白拿了我的行李返身就走，嘴裏連聲說着「此處有空間」。這樣更使我以爲眞的到了整天有鎗聲，不時有暗殺、搶刼的不法之城了。於是心中更是忐忑不安，然而仔細一想這是在文明美國車站的附近，不致有此類情形的，這才泰然的跟了進去。房子在樓上言明壹元五角一天，尚屬整潔；就此就擱下了。

厄爾配沙城卽是個交通要塞，因此城內獨多旅館，有高達十數層的大旅館，也有附設酒吧間如我所投宿的小客棧。五方雜處，人物參差不齊。除了旅舍外滿街都是購紀念品的雜貨店，和皮靴店。雜貨店裏陳列着印第安紅人的用具，如刀、箭之類及紅人裝飾品，種類繁多不能一一細述。許多紀念品上也都刻上了紅人像。據說此地從前是印地安人的集中地。爲了好奇心驅使我曾四處去尋找那般穿帶古怪的紅人，但很失望結果一無所獲，祇見着一個由白人喬裝的印第安人。不過是借此推銷紀念品而巳。據說眞正的紅人巳穿上了西裝很難分辨得出了。這裏的皮靴店出售的不是普通的皮鞋，而是牧童們騎馬所穿的長靴，上面有着許多奇異的花紋。筆者曾在櫥窗外攝得一影，以留紀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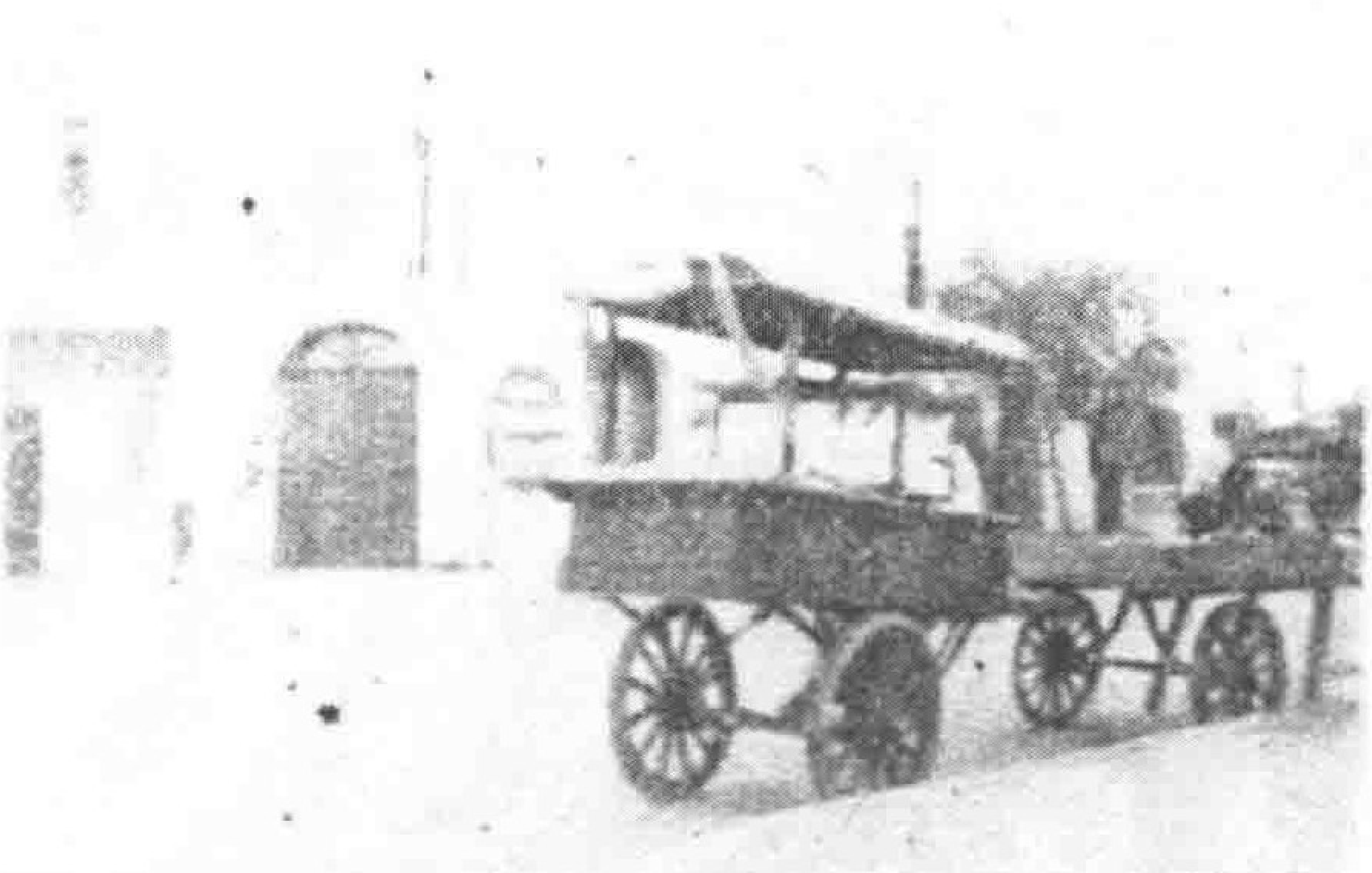
墨西哥敘亞賴士城

當天筆者急急的趕到美國(Grey Line)汽車旅行團站去報名加入該團。每人計美金二元可週遊墨國邊境敘亞賴士城(Juares)全城，費時二小時。出發前遊客須攜帶護照及美國入境證，此後必須隨同準時回美，否則獨自越境必往墨西哥領事館簽入境證，手續極煩而且並不一定批准，因墨政府慣例對旅客入境是非常嚴密的。出發前美籍導遊員通知旅客攜有德國照像機者在出境時須登記(橋上有美關)取一證明書否則入境時必納關稅。因常有德國照像機由墨西哥私運到美。同時再三叮囑，在墨西哥境內切勿任意攝取照片，否則有被捕或沒收照相機之危險。

車行十分鐘後，就抵美墨交界的國際橋上，經過一番檢查和登記就懷着一顆好奇心踏入墨西哥國境去探索它的神祕」。

汽車馳到橋的另一端敘亞賴士城，顯在眼前的街道與祇隔一橋的厄爾配沙就迥然不同了。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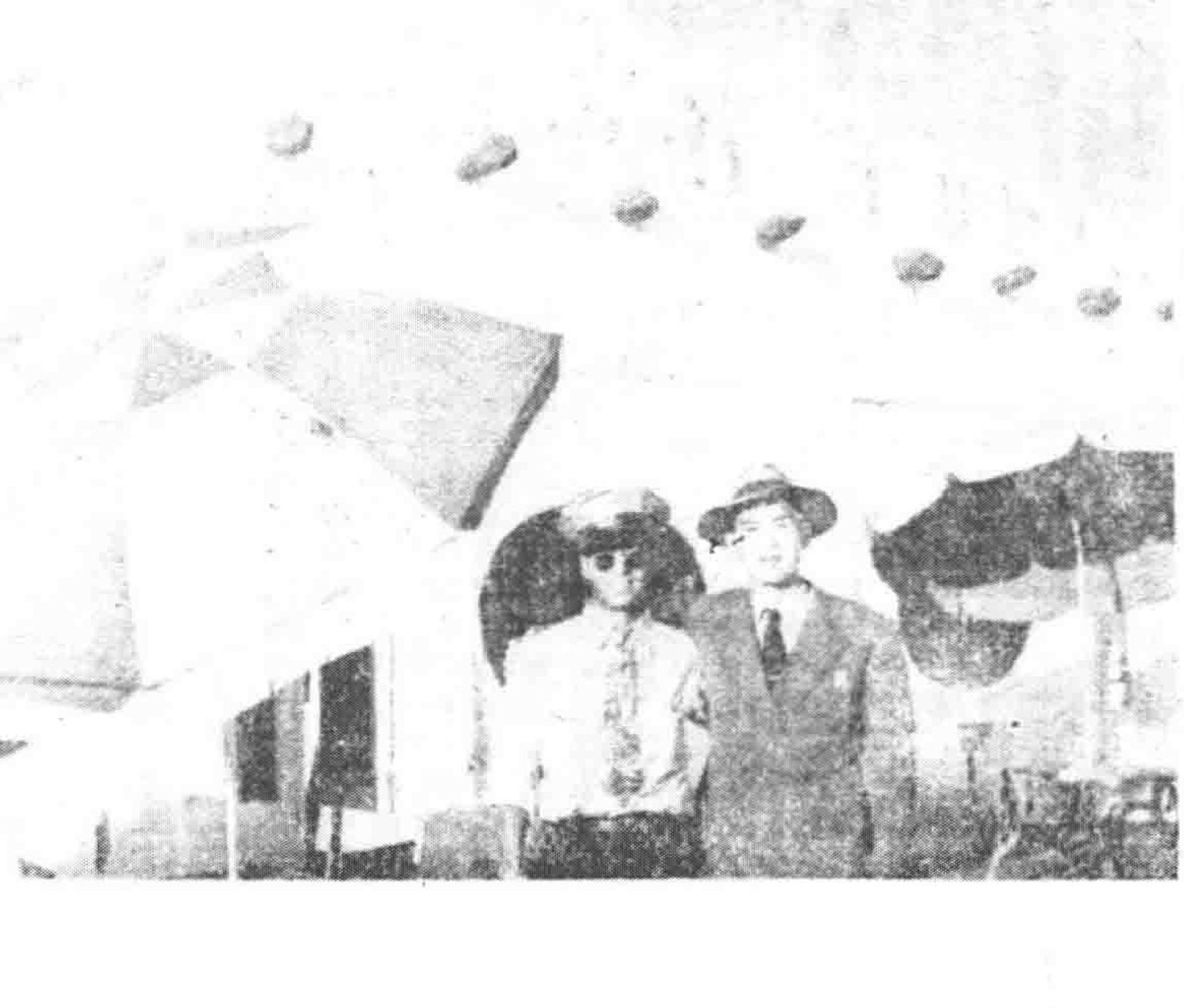
道狹仄，崎嶇不平，其中有幾段仍是黃泥地，兩旁櫛比的房屋也多破舊不堪，頹垣殘瓦，欹斜欲倒。街上的行人亦多衣衫襤褸，鳩形鵠面。墨西哥政府之所以禁止他國遊客攝影之故大約就在此點。市內的確是有很多的地方有損國體。美籍導遊者用帶着南美聲調的英語向遊客們說「還裏祗需一百元美金，即可於五分鐘內辦妥離婚手續。好萊塢的明星們往往爲了某種原因在美國不准離婚，而搭了火車到此在十分鐘內可解決一切。」如果此語是確實的話那麽該城可譽之爲「離婚城」了，世界之大，眞可謂無奇不有。此後汽車經過一墨西哥小學。建築很新型，在門前一塊大廣場上教師正率領着數百兒童在作柔軟操。秩序井然。各各精神抖擻。導遊者稱日後建築新墨西哥的責任將由他們來負担了。離此校不遠，就有一建築華麗名哥羅司(Coros theatre)的戲院，每日表演着鬥牛(Cow Fight)門外車水馬龍，異常擁擠。這殘酷的牛與人之鬭爭，是西班牙人遺給墨西哥的，它至今一直被墨西哥人所愛好着。亦可見墨人守舊和好鬥之一斑了。此後在該城內巡視了一番汽車就停在一所教古的教堂前，此時導遊者吩咐所有的男性旅客脫去帽子，因此間規定不准人民戴帽入內，但對於女客却可例外。由一位墨西哥人領導入內。此教堂名爲加拉路可教堂(Chorch of gnalupe)，在一五四九年爲印地安紅人所建，距今已近四百年，在墨西哥極出名。當西班牙初次殖民到美洲來時就在此城和紅人接觸交換貨物或作賣買等，當時隨仝前來的有一位叫淮路泊(Valeore)教士的，認爲此地極需要設立一所教堂以給人民精神上的安慰。所以各處募捐，集印第安人來建築此教堂。故其間的用具非常奇異，有些像我國鄉間古老的住宅。裏面的雕刻甚爲精細別緻。聽說此教堂費時三年始告竣工。以後每年十二月十二日便訂爲淮路泊教士的紀念節，屆時教堂內非常熱鬧。各地教民都在此集中，舉行盛大的慶祝，儀禮相當隆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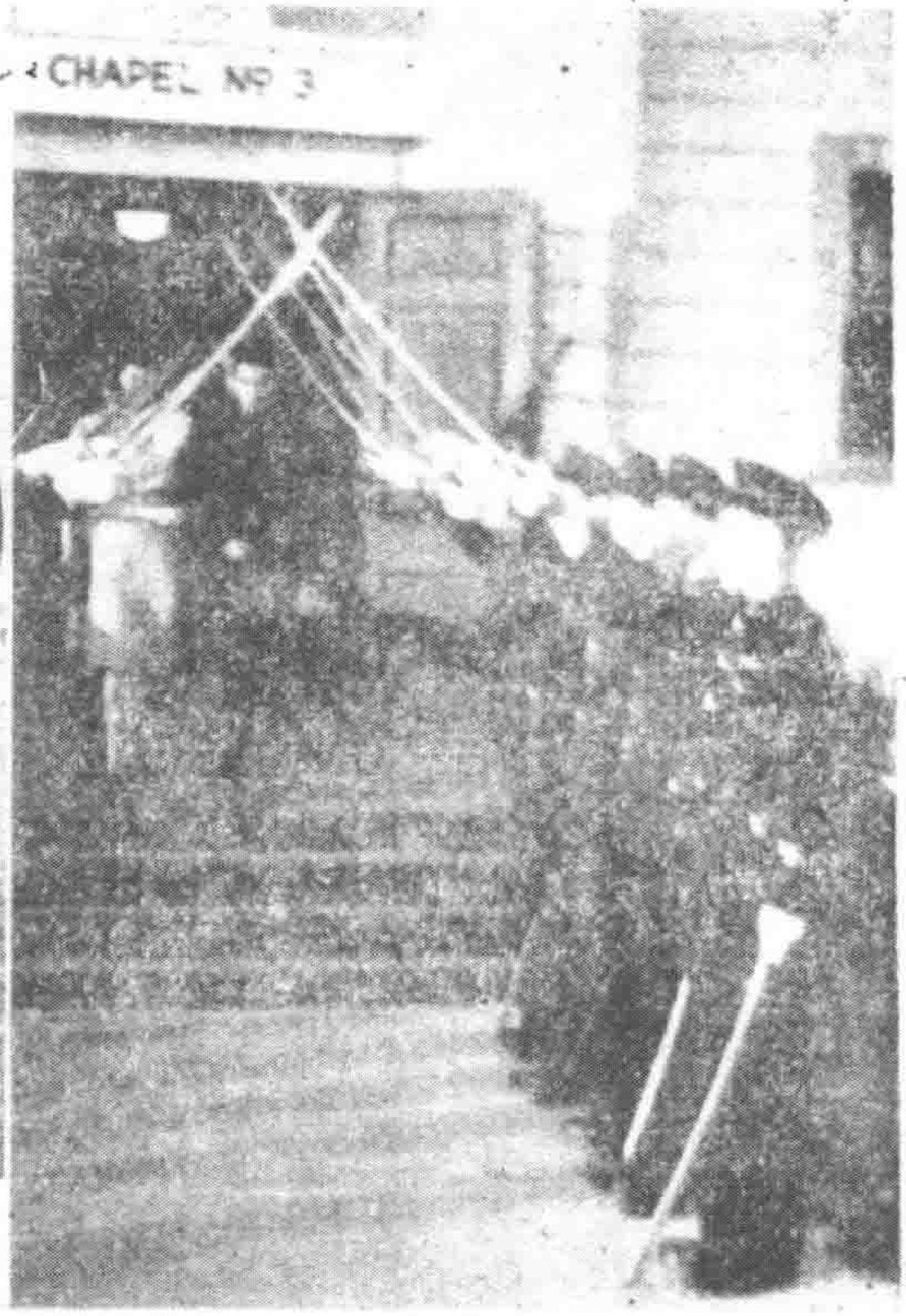
(上圖)簡陋之手推小車(下圖)墨西哥典型之酒吧間

離開教堂即入市區遊覽。該處道路比較整齊，亦有美式新型的大酒樓和商店，可是兩旁獨多供人飲酒的酒吧間和咖啡館。由導遊者引至一名雪爾維亞 (Sylvia Rooms)咖啡館作一小憩，該處出售明信片，上面已貼了墨西哥郵票專供遊客們寄至家中以作紀念。在咖啡館內與導遊者交談，得悉其名爲保羅派塞達早年會來過中國上海，堅欲與筆者合攝一影。抄錄地址並囑日後寄信給他。咖啡館兩旁爲購雜貨的小舖，有各種墨西哥的手工業如藤品和地毯之類價目都標上美金，專供美國遊客購買。亦不甚便利，據說墨西哥手織地毯頗有名故特選購一塊以作紀念。五時后乘原車經國際橋返美。時已暮色茫茫，萬家燈火了。



墨西哥導游員與作者合影

五九—二〇〇





飛·行·軍·官

海外締良緣

徐同鄴

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飛機炸彈燬滅了無數的家庭，同時也締造了若干的家庭，在抗戰不忘戀愛的原則下，前方後方軍營教堂中有成千成萬的男女在舉行婚禮，轟炸中的戀愛生活，應該是比平時更美妙甜蜜的，戰神打不過愛神，戀愛至上，結婚第一，因此有無數的戰士在烽火連天中成家立業，不愧爲名副其實的患難夫妻。從中國參加過好多年抗戰奉派來美受訓的軍官，在紐約、三藩市、洛杉磯登陸，受到當地民衆和華僑的盛大歡迎，美國小姐和華僑小姐尤其感到興奮，或則一見鍾情，或則心心相印，然猶故示矜持，不動聲色。過了相當時期，情苗漸漸繁榮，於是發帖子，請喜酒，有情人終成眷屬。筆者於討光喜酒之餘，尚有文章可寫，實一舉而兩得者也。

湘省賈昌先同學，在洛杉磯識華僑劉煥英女士，志同道合，相見恨晚，賈君調來德士省愛林頓領航學校受訓，筆者適駐此担任一部分教務，朝夕相處，獲益良多。畢業考試，賈君名列全校第一，美籍軍官爲之遜色，舉行畢業典禮於電影院，教育長頒給榮譽奬品，來賓掌聲雷動，而當時最感興奮者當爲自洛杉磯專程趕來之劉煥英小姐，似劉小姐與賈君有約，非考第一名不嫁，而賈君有志者事竟成，劉小姐履行諾言，決於愛林頓領航學校舉行婚典，並卜居曉市頓，以渡蜜月。事前 645-D 全班同學担任籌備工作，請主任教官陸理尼中尉 Ist. Lt. Laurini 爲男儐相，陸理尼之愛人芹 Jane 爲女儐相，可稱門當戶對。

一月十八日下午三時，在愛林頓領航學校第三教堂舉行賈劉結婚典禮，645-D 全班同學担任侍衛，均持指揮刀排立於教堂門首之左右，全體教官及其他各班同學均到第三教堂觀禮，儀節極爲簡單而嚴肅，亦未備音樂。新郎新娘隨男女儐相步入禮堂，緩緩向教壇前進，軍營牧師迎候於壇上，牧師持聖經一冊，唸唸有詞，循例問新郎新娘相親相愛等語，新郎新娘交換戒指，婚禮完成，而結婚證書亦用不着。新夫婦步出禮堂，侍衛拔劍夾

〔右圖〕愛林頓第三號敎堂前刀光劍影中新夫婦款步而出〔左圖〕婚後合影：自右至左新郎賈昌先，新娘劉煥英，女儐相芹，男儐相陸理尼。

道，新夫婦於刀光劍影中冉冉拾級而下，在敎堂外草地接待來賓。

是晚，新夫婦假座曉市頓頂好酒家二樓請吃喜酒，頂好酒家爲曉市頓新近開張之最大餐館，宮殿式建築，八字牆門，雖在郊外而賓至如歸，筆者偕陸理尼中尉及芹同往。途中往麵包舖，提取預定之喜糕一盒，約二十磅重，面積甚大，幾不得其門（汽車門也）而入。芹恐汽車顚簸，碰壞了喜糕，以雙手捧之，歷半小時，始抵頂好酒家，到來賓五十餘人，而我國駐曉市頓王領事亦翩然涖止，惜未攜其嬌小玲瓏之夫人俱來，聞渠之夫人爲出版事赴紐約訪項美麗。（即稱曾與邵洵美結婚者）

喜筵完全是西式的，來賓都是敎官、敎官的太太和愛人。中國同學，除王領事算是特客外，其餘算是自家人。席次談笑風生，新郎新娘坐在首席，左手是劉領賜少校，王領事，右手是陸理尼中尉，徐同鄴少校，陸理尼的愛人芹。我們談鋒，差不多集中在陸理尼和芹的身上，因爲在敎官羣中有已結婚多年的，有剛剛結婚的，有開始談戀愛的，而陸理尼和芹正打得火熱，據說早已實行同居之愛。我用信紙親書「馬到成功」四字，掛在陸理尼的辦公室中，一則預祝他倆有情人早成眷屬，一則象徵他們已實行同居，陸理尼御良駒而馳騁於史瀫林上。我們在席間討論到王領事生得那麼肥大，王太太生得那麼纖小，結論是惟其王領事的力大如牛，使王太太更嬌喘不勝了，此言一出，滿座哄然。在美國的社交場合，說笑話不作興動氣，王領事本人也是善說笑話的一個，笑話越多，興緻越好，這次的喜酒一直吃到半夜十二時。

賈君旋學成返國，任職空運大隊，劉煥英小姐亦自美買棹來華，組新家庭於滬壖，以軍人生活之淸苦，上海覓屋之困難，與洛杉磯相較，不啻有天壤之別，惟閨房畫眉之樂，當可與日俱增也。



軍營牧師點經鴛鴦譜〔經者聖經也〕

中國旅行社

導游叢書

無錫導游
杭州導游
廬山導游
南京導游
嘉興導游
北平導游
黃山手冊

台灣攬勝
即將出版

（每冊各售一萬元正）

新年名點　人人歡迎

喬家柵

質料精美　名不虛傳

豬油鬆糕

鷄肉春卷
豬油年糕
八寶飯
擂沙圓
蝦仁餛飩
甜咸粽子

（汽車送貨）上海襄陽路（拉都路）中　西門路二七六　電話　七四一七四　八七二〇六

長篇小說

一路福星

恨水

第三章　事出意外

這個遭遇，是黎嘉燕小姐所沒有料到的。而且和她的計劃也完全相反。但是遇着了歸效光，可躲開不了，只得離開了人陣，迎向前笑道：歸先生，你怎麼這樣早就過了江？他笑道：我昨天晚上就過江了。爲了團體的事我不能不賣一點力氣，免得誤了事。說着，他不免向黎小姐週身上下看了一看。見她上身衣服被細雨打得濕粘粘的，而下面兩隻黑皮鞋和粗綫襪子，却是被泥漿濺得上了一層漆。她的頭髮，也像抹刷了一層油，水淋淋的。便笑道：今天天氣涼得很。你這樣起早來參觀登記，完全是好奇心太重。我們還有一段遙遠的道路要走，可別把身體糟壞了。黎小姐就怕他識破了自己也是來登記的。他現在認爲是參觀，這倒正中下懷，便笑道：我爲人就是有點好强，我想你也是知道的。現在復員交通困難，大家都是爲了交通工具，走頭無路。我們這個團體，把這個爲難的問題交給了你，大家在家裏坐享其成，我覺得這是很不公道的事。因此我就想着，悄悄的也到海棠溪來試試這些辦理交通的滋味。這不算共同甘苦，只是和你這跑路的人表示一點同情。歸效光聽說，滿臉是笑，立刻鞠着躬道：那實在不敢當，我覺得合作去做一件事，只要各人盡各人的職責，那就行。做裁縫的不應當讓他去做廚子。做廚子的……他說到這裏，自己把話止住了笑道：不談這些閑話。你不要招了涼，我陪你去喝碗熱豆漿衝衝寒氣。黎嘉燕看看那登記羣的人陣正一個個跟着，慢慢的向前挪動。而人陣外面的旅客，紛紛亂跑。車站裏放出一種哄哄的聲音。看這情形，決無登記成功的可能。便向歸效光道：我們快過江去，給同人報個喜信罷。歸效光道：黎小姐怎麼知道有喜信呢？她笑道：察言觀色，這點事我都看不出來嗎？假如你辦的事情沒有把握，你還能這樣笑嘻嘻的和我說話嗎？歸效光笑道：果然的，一切辦理順適。這個禮拜六，我們就可以登車。今天是十二月三號，預計行程，我們可以趕到南京過陽歷元旦。離別了八年的南京，終於讓我們再投入他的懷抱，這事情實在是太痛快了。黎小姐聽了這個消息，應該是爲我浮一大白。不過你不能喝酒，我們還是去喝豆漿罷。黎小姐自己的計劃失敗了，也就落得借此下台。兩個人到豆漿店裏吃過了早點，一路很高興的回到重慶，向余自清去報告。這時候還只有八點鐘，在重慶度陰雨天的人，全沒有起床。余氏夫婦，還掩着臥室門。外面這間屋子，大小孩子，在樓板上展開了兩張地舖，大小三個孩子和那位壯丁余有慶分別的擁被而睡。黎小姐站在房門口，伸頭望了一望，笑道：都還沒有起來嗎？我們把喜信的來了。余有慶快起來罷，我們買着了車票了。這個小伙子，正仰了臉睜了眼，望着樓頂在出神。聽了這話，兩脚踢着棉被，人跳了起來。笑道：眞的嗎？趕快收拾行李。喂！小孩兒都起來罷，我們走了，回南京了。說着在地鋪上連連的跳了幾下。兩隻手同時的拍着。黎嘉燕笑道：你不要發狂還不是今天馬上就走呢。你把校長請起來罷。余有慶望了她道：你可不要騙我，這樣早，你在那裏得來的消息？她道：我說你不够作一個壯丁不是？不是我來，你還沒有起床呢？我們昨晚晌就過了江辦登記去了。天還不亮，我們就到車站上去接洽得了好消息，趕快來報告你，我們……她一連串的說了好幾個，我們，余有慶只管把眼睛向她和歸效光身上望着。她忽然省悟過來，把話停止了。可是話說中間忽然停止了，她也覺得說不過去，立刻把臉子繃住了，瞪了眼睛道：這孩子一點禮貌沒有。人家小姐們來了，就在被窩裏穿了條褲衩跳出來，這是什麼話。說着，把兩隻手叉了腰，嘴巴子鼓着。余有慶就怕人家姑娘說他不禮貌，趕快把地舖上的被子提起，向身上一披，閃到樓角一邊去。余自清已聽到他們在外面屋子裏爭吵，立刻開了門出來，笑道：怎麼着？眞是我們的車票有希望了？黎燕嘉道：有希望，這個禮拜六，我們就可以走。余自清笑道：那太好了。我們買了多少張票，每張票多少錢？對於這個問話，她却是不能答復，回轉頭來向歸效光指着道：問他罷，都是他接洽的。余先生，你沒有到車站去登記以前，你決不能想像到登記是這樣困難的一件工作呀。歸先生給我們弄到這樣多的票子，那實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是我親眼看到許多人在車站上帶了舖蓋熬夜，我也就不和他表功了。余自清道黎小姐也到車站去看了的？她點了頭道：豈但是親眼看到，我也是半夜到車站上，在細雨裏站到天亮的。余自清聽了她這個報告非常的詫異。心裏想看歸效光昨晚一整夜在海棠溪，她也一整夜在海棠溪，這話怎麼樣再可以問下去？便笑道：只要有了車票，我們什麼其次的困難，都

可以迎刃而解。讓我來請二位吃早點，先行慶祝，一面計劃我們這一個團體行程上的組織。那些睡在地舖上的孩子，聽了大人這些話，料着是眞可以走了。都高興的跳了起來。他們對四川不知道沒有什麼厭惡，對下江更不知道有什麼歡喜。只是現在又要移動一個地方，大家就覺得非常的高興。他們笑着跳着，把大人的話鋒都打斷了，自然也就把黎小姐的話中疑文，牽扯了過去。自這時起，大家就忙碌了，分別去通知了要結伴還鄉的人，就在當日下午約集着十幾個人，在這樓上席地而坐，開了一個緊急會議。結果是星期六開車，星期五就過江去。推余自淸作全體返鄉團的團長。歸效光爲總幹事，黎嘉燕爲會計，余太太作出納。路綫上半段是公路局規定的，由重慶到貴陽換車，循湘黔公路到衡陽。到衡陽之後；屬於下半段，可以坐火車到武昌，武昌渡江，到漢口坐輪船直駛南京。一路之上，除了各人的食宿自理，一切交通事宜，由歸效光負責。每個復員的人，各交三十萬元給余太太。車船票由歸效光統支統籌。歸先生每辦一件事，都請黎小姐落帳。大家這樣公推二人合作，就是對歸黎二人會同在海棠溪辦登記的那點誤會。可是歸先生本人，就是願意爲大家服務的，他沒有感到什麼新奇。黎小姐是個矜才傲物的人，人家推她作事，她也以爲那是當然。他們就是這樣很和諧的接受了任務。在這個會議完了以後，黎小姐是最高興的一個人。恰好是這日的天氣轉了晴朗，經過大太陽的蒸晒，馬路都乾燥了。她覺得再過一天，就要離開這八年來的抗戰司令台，不管對他印象如何，總還要作個離別前的巡禮。因之臉上帶着愉快的笑容，放開了步子，在上下半城，各轉了個圈子。最後她想到若要把重慶的特點賞玩一番，最好是到這半島最高的地方，同覽這揚子嘉陵二江之勝。這個高的地方，又要不讓房屋擋住視綫，覺得只有南區公園的山頂，比較合適。

她擇了這個地方慢慢走去。由兩路口繞過去那正是南區公園的上層。眼望着公園的枇杷山正待挑選一條平坦些的路爬了上去。在他那抬頭觀看的時候，忽然身後有人叫了一聲密斯黎。回頭看去，是同學王小姐和他的男友李先生。王小姐身穿了紫呢大衣，胭脂粉抹得滿臉艷麗。那李先生也是穿着一套花呢西服，頭髮梳得油光。兩人手臂挽着手臂，一同走了過來。黎小姐跳着迎上前去，笑道：你們什麼時候走呢？我已經買得了車票，禮拜六就離開重慶了。她說着話，跑到王小姐面前握着手笑道：我們在南京見呢？還是在上海見呢？王小姐笑道：你看有了走的日子，喜歡得這個樣子。你們府上人很多，不坐船走，坐車走，東西帶得了嗎？黎嘉燕連連的搖了頭道：我不管家裏的事。我跟了學校的團體走。王小姐笑道：老李也不是不知道你的事情的。我冒昧的問你一聲，你現在決計和家庭脫離關係嗎？她昂着頭對天上看了一陣，冷冷的答道：家當然是好的。但也不可一概而論有的是天倫的樂園，有的也是禮敎的監獄。你是叫我到天倫的樂園裏去，呢？你是叫我到禮敎的監獄裏去呢？王小姐笑道別的罷了。說你的家庭是禮敎的監獄，那也不致於。我看……黎嘉燕搖了頭道：你不知道我們家的事。王小姐笑道：我有什麼不明白，還不是爲了婚姻問題。其實這也沒有什麼困難，一百個自主家庭也沒奈你何。黎嘉燕聽了她這話，向她身上看看，又向她身後跟隨的那位李先生看了一看，笑道：你覺得你是一百個能自主的？王小姐揚着，雙眉笑了一笑，鼻子裏哼了一聲。她雖沒有說話，可以想到她的意志是很堅强的。那位在王小姐身後的李先生也不免將肩膀抬了兩抬。黎嘉燕覺得她的話已經戰勝了王小姐，便笑道：我們不要談這個問題。後天我就要走了。你應當請我吃一頓飯，和我餞行。王小姐笑道：那很可以，將來我到了南京，你也要和我接風的。你現時住在什麼地方？我決定了時間，就親自來請你。黎嘉燕道：我還是住在密斯吳那裏。我覺得朋友家裏比親戚家裏好得多。王小姐道；那末，我們現在就去找個小館子罷。黎嘉燕對這男女二人看了一眼，笑道：那不必，我們原來的意思，都不是這樣，你二位還是請便罷。我也有我的事。王小姐聽到她這樣說了，恐怕她還有別的意思。這就向她笑道：那也好，我不打攪你的淸興了。黎嘉燕連連點頭說着請便請便。王小姐在三分尷尬的情形中，就離開她走去。這南區公園是半邊山崗。一條馬路，築成了之字形，順着山勢，彎曲的到山脚下去。黎小姐站在坡子上，正好看到他兩人並着肩膀，順了路向下走。當他們走到兩個彎子下的時候，擠得更近，手臂又挽着手臂了。黎嘉燕呆呆的看了一陣，心想到王小姐說一百個自主，這位李先生對她形影相隨，必然也是在一百個自主以內的。海闊天空，他們這一對兒，來去自由，是多麼令人羨慕。想到這裏，她再抬頭看看那枇杷山頂還有二三十丈高。爬到上面，正是吃力。孤單單的，站在那山頂上有什麼意思？若不到山頂，揚子嘉陵二江，又不是一眼所能看到，那還是放棄了這個志願罷。這樣，躊躇了幾分鐘，看了南區公園，除了由此經過的行人，並沒有在這裏攬勝的遊客。太陽在揚子江南岸的西頭，已是變成鷄子黃色。隔江重重疊疊的山峯，全被薄霧罩着，由青變成黑色。只有太陽附近，那横拖在天脚下的烟霧，劃出了幾長條金紅色的雲片。這是天色快晚的景況了？算算在重慶的時間，也不過是四十八小時，應該去收拾收拾行李了。這一回是坐長途汽車，並不能帶過多的東西。這應當把大箱子存下，買兩隻手提小箱子。其次是用結實的網籃裝着零碎。預備些結實的繩子細着行李。歸併行李，也許要整天的工夫，實在也沒有工夫遊覽了。她心裏想着事兩脚就自然的向那寄住的吳小姐家裏走去。重慶住家的人家

除了特殊階級，普通都是住着一間房到三間房。這位吳小姐的父親，是個中等公務員也就在冷巷子裏一所平房裏，分得了兩間半屋子，兩間是臥室，半間是堂屋，七八口人，已經擁擠得沒有法子插足。黎嘉燕來了，就和吳小姐住在堂屋後面板壁隔段裏。這是條黑巷子，就只能直搭一張小鋪。上床還得側了身子，不然就在鋪頭上爬過去。她這樣住着，自是十分的不安。但到了晚上，反正上床睡覺，倒也沒有什麼痛苦。只是白天却相當的苦惱。這堂屋是三家共用的。人來人往，坐着不能看書。那兩間臥室，是長輩兩口子帶兩個大孩子，晚輩兩口子，帶兩個小孩子，也不能久在人家屋子裏坐。所以她只有終日在外面瞎跑。這時，她也顧慮着，到了吳家去，又是在堂屋裏坐着發呆。這太沒有意思。到了那裏，先看看自己的行李，估量着差些什麼，晚上拿着錢出來再辦。他是這樣的設想，躊躇着到了吳家。她到了天井裏，就讓她喜出望外。原來歸效光正單獨的坐在一把破舊木椅子上。面前放了一隻加大的柳條包，兩細粗麻繩，一隻手提黃漆牛皮箱子，另外還有個舊帆布的行李袋。歸先生看到，早是起身相迎，笑道：我算着你也該回來了。黎嘉燕搖搖頭道：你猜的並不準。平常我總要到晚晌八九點鐘才到這裏來。今天我是想早點來，打算收拾收拾行李。說時，她走到了堂屋裏，看看地面上放的東西，笑道：你是比我籌備得還早，看收拾行李的東西，已經預備得齊全了。歸效光笑道：我的行李簡單，不忙收拾。這些東西，和黎小姐辦的。你看還欠缺什麼，我再去替你辦。黎嘉燕笑道：我並沒有拜託你替我辦啦。歸效光好像是早料到有這句話，臉色自然，一點也不紅，他點了笑道：黎小姐是什麼都可以自決的人，這些小事，當然不需要別人代辦。恐怕也辦得不合意。不過我既然被公推爲幹事，一切同伴的事情，我都得盡力。若是辦得不好的話，儘量可以改正。黎小姐看看他，抿嘴笑了。點頭道：出門也無非用的是這些東西，倒沒有什麼不合意的。這些東西，你辦了幾分？歸效光道：我就只辦了這麼一分。黎嘉燕笑道：這就不對了。你說的是和同伴服務，現在單單的爲我辦這一分，那還是爲我代辦的了。歸效光這倒沒有了話說，只是微笑。黎嘉燕笑道：那我謝謝你了。你一共化了多少錢。歸效光道：沒有花多少錢，你就不用問了。黎小姐笑道：你這又不對了。你當幹事的人，和同事採辦東西，都得你墊錢，你家裏帶了多少錢來花呢？歸效光笑道：我是零零碎碎買的，花了多少錢，我眞記不起來。將來我開張單子給你就是了。黎嘉燕點點頭道：這倒是個辦法。那末……她把這句話說得拖長了，將一個食指比着腮幫子，低了頭沉思着。歸效光不知道她有什麼話要交代，要追着問時，已是接連碰了幾個釘子了。也就只好將兩手插在褲子岔袋裏，斜伸了一隻脚站着，望了他微笑。黎小姐走近一步，向他低聲笑道：這是我朋友家裏，我不能好好的招待，我請你去吃個小館罷。歸效光聽了這話，情不自禁的心裏跳動了幾下。自從和黎小姐共事以來，前後總有三年多，不但是自己沒有受過她的招待，就是同事方面，也沒有看到人受過她的招待。她今天打破了慣例，單獨的請吃飯，這個寵遇，實在敎人銘感五衷。因笑着點了頭道：那就不敢當了。還是讓我作個小東能。黎嘉燕臉上不表示生氣，可也不發出笑容，望了他道：這話我就有點不解了。我請你吃飯，你說是不敢當。可是你請我吃飯，就以爲我敢當嗎？男女交朋友，總不要存着那個女人是特殊階級的觀念才好。歸效光心裏想着，眞是糟糕，越怕說錯了話，越是把話說錯。越是怕舉動上忤犯了她就越忤犯了她。她那張瓜子臉，畫眉眼睛，在喜氣洋洋的時候，實在也就是一種聰明伶俐的樣子。引着人家又喜又愛。反過來，若是她不高興，那就眞是冷若冰霜，讓人見着她沒有生氣。不過她那番奮鬥的精神，却又是讓人可以佩服。結交這樣的女友，實在敎人不好伺候。但又絕對好伺候，她並不需要你陪着看電影買東西吃館子。他心裏是這樣的想着，臉上透出極不自然的微笑，呆站着却沒有作聲，他兩手插在大衣袋裏，掏摸着袋裏的東西。黎嘉燕見他週身是不自然的樣子，也覺得對於人家那番好意，是過分的漠然。便道：我的個性是這樣，其實有時也很後悔，說話是太沒有含蓄了。老同事，你原諒點罷。她露着兩排白牙齒，嗤嗤的一笑。

第四章　江邊夜話

在前兩三分鐘，效歸光先生，已經想過了。黎小姐的笑容，是非常美麗的。現在黎小姐就給了他一個很好看的微笑，他樂得週身都有些瘙斯的。黎嘉燕看他面部那輕鬆的表現，心裏想着，這傢伙眞是個老實人。向他看着，點了兩點頭道：好罷，我把東西收起來，就同你走。她說着，將歸效光送來的東西，都收到堂屋隔段裏去，然後站在他面前，牽牽毛繩外衣的衣襟，又撫摸了幾下頭髮，笑道：我們走罷。不用躊躇，我們誰會東都可以。歸效光不敢說什麼，只有含着笑，隨在後面走。出了大門，這是條很長的冷巷子，在淡黃的電燈光下，只有兩個人走着。歸效光彷彿這裏面有些什麼不便。他隨在她後面，總相隔着有五六尺遠。而且還是不作聲。她走了一截路回頭向他笑道：歸先生，你辦事方面，我認爲你很勤快。但交際手腕，你可不能和辦事的這分毅力配合。歸效光道：是的，這是我最大的缺點，以後望黎小姐多多的指導我。她回頭看了一下，笑道：我指導你？那更糟。我就是不會交際。無論應付什麼問題，我都是硬碰硬的。你那個隨和的勁兒，倒是值得我學習。歸效光道：不敢不敢。黎嘉燕道：這就不對了，朋友要相處以

誠。我既然說的是眞話，你就不用作那虛僞的謙遜。我說過你的短處，也說過你的長處，這是很誠意的。你爲什麼……不對，我又給你釘子碰了。我這個性格怎麼好？她笑得連閃下了幾下肩膀。歸效光道：黎小姐你說的完全對。她道：我說我性格不好，你以爲我的也都是對的。他笑着呵了一聲道：不是這樣，不是這樣。她笑道：我倒不是過究這句話。你遇事太隨和，倒叫我不好辦。你可不可以後有什麼事和我商量，先提出主張來。歸效光道：好的，我聽從你的辦法。黎小姐笑道：若是你碰了我的釘子呢？他道：那總是我的主張不健全，我自然是取消了。她笑道：沒辦法，你實在是太隨和了。她在前面走着，乃是不住的格格的笑。在這樣的情緒之下，彼此却現着是很和諧。同進飯館子，吃飯以後黎小姐除自動的向歸效光說，願擾他一頓而外，並且約着他次日到吳家收拾行李。這在歸效光，都是喜出望外的事，自然是遵命辦理。在第二日的下午，所有上車的旅客，都要到海棠溪去投宿旅館，免得臨時上車，有些來不及。黎小姐的行李是收拾好了，可是七時以前，她不能渡江，因爲有四川女友，要和她餞行。這是她不能謝絕的，正不知以後什麼時候可以會到面，大家要歡敘歡敘。她將這事告訴了歸效光，商量可不可以明日絕早渡江？歸效光提出的答案，很是完善。請她把行李交出來，可代爲運過江去。把旅館房間定好。朋友的宴會，儘管去赴，吃完了飯，從容的坐夜航輪過江。到了海棠溪，可向社會服務處一問就知道是定的那家旅館。一切不用煩神。黎小姐對於他這些話是信任的。都依照辦了。在這天晚上八點鐘，她吃過了朋友的餞行酒。直赴儲奇門碼頭。行路和過渡的時間消耗，到了海棠溪，已經是十點鐘了。她忽然有了個感覺。在這個時候，到社會服務處去探問男子代定的旅館，這是個很大的嫌疑。而且歸效光在社會服務處留的話，一定也是眞名眞姓。這樣赤躶躶的表示，萬一有個熟人遇到，那是個很不體面的事情。她由渡口的河灘上，慢慢向碼頭上走着，心裏也就慢慢的在計畫着這件事。她到了車站邊，見圍着車站的餐館和旅店，各處懸着菜油燈，那渾黃色的光，正照耀着來往的食客，人影搖搖的，夾雜着哄哄的聲音。社會服務處也就在這車站斜對門。那裏的大門是半掩着。那是有電燈的所在，燈光由門縫裏射出來，也是不斷的看到人在那燈光中吐納。這樣深夜，她沒有料到海棠溪有這樣的熱鬧。也就想到去社會服務處探聽消息，是衆目昭彰的事情。越發增加了她的戒心。她想着海棠溪車站，就是四五家比較像樣的旅館，這不必費那種事到社會服務處去打聽，逕直就向各旅館去張望一下就是了。她覺得這個想法是對的，先找個小旅館去看看。剛進門，就見欄櫃上監立着一塊黑牌，白粉大書客滿兩個字。再換一家大旅館看看，更是顯着擁擠，在旅館店堂裏，箱子鋪蓋捲，網籃藤包，就堆得像山似的，由半地堆齊了樓板下的橫梁。櫃台裏坐着幾位店員，正忙碌着在記帳。她靠近了櫃台，正想問一句話。有位年老的店員，先向她陪笑臉。點了頭道：小姐，對不起，老早就沒有房間了。前三天有人在這裏定房間，到現在還沒有騰出一張床鋪呢。她想着，前三天定的房間，到今天晚上還沒有騰出來。歸效光今天下午來找的旅館，決不是這裏。只好再出去找，接連找了四家，處處客滿，她不便問人有沒有姓歸的代訂的房間，只有挨家在旅客的姓名表上，逐一的查去。結果是沒有姓歸的，也沒有姓黎的，甚至所有結伴還鄉的人，都不會在那表上留下名字。她有點疑惑，莫不是開車的日子改了，大家都沒有過江來？她躊躇在公路上走着，不免東張西望。身後有人叫了聲黎小姐，回頭看時，正是余自清先生。他帶着兩個孩子，緩緩的在路上走着。她覺得有了一綫光明，笑着向前道：你們都過江來了，住在那裏？余自清請：我們這還鄉的第一步路程，就感到了莫大的困難。全海棠溪的旅館，連鷄鳴早看天的那種小客店，全都住滿了人。我們既過了江，不能在車站上露宿。只好走出去半公里，在烟雨段那條公路街上，找着一家茶館，在他們的樓上，佔了一個通樓，同行的人，全在那樓面上搭鋪。那樓上原有兩間房，也讓先到的佔了。我們這算很平等，不問男女老少，一律在通樓的樓面上，展開行李安歇。黎嘉燕道：那倒無所謂，校長能吃苦，我們就不能嗎？不過和我定旅館的這位歸幹事疏忽一點。我若不是在這裏遇到校長，我怎麼會找到半公里路外去？余自清道：效光不是在社會服務處留下了地點嗎？你根本不用找。就在海棠溪招待所開好了房間。你沒有問出來？她默然了一下，笑道：我還沒有去問。也許是我的疏忽。余自清向馬路對面一指道：那大門上有玻璃窗，透露出燈光來的，就是招待所。你去看看，我帶着小孩子，隔江看看重慶燈火。在重慶多年，煩膩着爬坡，煩膩着過陰雨天，煩膩着夏天百度以上的熱，煩膩着鴿子籠的夾壁屋子，煩膩的事多了。可是說到要走，這一生恐怕是不會再來的了，對於這托跡八年的地方，倒有些戀戀不捨。你請便罷。說着，他點個頭走了。黎小姐看那樣子，他倒是有意避開。但也顧不着這些。立刻走向招待所去。一進門，就見歸效光捧了一本雜誌，坐在欄櫃外的長凳上。看到黎小姐，立刻站起來笑道：事情都辦完了嗎？這裏的房間已經勻出來了。行李都已佈置妥貼。車票在我身上。說着，在衣袋裏掏出一張小小的車票，半鞠着躬，送到黎小姐手上。黎小姐接着車票看了一看，笑道：什麼都預備好，這就差着上車嗎？歸效光道：當然還有些過磅的手續。不過沒有什麼麻煩，你都交給我了。我現在引黎小姐去看房間。說着，他在前引路，將她引進了一間很乾淨

的屋子。這裏不但是桌椅齊全，而且正面一張床鋪，也鋪疊得很好。旅館裏的鋪蓋，鋪墊在底下，黎小姐的鋪蓋，却展開來放在上面。正中桌子上，有個扁圓形的泡菜罐子，裏面還插一束梅花同水仙。黎嘉燕笑道：這茶房有個意思，還給我來一瓶花呢。歸效光笑道：就是這泡菜罐子不大相稱。她笑道：在這旅館裏只一夜的事情，我這已十分滿意了。我沒有想到有這麼一個好旅館安身。所以我到了海棠溪，各家旅館都去過了，就是沒有到招待所來。普通小旅館都找不着房間，你怎麼會在這裏給我找到房間的呢？歸效光笑道：一間屋子，總好想法子而且我前兩天就把房間定好了。黎小姐道：但是你事先並沒有告訴我。他道：我對這問題，也考慮過的。萬一說了在先，到臨時沒有了屋子，那我是怎樣的交卷。黎嘉燕笑道：看你這人好像是很粗魯的，你倒是粗中有細。說到這裏，茶房正送了茶壺茶杯進來，她就接過茶壺斟茶。一面向茶房道：這花不錯，你們爲什麼不找個花瓶子插着？茶房道：這花是歸先生由重慶帶來的，不是我們預備的。她聽說，望着歸效光微笑了一笑。茶房走開了，她就將剛斟的一杯茶，送到他手上，笑道：效光，你爲我的事，太辛苦了。喝杯茶罷。歸效光接着茶杯，對她就是一鞠躬。她笑道：這樣客氣？歸效光舉了那個杯子，笑着問道：密斯黎。他用很重的語調這樣的叫了一句。黎嘉燕被他特地的叫了一句。好像是有什麼要告訴一樣，這就仰了臉子向他望看，等他的下文。可是在黎小姐這樣對他看着的時候，把他心裏所要問的話，嚇得收了回去了。只是端了杯子，將杯子沿碰了嘴唇，向她嘻嘻的笑着。黎嘉燕道：你有什麼事要和我說的嗎？他笑道：沒有什麼。可是他說完了這句話，覺得不對。既是沒有什麼爲何特地的叫一聲密斯黎？立刻也就笑道：明天你早點起來罷。車子說是八點鐘開，我們七點鐘以前，必須到車站上去，因爲行李過磅，還很需要些時間。黎嘉燕笑道：就是這句話，我早已知道了。歸效光碰了這個釘子，自己也覺得無聊。端着杯子，仰起頦子來，把那杯茶喝完。這就把杯子放在桌上，深深的點了頭，笑道：密斯黎，你休息着罷。明天還要早起呢，我告辭了。說着起身就向外走。他走出了招待所，心裏頗感到有一種愉快，但同時也有點兒懊喪。經過兩天最大的努力，總算和黎小姐有些交誼了，又孟浪着給予了她一個壞印象。從今以後，還是謹慎一點的好。這位小姐，本來心高氣傲，是位不容易接近的人物，爲什麼自己還要認定了這塊青石板去碰撞？這是命裏註定的吧？儘管她這個人是十分不容易輕犯的。可是自己見了她，就覺得是那麼可愛。天下可愛的女子太多了，爲什麼就這樣的遷就着她？這樣的想着，他站在公路上有點出神。心裏想着，明日就上路了，同行的人很多，老是這樣的去碰黎小姐的釘子，也是徒然的去遭人家的恥笑。算了算了。他心裏這樣的想着，口裏就情不自禁的說了出來，算了算了。身後這就有人問道什麼事算了？說話的正是那位黎小姐。她一面穿着毛繩外褂，一面向外走。看到了歸效光就點了兩點頭。他道：黎小姐，你怎麼不安歇？快十一點鐘了。她道：我想到明天就離開重慶了，也不知道什麼時候可以再來。我到江岸上去，對隔江的重慶，也看看罷。剛才余校長已經有這個舉動了。所以我說個也字。歸效光道：的確的，誰都有這點觀念。像我們二十多歲的人，在四川就住了八年，不但是佔了我們年歲的三分之一。而且也正是我們成人以後踏入社會的第一階段，這在我們一生，印象是很深的，關係也是很深的。現在要離開四川，眞敎人有些戀戀。黎嘉燕道：既然如此，我們的觀感一樣，你也應該去看看重慶的夜色。歸效光道：我可以奉陪。黎嘉燕道：我們順着這條水泥路面，直到江灘上爲止，你嫌不嫌遠？她說時，已向前走着。歸效光也只道得奉陪兩個字，默然的跟着，相隔她還是四五尺路。這時，夜航渡輪，已經停止，並沒有了來往的行人。冬夜的霧重，天上沒有了星點。不過這是乾霧，像烟雲似的，飛騰在天空。並不像白雲似的罩落在地面。所以隔江的燈火，還有反光隱隱的射過江來。江岸碼頭上的這條水泥路面，由山麓上斜斜的伸到江灘上去。還可以看到脚下那寬闊的一條長綫。偶然有兩三個人，打着紙燈籠由面前過來，也只有到面前才看到人影，稍遠便只看到那個白紙燈籠移動在夜空裏。這一雙男女默然的走着，連續的在路面上發出脚步咤咤之聲。四川的冬夜雖然不冷，但江面上的風拂到人臉上，究有些清涼襲人。黎嘉燕走着路問道：效光，你沒有穿大衣，不覺涼嗎？他道：還好。我身上這套中山服，是西康呢，相當的厚。說畢，兩人又默然的走着。黎嘉燕突然的站住了脚，問道：我剛才聽到你連叫算了，似乎是有什麼東西失落了。他走到了她面前，也停住了脚，答道：沒有失落什麼。我心裏正默記着一筆帳，似乎是錯了，再三再四的估計着，都不能找出頭緒，所以我說算了。黎嘉燕倒也不去追究他這句話。又默然的向前走着。這樣兩個人的距離就縮短到兩尺路了。她望了隔江的重慶，並不看到房屋和山峯，只是沉沉的烟霧裏，一層層的亮星，向高空堆叠着，東邊的江北縣，那變爲亮星的燈光，又在暗空裏，拉了幾條長綫，拖長着幾里路。她站住了脚，向四週張望着，因道：我最愛在遠處看重慶的夜景，隔了江看更妙。歸效光道：我也有這個感想。可是到了白天，重慶的外景就不耐看了。尤其在兩條江面上。看着岸上那些灰木架子的樓房，東倒西歪，七上八下，這個半島的外圍，簡直是破蜂窠。黎嘉燕道：不過初來的時候，看到陝西街那條銀行區，居然有鋼骨水泥的七層大廈，我也很是驚奇。歸效光道：八年的抗

戰實在繁榮了重慶不少。黎嘉燕忽然嗤的笑了一聲。歸效光對於她這一聲笑，却是有點莫名其妙，可也不敢問。又默然了。她道：效光，你猜我笑什麼？他道：猜不到。她道：我想，我們明天就踏上了長途，我們這就要開始變更環境，情緒是緊張的。爲什麼我們心情這樣輕鬆。慢慢兒的走着路，我們只說些不相干的話。歸效光道：確是如此。不過一切上車的事我都預備好了，在未登車以前，沒有什麼要作的了。黎嘉燕道：你覺得我這人脾氣怎麼樣？他沒有想到她突然變了話鋒，問到這樣的話。因道：你的脾氣不怎麼樣呀。她道：不是個性太堅强一點嗎？他道：也不。我覺得並不。她又嗤的一聲笑了。歸效光到了這時覺得胆子壯些了。便問道：密斯黎，你笑我這話太含糊嗎？她笑道：我笑的不是別的，我笑你在不字上加了個也字，好像我除了個性不堅强之外，還有別人批評我那一種不好的地方，你也否定了。後來，你又說了一句並不，這並不，似乎是你其初也同意普通人的看法，以爲我是個性堅强，經過了你相當的考察，你也覺得人家說的不對，是不是這意思？歸效光嚇嚇的小笑了一聲。黎嘉燕笑道：這一點，我倒是贊許你的。交朋友在乎互相攻錯。我若有不對你肯說我，那才是好朋友。不過爲顧全我一點面子，不要當着人的面說我不對就是了。歸光聽了這話鼓了兩下掌，笑道：密斯黎，我說的對了吧？你這個人並不是那樣個性堅强的。黎嘉燕笑道：這裏只有我們兩個人，我不妨再給你一個釘子碰，你這話又錯了。你要知道，個性堅强，和剛愎自用，那是兩件事。個性堅强那是不畏困難。剛愎自用，那是有錯不認錯。我肯認錯，那是我不剛愎，並非是我個性不堅强。所以你說我個性不堅强，那是不對的。歸效光笑道：對的對的，我說錯了，可是我說錯了，當時你爲什麼不指破，要過了幾分鐘，把話轉過彎以後你才肯說？黎小姐笑道：我怕你不滿意。不能你老一開口我就給你釘子碰。歸效光笑道：這樣說來，你的個性還是不怎麼堅强呀。黎小姐笑道：難道你願意老碰釘子。好罷，以後我老給你釘子碰，你可別怪我呀？歸效光道：那我是很願意的。他這聲音是非常的細，細得只有他自已聽到。然而黎小姐可又笑了。

中國第一扇業之王

杭州王星記扇莊

本莊創自同治初年在杭設廠專門製扇年產兩百萬把銷遍外中名馳全球爲中國最有經驗之製扇專家出品精美花式萬千且備貨充足定價標準 歡迎各大埠同業批發及大宗定貨

上海發行所 南京路七二七號 電話九〇六〇六 電話九七二三七 電報掛號八七九九三

杭州總店 太平街大坊 電話一八〇一

五九—二〇八

交通消息

鐵路

京滬區鉄路
京滬滬杭兩綫修訂客運價目

京滬區鐵路局以邇來燃料及維持費用激增，員工薪津又自本年一月份起，改照政府公佈生活指數發給。以致收支不能平衡，迫不獲已，故特呈准交通部，自一月二十五日起，再照去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客運運價，補加百分之三十，按照現行票價，約增百分之十五。

浙贛鉄路
東鄉附近抽換輕軌

浙贛滬路梁家渡大橋工程，預計在本月內，可以完成，通行機車，但全綫正式通車，因東鄉附近，尚有二十餘公里，三十五磅之輕軌，尙未抽換，不能通行大型機，工程處刻正派員加緊趕修抽換，一俟上項完成，全綫卽可正式通車，屆時將在杭州南昌兩地，同時舉行通車典禮。又該路由上饒至鷹潭間（計一〇七公里）現已通車，暫於材料車後附掛三等客車數輛件，爲第七三及第七四次混合列車。上午七時由上饒開出，下午二時抵鷹潭，下午四時由鷹潭開出，晚十一時抵上饒，惟以路基新成，開到時間均不能準確。

隴海鉄路
恢復東段通車

隴海鐵路東段，由徐州至連雲港，全程計二百廿三公里，復員以來，僅能通至離徐一百另九公里之新安縣，該路局對恢復東段通車，不遺餘力，近已撥款九千億元，以作修建之用，沿綫所需大批枕木，已由台省啓運，最近卽可抵達連雲港，下月開始動工。

粵漢鉄路
廣九段票價重行調整

粵漢鐵路廣九段客票價目，於本年元旦起，與廣武段同時調整以後，頃自一月十六日起，又將各級客票價，重行調整，現由廣州東站，至九龍之特快車票價，頭等爲六十九萬五千元，二等爲五十五萬六千元，三等爲廿七萬八千元。

平漢鉄路
北段通車情形

平漢鐵路北段，自去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起，平保直達快車中斷以後，現由北平南下客車，係通至琉璃河，（離平六十公里）或松林店，（離平八十三公里）並無定律，按平保間行程，共爲一百五十公里。

平漢鐵路南段（漢鄭段）交通被匪破壞甚重，現漢口至信陽間每日僅開三等尋常快車及混合車各一列，頭二等特快車均已停駛。

閩贛鉄路
初測决定三綫

閩贛鐵路，於勝利以後，曾由閩省人士，組織鐵路公司，擬向加拿大借款籌建，後經交通部决定收歸國營，現第一期勘測工程，業經交通部勘測工程隊勘測完竣，據悉初測工作，已决定三綫，其第一條綫，由福州起點，沿閩江而上，至南平，計二百公里，沿舊有公路線至順昌，計七十五公里，再沿溪而上，至邵武，計一百公里，至光澤，計四十公里，沿公路線出閩境，而入贛省之南城，計一百廿一公里，轉往鷹潭，而與浙贛鐵路相銜接，其第二條綫，則由龍溪起點，經晉江而至福州，再沿第一條所定路綫，而至鷹潭，與浙贛鐵路相銜接，其第三條綫，則由龍溪起點，至浦南，計十五公里，至華安，計七十公里，至漳平，計六十公里，至寧洋計七十公里，至永安，計四十七公里，至南平，計一百四十公里，再循第一條綫，而至鷹潭，與浙贛鐵路銜接，現定於本年春間，重行復測，參照閩贛兩省經濟文化交通情形，擇定其中一綫，以資着手開築云。

北甯、平綏
增開車次

平津區鐵路局北寧線自去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起增駛平津區間第二〇〇一、二〇〇二次對號特快車，二〇〇一次車係於下午二時十五分由天津開出，下午四時四十五分抵平。二〇〇二次車於上午十時三十分由北平開出，下午一時抵津。又平綏線平張段（北平——張家口）第九、一〇次特快車，自本年元旦日起變更行車時刻，改於每日上午十時由平張雙方對開，惟到達時間略異，九次車於下午五時十五分抵平，一〇次車於下午五時三十分抵張，並於同日起將一〇次車原係由西直門站開行者，改由北平東站出發。

輪船

輪船業增價
客運：百分之卅八
貨運：百分之五十

上海各輪船公司客貨運價，自本月十五日起，奉准調整票價，計客運增加百分之卅八，貨運增加百分之五十。

城陵磯闢港
溝通長江流域與粵漢路貨運

湘省岳陽城北之城陵磯，向爲該省產米、茶、桐油，等轉輸之機軸，最近湘省主席王東原氏，赴穗與粵省主席宋子文氏洽商，决定在城陵磯闢築內陸港，俾溝通長江流域各支流之貨運，由城陵磯上岸，循粵漢鐵路至黃埔港出口，據專家估計，此項計劃，較原由城陵磯經漢口至上海，再行出口，將縮短路程距離百分之四十七，減少時間百分之二十九，節省運費百分之五十三，完成以後，城陵磯港卽爲黃埔港之輔助港，不特可以促進湘省及粵漢鐵路之繁榮，且使輸出入運輸，益感便利，對於全國經濟上，亦有重大之協助，其第一步工程，爲修築鐵路支綫六哩，及駁岸八百尺，突出棧橋兩座，及起重機房屋倉庫等等，經費需一千億，一年之內可以完成，將在廣州成立城陵磯港務公司，由湘粵兩省府、粵漢鐵路、公路總局第二區局、招商局、四行，等各單位，參加擔任籌備委員，工程處卽可成立，希望於一二月內，卽可開工，預計此港全部工程完成以後，在水枯時期，可停泊一千噸之船隻，水漲時期，可停泊三千噸至五千噸之船隻。

塘沽新港
修築工程近況

修築塘沽新港工程，本年度之工程，擬達到能停泊三千噸至五千噸之輪船七艘，七千五百噸者兩艘，一萬噸者一艘之目的，完成水陸聯運，必要時與葫蘆島通航，協助北甯路，加强關內外運

輪，並協助秦皇島方面、增強向南運煤工作，全部工程，預計於民國卅八年份完成，行政院最近決定一次撥款三千億元，以作購料費用。

威海衛市

北洋綫船隻設法停靠

威海衛市自經光復後，因港口未經整理，故上海各大輪船公司，行駛北洋綫之船隻，均不停靠威市，最近上海市航政局，已接獲威海衛市政府通知，據稱該地港口，現已整理完竣，希望行駛北洋綫船隻，停靠該市，俾利客貨運輸，上海市航政局對於上項要求，深表贊同，業已分令各輪船公司，將行駛於北洋綫之船隻，設法停靠威市云。

航空

中國中央兩公司

客貨運價：同時增加

中國中央兩航空公司，自去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起，調整客貨運價以後，以外匯調整，油價高昂，收支無法平衡，特聯合呈請交通部，增加客貨運價，以資挹注，業已奉令核准，自一月十六日起，凡以國幣計算之各綫客貨運價，一律增加百分之二十五；所有以外幣計算之國外綫客貨運價，則暫照中央銀行掛牌市價計算，維持原價。聞最近因油價激增，又有繼續調整之可能。

中日航綫

中航公司將派員赴日佈置

中國航空公司總經理劉敬宜氏，最近由美返國，在美時曾向美國外交、軍事、商務，各部門，接洽中日航綫問題，但無結果，近又由中航公司電請我國駐日代表團商團長震，向盟軍總部進行商洽，商團長於一月二十日覆電稱：「上海東京開航事，已與盟軍總部數度接洽，一切順利，至爲圓滿，盟軍總部對開航之先決條件，着重於我人必須先解決糧食、用油、零件、與住宿等問題，至機場及氣象報告，盟軍總部皆允設法予以便利。」商團長並另有詳函發出，中航公司一俟接到該函後，即將遴選幹員，派往東京，先行辦理糧食、住所、用油、及電台信號等技術上之業務。關於用油問題，擬與東京之汽油商，簽訂供應合約，一俟上項諸問題完全解決以後，即可宣告開航，將來中日航綫之票價，是否以國幣或美金計算，現尚在商討之中，其航程係由上海出發，經冲繩島而至東京，再轉朝鮮之漢城，折往青島後，仍返上海，飛行時間，約二十餘小時。

香港航空公司

港穗綫開航

香港航空公司，籌闢之港穗綫，於一月十日起正式開航，每日由港穗雙方對開各三班，其票價由港至穗，港幣四十元，來回七十二元，由穗至港，國幣九十萬元。

公路

調整客貨運價

（一）交通部公路總局第四運輸處昆筑綫，自本年元旦起調整客貨運價，客票價目每人每公里爲八千四百元，由昆至筑行程六六七公里，計國幣九十三萬三千八百元（按客運原價每公里爲七八〇元此次調整計增加百分之八十）空駛費每噸每公里八千九百元其他運雜各費均照比例增加，（二）第七第十兩運輸處亦自同日起調整客貨運價，客票價目按每人每公里一千四百元計算，由渝至筑全程四九三公里，計六十九萬另二百元，逾重行李每五公斤每公里一百二十元，貨物計算逾重行李每五公斤每公里九十八元，包裹每五公斤每公里一百另八元計算，（三）四川省公路運輸公司自本年一月六日起調整客貨運價，計客票快車每公里二千七百三十元，普通車每公里二千一百元，逾重行李每五公斤每公里一千二百二十元。

南京長沙間公路直達通車

交通部公路總局第一第二運輸處籌辦之京贛湘直達聯運，已於十二月七日起正式通車，全程一千二百餘公里，七天可達。又南昌屯溪間，另加開南屯班每星期對開一次，三天可達，京湘交通，從此益臻便捷。

興建黔桂中路

由貴陽至紅水河邊

黔桂交通，在湘桂黔鐵路未曾全綫通車以前，係恃黔桂南路，與黔桂西路兩公路，互相連繫，按黔桂南路之路綫，係由貴陽經龍里、貴定、平越、麻江、都勻、獨山，而至省界之六寨，黔段計長三〇三公里，黔桂西路，則由貴陽經清鎮、平壩、安順、鎮寧、晴隆、興仁、安龍、册亨，而至省界之八渡，黔段計長五百餘公里，該兩公路路綫冗長，行車時過久，頗不經濟，現由黔省府計劃另築黔桂中路，由貴陽經貴筑、惠水、羅甸，而至省界之紅水河邊，而達桂省，若更延長，更可東接柳州，西達百色，長僅一百九十三公里，較之黔桂南西兩路，便捷多矣。現全段工程，由貴陽至惠水段，計五十五公里，已可通車，現需急待興築者，爲三都鎮至省界一段，計長一百廿八公里，其中由惠水至羅甸之路基路面，已完成二分之一，其由羅甸至紅水河邊一段，正由黔省建設廳派員勘測中，惟全綫工程艱鉅，需款浩繁，現由黔省府成立惠羅公路工程委員會，負責統辦，估計全路經費，約需四十餘億元，一俟款到，即可全面興工矣。

青新公路

春暖時即可開車

青新公路北段工程，經積極興修，已於去年十二月底全部竣工，該段工程，起於南疆公路之紅柳灘，迄於柴達木盆地西端芋崖中，須經過鐵木里克扎哈等哈薩克族遊牧地帶，原定去年十二月初完成，但以工程期限，阻礙甚多，尤其冬令氣候嚴寒關係，雖在兵民工二千餘人日夜努力工作之下，仍延期半月始底於成，此向爲人蹤罕到之柴達木盆地，已完成此一全長一千二百卅二公里之坦途，現公路總局第六區局，已報請交通部派員驗收，全路正式通車典禮，將俟春暖季候時舉行。

其他

國際郵電費

同時調整

交通部國際電台及上海電信局，奉令自一月十六日起，將發往歐美各國以美金折成國幣計值之新聞電費，中美無綫電話費，以及其他以美金爲基價之各費，改照最近中央銀行美匯市價按每一美元折合國幣十一萬三千五百元計算，同時金法郎折合國幣改爲三萬七千元，又上海郵政管理局，奉令自一月十六日起，國際郵費，實行調整，計普通信起重二十公分，一萬一千元，續重二十公分，七千元，明信片七千元，掛號費另加每件一萬五千元，快遞掛號費每件另加三萬八千元，平快費每件另加二萬三千元，航空費每十公分四萬元。

京滬線

最新行車時刻表

三十七年一月一日起實行

上行

站名＼車次	54 滬京三四等客車	52 滬京三等客車	4 凱旋號頭二等特別快車	76 滬錫二三等區間車	72 滬錫頭二等特快區間車	86 鎮京二三等特快區間車	6 滬京頭二三等特別快車	8 滬京頭二等特別快車	78 滬錫二三等特快區間車	2 金陵號頭二等聯運特快車
上北 開	0.50	4.40	7.00	7.20	8.30		9.00	11.00	12.10	13.30
崑山 開	2.13	6.30	—	8.50	—		10.07	12.09	13.29	—
蘇州 到 開	3.04 3.09	7.34 7.44	8.27 8.34	9.46 9.51	10.10 10.27		10.46 10.56	12.47 12.54	14.07 14.15	15.09 15.14
無錫 到 開	4.14 4.22	9.02 9.38	9.16 9.23	10.55	11.10		11.40 11.56	13.48 13.54	15.05	15.56 16.02
常州 到 開	5.30 5.45	10.48 11.05	10.06 10.16				12.50 12.58	14.58 15.06		16.45 16.53
丹陽 到 開	7.01 7.12	12.34 12.42	11.06 11.13				13.53 13.56	16.09 16.11		17.42 17.44
鎮江 到 開	8.0[illegible] 8.29	13.38 13.43	11.46 11.51			12.55	14.36 14.43	16.59 17.04		18.21 18.26
南京 到	10.50	15.45	13.15			15.10	16.10	18.55		19.50

站名＼車次	84 滬蘇二三等特快區間車	74 滬常二三等區間車	82 滬常二三等特快區間車	88 鎮京二三等特快區間車	58 滬京三四等混合車	80 滬錫二三等區間車	56 滬鎮三等特快區間車	10 滬京頭二三等夜特快車	12 滬京頭二等夜特快車（臥）	16 滬京頭二三等夜特快車
上北 開	13.50	15.05	17.10		17.45	18.55	20.15	22.00	23.00	23.30
崑山 開	5.24	16.58	18.34		19.38	20.54	22.00	23.36	—	0.56
蘇州 到 開	16.15	18.03 18.12	19.23 19.30		20.43 21.03	21.54 22.00	22.59 23.10	0.26 0.32	1.06 1.13	1.43 1.55
無錫 到 開		19.35 19.43	20.33 20.43		22.12 22.22	23.10	0.13 0.27	1.27 1.32	2.08 2.15	2.50 3.00
常州 到 開		20.50	21.35		23.26 23.37		1.35 1.48	2.30 2.40	3.13 3.24	4.05 4.13
丹陽 到 開					0.51 1.15		3.11 3.21	3.56 4.00	4.29 4.33	5.16 5.20
鎮江 到 開				20.35	2.24 2.35		4.10	4.46 4.54	5.18 5.25	6.02 6.09
南京 到				22.30	4.25			6.30	7.20	7.50

下行

站名＼車次	75 錫滬二三等區間車	73 常滬二三等區間車	83 蘇滬二三等特快區間車	81 常滬二三等特快區間車	51 京滬三等客車	1 錢塘號頭二等聯運特快車	85 京鎮二三等特快區間車	5 京滬頭二三等特別快車	77 錫滬二三等特快區間車	7 京滬頭二等特別快車
南京 開					4.40	8.00	8.35	9.00		11.00
鎮江 到 開					6.46 6.53	9.24 9.31	11.00	10.27 10.32		12.53 13.02
丹陽 到 開					7.46 7.50	10.04 10.06		11.11 11.16		13.50 13.58
常州 到 開		6.10		8.25	9.06 9.16	11.02 11.10		12.11 12.18		15.01 15.15
無錫 到 開	6.05	7.13 7.19		9.18 9.30	10.30 10.36	11.54 12.00		13.12 13.21	14.50	16.32 16.38
蘇州 到 開	7.09 7.16	8.23 8.29	9.30	10.24 10.31	11.52 12.08	12.42 12.50		14.05 14.13	15.44 15.49	17.26 17.32
崑山 開	8.25	9.38	10.40	11.23	14.04	—		15.03	16.30	18.14
上北 到	10.15	11.30	11.55	12.40	16.25	14.15		16.05	17.40	19.25

站名＼車次	15 京滬頭二三等特別快車	79 錫滬二三等區間車	71 錫滬頭二等特快區間車	53 京滬三四等客車	3 凱旋號頭二等特別快車	87 京鎮二三等特快區間車	57 京滬三四等混合車	55 鎮滬二三等特快區間車	9 京滬頭二三等夜特快車	11 京滬頭二等夜特快車（臥）
南京 開	12.50			14.10	16.25	17.25	17.50		22.00	23.00
鎮江 到 開	14.34 14.40			16.23 16.35	17.49 17.55	19.35	19.57 20.07	22.05	23.56 0.08	1.00 1.07
丹陽 到 開	15.28 15.36			17.36 17.46	18.29 18.32		20.56 21.01	22.50 22.57	1.01 1.06	2.00 2.03
常州 到 開	16.48 16.57			19.02 19.10	19.21 19.29		22.11 22.26	0.05 0.17	2.23 2.35	3.20 3.30
無錫 到 開	17.57 18.02	18.15	19.20	21.14 21.34	20.13 20.18		23.36 23.50	1.15 1.34	3.33 3.39	4.19 4.29
蘇州 到 開	18.50 18.55	19.21 19.26	20.04 20.14	22.36 22.43	21.00 21.05		1.08 1.24	2.56 3.07	4.32 4.39	5.22 5.39
崑山 開	19.35	20.15	—	23.42	—		2.50	4.09	5.28	—
上北 到	20.45	21.35	21.55	1.45	22.30		4.15	5.40	6.35	7.50